


第38年
20
$20.00

##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乃刊蕭玉寒先生所著的「巫山神女」。中華大師赤松子帶領韋仙姬與黑白猿僱了船老大司徒福的船，上岸登臨巫山葫蘆峯堪輿龍脈，果如司徒福所言，見到獅吼虎叫身如黑白金錢豹子的異獸，在牠的指引下找到葫蘆龍脈，造就了一代「仙聖靈醫」……赤松大師以拯救天下蒼生爲己任，欲知他造就的巫瑤姬有何驚奇的際遇？他在「烽火妖姬」一文中安排召義李代桃僵後怎樣經過火浴鳳凰得以重生？故事精彩絕倫，請繼續欣賞。

* * *

李斯先生所著的「異國情仇」短篇分上下兩期刊出，故事短小精幹，請閱。

霍去病先生繼「殺戮傳奇」之後又撰編「九手抓鬼」新故事，擁戴本刊的讀友當非常熟悉霍去病先生的大作，幽默風趣，內容豐富，語言簡練，令人閱之如沐春風，新故事由本期起連續刊載。

* * *

下期將刊登「天馬柔情」巨型故事。

* * *




督印人：羅斌
主　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630.00 |
| | 一年港幣 | $1,206.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671.00 |
| | 一年港幣 | $1,342.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765.00 |
| | 一年港幣 | $1,529.00 |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 武侠世界

第38年
第20期
（總號193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巫山神女

中華大師赤松子傳奇/蕭玉寒・文　可飛・圖

## 葫蘆奇峯—發現龍脈

楚地(今四川、湖北一帶)長江三峽。一葉輕舟蕩水擊流，風馳電掣，眨眼已穿越瞿塘峽，駛入巫峽。浩瀚激蕩的長江，將巫山中央橫切而過，猶如鬼斧神工，令世人浩歎，又惹人振奮激昂。

輕舟之上，中華大師——赤松子、仙靈俠女——韋姬、通靈怪獸——黑白猿，二人一猿屹立船頭，心神俱往，向兩岸觀眺。在船尾把舵的，是韋姬聘僱的船老大司徒福，年已五十多，但筋骨仍異常健旺，而且為人十分健談，又見多識廣，在船上倒增添了不少樂趣。

但此時赤松子、韋姬二人却顧不得與船老大司徒福應答，連性喜熱鬧，一路上吱吱呱呱大發單音人話的黑白猿，亦如人般，被巫峽的奇景吸引住了。

祇見巫峽兩岸，羣山如筆架立，巍偉摩天，幽邃峻峭，眼底江水蜿蜒逶迤，一瀉千里，十分雄偉壯麗。

放眼仰望，北岸有極壯麗的六座山峯峭立，南岸却僅見三峯，其餘三峯也不知隱於何處去了。

韋姬驚歎道：「巫山十二峯果然氣派不凡，但為甚祇見九峯屹立呢？咦！這十二峯又有甚名堂？」

赤松子凝神遠眺，並無答話。

黑白猿却急急的附和道：「不錯……名堂？」黑白猿初通人言，牠的話亦祇有赤松子和韋姬聽得明白，牠是附和韋姬的疑問，急欲知道「巫山十二峯」的名堂了。

此時，却忽聽船尾的司徒福一面穩穩的把舵，一面高聲喝道：「曾步『淨壇』訪『聚仙』，『朝雲』深處『起雲』連；峯頂『葫蘆』望『昇峯』，月照『松巒』『聚鶴』返；才睹『登龍』騰漢宇，遙望『飛鳳』弄晴川；兩岸不住『翠屏』嘯，料是呼朋引『聖泉』，好詩！好辭！好景！」

黑白猿一聽，不由急道：「甚麼……好詩？甚麼意思？」

韋姬聰慧絕頂，她向兩岸可見的九峯仔細一瞧，又微一思忖，即格格笑道：「猴頭，你嚷叫甚麼？那船老大司徒福啊，分明已將巫山十二峯的名號唱出來了，你看，南岸三峯，或似展翅鳳凰，或似青翠屏疊，或似羣鶴匯聚，那豈非『飛鳳峯』、『翠屏峯』、『聚鶴峯』三峯麼？你仔細印證，不難判斷。」

黑白猿一聽，火眼金睛忽閃忽閃，向南岸三峯凝望，忽然樂得手舞足蹈，吱吱呱呱的叫道：「好景……好詩……飛鳳……翠屏……聚鶴……當眞詩出有景，景中有詩……」牠喜悅之下，竟衝口而出字句了。

韋姬見黑白猿心性越發靈巧，幾乎已與世人之性一般無異，不由亦十分欣喜。她又笑道：「不錯，北岸六峯，自然便是『登龍』、『朝雲』、『昇峯』、『起雲』、『聚仙』、『葫蘆』六大名號了……但尚有『松巒』、『淨壇』、『聖泉』三峯，不知隱於何處，便無法印證了。」

此時，船老大司徒福忽然又呵呵笑道：「韋姬姑娘果然聰慧，一下便領悟『巫山十二峯賦』隱意了……至於未可見之三峯啊，祇須上岸攀援向上，立刻便可一目了然，但山路峭壁，十分艱險，未知韋姬姑娘是否有此興趣呢？」司徒福見韋姬嬌滴滴俏麗如仙，也不知她的底細，忍不住便向她逗笑了一句。

不料韋姬一聽，却格格大笑道：「司徒老大，你不必問我，祇須問我這赤松哥哥有否興趣便了。」

赤松子的視線，一直落在最高的北岸葫蘆峯上面，好一會沉吟不語。他聽司徒福和韋姬的逗笑，心中忽然一動，苦笑道：「姬妹，吾自離周都鎬京以來，世事天翻地覆，鎬京被犬戎一把烈火燒成灰燼，天下百姓蒼生眼看又陷入水深火熱中了，依妳看，當今天下，最逼切急需的，到底是甚麼？」

韋姬一聽，不由吃了一驚，因為她近日才獲悉，赤松子獨自赴太乙山勘察周室祖脈的途中，已受人暗算，大大的吃了大虧，功力幾乎被「吸」盡，而這一切皆是因為那見鬼的「拯救周室國運」大計，她決計不想赤松子再捲入這等可怕的漩渦中去了，她不由驚道：「赤松哥哥，你問這幹麼？莫非你那見鬼的『拯救周室國運』念頭又萌動了嗎？這決計動不得，而且也不可復再動了啊！」

赤松子見韋姬情急之狀，溢於言表，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故作不解道：「為甚麼？」

韋姬嗔道：「為甚麼？因為你為此所受的折磨還不夠可怕麼？而且目下那昏君周幽王的嫡長子姬宣臼，已遷都洛陽，受諸侯擁護，繼位為周平王了，這東面的周室啊，雖比不上西面的大周強旺，但也總算令天下暫時安定了麼，你又何必再去多管閒事啊！」

赤松子不由微歎口氣，道：「雖然如此，但周平王姬宣臼，雖然是周幽王的嫡長子身份，承納了周室『雄虎龍脈』的部份元氣，但其勢已甚弱，不足以震懾天下之異龍奇氣了，而且周平王之所以仍能繼位為天子，全靠晉國、秦國、衞國、鄭國等四國諸侯出兵護駕，才得以成功，這便令晉、秦等諸侯仗功坐大，周平王這位東周天子，其實已空虛其半了，處此境地，天下必將大亂，諸侯割據，天下四分五裂，為勢已不遠矣！」

韋姬一聽，不由作聲不得，因爲她深知赤松子這位一代中華大師之能，他的洞天徹地神通，既然如此判斷，便決非虛構之想，因此她又能說甚麼。

赤松子一頓，又若有所思的道：「但此乃天機大勢所然，吾又夫復何言？祇好退而求其次，盡量設法令天下蒼生的苦難減緩了，但於此亂世，百姓最急切渴盼的是甚麼呢？」

韋姬仍未回答，那船老大司徒福已忽然呵呵笑道：「若逢此亂世啊，百姓蒼生最渴盼的，自然是那救苦救難，起死回生的大醫師啊，若有此大聖手出世，便是大亂時勢中之大救星矣！」

司徒福一頓，忽地又神思向往的道：「我老司徒行走江湖數十載，聽說當世有一位外號『中華大師』的高人，當年竟可以『隔牆懸線』，替周宣王姬靜診治頑疾，吾以爲，百姓蒼生所缺所盼的，便是如此一位大高人大救星了，可惜這位大高人神龍見首不見尾，欲尋他時尋不着，忽然之際又在人間出現，說實話，我亦正渴盼能遇上這位大高人呢！」

司徒福嘮嘮叨叨的正說得起勁，那一面却令韋姬笑得花枝亂顫，黑白猿亦神秘的向司徒福扮鬼臉。

韋姬忍住笑，問司徒福道：「喂，司徒老大，你欲尋這位『大高人』作甚麼呢？」

司徒福微歎口氣道：「實不相瞞，吾家就住近此巫山鎮，數十年前，忽然遇上一位少年人，生得眉清目秀、紅光滿面，可惜却有點痴呆，連自家姓名來歷也不知道，雖然如此，他却生就異能，竟可以目力入地三尺，替我尋回祖宗藏於地下的一塊碧玉，助我渡過難關。我高興之下，便與他結拜爲異姓兄弟，從此他便留在巫山鎮了。」

韋姬笑道：「一個有點本事的痴呆小子罷了，有甚稀奇？」

司徒福道：「本來也沒甚麼，但數十年來，這少年人竟永遠長不大似的，直到今時今日，依然是老夫初遇時的樣子，哎，這般一來，老夫便成了他的爹爹，他成了老夫的兒子似的了，但他明明是老夫數十年前結拜的小兄弟啊，韋姬姑娘，你說這奇怪麼？」

韋姬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這豈非如我一般的「永葆青春」奇遇麼？那這小子到底是誰呢？她心中轉念，便故意不解的道：「司徒老大，你那小兄弟長不大罷了，有甚稀奇？你尋那『大高人』幹麼？」

司徒福笑道：「老夫自小孤身一人，好不容易才有一位結拜兄弟，但不幸他永遠是那痴呆的樣子，老夫見了老大不安，發誓非尋高人爲他醫治不可，可惜花了不少財物，郎中請了不少，却毫不見效。老夫聽說那『中華大師』有『隔牆懸線診治』頑疾的本領，怎不朝思暮想，日夜渴盼啊！」

韋姬一聽，不由格格笑道：「司徒老大，你若渴盼那『中華大師』啊……」她故意一頓。

司徒福忙道：「如何？」

韋姬笑道：「這可當眞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因爲他……」

就在此時，赤松子不欲張揚，便立刻接口道：「他……既然神龍見首不見尾，到應該出現時，他自然便會出現，司徒兄又何必苦苦追求，倒是吾欲有事相求，未知司徒兄是否答允？」

司徒福不得要領，奇怪的笑道：「爲甚老夫欲求人，人又反來求我？赤松兄，你欲求老夫甚麼？老夫除了一身水上功夫，別的可幫不上甚麼啊！」

赤松子微笑道：「司徒兄的老家，不是在巫山鎮麼？我正欲赴巫山走走，因此欲請司徒兄引路，未知意下如何？」

司徒福一聽，奇道：「韋姬姑娘租船時，不是說直出三峽麼？怎地走了一半，剛抵巫峽便停下了？」

赤松子道：「吾見巫山之巔，聳有『葫蘆峯』，甚覺奇特，因此欲上此峯一察。」

司徒福又奇道：「赤松兄欲上那葫蘆峯審察甚麼？爲甚麼不說是上此峯一遊呢？」

赤松子尚未答話，韋姬見司徒福左問右問，老大不願意的樣子，便有點生氣，嗔道：「司徒老大，願就願，不願便不願，問前問後怎的？反正也非白勞動你，租船的資照付便了，不就是說好的十片銀葉子嗎？我照數支付好了。」原來一路上，韋姬是負責掌管財物開銷的，赤松子在離開鎬京時，曾獲贈少許錢財，雖然不多，但也足夠彼等數年的花用。

司徒福一聽，却不由呵呵笑道：「韋姬姑娘不必生怒，你誤會老夫的意思了，這位赤松兄不是說，欲一察那巫山葫蘆峯麼？他提起葫蘆峯，老夫忽然憶起，世上的醫者郎中，身上必繫一個大葫蘆，足證『葫蘆』與醫者有極深淵源。」

韋姬仍微嗔道：「這又如何？」

司徒福笑道：「這位赤松兄剛才不是歎息思忖，當今大亂之世，百姓蒼生渴求的是甚麼嗎？老夫坦率直道是那濟世救危的醫者郎中，赤松兄於是便突萌上巫山葫蘆峯察看的念頭，這其中必隱含甚麼深意



也，老夫忍不住多問一句，韋姬姑娘爲甚懷疑老夫不樂意？」

韋姬一聽，便知這船老大司徒福，果然是久走天下的老江湖，赤松子欲上巫山葫蘆峯的深意，竟被他窺破一、二分了，她不由氣惱盡消，格格笑道：「原來如此，那司徒老大是否樂意引路上巫山葫蘆峯？」

司徒福見韋姬十分有趣，便一面把舵，一面與她逗笑道：「老夫啊，既樂意又不樂意，須看情勢而定。」

韋姬不由又急了，微嗔道：「如何樂意？又如何不樂意？夾七雜八，矛盾之極。」

司徒福却十分認眞的道：「若赤松兄上巫山葫蘆峯，爲的是『一遊』而已，老夫靠船運生活，哪有這般遊山玩水的興致？因此就算勉强答應，心中亦不樂意，但赤松兄若是欲『一察』那巫山葫蘆峯，老夫便樂意奉陪之極。」

韋姬一聽，不由又化嗔爲喜，笑道：「爲甚『一察』，你便又樂意之極？」

司徒福道：「赤松兄『一察』巫山葫蘆峯，必極含深意，因爲『葫蘆』與『郎中』有極深淵源，若因此弄出一位『救世聖醫』，老夫那義弟的怪病便有希望救治了，如此有益世人之事，我老司徒又怎敢落後怠慢，不但不敢，反而要爭先恐後呢！」

韋姬一聽，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這老司徒左拐右轉，繞了一個大圈，仍舊返回他的義弟「怪病」之上，他對義弟的情義，倒算得上十分深重呢，她心中轉念，便又格格笑道：「司徒老大，你好不糊塗，你沒聽清赤松哥哥早說欲『一察』麼？怎地還左兜右轉，不肯爽快答應？」

司徒福呵呵笑道：「韋姬姑娘，老夫亦沒說不答應啊，你看，船不是已向岸邊駛去了麼？」

司徒福說時，手中船舵猛地一扳，輕舟略微一震，船頭便突地拐向南岸去了。這位船老大的水上功夫，果然嫻熟之極。

不一會，輕舟便泊在南岸山壁下面，司徒福拋下鐵錨，將船定住。他却沒就此登岸的動作，反而走入船艙，向赤松子道：「來！來！且進船艙，我等先飽餐一頓，睡個好覺，再作打算！」

* * *

原來此時已是傍晚時分，江上日落得早，兩岸峯頂尚見夕陽，江上却已灰黑一片了。

韋姬一聽，忽然發覺，肚子果然已在咕咕鳴響，當下不由笑道：「好啊！司徒老大，船上原來尚有酒菜供應人客麼？但未知有甚好酒好菜呢？」

司徒福呵呵笑道：「我等過水上生活的，船上哪來甚麼好酒好菜？不過是一壺清茶，幾塊乾糧，能填飽肚子已是大福氣啊！韋姬姑娘欲吃好酒好菜，祇怕要待明日入巫山鎮再說啦！」

說時，赤松子和韋姬、黑白猿，已鑽入船艙中來。韋姬此時肚子着實餓了，也管不得是否有好酒好菜，抄起一塊乾餅，捧着一杯清茶，便大嚼起來。赤松子却不大爲意，他的功力已達通玄境界，日常飲食不着緊，他可以七日七夜不吃不喝，但也可以痛飲千杯不醉。黑白猿雖已通人性，但牠對世人的飲食依然不太習慣，牠抓起一塊乾餅，咬了一半，便放下了。

司徒福見狀，不由失笑道：「哎呀！老夫倒忘了你這猴頭，喜吃果子了！但一時之間，却往何處尋這果子給你嚼也？」

司徒福話音未落，黑白猿已吱吱的尖笑一聲，疾速的竄出船艙外面，在船邊向岸上的山壁猛地一躍，早竄上數十丈高。不一會，便已沒入岸上山壁林中了。

又過了一會，黑白猿呼地竄入船艙，牠的掌爪中，却已揑着一大串紅艷艷的果子。牠自己也不先吃，反而捧到赤松子面前，尖聲的叫道：「請吃！果子！」

韋姬見了，不由又羨又忌，忍不住嗔罵道：「這瘋猴頭！枉我一番苦心，大費力氣教你說人言，你不感激報恩，反而向赤松哥哥大獻慇勤呀！這是甚麼果子？也不知你這猴頭是否存心不良，果子有毒，欲毒殺我這赤松哥哥嗎？」

黑白猿忙道：「無毒！冤枉！」

韋姬見黑白猿情急的模樣，不由大樂，格格笑道：「死猴頭！你怕了麼？看你還敢厚此薄彼麼！」

司徒福一見黑白猿手捧的果子，却大喜道：「好啊！這巫山聖果，居然亦被你採摘得到！韋姬姑娘果然誤解了牠一番心意了！」

韋姬奇道：「甚麼『巫山聖果』？我如何誤解了？」

司徒福道：「韋姬姑娘有所不知，牠手捧的，乃巫山特有的聖果，名叫『巫山櫻桃』，長於山壁間數十丈高的樹梢上面，世人極難採摘。據說此果功能活血旺脈，吃一顆可延年益壽十日呢！也虧牠是半人半猿，才有此絕頂身手採摘！」

司徒福說時，盯着黑白猿手中的「巫山聖果」，一副饞涎欲滴的樣子。

韋姬見了，不由又好氣又好笑，暗道：這甚麼「巫山櫻桃」，可「延壽十日」，司徒老大便如此垂涎，若他得過那令人「返老還少」的「龍涎之土」，豈非立刻連口涎也

流乾了？由此可見，我韋姬因赤松哥哥之故，所遇的奇遇，又比世人強多了！她心中轉念，對赤松子的「甜情蜜意」，不由又增添了幾分。

她欣喜之下，對黑白猿笑道：「猿兄弟，這司徒老大祇怕平生未遇此美果也，你便給他一顆嚐嚐吧！」

黑白猿對司徒福似乎亦甚有好感，牠一聽韋姬的話，便欣然的吱吱笑着，將手中的「巫山櫻桃」，摘了兩顆，奉給司徒福。

司徒福樂得眉開眼笑，連聲道謝。一面也絕不客氣，接過「巫山櫻桃」，便大嚼起來。

韋姬見黑白猿、赤松子亦吃得津津有味，忍不住也走過去，摘了一顆，入口果然十分甜美。

這一頓「江中晚餐」，雖然簡陋，但因有黑白猿摘來的「巫山聖果」，倒也生色不少，十分清雅。

不一會，天色便完全沉黑下來，江上一片黑寂，除了潺潺的流水聲，以及兩岸不絕的猿猴嘯叫，天地間似乎一切皆沉寂了。

司徒福見赤松子、韋姬、黑白猿，這二人一猿，盤膝而坐，猶如佛僧打坐，根本不必躺下睡覺，心中不由甚奇，正欲開口詢問赤松子的來歷，不料赤松子却忽然先說話了。

赤松子忽然向司徒福含笑道：「司徒兄將船停泊，想必並非貪圖安逸，吃一餐睡一覺吧？若吾所料不差，其中必有深意也。」

司徒福被赤松子搶先一步發問，心中不由又驚又奇，暗道：此人目力超卓，竟可將人五臟六腑窺透，簡直深不可測！若說他是普通的遊客，便殺了我也決不信也！他心中轉念，不由衝口而出道：「好眼力！赤松兄怎的如此厲害？連我心中隱秘亦窺破了？」

韋姬一聽，心中不由暗暗好笑，心道：這有甚稀奇？我這赤松哥哥，若他有意，祇怕連你司徒老大的身世來歷、祖宗十八代，也一窩兒挖出來啦！

赤松子却淡然一笑道：「吾察言觀色，自可知道，微末之技，司徒兄不必驚疑。但此處到底有甚奇妙之事？尚請司徒兄不吝賜告。」

就在此時，南岸山壁上面，似乎是極高極遠之處，忽地響起一聲嘯吼，似龍吟又似虎嘯，於江上寂夜中，乍然聽聞，令人心魄搖蕩。

黑白猿似乎十分畏懼這種嘯吼聲，牠一聽之下，便呼地竄到赤松子的身後，將赤松子的身軀，視作牠最堅厚的靠山了。

韋姬心頭亦感一震，接而又一陣迷離恍惚。她的內力已極高，這等受外界撼惑的異狀，近來已絕少見了。她因此不由猛吃一驚，忙向司徒福道：「司徒老大！這是甚麼怪嘯？如此懾人心魄？」

司徒福神色微變，但他似乎已久聞聽慣，因此受撼並不大。他側耳細聽了一會，便斷然的道：「果然是牠！每年此時此刻，必可於此聽聞！赤松兄，這是老夫所以於此停泊逗留之用意也。」

赤松子神色却從容之極，似乎毫不受怪嘯的撼惑。他微笑道：「司徒兄，山峽之間，常聞虎豹獅吼，未知有甚怪異之處？」

司徒福道：「江上山峽，虎吼獅叫，原不足爲怪。但此物嘯吼，却僅能於此地此時此刻聽聞！老夫行走三峽數十年，每抵此地，再逢此時此刻，便必可聽聞。而且數十年從未間斷，每年到此時分，才有此怪吼。老夫深感奇怪，但亦無探究明白的本事和膽色，又知赤松兄欲一察巫山葫蘆峯的秘密，才故意泊船於此，以便讓赤松兄仔細審察一番也。」

赤松子微一沉吟，暗道：此地是巫峽十二峯相峙之處，此時是三月初六亥時時分，怪嘯恰於此地此時吼聞，其中果然大有深意！咦？三月即「三」，初六即「六」，亥時首乃「九」，十二峯即「十二」也。合聯而觀，豈非「三三不盡、六六無窮、九九歸眞、十二成峯——天地同儔」的深邃玄機嗎？這怪嘯果然大有來頭！

赤松子心中轉念，便忽地向司徒福含笑點頭道：「司徒兄所言果然不差，此嘯吼果然極有來路也。此處可見乃南岸的飛鳳峯，後面是何山呢？」

司徒福久走三峽，對此地的山川形勢瞭如指掌，他一聽便笑道：「赤松兄若打探此地的地理形勢，便可算找對人了！這飛鳳峯後面隱而不見的，便是你欲『一察』的怪山葫蘆峯啊！咦？赤松兄問這怎的？」

赤松子並沒正面回答，反而微笑道：「如此看來，那怪嘯必從葫蘆峯上所發也！」

司徒福奇道：「赤松兄乍聞之下，怎的便下這般判斷呢？」

赤松子道：「怪嘯來自南面，其聲忽沉忽昂，此乃聲源受山阻隔，先是一沉，再昂然而出之象也。而吾等所見之峯乃飛鳳峯，飛鳳峯後面既是葫蘆峯，那怪嘯必發自葫蘆峯無疑。」

司徒福想了想，不由猛地一拍大腿，笑道：「哎呀！果然如此！我怎的便沒意料得着呢？」

韋姬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忍不住插口道：「司徒老大呵司徒老大，若你我能如此推斷，那便人人皆可稱爲『中華乾坤大師』了，哎



喲，此話說不得！」韋姬忽然醒悟，赤松子心性淡泊，不欲張揚，便猛地頓住。

不料司徒福是有心人，他一聽便立刻捕捉住了，他不由驚喜的道：「韋姬姑娘，你說甚麼『中華乾坤大師』？咦！你這般說，莫非赤松兄便是那『中華乾坤大師』麼？韋姬姑娘快說清楚啊！」

韋姬見司徒福渴盼見赤松子之情，溢於言表，不由又好氣又好笑，但她知自己一時失口，已露了風聲，欲收也收不回了，祇好含嗔帶笑的道：「我不是說了麼？偏司徒老大耳尖，隨口說說便被你揪住了！赤松哥哥怎的便成了那『中華乾坤大師』？」

司徒福呵呵笑道：「韋姬姑娘不必掩飾了！你剛才不是說，『若你我皆可如此推斷，那便人人皆可成『中華乾坤大師』麼？赤松兄既能如此推斷，那他必定便是那『神龍見首不見尾』的『中華乾坤大師』也！」

韋姬一聽，不由作聲不得。

司徒福此時也不待韋姬答話，便向赤松子深深一揖，拜道：「司徒福拜見赤松大師！我有眼無珠，未識大師駕臨，有怠慢之處，切望多多包涵！」

赤松子見司徒福意態眞誠，又喜他待人爽快，便不想再隱瞞，呵呵一笑，扶起司徒福，欣然道：「赤松子不過是草野之身，那『中華乾坤大師』，祇是世人胡亂相稱罷了！此行尚有勞司徒兄引路，倒是吾該先謝過司徒兄呢。」

韋姬見了，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嗔道：「不好了！眼看又添了一位瘋子啦！你等你謝我，我謝你，喋喋不休，何日方可了結？不如各不相謝，互不相欠也罷！」

司徒福笑道：「不打緊！不打緊！老夫盼赤松大師，如盼救星！便再拜謝千次百次，也樂意至極也！」

赤松子淡然一笑，也沒再說話。司徒福却再按捺不住，湊到赤松子身前，小心翼翼的道：「赤松大師今日駕臨巫峽，必可破解此『虎嘯龍吟』之謎也！實不相瞞，老夫當日曾見過發怪嘯的異物，似虎非虎，似獅非獅，身如金錢豹，所發之嘯懾人心魄！老夫乍見此異獸現形，嚇得趕緊下山，溜之乎也！」

赤松子一聽，忙道：「司徒兄，發此怪嘯異獸，果然是巫山葫蘆峯麼？」

司徒福斷然的道：「當日所見，果然是位於飛鳳山後的葫蘆峯！但僅此一次而已，以後便再無緣與此異獸相遇也。祇聞其聲，不見其形，十分詭秘！這一切，唯有求赤松大師破解了！」

赤松子沉吟道：「據『尋龍眞經』上論述，但凡山水相連，龍虎交滙之地，必有眞龍奇脈潛結，若有異獸守護，則更顯奇貴，乃千年難求的大龍脈，必可蔭生一位有益天下的奇人。而若葫蘆峯潛伏如此大龍脈，則必因奪天地之造化，惹人神之忌怒，等閑之人絕無此奇福消受。今日既有緣相遇，倒不可不細加審察。」

司徒福一聽，大喜道：「正是！正是！老夫早萌此意，可惜不懂這等風水堪輿的神通本領，今日大師有幸降臨，巫山之人必可大獲裨益，就老夫亦可從中得莫大好處呢！」司徒福一頓，又躍躍欲試的道：「赤松大師！這便循聲而尋麼？」

赤松子微笑道：「尋龍追脈，非一時片刻可蹴，且待明日放晴，再上岸入山勘探。」

赤松子說罷，依然盤膝打坐運氣調息。韋姬和黑白猿亦坐在一邊，合上眼皮，凝坐不動，就如老僧入定。倒是司徒福心中癢癢難熬，雖然躺在船艙，却輾轉翻側，一夜難眠。

第二天絕早，三人一猿，便離船登上岸邊。

巫峽的岸邊，亦即巫山的山脚。三人一猿，站於突入江中的一塊巨石上，仰首上望，但見層岩如削，壁立千仞，其勢極爲險峻。

司徒福此時已沒了笑容，他在水上談笑風生，但上了山脚，却不由便愁眉苦臉。

黑白猿此刻脚踏山地，却立刻歡躍起來，在船中這段時日，可把牠困得苦了。牠到底尚屬猴性，見水而畏，絕不敢輕舉妄動，但上了山地，却是猿猴的天下，牠自然雀躍萬分了。

* * *

黑白猿十分眼利，牠立刻便尋着一處坡勢較緩的登山路徑。牠向赤松子歡叫一聲，便縱跳而上，一路搶在前面。赤松子功力通玄，這等懸崖峭壁，哪能難得住他？他倒是有點替韋姬和司馬福擔心，因此讓二人走在中間，他負責殿後，若有閃失，方便扶持。

幸而韋姬內力甚佳，登山路徑雖然險峻，天色尚黑濛濛一片，她每踏一步，却十分堅穩，絕無倒後摔跌的危險。司徒福脚力亦甚健，雖然不慣爬山，但他急欲探索巫山葫蘆峯的奧秘，渾身上勁，充滿信心，攀爬起來手脚特別有力。

不一會，三人一猿，便有驚無險的攀上南岸的山巔。

此時，天已放亮，東面一座似葫蘆頂的山後，斜斜昇起一道五彩光霞。但見東面天際間，先現一

片魚肚白色，魚肚下面却抹上一層淡紅色彩。漸而與天際分出界線，忽然淡紅的雲朵，漫天飛舞，忽而東，忽而向西。

赤松子、韋姬、司徒福、黑白猿等，不由駐足而觀。

過了片刻，猩紅的雲與昏暗的蒼穹混成一片，猛地雲際間又射出一道耀目的金光，宛若一條金龍起舞，一會兒吐出一條、三條、四條……一瞬間幻成金龍滿天，極爲絢麗。

此際，九霄雲外，彷彿飄下一陣清雅的仙樂，隨即一團火紅的圓球，猛地耀出東山，迎着朝霞，迎着天風，滿面含笑，頓使人間灑滿了朝陽賜下的歡欣氣色！

此情此景，就連中華乾坤大師赤松子也瞧得痴了，他不由歎道：「吾曾登齊地泰山觀日出，不想該楚地巫山，亦有如此壯景！由此可證，中華大地，當眞藏龍臥虎；中華血脈，必前程無限！」

司徒福一聽，不由又羨又奇，心道：赤松子果然不愧爲一代「中華乾坤大師」，就算言談之間，所思所想，均難離「中華」二字也……

司徒福正轉念間，就在此時，那「獅吼虎叫」的怪嘯，忽地又響了起來，司徒福一聽，驚喜的叫道：「那異獸怪嘯又發生了！」

黑白猿一聽，却渾身一震，慌忙呼地竄到赤松子的背後，神色十分驚惶。

赤松子微一沉吟，又循聲辨蹤，一會即斷然的道：「朝陽起自東面的葫蘆峯，異獸怪嘯與陽光同一方位，必發自葫蘆峯無疑……宜速審察，免錯失艮機！」他一頓又向身後的黑白猿道：「猿兄弟不必驚惶，異狀所發怪嘯意在示警，並無惡意！你可跟隨姬妹隨後而至便了！」

赤松子話音未落，身形一晃，已如光似電般向東面傳出怪嘯的葫蘆峯射去了。

韋姬、司徒福、黑白猿等二人一猿，亦尾隨赤松子，向葫蘆峯那面奔去。

葫蘆峯位於巫山飛鳳峯的東面，是巫山的最高峯巔，每日均先迎朝霞，因此又叫「迎霞峯」；但山形似葫蘆，當地人稱爲「葫蘆峯」。

赤松子一路向葫蘆峯射去，距葫蘆峯尚有里許方處，猛地跳出一頭怪獸，頭似獅，身如黑白金錢豹，四蹄却粗大如虎，但又非獅非豹非虎，其狀極爲怪異。異獸向赤松子迎面衝來，身形目光似電，十分快捷。

赤松子目注異獸，知此獸必已通靈，決不會貿然傷人，便凝神駐足細察，但亦暗暗運功戒備，以防不測。

異獸衝到赤松子身前三尺，赤松子身週忽地昇起一團紫氣，把赤松子周身籠罩住了，異獸猛吃一驚，果然驀地停下，仰起獅形怪頭，向赤松子灼灼而視！

赤松子亦趁機向異獸審察，但見異獸身長六尺，尾很長，勁而有力，頭似雄獅，眼中竟隱隱透出紫氣光華。赤松子心中一動，暗道此獸已得龍脈薰陶，因此目中「龍氣」洋溢，不但通靈，且已入「奇貴」異獸之列！

就在此時，異獸長尾忽地捲翹而起，向左右擺了幾下；又仰頭發出三聲似人哭之音；歡跳三下；再發出三聲人笑之音；然後「獅頭」向赤松子連點三下頭，隨即，便轉身步入山峯的西面去了。

赤松子心中又不由一動，暗道：異獸已通靈無疑，牠爲甚哭三聲，跳三下，笑三聲？隨後更向我點頭三次？莫非向我有所啟示麼？我倒不能辜負了異獸的一番引導之意也！

赤松子心中轉念，便不再思忖，身形一晃，尾隨異獸而去，向西面穿行二、三里地，但見果然別有洞天，見地土凹凸分爲三截，上尖中寬下胖，就如一個偌大的葫蘆，橫躺地上，活靈活現。「葫蘆地」的三面，有三座山峯聳立，與巫山十二峯混然一體，成了一個羣龍奔會之勢。正西面有一道溪流，淙淙湧出，於「葫蘆地」的正面形成一個溪湖，溪水澄碧，極爲幽雅純潔。

赤松子向「溪湖」凝目望去，但見溪湖上，竟隱隱籠罩一片似霧如煙的白氣！他心中不由一陣吃驚，暗道：此乃「三峯環繞、正面明堂、上有貴氣」之大龍脈之象啊！

他再向四面審視，只見羣峯四面奔湧而來，左有一峯形似青龍，蜿蜒伸至「葫蘆地」前；右有一峯，形如白虎，延伸至「溪湖」正面；後有一峯，形如巨屏，屹聳於天地。遠處峯脈奔湧，如星羅棋佈，如羣峯朝聖，爭相拜迎！目睹之下，令人心弦震搖，不能自持！

赤松子心神激蕩，不由喃喃的歎道：「正面明堂廣闊，後面屏幛堅穩；左面青龍騰躍，右面白虎揚威；天造地設，天地龍脈混然一體！好地！好地，當眞是葫蘆峯伏葫蘆地，葫蘆地潛葫蘆脈，葫蘆脈蔭仙聖醫也！哎，吾若不善加施爲運用，便辜負了此中華大地的一番美意了！」

就在此時，韋姬、司徒福、黑白猿等，已急急地奔了過來，韋姬內力深厚，神色自若，竟似毫不費力，黑白猿却似十分懼懾，牠身抵此地，火眼金睛四處閃射，不見那「異獸」的蹤跡，才稍爲安定。司



徒福氣喘吁吁，他一面喘氣，一面喃喃的叫道：「仙人、仙女、神猿！不然，彼等爲甚竟如神仙般騰雲駕霧似的？天，老夫平素以筋骨強健自負，今日怎的連一位姑娘女兒家亦不如了！」他原來亦不知赤松子和韋姬的來歷，否則，他便必定驚奇得昏眩了。

司徒福雖然累得直喘粗氣，頭腦也有點昏眩，但他的心却十分清醒，耳力也靈敏之極。他剛一站定，便連忙向赤松子道：「赤松大師！甚麼『葫蘆峯伏葫蘆地，葫蘆地潛葫蘆脈、葫蘆脈蔭仙聖醫』？請大師快說明白啊！」原來赤松子剛才的讚歎，其中的精要，已被司徒福的「耳朵」緊緊地攫住了！

赤松子不由微微一笑，心道：司徒兄是有心人，他最渴盼的是一位「醫聖」，他因此自然特別留神了！赤松子笑道：「司徒兄，偏你有此好耳力！莫非你渴求的，便是一位驚世『醫聖』麼？你可知欲達此目標，尚須付出多少代價了？」

司徒福微歎口氣道：「爲醫好我那義弟的怪病，就算赴湯蹈火，刀山火海，老夫也只好走一趟了！」

赤松子笑道：「這倒不須如此嚴重，但你以水運爲生，上了陸路，便無生計，你不擔心如何生活下去麼？」

司徒福呵呵笑道：「老夫孤身一人，並無妻兒負累，走到何處，便死乞白賴，也可打發一頓，擔心甚麼活不下去！況且有赤松大師指引，老夫好歹也會沾點福光，便垂死人，也大有希望！因此老夫還害怕甚麼？若蒙赤松兄不嫌棄，老夫情願跟隨左右，也不再操那水運營生的行當了！」

赤松子見司徒福爲醫好他義弟的「怪病」，竟不惜「傾家蕩產」，去尋求靈方妙藥，志堅意誠，十分難得，便不忍令他失望，含笑道：「司徒兄精誠所至，必金石爲開；你義弟的怪病，吾保你必有轉機之日好了！」

司徒福不由又奇又喜，忙道：「爲甚麼？赤松兄憑甚麼如此判斷？」

赤松子道：「司徒兄，吾剛才不是已判斷，『葫蘆脈蔭仙聖醫』麼？若此『仙聖醫』降世呵，你義弟之怪疾，豈非可望痊癒麼？」

司徒福忙道：「赤松兄！當眞如此麼？」

赤松子笑道：「果然如此也！」

司徒福一聽，猛地一拍大腿，決然的道：「既然如此，那就老司徒便非得捨棄水上營生，跟隨赤松兄不可了！赤松兄若上刀山、下油鍋，我司徒福亦不得不隨後趕赴！」

韋姬不由笑道：「司徒老大，爲甚忽地如此意堅？」

司徒福笑道：「十幾年來，我爲義弟的怪疾，耗盡了無數心血、財力，可惜一直徒勞無功。如今有幸遇上救苦救難的『中華乾坤大師』，更有望尋獲一位足可起死回生的『仙聖醫』，這等千載艮機呵，我若不死命抓住，我司徒福豈非白活數十年了？呵呵，我決不捨不棄，跟定赤松大師的了！」

韋姬亦甚喜司徒福博學多聞，見多識廣，爲人又爽快風趣，有他在場便殊不寂寞，她不由格格一笑道：「好極了！那赤松哥哥又添了一位極佳的老助手啦！只是司徒老大是否會嫌棄日後的跑腿功夫呢？」

司徒福呵呵笑道：「但能跟隨赤松大師行走江湖，便是我司徒福的大福氣！還說甚嫌棄不嫌棄嗎？但未知赤松兄是否讓我跟隨呢？」

赤松子此時却沒有答話，因爲他正凝注前面那幅「葫蘆脈」，似乎期待或發現了甚麼驚人的秘密。

就在此時，那「葫蘆地脈」上面，忽地在「葫蘆頂」部，冒出一團紫霧，源源不絕，竟越聚越濃，形狀也越發逼眞，竟猶如一個「紫色葫蘆」，懸於「葫蘆地脈」的上空，光華灼灼，睹之令人神清氣爽，疲困盡消！

司徒福先就忍不住驚喜的道：「仙丹妙藥……簡直比仙丹妙藥更神奇！怎地老夫僅望一眼這『紫葫蘆』，便心中一陣灼熱，不但疲乏頓消，而且力氣陡增？不得了！赤松兄終於發現『蔭生仙丹妙藥』之地了！」司徒福驚喜的亂嚷。

黑白猿此時金睛火眼圓睜，向「紫色葫蘆」灼灼注視，先前的畏怯不但盡消，而且神色肅然，一副堅毅果敢，不畏任何艱難險阻的模樣。

韋姬亦甚感驚奇，忙問赤松子道：「赤松哥哥……這『紫色葫蘆』現形，加上那怪獸現身引路，這一切預兆甚麼？」

赤松子不答，却喃喃的歎道：「吾闖蕩天下，欲遍尋中華大地眞龍地脈，不料今時今日，於楚地巫山，竟尋獲如此寶地，足以蔭生一位中華醫聖也！好地！寶地……妙之極了！」他神色欣喜萬分，就如久渴之人，終發現了甘露似的。

韋姬一聽，立刻便領悟赤松子歎息的意思，她的疑問便也全消，心中暗道：赤松哥哥志於濟世救民，他發現一座足以蔭生「大醫師」的龍脈，自然欣喜萬分了！哎，這瘋子心中只有那「中華大地、百姓蒼生」，我韋姬只怕也比不上那「八字」的力重千鈞也！

韋姬心中轉念，她正欲開口詢

問。就在此時，那懸於「葫蘆地脈」上的「紫色葫蘆煙雲」，忽地一晃，隨又急速的旋轉起來，射出道道耀目的紫光，令人眼花撩亂，漸而心神恍惚，幾欲隨「葫蘆」而轉，其誘惑力極之强烈！就連韋姬內力深厚，目睹此情此景，也不由心神一蕩，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黑白猿功力不弱，目睹之下，不由便爪舞足蹈，身軀搖晃，躍躍欲跳。

司徒福最弱，他早已忍不住，身子隨而轉動，越轉越快，他的身軀竟如變了一個急急旋轉的活陀螺急轉不停，他就連叫聲也發不出來，雖深知如此旋轉下去，必會氣衰力竭而亡，却苦於無法求救，亦決計無能自救。

赤松子却神色肅然，凝然不動，目注「紫色葫蘆」，就連眉毛也沒稍動，他似乎已預料接而必有異象發生，正蓄勢以待。

就在此時，那「紫色葫蘆」忽地一沉，降到地上，但依然急速旋轉。忽地，「紫色葫蘆」猛地一跳，隨即向巫山葫蘆峯的東面旋奔而去，成了一個紫色的「滾地葫蘆」！

赤松子一見，身形疾速掠起，緊隨「滾地葫蘆」而去，掠出十數丈，一聲沉喝才驀地傳了回來，而且「一音三射」，分別鑽入韋姬、司徒福、黑白猿的耳中：「葫蘆龍脈元神已現，此去乃去尋承納此驚世大龍脈人選……吾已跟踪而去，你等速隨後趕上。」

話音未落，「滾地葫蘆」和赤松子，已一先一後向葫蘆峯的東面滾滾而去，眨眼便不見了踪影。

韋姬氣得頓脚道：「這瘋子，必定是被那見鬼的『葫蘆龍脈』弄瘋了，不然爲甚將我等撇下，獨自跑得無影無踪，這偌大的山峯，却教我等往何處尋踪？」

此時司徒福自「紫色葫蘆」落地滾去之後，神智立刻恢復，他吃驚之下，聽了赤松子的呼喚，仍怔怔的忘了回答。此際韋姬一嚷，他才猛地回過神來，不由呵呵笑道：「不打緊，不打緊，韋姬姑娘稍安毋躁，巫山的路徑，又怎難得倒我老司徒？你等且隨老夫下山，抄捷徑而奔，必可與赤松兄相會。」

司徒福說罷，也不猶豫，拔脚便走，却不走前面，反而折向南面的林深處。

韋姬一面跟上，一面奇道：「司徒老大，赤松哥哥隨那滾地葫蘆，分明已向東奔，爲甚你反而向南，又擔保必可於山下與他相會？」

司徒福呵呵笑道：「巫山的路徑，哪能瞞得倒我？吾知東面山脚，便是巫山鎭，赤松兄這一去，便必是下山，再於巫山鎭落脚。但東面的下山路甚迂迴曲折，吾走的南面山路，却可直抵山脚，便捷多了，因此吾等祇要搶先趕到巫山鎭守候，還怕赤松兄獨自溜飛了麼？」

韋姬見司徒福甚有把握，這才化嗔爲喜，格格笑道：「好極了！司徒老大，我等這便搶在這瘋子的前頭，着實氣他一氣，嘻，誰叫他鬼趕似的獨自溜走。」

於是，司徒福在前引路，韋姬和黑白猿緊隨，二人一猿，向巫山葫蘆峯的南面疾奔，抄捷徑下山去了。

* * *

巫山葫蘆峯的東面，一條崎嶇的山路，迂迴曲折的通向山下。

「滾地葫蘆」在前，在山徑中向下滾動，雖然路徑迂迴曲折，但紫色的「滾地葫蘆」似有若無，自上而下，却快如電奔。

赤松子在後面，目灼灼的盯着「滾地葫蘆」，脚下如行雲流水，一路自上而下。他也不必分心辨別路徑，「滾地葫蘆」向南，他便掠向南面；「滾地葫蘆」向西，他的身形如電，亦折向西，雖然「滾地葫蘆」似有若無，赤松子却是緊緊跟隨，而赤松子的「自然神功」施展出來，他的身法便「如電如風」，其輕靈飄行，比之「滾地葫蘆」有過之而無不及。

紫色「滾地葫蘆」似乎當眞是「通靈之物」，它三番數次，疾掠、迂迴、拐彎，迅如電奔，依然沒能將後面的赤松子撇離半分，便不再頑皮，乖乖的在前引路，自上而下，不徐不疾的滾動。

赤松子目注「滾地葫蘆」，微笑一笑，亦不徐不疾的在後面相隨而下。

巫山葫蘆峯東面的下山路徑，果然十分迂迴曲折，就似紫色「滾地葫蘆」借機考驗赤松子的意志和毅力。終於抵達葫蘆峯山脚時，已經是當天的傍晚了。

赤松子抬眼望去，祇見前面是一座城鎭，屋宇一排連着一排，此時鎭中炊煙四起，大概家家戶戶均忙着燒煮晚飯了。

赤松子已整整七日七夜沒一頓正經的飯下肚，但他內力驚人，雖然見了令人羨慕的晚飯炊煙，却毫不以爲意，依然緊緊盯着「滾地葫蘆」，一路跟踪而去。

「滾地葫蘆」竟似長了眼睛，又如肚腹空空，急於塡飽肚子，竟逕直的向鎭中的東南角如飛的滾去。

赤松子微微一笑，亦毫不放鬆，隨後飛掠緊跟。

不一會，「滾地葫蘆」便飛入鎭中東南角的一座破屋之前，忽地停下，原地旋轉不休。

赤松子目注「滾地葫蘆」，心中



忽然一動，暗道：這「葫蘆龍脈」之神，果然極有靈性，它奔波整日，終於將我引到它選中的「葫蘆龍脈主人」家了。

赤松子心念之時，那破屋的木門，忽然「依呀」一聲的打開，從屋內跳出一位年約十二、三歲的女娃兒，眼波如水，輕靈如燕，眼線立刻便落在她家門前旋轉的「滾地葫蘆」上了，隨即又驚喜的嚷道：「紫葫蘆啊紫葫蘆，你果然來了，聽人說『葫蘆隱伏良醫』，那瑤姬的娘親必定得救了，葫蘆啊葫蘆，你可莫騙我，快點顯靈，救我娘親啊！」

原來這女娃兒叫瑤姬，赤松子心道：祇是未知她的姓氏？又欲再看看這「滾地葫蘆」的動靜，因此並沒立刻走上前去。

不料就在瑤姬驚喜的嚷叫時，那正在急速旋轉的紫色「滾地葫蘆」，忽地向前滾動，到瑤姬的身前，繞着她飛快地旋了三圈。

瑤姬又驚又喜，正想伸手去提那「滾地葫蘆」，那「滾地葫蘆」却忽地跳入瑤姬的懷裏，化作一團紫氣，絲絲的鑽入瑤姬的眼、耳、口、鼻，轉瞬便不見了。

破屋門前的空地上，祇剩下驚奇得目瞪口呆的瑤姬。好一會，她才忽然失聲叫道：「乖乖！不得了！紫葫蘆啊紫葫蘆，你鑽入我肚腹幹麼？我求你救的並非我瑤姬，而是瑤姬的娘親啊！你可知我娘親快死了麼？你怎的沒長眼睛。」

赤松子見瑤姬十分失望，幾乎哀哀欲哭，她的神情極惹人憐惜。他竟不由自主，便走上前去，問瑤姬道：「喂，小姑娘，你娘親得了甚麼重病？竟快要死了？」

瑤姬乍見赤松子站在她面前，這才回過神來，望一眼赤松子，忽然又驚喜的道：「叔叔，我見過你的容貌哩！果然如此！」

赤松子不由大奇，含笑道：「小姑娘，你於何時何地見過我了？」

瑤姬毫不猶豫，衝口而出道：「夢中哩！我昨晚哭累了，伏在娘親身上睡着了，忽然便見一個『紫色葫蘆』，從巫山之上滾了下來，一位高人在後面追趕，紫色葫蘆滾到我家門前，突地停下不動，隨即那追趕的人便在我面前出現了，這人的容貌，竟與叔叔你一般無異！」

赤松子一聽，心中不由一動，似已預料到甚麼，但仍未能下確切判斷。他微一沉吟，便向瑤姬含笑道：「噢！眞有這般奇妙的事，那小姑娘你姓甚麼？你娘親得了甚麼重病，可否帶我進屋內看看呢？」

瑤姬一聽，大喜道：「好啊，多謝叔叔關心我娘親的病啊，叔叔知道麼？自我爹爹去世後，我家的親戚朋友，便絕跡不到我家了，叔叔是第一位來到我家的客人呢！請叔叔跟我進去好了。」

瑤姬欣喜的領赤松子入屋，一路走，一面又道：「我姓巫，名瑤姬，那是我爹爹生前起的名字，在這兒巫山鎭，僅有我和娘親姓巫的仍留在鎭中，其餘姓巫的人家，早就遠走高飛，跑到外鄉謀生去了，因巫山鎭實在太窮了。」原來這女娃兒叫巫瑤姬。

說話間，瑤姬已領着赤松子，走入屋內。赤松子抬眼一看，祇見屋內破舊不堪，就連一件完好的傢俱也沒有。內廳的側面臥房，傳出一陣陣婦人的痛苦的呻吟聲。赤松子心道：巫瑤姬所言果然不虛，臥房中呻吟的婦人，必定是她的娘親了，這巫家母女，也的確夠可憐的了。

巫瑤姬此時却顯得十分欣喜，她一面搬了一張勉强可以坐人的椅子，給赤松子坐下，又去斟茶遞上，一面向臥房中大聲叫道：「娘親，不要悲傷，我家終於有客人來探望了啊！」巫瑤姬欣喜之情，溢於言表。

赤松子心中不由微歎口氣，他不禁回憶起自己少年時的情景，當他「大富大旺」時，家中親朋滿座，但當他「大空大衰」時，家中便連一頭乞討的狗也不見了……就如眼前巫家的慘狀，偶爾來了一位人客探望，雖然是陌路之人，也沒帶來甚麼禮物，對這心靈受創的母女來說，便已經是最大的慰藉。

赤松子心中雖感觸，但不再多想，向巫瑤姬道：「瑤姬小姑娘，你可否帶我進內瞧瞧你娘親的病麼？」

巫瑤姬一聽，俏眼兒不由紅了，激動的道：「當然可以啦！叔叔知道麼？娘親因自悲孤苦無依，以前的親朋好友，連一個也沒來探望，她的病便越發沉重了……

「我娘親患的多半是自傷的心病啊！叔叔請跟我進去。」巫瑤姬說着，欣喜萬分的拖着赤松子的手，領他走入娘親的臥房。

赤松子但見一位年約四十的婦人，躺在床上，雙目緊閉，不絕的呻吟，就連女兒引領赤松子走進，亦毫無知覺和反應。

巫瑤姬連忙凑到娘親的身邊，欣喜的叫道：「娘親！娘親！終於有人客前來探望你啦！你快醒來啊！」她一連叫了數聲。

她的娘親身子微微一動，呻吟聲急促了一點，但眼睛到底並沒有睜開，更不必說開口了。

巫瑤姬十分難過，無助的垂下頭來，向赤松子道：「叔叔，對不起，娘親不能接待你了。」

赤松子心中亦極不好受，因爲

他最怕見到人孤苦無助、絕望哀傷的模樣。他微一沉吟，便決然的走上前去，就近的審視了巫氏的病容一會，然後他向巫瑤姬點了點頭，大步走出臥房。

巫瑤姬連忙跟了出來，她以爲赤松子必定是嫌她娘親毫無反應，心中生氣，因此一言不發便要離開走了。她追上前來，向赤松子連聲的道歉道：「叔叔，娘親她心中必定十分感激你來探望，祇是娘親不能開口說出話來，求叔叔原諒好麼？」

赤松子一聽，心中不由更感難過，他長長的吐了口氣，以舒緩心頭如石壓的沉重感覺，決然的道：「瑤姬小姑娘，你不必悲傷，須知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麼！」

巫瑤姬一聽，她心性聰慧之極，察言觀色，心中不由大喜，如遇救星，忙道：「叔叔想必有辦法救我娘親……是麼？」巫瑤姬的神色略帶懷疑，因爲她到底年僅十二、三歲，祇知娘親的病唯有大夫郎中才能治好，又醫病的郎中必定帶着一個內裝靈丹妙藥的「葫蘆」，赤松子兩手空空，顯然絕非郎中大夫，他如何救治娘親呢？

赤松子微笑不語，他目注巫瑤姬一眼，但見她眼如鳳目，口如櫻桃，齒潔白如雪，眼神靈慧而光華灼灼，苗條如柳枝的身子，竟隱隱透出一股淡淡的白氣。赤松子心中不由欣然而笑，暗道：這小姑娘不獨見仙骨，其仙靈貴氣，比之韋姬亦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地巫家雖受煞氣所侵，她娘親奄奄一息，她卻安然無恙。假若再得大地龍氣薰陶，日後必成一代「仙靈之女」，濟世救人，造福中華大地也！

赤松子心念電轉，主意已定，他忽然向巫瑤姬含笑道：「瑤姬，你爹爹是否於八年前去世呢？」

巫瑤姬一聽，不由又驚又奇，忙道：「是啊！但叔叔並非本地人，如何得知？」

赤松子微笑不語，暗道：你娘親命宮「煞氣」，起自「陵雲」，是年乃三十二歲，一路伸延，再熾發於「少陰」，即目下之四十歲年；而此「煞氣」與你先父有極深淵源，綜而推算，你先父豈非八年前去世麼……但你並非風水地脈道中之人，怎可領悟此等奧妙？

赤松子不答，又含笑道：「你爹爹去世後，必葬於近水潮濕之地，是麼？」

巫瑤姬又大奇道：「是啊！叔叔竟連我爹爹的墳墓地亦知道，聽娘親說，當年爹爹去世，因家中貧困，祇好將爹爹葬於鎮北大寧河畔的沙灘上面。我曾去拜祭，那兒果然是十分潮濕的灘地啊！莫非叔叔事先到過那灘地麼？」

赤松子微一搖頭，道：「非也，吾僅是從你娘親的『病情』而推斷罷了。」

巫瑤姬一聽，不由又驚又喜，嚷道：「叔叔好本領，更有趣極了，叔叔能教瑤姬麼？」

赤松子微笑道：「你並非此道中人，學而無益。但你日後必有大成，何必急在一時？」

巫瑤姬俏目一轉，便沒再堅持，轉而道：「叔叔，瑤姬知道了，叔叔既然已知道娘親的病情，那必定有辦法救我娘親了，是麼？」

赤松子點了點頭，道：「吾已有主意，但施行卻祇怕十分困難呢……」

巫瑤姬一聽，不由大急道：「叔叔！有甚困難呢？叔叔快說，祇要救得娘親的生命，瑤姬決不怕千難萬險！叔叔坦白說出來好了！」

* * *

赤松子心中不由微嘆口氣，暗道：此中所涉的難處，乃風水地脈中的玄機，而且須花大筆財物才可辦到，瑤姬小小年紀，救母之心雖堅，但又如何助力呢……

「咦？此地雖然是巫山鎮，但赤松大師怎會步入這破屋去了呢？猿老兄，祇怕你的『鼻聞氣息』尋踪功夫，並不怎的靈驗！」

赤松子沉吟之際，他的功力奇高，屋外的人語聲，忽地鑽入他的耳中。他已知屋外之人是誰，不由微微一笑，以「逼音成線」的功夫，向屋外疾射而出：「司徒兄！誰說黑白猿的『鼻聞氣息』尋踪功夫不靈驗？破屋之內，『葫蘆龍脈』的主人，已恭候多時矣！」

破屋外面，發話的人果然是船老大司徒福，他的身邊，自然是韋姬和黑白猿了。

此時司徒福一聽，不由猛地嚇了一跳，他慌忙向四周一瞧，卻毫無發聲人的踪跡，他不由怪笑道：「神仙？妖怪？大師？」

赤松子的「逼音成線」功夫，是循聲而發，因此祇有發話的司徒福聽聞，在他身側的韋姬和黑白猿，自然毫不知情。

韋姬見司徒福失魂落魄的模樣，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嗔道：「司徒老大，你想必是氣赤松哥哥不成，反被他弄瘋了！甚麼神仙、妖怪、大師的？簡直是胡說八道！」

司徒福卻怪笑道：「你才瘋了，我可沒瘋！韋姬姑娘，你知道我聽到誰在我耳邊說話麼？告訴你，此人的腔調，我敢保證，必是赤松大師無疑啊！但四下百丈之內，根本不見他的踪影，他卻知我等尋到此處來，更說『葫蘆龍脈』的主人，已在破屋之中等候了！你



說，這等玄奇之事，豈非神仙、妖怪、大師才可施爲麼！」

韋姬一聽，她冰雪聰明，立刻便醒悟了。她也沒話回答司徒福，格格的笑着，便向破屋掠了過去，又一閃身鑽入破屋虛掩的大門內去了。

黑白猿見狀，亦毫不猶豫，縱身一躍，緊隨韋姬身後，掠入破屋。司徒福一見，不由怔了怔，到底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連忙亦奔了進去。

韋姬身如靈燕，一飄而進，她人未出現，一聲尖叫便先傳了進去：「赤松哥哥！葫蘆龍脈的主人，當眞已尋到了麼？」

赤松子在裏面一聽，微笑一下，並無答話，因爲他自然知道發話之人是誰，她的聲音已響，人還會遠麼？

果然叫聲未落，韋姬已呼地掠了進來。她身子一閃，便俏立在赤松子面前，含嗔帶喜的笑道：「你這瘋子！說走便走，以爲這便可以將我韋姬撇開了麼？但赤松哥哥快說，那『葫蘆龍脈主人』，到底在何處了？」

赤松子尚未及回話，黑白猿和司徒福，已一先一後的奔了進來。

黑白猿向赤松大師學人般俯身一揖，吱吱的笑道：「大師！黑白猿終於尋到……」

司徒福亦樂得呵呵笑道：「是極，是極！猿老兄的『鼻聞氣息』尋踪本領，果然靈驗極了！赤松兄，有猿老兄在此，你休想獨自溜走得了啊！」

赤松子一聽，不由呵呵笑道：「吾早知黑白猿有此尋踪本事，因此才先走一步，又故意沿途留下一點形跡，以便你等循踪而來。」

巫瑤姬此時心中又驚又奇又喜，暗道：叔叔原來叫「赤松大師」，爲甚那俏麗如仙的韋姬姐姐，又稱他爲「赤松哥哥」呢？韋姬姐姐美如仙女，但那會說話的「黑白猿」卻醜陋之極！而那老人家的打扮，卻似是巫山鎮當地楚人呢！不得了，今日的人客，一來便到了四位了！

巫瑤姬心神不定，暗暗驚喜之時，赤松子已把她巫家的事，簡略的對韋姬、司徒福說了。不但韋姬和司徒福靜靜的聽着，黑白猿也一聲不響，用心聆聽。

赤松子微笑一下，伸手一指巫瑤姬，道：「你等看，這位小姑娘巫瑤姬，是否足以成爲『葫蘆龍脈』的上佳人選？」

司徒福目視巫瑤姬一眼，驚奇的連連眨眼，心道：這女娃兒雖然十分俏麗，是一個美人仙女的胚子，但僅是女兒中的上品，怎會是「葫蘆龍脈」的主人？

韋姬對巫瑤姬卻十分喜歡，她得知她母女身世如此窮困，心中充滿憐愛，把巫瑤姬摟進懷裏，如女如妹般的安慰她道：「瑤姬，你放心好了！有赤松哥哥在此，必可令你娘親轉危爲安！而且，他更可以令你日後有美好前程呢！你還不去求他相助？」

巫瑤姬與韋姬亦一見如遇親人，她依偎在韋姬的懷中，得意的仰臉笑道：「韋姬姐姐，赤松大師已答應救我娘親了！」她忽然又皺了皺眉，輕聲道：「祇是赤松大師說，他雖然已有妙法施救，但其中卻十分困難呢！但到底是甚困難，赤松大師卻又不肯說出來了！姐姐替我問清楚好麼？」

韋姬心中，已視巫瑤姬如女如妹，因此她一聽，又見巫瑤姬楚楚可憐的神態，不由十分憐愛，想也不想，便對赤松子道：「赤松哥哥！我不管瑤姬是否葫蘆龍脈的主人了，她這般可憐，好歹設法救她一救！這其中到底有甚難處呢？」

赤松子此時微嘆口氣，不答韋姬的話，却向司徒福道：「司徒兄，你是當地楚人，吾有事請教。未知置辦一口上佳棺木，須多少兩銀？」

司徒福也不假思索，立刻回道：「若普通的棺木，約莫需銀十五兩；但若是上等的柳州木棺，則非花上五十兩銀不可！因此有人說，富人家的一口棺木，便可抵窮人家三年口糧也。」

赤松子又道：「若請仵工殮葬移墳，須花若干？」

司徒福道：「若講排場，請上吹、打、敲各類喪樂，加上八人抬棺仵工，八人挖墳人工，祇怕少說也須花五十兩銀！」

赤松子微嘆口氣，又道：「那若擺設『喪宴』，遍請千人來送葬，又須花多少？」

司徒福一聽，不由嚇了一跳，忙道：「赤松兄，說笑麼？這千人喪宴，是大富之家的大排場，連巫山鎮首富之家陳老爺，當日他先父去世，亦僅擺了個『百人喪宴』罷了！千人喪宴呵，宴開一百二十席，每席花銀五兩，便是六百兩銀！老天，若照老夫水上營生計，須幹三世才掙得回啊！咦？你問這幹麼？莫非赤松兄欲以此大排場，爲巫家補辦喪事嗎？」

赤松子先是決然的點點頭，然後又微嘆口氣，問韋姬道：「姬妹，我等從鎬京帶來的財物尚有多少？」

韋姬苦笑道：「赤松哥哥，經幾年花銷，剩下不到二十兩銀了！」

司徒福一聽，不由猛地一拍大

腿，道：「赤松兄！這二十兩，再加上老夫身上的十兩，亦僅三十兩，連一口上等的柳州棺木也買不到呢！難道那等『千人喪宴』、『八人抬棺』大排場，非如此不可麼？」

赤松子微嘆口氣道：「此乃牽涉葫蘆龍脈的奧秘，勢須『千人朝拜』以旺人氣，否則勉强施爲，其成效必小，白白糟蹋一座驚世大龍脈也！」

司徒福一聽，不由傻了眼，喃喃的道：「別的好辦，但要『千人朝拜』，却非要設『千人喪宴』不可了！否則誰會前來拜祭？但『千人喪宴』是好擺的麼？單是這六百兩銀，便將人的小命壓斷了！這却當眞是難！難！難！難之極了！」

巫瑤姬在一旁察言觀色，已然明白，赤松大師雖然有心救她娘親，準備施行一種牽涉先父下葬墳地的妙法，可惜却須花大筆財物，這就連赤松大師亦束手無策了！她心中轉念，俏目忽地射出一縷光華，向愁眉苦臉的赤松子決然的道：「赤松大師！其中的難題，瑤姬有辦法解決！」

赤松子一聽，奇道：「瑤姬！這天大的難題，連我一時間亦無計可施，你小小年紀，有甚解決之法？」

巫瑤姬毫不猶豫，立刻道：「瑤姬知道，這世上有賣身葬父的忠孝之事，瑤姬以爲，赤松大師可將我賣了，或許便可解決其中財力的難題啦！」

韋姬一聽，不由嚇了一跳，她委實太喜歡巫瑤姬了，不由將她緊緊摟住，失聲叫道：「這怎可以？誰若忍心拿你去賣，我韋姬第一個去跟他拚命！瑤姬呵瑤姬，你怎的會萌此古怪念頭呢？」

巫瑤姬却正經的道：「世人爲了葬父，可以賣身，我瑤姬爲甚不可以？況且這不但可以葬父，更可救娘親生命，瑤姬自然更理所當然啊！」

韋姬不由又憐又痛，她向赤松子嗔道：「赤松哥哥！如此嬌慧的小姑娘，你難道眞的忍心將她賣掉嗎？都是你那甚麼『龍脈大法』，把她弄得瘋瘋癲癲了！」

赤松子苦笑道：「姬妹，別再叫嚷好麼？你再吵嚷，祇怕連我也被你弄瘋了！」

就在此時，外面忽地傳入一陣敲鑼聲，隨即又聽有人在外面大叫道：「各位鄉親父老，我家陳老爺千金突生怪病，羣醫束手無策，眼看快將不保！各位如有靈丹妙藥，令我家小姐起死回生，陳老爺重重酬謝！各位，請留心仔細聽！」這叫聲如此這般的一路呼喊去了。

司徒福一聽，不由怪笑道：「吾知這陳老爺膝下祇得一女，心肝寶貝，眼看生命垂危，還不把他急瘋了？不然爲甚如此張揚求醫？哎，看來人世間有錢並非萬能，陳老爺雖是鎭中首富，但他的女兒却保不住。想來還是粗茶淡飯，身子壯健活得快活也！」

司徒福嘮嘮叨叨的感嘆，赤松子忽地一躍而起，喃喃的道：「好極了！這財力難題有辦法解決了！」他話音未落，便欲掠出屋外去。

司徒福見狀，連忙一手扯住赤松子，驚道：「赤松兄，怎的了？你不是欲去陳老爺府應聘救人吧？」

赤松子微笑道：「吾正有此意。」

司徒福不由倒抽了一口涼氣，道：「赤松兄，你雖然精於地脈之道，但並非醫人的郎中啊！此事是好玩的麼？萬一有個三長兩短，被這大戶告你謀財害命，這可是犯了楚國的王法，乃殺頭死罪呢！」

## 神農醫綱　造就瑤姬

赤松子微笑道：「放心，放心，吾自會隨機應變！你等且留在巫家，一切依吾安排行事。」

赤松子說罷，身子一晃，已掠了出去，去追那屋外打鑼求醫的人去了。

司徒福心中不由又驚又奇，他雖然聽聞過赤松子的名頭，但却未目睹他的神通本事，特別是醫人之道，可半點虛假不得！他不由頓腳嘆氣道：「赤松兄今番祇怕會闖出大禍了！咦？韋姬姑娘，你怎的仍如此鎭靜？難道你不擔心赤松兄此行有去無回麼？」

韋姬却從容的格格笑道：「放心！我這赤松哥哥雖然行事有點瘋癲，但若論他的本事呵，雖並不精於醫道，却可令人一時片刻的起死回生，這便足可解決巫家葬父的財力大難題也！再說這辦法總比瑤姬這丫頭賣身葬父的見鬼念頭好多了！」

司徒福一聽，不由亦作聲不得。他暗道：巫瑤姬這位「葫蘆龍脈」人選，若能成功，則天下便出一位驚世仙醫，這可是萬人渴盼的奇跡啊！爲此目的，不要說是赤松兄，祇怕連我司徒福亦不得不冒此兇險了！

此時，赤松子已由一位家丁模樣的人引領，一路向巫山鎭的中央走去。

不久便來到一座大莊園的門前。守門的家丁聽說是前來應聘行醫救人，不由大喜，連忙進去通報。

這大莊園的主人果然是巫山鎭的首富陳老爺，他富則富了，膝下



却祇得一位女兒，年方十八歲，長得秀麗無比，被稱爲是楚國未來的「王妃」人選，陳老爺自然視之爲命根寶貝。

不料陳老爺這位愛女，三天前忽然昏倒花園，自此便一直昏迷不醒。陳老爺遍請鎭中的名醫，連吃了三日三夜藥，却毫無起色，依然昏迷不醒。到這天早上，他的愛女忽地發聲，嬌笑連聲，然後又昏迷過去，再沒甦醒。陳老爺惶急之下，祇好敲鑼求醫，希望有奇跡出現。

陳老爺此刻心如火焚，正在莊內坐立不安，唉聲嘆氣。一聽有人應聘前來行醫救人，不由如聞綸音，三步併作兩步，奔了出來，也不及細看來人，便一疊連聲的道：「萬幸，萬幸！終於有救星降臨了！請，請，快請救我女兒……」

* * *

陳老爺一面說，一面引領赤松子向裏面走，他情急之下，連赤松子的名姓來歷也顧不得詢問。他猶如遇溺垂死之人，見到一根稻草也拚命的捏住。

赤松子心中不由好笑，但又有點同情，暗道：當今之世，百姓蒼生最渴盼的，果然是濟世救人的大夫郎中也！這陳老爺雖然富甲一方，但在病魔面前，依然痛苦不堪，由此足證，吾爲造就一位「仙醫」，不得不冒此大風險，世人日後當諒我今日的一番苦心也。

赤松子心中轉念，便毫不猶豫，跟隨陳老爺子直入內堂，逕奔陳家小姐的閨房。

赤松子一路仔細察看，但見陳老爺的女兒閨房，座落於內堂的三進，閨房外是一個小院，小院中遍植青竹，風一吹，便嘯嘯作响，十分幽深陰寒。陳家小姐的閨房，門口和窗口，均正對小院落，院落中的陰森寒氣，直沖閨房。

赤松子見狀，不由暗暗皺眉，心道：如此陰寒幽森之地，若是陽氣奇重之人，勉强可以抵禦；但若是陽衰之人，只怕决難抵擋！更何況是女兒身本屬陰性，陰上加陰，豈能相安？他心中轉念，却並無說破。

赤松子若無其事的隨陳老爺步入小姐的閨房。只見陳家小姐躺在床上，果然昏迷不醒，連爹爹帶人進來也不知道。

陳老爺目睹女兒的病體，不由心如刀割，他向赤松子打拱作揖道：「大夫……請妙手施救則箇！大夫若能救活小女，在下寧願向你叩頭了！」陳老爺說時，果然眞欲下跪叩頭。

赤松子向陳老爺子伸手一托，陳老爺子便無論如何拜不下去。

赤松子走上前去，向陳小姐的臉上仔細審視。但見她的時年命宮「日月角」上，一道青氣透射而入「天庭」；但及後一股淡淡的紫氣，却從「輔角」一直向「山根」、「水星」延伸，雖然甚淡，但也絕無斷絕之象。

赤松子心道：此女時年十八，因此「青煞」現於「日月角」；但其生命「紫氣」，却一直延伸「山根」、「水星」，亦即她必有四十一或六十壽數，決非夭折之人，只要驅除陰寒「青煞」，便必可復原也！

赤松子又仔細審察陳小姐的臉容。只見她雙目緊閉，氣息微弱，口唇淡白，面色如雪。赤松子雖不精於醫道，但亦知此乃「陰盛陽衰」之象。

他沉吟一會，將三方面的審察綜合推斷，已豁然而悟，施救的主意便當即定下，只是並沒立刻向陳老爺直說。

他一聲不响的轉身就走。陳老爺一見，慌忙急奔幾步追上前來，小心翼翼的向赤松子道：「大夫！小女之病如何了？」

赤松子一聲不响，依然向外廳走去。

陳老爺大急，忙道：「大夫！鎭中名醫前來疹治，雖然無效，但亦有一個判斷，大夫怎的卻默然不語？」

赤松子微笑道：「吾救之法，乃少說多做；未見奇效，說千句萬句有甚益處？」

陳老爺不得要領，但又不敢得罪，無奈只好賠笑道：「是，是！大夫是聖醫國手，醫道自然別出心裁，與衆不同。」

出了外廳，陳老爺招呼赤松子坐下，又殷勤地親自獻上香茶，連稱「有勞！有勞！」

赤松子微笑不語，他向廳堂掃視一眼，但見廳中擺設，金碧輝煌，十分豪華，心道：這兒的隨便一件擺設，只怕便抵巫家的三年活命口糧了……吾爲造就一位「仙醫」，借助其力，只怕也不寃了這陳家也！

赤松子心中轉念，主意已定，便決然的道：「陳老爺，令千金於起病之時，必喜見青色物，然後口中『寒凍』，隨即昏迷不醒也！」

陳老爺一聽，不由又驚又喜又奇，忙道：「果然！果然！小女近日喜歡呆坐院中，凝望院中青竹出神。如此過了幾日，她便起病，起病之時嬌呼：『我好凍！』，然後便昏迷不醒啦！大夫好眼力，一下子像窺透小女起病情狀也！在下僅此一女，大夫只管隨意施爲，只要救得她，便傾家蕩產，亦在所不惜也！」

赤松子微笑道：「陳老爺，傾家蕩產不至如此，但花銷一大筆，

却在所難免呢！」

陳老爺忙道：「不打緊，不打緊……一切所需，大夫只管開列便也！」

赤松子當下微笑道：「令千金之病，乃外侵內擾也，因此須雙管齊下。一要用藥，二須鎮邪，兩者缺一不可。」

陳老爺忙道：「不錯！不錯！鎮中那等名醫，只識用藥，不曉鎮邪，因此無效也！一切請大夫作主施爲安排可也。」

赤松子一聽，也不再猶豫，向陳老爺肅然的道：「果然如此，用藥尚在其次，若要救令千金，首先須鎮邪，以除禍根！」

陳老爺又忙道：「如何鎮邪？如何方可消除禍根？」

赤松子道：「陳老爺所居莊園，是否座東向西？」

陳老爺道：「的確是座東向西！聽先父提及，當年建莊之時，有地師獻計，說東面巫山，西面是大寧河，座向西即『座山向水』，可得財氣、貴氣也。未知有甚不妥？」

韋姬道：「本來並無不妥，且亦得風水地脈之法。可惜大寧河畔上，有一座草葬之墳，受水濕侵煞，煞氣之烈，不但侵害其子孫血脈，就連陳老爺的莊園，亦受此邪煞侵襲。因此你陳家近年必家無寧日，災劫頻生！」

陳老爺一聽，不由一陣發呆，隨又長歎一聲道：「大夫慧眼驚人！在下家中近年果然災磨不斷也！先父於五年前暴卒，三年前吾妻又忽然無疾而終！不幸小女又奄奄垂危。哎，那『邪煞』果然厲害極也……大夫，却未知如何方可除此禍根？是否可派人將那座『惡墳』挖走、填塞呢？」

赤松子微笑道：「既然是『邪煞之墳』，自然須移走也。但決計不可草率填塞，勢須爲其先尋一處吉地，再移葬之，其中更須大排場，務求千人送葬朝拜，以便借生人之陽氣，化解其久積的『陰煞之氣』也。」

陳老爺一聽，心中不由暗吃一驚，心道：吾先父去世，不過是百人送葬，擺了個『百人喪宴』，亦花了百多兩銀！若是如此大排場，設個『千人喪宴』呵，豈非要花上千兩銀！心中不由一陣心痛，喃喃的道：「哎，千人送葬，千人朝拜，這便非設『千人喪宴』不可了……難道『百人喪宴』不成嗎？」

赤松子微笑道：「吾此法乃消除陳家的禍根，千人生氣，方可將禍煞連根拔掉；若是百人送葬，只得百人生氣，陳家禍根便僅可消除十份之一也。其中的利害關係，陳老爺必自會計較。」

陳老爺一聽，不由作聲不得，心道：吾家之禍煞果然十分厲害，吾父吾妻已先後遭煞，吾女亦快將不保，再不消除根絕，只怕連吾老命亦不保也！屆時吾一家已絕，留下那家財百萬又有何用處也！

陳老爺沉吟一會，終於咬牙道：「好吧！若須如此方可徹除禍根，一切便任從大夫安排調度吧！休說千兩銀，便傾家蕩產，我亦只好認命啦！」

赤松子呵呵笑道：「陳老爺放心，絕不須你傾家蕩產，只須花千把兩銀罷了，而且陳老爺此舉不但爲己，亦是造福於千人萬人，單是此等義舉，便足令陳老爺逢兇化吉、消災除煞了也！」

陳老爺長歎一聲道：「吾不敢自誇造福於千人萬人，但爲了小女的生命，爲了消除吾家的禍煞，雖然心痛，亦不得不爲罷了！」

赤松子心中不由一笑，暗道：這陳老爺性子雖然偏於狹隘，但却坦白得十分可愛，吾倒不可令他吃虧爲難。

當下赤松子再不猶豫，擺開了名醫大國手的氣派，要來筆墨，伏案疾書，猶如將軍坐帳，連頒幾道軍令。

陳老爺此時也不容他遲疑怠慢，調入八名家丁，聽從赤松子的差遣。

赤松子首先開了一張藥方，裏面全是一些奇毒之物，諸如黎蘆、烏臼、砒石、蜘蛛、蜈蚣、蜥蜴、水蛭、甘草等物。

他將藥方交給家丁甲，道：「你速拿此藥方，配了藥物，再送去鎮東巫家。吾有人接應，煎好藥湯，便會送來，供陳小姐服用。」

陳老爺瞥一眼藥方，不由嚇了一跳，驚道：「大夫，你所列之藥，均奇毒之物，單是一味，便是致命，何況這一大堆呢？小女生命在大夫手上啊！」

赤松子從容一笑道：「放心，自古道醫者父母心也，吾決不會妄自施爲。陳老爺可知醫者用藥，有君臣相輔的妙法嗎？此等毒物，乃臣藥，君藥已在吾伙伴手中，兩者乃妙配，必有奇效！」

陳老爺無奈，只好任由赤松子施爲。

赤松子又連頒幾道「軍令」，着家丁照辦，一時間，餘下的各家丁，皆領令旨，出去辦事去了。

陳老爺在一旁瞧着，暗地計算，心道：這一連幾道「軍令」，果然要花上千兩銀了！但直接用於我陳家的，却只兩項，不知這大夫弄甚玄虛也？

原來赤松子不打算讓陳老爺吃虧，便也用心替他施法，一面準備藥物醫治，一面又吩咐陳老爺動手



改建陳小姐閨房的四周環境。

他安排將陳小姐閨房正對的青竹砍伐，改而植上菊花、玫瑰等潔麗的花卉。

這個安排倒大合陳老爺的心意，因此毫不猶豫，令家丁速速照辦。

陳老爺果然不愧是巫山鎮的首富，辦起事來不缺人力、財力，赤松子安排的事項，被迅速的實施了。

不一會，便有四名陳府的家丁，抬了二大擔藥物，一路直奔鎮東的巫家來了。

此時，在巫家破屋之中，司徒福正驚疑不定，坐立不安。忽聽外面有人大叫道：「大夫吩咐，藥物送將來也！」

司徒福一聽，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赤松大師果然有兩手，他哄得那陳老爺，乖乖的將藥送來巫家，以救治垂危的巫大嫂也！但若如此簡單，何必花這許多周折也？

他自忖已窺透了赤松子的用意，便連忙出去開門，將抬藥的家丁迎入，陳府的家丁也不多言，只說這是大夫的安排，放下藥物便匆匆的走了。

司徒福瞪着兩大擔藥物，不由傻了眼，心道：赤松大師醫一個人罷了，要這許多藥物幹麼？莫非他打算開個藥舖，趁機大賺一筆嗎？

他心中好奇，忍不住打開了幾包藥物，一看之下，他不由一陣目瞪口呆，向韋姬咬牙道：「韋姬姑娘，大事不妙也！」

韋姬並不熟悉醫道，因此也不知送來的是甚麼藥物，她見司徒福如此驚惶，不由奇道：「有甚不妙？」

司徒福吐舌道：「乖乖，你知道赤松大師派人送來的是甚麼藥物？全是奇毒之藥也！若全用上啊，便十條大水牛也毒殺了啊！赤松大師想必是放棄中華乾坤大師不做，改行做『毒大夫』也！」

韋姬嗔道：「司徒老大！你胡說甚麼？」

不料韋姬話音未落，外面又響起了一片嘈吵。接而又湧進十數人，均手持白燈籠、白香燭、白紙錢吊喪物，自稱是陳府的家丁，奉大夫之令，前來巫家，佈置辦喪事。

巫瑤姬急得嚷道：「我娘親尚未死去，辦甚麼喪事啦？快走，快走！」

韋姬見白燈籠上面，果然寫着一個大大的「巫」字，不由亦傻了眼，暗道赤松哥哥這是怎的了？先是上「毒藥」，再派人前來置辦喪事，莫非他已判斷巫大嫂沒救了，因此安排她早進「龍墓」，以蔭佑她的女兒巫瑤姬麼？但這豈非太殘忍了？

韋姬轉念之際，外面又有陳府的家丁奔進，大聲道：「奉大夫之命，已置辦柳州上等棺木，由八名仵工抬將來到！請巫家之人，指示下一步如何辦喪！」

韋姬一聽，不由又一陣發呆，心中喃喃的道：「怎的了？赤松哥哥自上巫山，遇上那見鬼的『葫蘆龍脈』，性情便忽然大變，連他濟世救人的宗旨亦忘掉，竟癲癲瘋瘋，安排人家早早喪命，他如此施爲啊，哪還有半分『中華乾坤大師』的味道？」

司徒福此時却急得向黑白猿怪笑道：「猿老兄，你雖然可以『鼻聞氣息』尋踪，但可知赤松大師此時到底弄甚玄虛？」

* * *

黑白猿一聽，火眼金睛不由連轉幾轉，似在思忖，但以牠此時的功力，又怎能領悟赤松子的玄機神通，因此牠祇能吱吱的怪笑，向司徒福扮了個鬼臉，表示牠也如他一般，驚奇得如墜夢中。

就在此時，韋姬耳際，忽地鑽入一縷尖音，音如細線，綿長而不絕，顯然發自遙遠之處，但却依然十分清楚：「姬妹，吾由陳府差人送來之物，料已抵巫家。送來之藥，可僅取其中一味甘草，煎成藥湯，送來陳府，其餘之藥留下另有妙用。」

韋姬一聽，便知是赤松子以「千里傳音」的絕頂神通，於陳府向她發話，心中不由又驚又喜，暗道：留下那一堆毒藥不知將作甚妙用？

她這般思忖，遠在陳府中的赤松子，却似已窺透她的心思，又有話音道：「吾送來之柳州棺木，乃爲巫瑤姬先父而設。姬妹可請司徒兄，由巫瑤姬引路，上她大寧河畔父墳，由隨行的八名仵工，挖出墳中遺骸，放入棺中。留下的藥物，務須與遺骸混拌，同置棺內，然後即可將棺木抬回巫家，陳放廳中，供前來吊喪的千人朝拜。」

韋姬一聽，心中有點明白赤松子的用意了，但隨即又感迷惑。心道：巫家母女，窮困如此，連半個探病看望的人也不見，又何來「千人吊喪朝拜」啊！赤松哥哥這大瘋子，祇怕於此棋差一着也。

就在韋姬思忖時，巫家上下，屋內屋外，已由陳府的家丁，佈置成一個出殯的大靈堂。

韋姬見了，也不敢再猶豫，當下將赤松子的安排，悄悄的告知司徒福。司徒福聽得不由呵呵怪笑，喃喃的道：「赤松兄好法力，他如何便將那陳老爺哄得如小綿羊，任他擺佈了。」

話雖如此，司徒福已醒悟這是赤松子爲巫家伏下的奇局，因此也不敢怠慢，當即與巫瑤姬一道，引領八名仵工，抬起棺木，向大寧河畔巫家祖墓出發去了。一大堆藥物，捆成一大包，由黑白猿隨後悄悄運去。

韋姬則留在巫家，負責指點佈置靈堂。

很快，半天的工夫過去了。

此時，巫瑤姬先父的遺骸，已由一副上等的柳州棺木運了回來。擺放於靈堂的正中，四面香煙繚繞，白燈籠、白燭掩冉。事隔八年，巫家彷彿又重返當日喪亡的傷心日子。

陳府派來佈置靈堂的家丁，也早就告辭走了。巫家靈堂，此時便祇剩下巫瑤姬母女，以及韋姬、司徒福、黑白猿，那抬棺的八名仵工，也偷空去塡肚子去了。

巫家靈堂一片愁雲慘霧，亦一派靜穆，巫瑤姬這小女娃兒，不由憶起八年前父喪的凄涼，又想起娘親此刻亦正生命垂危、奄奄一息，她悲從心發，跪在亡父的棺前，哭成一個淚人兒似的。

黑白猿猴性未脫，最怕見人傷心哭叫，牠此時早嚇得掩耳躲到一旁去了。

司徒福心中却又好氣又好笑，暗道：赤松兄要造就一位「女仙醫」，也犯不着令人家傷心事重演，哭成一個淚人兒啊！嘿，莫非這便叫「先苦後甜」麼？

韋姬心中却又驚又痛又奇，目睹巫瑤姬的傷心哀哭，她不由一陣心痛；醒悟此乃是赤松子的妙局安排，不由一陣好奇；但憶起赤松子曾說須「千人朝拜」，却又暗暗驚心，暗道：巫家雖然已擺下如此排場，但巫家母女，如斯窮困，鎭中之人避之則吉，誰肯前來吊喪拜祭！哎，總不成用刀槍棒押人來嗎？

就在此時，巫家外面，忽地湧來一大羣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巫山鎭以及四鄉之人，幾乎全出動了。人人爭先恐後，一進靈堂，向巫家的亡靈燒香拜祭。不一會，進來拜祭的，便先後達數百人了。

韋姬悄悄的問一位前來拜祭的小哥兒，爲甚如此熱心，與巫家素不相識，肯前來上香拜祭？小哥兒悄悄的笑了笑，對韋姬小聲道：「你不知麼？陳老爺早在鎭中設下『千人喪宴』，又貼出告示，說祇要前赴鎭東巫家拜祭、送殯，便可免費大吃一頓酒宴，這等便宜之事，誰不爭先恐後呢？」

韋姬一聽，不由哭笑不得，心中又暗暗吃驚，心道：赤松哥哥這大瘋子，哄人家大花了一筆財物，若不能令人家得回一點好處，豈非詐騙嗎？提將官府裏去，少說也須坐牢頂債也，如今一切已勢成騎虎，不知赤松哥哥如何收拾了。

韋姬驚惶之際，巫家外面，忽然傳來一陣車馬聲，隨即，前來吊喪拜祭的人羣，紛紛讓出一條通道，又有人叫道：「讓一讓，巫山鎭首富陳老爺，與他女兒一道，親自前來拜祭了。」

叫聲未落，外面已走進一位中年男子，以及一位精神奕奕的千金小姐，一面進來，一面手按額頭，連聲道：「奇跡！奇跡！當眞天大奇跡也，赤松大師之能，簡直出神入化，眞可起死回生啊！赤松大師着陳某人前來拜祭巫家，陳某豈敢不從，便爬也須爬來拜祭也！」

原來進來的人，果然是巫山鎭的首富陳老爺，這也不算稀奇，更奇怪的是，陳家的千金，不久前尚生命垂危，此時却神彩飛揚，與她爹爹陳老爺一道前來巫家拜祭。

陳老爺父女二人，十分誠心的在巫家亡靈前跪下，上香拜祭。陳老爺口中一面喃喃的道：「巫兄泉下有知，有一代中華大師赤松子爲你巫家施法，日後必洪福齊天，巫山鎭的鄉親父老，必受你巫家福蔭也，陳某人一家上下，小女生命，亦賴赤松大師設法借你巫家之力，消災去煞，起死回生啊！」一面叩拜不止。

韋姬和司徒福瞧着，不由面面相覷，作聲不得。兩人心中又奇又喜，也不知赤松子施行的是甚驚天妙法。

陳老爺父女二人拜畢，才站起來，大聲道：「請問誰是韋姬姑娘？」

韋姬上前，與陳老爺父女相見，陳老爺見韋姬俏麗如仙，不由又驚歎道：「韋姬姑娘與赤松大師，當眞是一對神仙俠侶啊！」他定了定神，才又忙道：「韋姬姑娘，剛才赤松大師吩咐，他已先上巫山葫蘆峯了。他要我轉告韋姬姑娘，務須於午時爲巫家出殯，又復於申時趕上巫山葫蘆峯，赤松大師已在那兒等候也。」

韋姬此時不由十分驚喜，她也不及細思，因已近午時，便連忙與司徒福商量，決定由巫瑤姬作喪主，巫大嫂因昏迷不醒，不要再驚擾她，陳老爺亦十分熱心，親自助巫家統籌策劃，更慷慨答應，一切的開銷，由他全部負責。

陳老爺財力、人力、物力充足，辦起事來人人爭先。於是剛好在午時時分，巫家的亡靈便正式出殯了。一副上等的柳州棺木，由八名仵工抬着，由喪主巫瑤姬手執白幡，在前引路，韋姬親自扶持巫瑤姬導引上巫山葫蘆峯的路徑。



棺木後面，是陳老爺、司徒福、黑白猿押送。再後便是連綿十里的送葬人羣，爲數足達千人。

一大隊出殯行列，浩浩蕩蕩，直奔巫山。

司徒福四周望了一眼，不由咋舌，暗道：如此排場，就算大富之家亦難及也，又知這一切全賴陳老爺鼎力相助，他也委實不明白，赤松子到底有甚麼魔力，竟可令陳老爺如此慷慨崇拜。

他忍不住了，趁空向陳老爺打探，陳老爺長歎一聲道：「赤松大師對我陳家有再生之恩，他的安排，我又怎敢不從啊！」

原來這天上午，赤松子一面安排調度巫家的喪事，一面全力助陳家消煞。他親自替陳家小姐重新佈置閨房花園，不一會便將青竹搬走，移植了菊花、玫瑰等潔麗花卉，花圃的陰煞之氣頓時消去。

接着赤松子趁韋姬派人送來的「甘草藥湯」給陳家小姐服用的時機，暗中向她輸送他的「自然眞氣」。赤松子的「自然眞氣」陽剛至極，足以驅陳家小姐體內的陰寒。

陳家小姐服下「甘草藥湯」，片刻之後，竟霍然而醒，更一躍而起，精神奕奕，哪有半分病容，陳老爺一見，如飲甘露。他對赤松子又感又佩，這才醒起尚未詢示赤松子的來歷。

赤松子居然並不隱瞞，坦露自己的名頭來歷，陳老爺一聽，喜得以手加額，慶賀一代中華乾坤大師，竟降臨他陳家，爲他陳家消災除煞，令他的寶貝女兒起死回生，簡直有如天降救星。

陳老爺說到此處，萬分感慨的道：「陳某事先並不知道，赤松大師駕臨巫山鎭，若早知啊，又何必費如此周折？祇須赤松大師一聲吩咐，陳某必無不答允了。」

司徒福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赤松大師行事鬼神莫測，他若被你事先預料得到，他又怎配被稱爲「中華乾坤大師」了？你若知道他是個「葫蘆龍脈」的導引，赴巫山鎭的目的，乃爲造就一位驚世「女仙醫」，世人因此獲益不淺，你才會明白赤松大師的心胸是如何的宏偉呢，這是司徒福的心話，他也並無半句洩露。

說話間，走在前面的韋姬，已扶持巫瑤姬，攀上巫山葫蘆峯。兩人的身後，便是八人抬着的柳州上等棺木。司徒福、陳老爺、黑白猿亦隨後跟上，不知怎地，黑白猿對陳老爺甚有好感，一路上竟伸出援手，扶助陳老爺一把，因此陳老爺攀上葫蘆峯，也並不十分疲困。

陳老爺因黑白猿的扶助，心中對赤松子不由越發敬佩，暗道：跟隨赤松大師的，竟有如此「通靈異獸」！

此時，韋姬眼利，已見到站在葫蘆峯東面負手凝立的赤松子，她不由格格笑道：「好啊，赤松哥哥，你幾下子，便把巫山鎭中之人，弄得天翻地覆了啊，你却如此悠閒，在此賞山觀水也！」

原來赤松子此時所站的位置，便是那三峯一水環繞的「葫蘆地脈」。

赤松子一聽，他也不必回頭，便呵呵笑道：「好極了，來得果然及時，呵呵，千人送殯，千人朝拜，此座『葫蘆龍脈』，必可蔭生造福千萬世人之『女仙醫』也！姬妹、瑤姬小姑娘，妳二人來了嗎？」

韋姬格格笑道：「來了，赤松哥哥，奉你這大瘋子的令旨，韋姬便連拖帶背，亦要把瑤姬小姑娘弄上來啦！」

巫瑤姬此時已知赤松子的本事，她亦確信，赤松子必定可以救治她娘親的生命。她緊跑幾步，走到赤松子的面前，向他盈盈的一福，道：「叔叔原來是中華乾坤大師，瑤姬先父蒙大師幫助厚葬，想必定有好處，瑤姬日後但有所成，決不敢忘記大師的恩義。」

赤松子一聽，不由呵呵笑道：「瑤姬，妳既知我赤松子的名號，還如此客氣幹麼？呵呵，你這位未來的『女仙醫』啊，日後但能爲天下缺衣少藥之人效力，吾便感十分安慰了。」

說時，八名仵工已將棺木抬了過來。司徒福、陳老爺、黑白猿亦隨後護送而上。

陳老爺一見赤松子，又欲上前拜謝，司徒福連忙伸手把他扯住，悄聲道：「陳老爺不可驚擾赤松大師了。他生性淡泊，連堂堂周天子亦留他不住，他又豈會計較世人的酬謝呢，一切隨緣好了。」

陳老爺本來欲上前拜求赤松子，以自己的財產家當，換取赤松子替他陳家堪點一座「龍脈」，但聽司徒福這般一說，不由猛吃一驚，心道：若連周天子亦難令他動心，陳某區區一點家財，又怎能相求得了，哎，但得他爲陳家消災除煞，令女兒起死回生，吾便該心滿意足了。陳老爺心中轉念，果然不再萌强求之念。

而自此之後，陳老爺父女二人，果然一切順利，快活渡日，無災無痛，陳老爺亦終可安享晚年。這是後話，一筆帶過，也就不提了。

當下赤松子神色肅然，親自堪點了開穴埋棺的位置。八名仵工依赤松子的指示，挖地成墓，將巫瑤姬的先父遺骸，埋葬於巫山葫蘆峯上——三峯一水環繞之地。

巫瑤姬跪在父墳墓碑前面，哀

哀的叩拜了一番，隨後陳老爺、司徒福等巫山鎮上千人之衆，亦依次上墳前燒香拜祭。一時間，巫山葫蘆峯上，香煙繚繞，拜頌聲响徹四野，果然是一派「千人朝拜」的「龍脈」大氣象。

辦妥這一切，在下山的途中，赤松子便有悄然離去之意。但他忽然醒起，司徒福曾提及，他有一位得了怪病的義弟，年過三十，却猶如十五、六歲的少年。他心中好奇，便決定先返巫山鎮，再上司徒福的老家，審察一下他義弟的情形。

赤松子等，走下巫山，返抵巫山鎮。送殯的上千人衆，由陳老爺招待，紛紛去吃「千人喪宴」去了。

赤松子、韋姬、司徒福、黑白猿，却護送巫瑤姬先返家中，再看看她娘親的情形。

不料四人一猿，返抵巫家破屋前面十丈遠，便猛地發見，一位婦人正倚在門邊，向外張望，似在等候甚麼。巫瑤姬一見，不由狂喜，立刻向婦人跑去，一面尖叫道：「娘親！娘親！你終於得救了！」原來倚在門邊的婦人，竟然是巫瑤姬的娘親！她一度生命垂危，但巫瑤姬的先父亡靈，下葬巫山葫蘆峯「葫蘆龍脈」，不到半日，巫大嫂便竟然霍地痊癒，起死回生了！「葫蘆龍脈」的宏大地力，當眞不可思議。

不過，赤松子却有點遺憾，因爲他隨司徒福返家，探視他那位「怪義弟」時，那位「怪義弟」竟然失去了任何踪跡！至此，這位「怪義弟」的身世來歷，以及他得的是甚「怪病」？便成了一個不解之謎。

司徒福十分失望，他連連的嘆氣頓脚道：「義弟呀義弟！明放着一位神通廣大的高人駕臨，你却無緣相遇！哎，也並非義兄不爲你盡心盡力，祇是你自己無此福氣罷了！」

韋姬見狀，笑道：「司徒老大不必嘆氣，依我看，你義弟的怪病，不久必有復原的希望呢！」

司徒福奇道：「爲甚麼？當世除了赤松大師，誰也有如此通天本領？」

韋姬格格笑道：「司徒老大難道已忘記，赤松大師剛剛伏下的奇局，『葫蘆龍脈出仙醫』嗎？既然一代仙醫行將降世，你那義弟便有復原的希望了！」

司徒福微嘆口氣，隨又自嘆自慰的道：「是極，是極！這叫有希望總勝於絕望吧！」

赤松子莞爾一笑，也沒說甚麼。三人一猿，又悄然離開巫山鎮，一路向南面的山川名勝去了。

＊　＊　＊

巫瑤姬自先父亡靈由赤松子力助，風光大葬巫山葫蘆峯，眨眼又將近一年過去了。

在這一年中，除了巫瑤姬的娘親病體原復，身子更勝往昔外，巫家的家運也並沒甚麼變化，依然是十分窮困，母女二人相依爲命，艱苦渡日。

眼見又到清明節了，這是中華大地，那些孝子賢孫祭祖的大日子，這在屬於楚國地域的中華子孫，自然亦毫不例外。

巫瑤姬對娘親道：「娘親呵，我和你亦該上葫蘆峯拜祭爹爹吧！」

巫大嫂微嘆口氣，道：「你爹爹自移葬葫蘆峯，雖然風光大葬，却並無甚麼大用，除了令娘親一條賤命活過來，我母女依然一般的窮困糟糕。說甚麼『大龍脈、大龍墓』？想必也福蔭不到我母女呢……」

巫瑤姬却十分堅決的道：「不然！娘親，爹爹的靈墓，令娘親病癒，身子壯健，無災無劫，這已經是豐厚的福蔭了！清明拜祭，怎能不去呢？」

巫大嫂見女兒如此孝心，心道：倒不可打淡了，於是便答應與巫瑤姬一道上山，拜祭亡夫墓。

巫大嫂、巫瑤姬母女二人，相互扶持，十分艱苦，終於攀上巫山葫蘆峯，母女二人，在墓前，燃點香燭，擺上祭品，拜祭起來。

巫大嫂哀怨的道：「夫啊！你忍心抛下我母女二人，撒手西去已整整九年歲月，你可知我母女九年來過得如何麼？那簡直不是人過的日子啊！如今姬兒已長大成人，夫啊，你泉下有知，爲甚不蔭佑她學有所成？可憐她自小便缺教養，全靠我教她識字讀書而已！家運如此不濟，她又怎會有大成呢？」

巫瑤姬却叩頭拜道：「爹爹！幸得赤松大師的救助，爹爹才能踞此大龍墓呢！日後必令娘親過上好日子的！而且姬兒十分感佩赤松大師的胸懷，他濟世救人，自己却毫無所求，大功告成便飄然而去，姬兒便連拜謝他的機會也沒有！姬兒唯有在心中發誓，日後必以赤松大師爲典範，如他一般，造福世人！爹爹在天之靈，蔭佑女兒達此心願！」

巫瑤姬一面拜祭，一面喃喃的禱告，她的神態十分誠懇，也十分堅毅，顯然她的心智已逐漸成熟，已確立她女兒家的堅定意志了。

巫山葫蘆峯上，巫大嫂、巫瑤姬母女二人，各懷各的心思，殷殷拜祭亡夫亡父，不知不覺已過了大半個時辰。

此時是申時時分，亦即巫瑤姬先父亡靈入葬此「葫蘆龍墓」的同一時間。時近傍晚，山風忽然刮起，



巫瑤姬差點受汚辱，呆小子一急，「化氣而入」……

林木嘯鳴，平添幾分人間的淒怨。

就在此時，環繞「葫蘆龍脈」的「三峯一水」，忽地冒出兩股大小迥迥異的紫色煙霧，大的紫煙雲直奔巫瑤姬，小的紫煙雲却罩向巫大嫂，呼地一下，便將母女二人分別籠罩於紫色煙雲中了！

巫大嫂立感一陣迷糊，神思昏昏，也忘了自己身在何處。忽地，她但見墓前一丈遠的地方，跳出一團形如「葫蘆」的東西，色澤紫紅，光華灼灼，十分怪異。

巫大嫂心神恍惚之際，那「紫色葫蘆」忽地向她連跳三跳，似乎向她打個招呼，便向葫蘆峯的東面緩緩的滾動而去。

巫大嫂身不由己，竟亦站起來，跟隨「紫色葫蘆」向東面走去。「紫色葫蘆」在前，巫大嫂在後，也不知走了多少路了。

迷迷糊糊之際，巫大嫂脚下忽地碰到一團硬物，她不由摔了一跤，這一跌，竟將她跌醒了。

她睜眼定睛一瞧，原來此際她已身在葫蘆峯的東面一座山壁前面，她碰到的，却是一塊被山水冲下的一塊石頭，足有十斤、八斤重量，裏面閃着綠色的光點。

她再仔細一看，祇見石頭掉下時，大概被跌崩了一角，因此露出了石中的綠色物體，碧綠如翠竹，十分可愛。

巫大嫂不忍釋手，將石塊拾起，抱在懷中，猶如她當日懷抱女兒一般。

她但感胸口一陣冰涼，不由又清醒了幾分，立刻醒起她和女兒同上葫蘆峯拜祭，但此時巫瑤姬却不知往何處去了。

巫大嫂不由心急如焚，她抱着那塊石頭，在葫蘆峯上急奔亂走，一面大聲呼喚：「瑤姬！你在哪兒？快回答娘親啊！」

巫大嫂奔跑了大半個時辰，幾乎跑遍了大半個葫蘆峯，喊得口乾舌燥，連話也說不出來，但巫瑤姬依然毫無影踪。不久天色已暗黑下來，接而便伸手不見五指，山上黑寂得令人心寒。但與巫大嫂此刻的心境比較，黑寂的山景便如白日的陽光了！

巫大嫂絕望之際，忽地見到前面閃出一點火光。她此刻有如遇溺之人，便見到一根稻草，也會死命的揑住。她想也不想，便連滾帶爬的向那點火光奔去。奇怪的是，她雖然惶急絕望，懷中的石塊却越抱越緊，在潛意識中，她已將石塊視作女兒，她非要死命抱緊不可。

巫大嫂終於奔近那火光，原來却是一座山中的木屋，那火光是屋內透出來的燈光。

巫大嫂也不管木屋住的是甚麼人，就算是妖魔鬼怪，她也非要上

前拍門探問女兒的下落不可。

她跌跌撞撞，奔到木屋門前，一面拍門，一面嘶叫道：「有人麼？是否知道我女兒的下落？」不料她已身心交瘁，僅喊了一聲，便倒在地上，昏迷不醒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巫大嫂鼻中先是聞到一陣濃烈的藥味，她但感心神一振，眼皮便霍地睜開了。

她立刻便見到一位白鬍白髮的老人，正望着她微笑，神色慈祥之極。

巫大嫂也忘了周身疲困，掙扎爬起，便向白鬍白髮老人叫道：「我……我怎的在此？我女兒巫瑤姬在哪兒呢？」

白髮白鬍老人安祥的含笑道：「這位大嫂，你剛才昏迷在門外，老夫剛好欲出門採龍靈芝藥，便將你救醒過來。你口中呼喊女兒瑤姬之名，懷中又緊抱一塊碧玉嚴掉下的石玉，因此老夫判斷，大嫂必定是葫蘆峯碧玉嚴下墓中人的遺屬，上山拜祭，不料却母女走失迷路了！」

巫大嫂一聽，不由十分奇怪，暗道：這老人家神色安祥，決非壞人，但怎的却知道我母女二人上山拜祭之事？而且他必精於醫道，不憑別的，祇須聞到這屋中濃烈的藥味便知道了！爲甚他會一個人留在此荒山野嶺中？他若在此山久了，必定十分熟悉山中的路徑，或許可求他相助尋找女兒啊！

巫大嫂心中轉念，便向老人深深一福，拜道：「小婦人巫氏，先行謝過老丈救助之恩！但未知老丈姓甚名誰？怎會獨自留在這葫蘆峯中？而且又知道小婦人是峯上巫氏墓的遺屬？」

老人微微而笑，道：「原來是巫大嫂。實不相瞞，老夫亦是被峯上之墓吸引而來！大約大半年前，老夫正在山下採藥，忽見一團形如紫色葫蘆的煙雲，在老夫身前飄過，隨後竟反向而走，向山上滾動而去！葫蘆從山上滾下見得多了，但向上滾上山的葫蘆，却是萬中無一啊！於是禁不住好奇，一路追踪而上。最後追上葫蘆峯嶺，那『紫色葫蘆』，竟飄入西面的那座『巫氏墓』中去了！」

巫大嫂聽到此處，也不由她不信，因爲她所見的「紫色葫蘆」，與老人所見，幾乎一般無二！她又知峯上亦僅有先夫的一座墳墓，亦即老人所指的那座「巫氏墓」……她不由又驚又奇，忙道：「老丈，那往下又如何呢？」

老人欣然笑道：「老夫見如此怪異，料想那『紫色葫蘆』引我上山，必有深意。於是便在峯上四處查探，不久，果然被老夫探出葫蘆峯的無窮奧秘！原來這當眞是一座藥山寶庫啊！」

巫大嫂見老人聳然動容，十分驚喜，不由更奇道：「老丈，此山有何寶貴之處？」

老人呵呵笑道：「巫大嫂，你知道你剛才聞到甚麼，便立刻甦醒過來？」

巫大嫂搖頭道：「我怎會知道？但聞一陣極濃的藥味，心神一振，便醒過來了！那藥味的確神奇！」

老人欣然道：「發出此藥味的，便是世上萬中無一的『龍靈芝』，此珍貴異草，每於夜間偶現，因此吾道中人又稱之爲『夜靈芝』，它有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因此又有『龍靈芝』的雅號。其功能珍貴之極，便垂死之人，聞其味亦可甦醒延命一個時辰啊！老夫竟在此山尋獲此靈藥，你說，這不是藥山寶庫是甚麼？而且其貴尚不限於此呢！」

巫大嫂不由亦大奇道：「還有甚珍貴之處？」

白髮白鬍老人呵呵一笑，道：「巫大嫂，你在先夫靈墓拜祭時，可發現墓西面的峯壁有甚奇妙之處？」

巫大嫂苦笑搖頭，道：「我母女二人，自先夫逝去，艱苦渡日，十分淒苦。我在先夫墓前，心中祇有悲苦感觸，哪有心情四周查看？」

老人微嘆口氣，道：「原來如此，這也難怪。老夫局外人，倒易察覺，原來墓西峯壁，每到夜晚，便有綠色光華閃爍。老夫攀上半壁，仔細考察，發覺原來竟是一座內藏翠翠碧玉的奇貴山壁！因此老夫一看你懷抱的石塊，便知必是從那碧玉壁冲刷掉下來的了！大嫂抱怨生活困苦，可知單是你拾到的這一塊石中玉，便足可抵千百人一年的食糧了啊！」

白髮白鬍老人說罷，一躍而起，走到屋角，將那「石塊」捧起，交回巫大嫂手上，道：「大嫂，此乃一塊無價之寶！如今物歸原主，祈望好好珍惜！若換了歹毒之人見了，必殺人奪寶，大嫂生命危之極了！」

巫大嫂見老人神色鄭重，知決非虛假之言，不由又奇又佩，道：「老丈既識破此物珍貴，爲甚不趁小婦人昏迷之際，據爲己有呢？」

白髮白鬍老人一聽，不由仰天傲然大笑，其聲綿綿不絕，如龍吟虎嘯，令人心魄晃搖。老人道：「在我扁鵲眼中，這區區無價之寶又算得甚麼？我曾給當今周平王醫其不治之症，周平王欲封賞老夫一國田土，老夫亦不屑一顧呢！更何況是小小的一塊石中玉啊！而且你先



夫巫氏於我有恩，我報答還來不及，又怎會將巫氏賜給你的寶物佔奪呢！」

巫大嫂一聽，不由渾身一震，忙道：「老丈當眞是名聞天下的大聖醫扁鵲麼？」

老人——扁鵲呵呵笑道：「扁鵲有甚功德，敢自稱『聖醫』？這不過是世人胡亂稱呼罷了！」

巫大嫂一聽，却連忙向扁鵲深深一拜，道：「果然是聖醫降世，難怪有此妙手回春的大本領呢！小婦人有眼不識聖醫，萬望原宥！」

扁鵲伸出雙手，扶起巫大嫂，含笑道：「大嫂不必客氣，扁鵲蒙你先夫亡靈指引，得上葫蘆峯，採得這藥山寶庫，更採得『龍靈芝』，巫氏於我，才是恩德無量呢，老夫代天下缺醫少藥的百姓蒼生，向巫氏的後人拜謝了！」

巫大嫂至此，才相信先夫所據，果然是一座威力無比的「大龍墓」，心想：先夫靈墓既如此神妙，那姬兒身爲他巫氏的血脈，自然亦會蒙其蔭庇，不至於橫死夭折。她心中轉念，不由欣慰了一點。

她將與女兒巫瑤姬上山拜祭亡夫之墓，中途發生的異兆，對扁鵲說知，末了道：「……我雖然幸保無恙，更獲奇緣，却不知姬兒到底是生是死呢！」說時神色淒苦，顯然在她心中，一切皆如糞土，只有女兒才是她的命根寶貝。

扁鵲想了想，忽然微笑道：「你家『巫氏墓』既然如此神奇，大嫂既有此奇遇，又何況你女兒這位巫氏唯一的嫡傳血脈呢？大嫂且安心在此逗留三數日，吾料你母女必可平安相逢！」

巫大嫂無奈，只好留在葫蘆峯上扁鵲的木屋內等候與巫瑤姬平安相逢。

就在此時，巫大嫂殷切盼望她回歸的寶貝女兒巫瑤姬，却正陷入生死兩難的境地。

原來就在巫大嫂被「紫色葫蘆煙雲」籠罩時，巫瑤姬就被另一團更大的紫色「葫蘆煙雲」罩住。

她心神不由一陣迷惑，身不由己，便一躍而起，跟隨那「葫蘆煙雲」，向葫蘆峯的西面走去，與她娘親走的方向剛好相反，一東一西，母女二人因此絕無可能遇上。

這般一走，巫瑤姬心中便只剩下前面的「葫蘆」，她也不知走了多少路，過了多少時間，她被光華灼灼的「葫蘆」吸引，就連黑夜已然降臨亦不覺。

巫山葫蘆峯的西面十分險峻，絕無人跡，若非那「葫蘆」吸引，巫瑤姬便作夢也決不會夢到自己竟會踏足。但說也奇怪，她跟着那光華灼灼的「葫蘆」前行，就如一盞指路明燈，在崎嶇險峻的山路中，竟十分暢順。

忽然，那光華灼灼的「葫蘆」，在前面三尺遠之處，猛地向下一沉，巫瑤姬心神迷惑，根本不及細思，便亦踏了上去。不料一脚踏空，身子便如騰雲駕霧，向下飛墜。

山風割面，巫瑤姬身上一涼，人也清醒了許多，她此時才猛地驚覺，她已不愼掉入深淵中了！她不由又悲又奇，暗道：這一掉下去啊，必被摔得粉身碎骨，自己死了，娘親日後誰來照顧？那「紫色葫蘆」爲甚如此可惡，誘我掉入死亡的陷阱中去？

巫瑤姬心中轉念，但她尚未想得出個結果，背後忽然一陣劇痛，她便昏迷過去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分，巫瑤姬忽感眼前一亮，一道金光劃過。她睜開眼睛，發覺她身下是一堆厚厚的山草，柔軟如棉，因此她從高處摔下，雖然皮肉受痛，筋骨却毫無損傷。她昏迷了一整晚，此時已是朝霞滿天的第二日早上了。

她放眼望去，見四面均是高達數十丈的山壁，她知道自己是決計無法攀上去的了，她所躺的谷底，却並不十分寬闊，方圍不過是數百丈而矣，却遍地香花草木，十分清雅。

巫瑤姬心道：自己今番已必死無疑，但能死在這花草林木清雅之地，倒也不錯，起碼不會讓那等獅虎猛獸，把自己的身子撕碎吃了！

想起猛獸，巫瑤姬不由心中一驚，她不由爬了起來，四面一看，忽然發現一個山洞的洞口，便在她躺着的丈遠地方，在藤蔓草叢中露了出來。

巫瑤姬也不想，便向洞口走去，撥開草蔓一頭鑽了進去。她意料自己已必死無疑，只要不被猛獸撕碎她的身子，死得舒服一點，也便算了，其他的甚麼危險，她也顧不得了。

山洞的洞口被藤蔓草叢遮住，根本瞧不見裏面的情形，但撥開鑽進洞口，才發覺山洞十分寬大，猶如一座地下廳堂，廳堂後面更有一條隱道，一直延伸進去，也不知隱道有多長，通向甚麼地方。

巫瑤姬在洞中揀了一個清涼的地方，便靜靜的躺了下來。她由昨日上山拜祭父墳，到此時整整一日一夜，並沒吃過一點東西，但奇怪的是，却一點不覺肚子饑餓。心道：大概人之將死，便不必吃東西，因爲人死了便也不必去吃東西塡肚子了！巫瑤姬雖然已是一個十四歲的少女，但她自小心性便十分玄幻，因此處此絕望境地，所思所想，也與世人迥異。

巫瑤姬早意料自己必死無疑，因此到此垂死之際，便沒甚驚慌，反而暗自慶幸，臨死之前尋着這座「地下廳堂」，自己死後，猛獸絕不會將自己的身子撕碎，這就如爹爹安躺在那「葫蘆峯」墓中一樣，死後有個容身之所，她不由暗笑道：「瑤姬呵瑤姬，世人說死無葬身之地，自然是指那些極慘之人，你與之比較，顯然已勝上一籌啦！」

心存死得其所之念，巫瑤姬也就不去理會洞中的物事，只是閉上眼睛，靜靜的等待死亡。她也並不知道，她此時誤打誤撞，恰好處於世人極難抵達的「萬念皆空」境界。那是佛禪的至高化境，一旦達此化境，那便如「山空藏萬物、海闊納百川」的玄境，亦即世人所稱的「放下世間萬物、立地成仙成佛」的至高無尚境界。

巫瑤姬身處的「地下廳堂」充滿神妙，這是條件之一，但她自身的「玄門」根基，却是不可或缺的內因。因此「成仙成佛」，看來也須「外力」與「內因」的配合，兩者缺一，也萬難達此無尚境界。

就在巫瑤姬身心瀰漫「萬念皆空」的玄境時，她鼻中忽聞一種十分神奇的香氣，香氣似麝非麝，似蘭非蘭，令人心神振奮，熱血沸騰。

巫瑤姬正感驚奇，一會又覺腹內如雷鳴响，却又不感肚餓。她不禁失笑道：「人道饑餓之人，皆用腹鳴如雷去比擬，但用在如我這般垂死之人身上，顯然又大大的不妥呢！」

腹鳴不久，巫瑤姬便感渾身發熱，熱氣從體內絲絲射出，漸而又感寒冷起來，她只好縮作一團，以抵禦寒氣。但寒氣是從體內透出，她身不由己，竟顫抖起來。

巫瑤姬寒戰煎熬之下，心道：這便是「死亡滋味」，却也並不太難受！她心存此念，意志竟十分堅定，决無半分驚惶害怕。

在迷糊中，巫瑤姬但感自己的靈魂已離體而去，似於虛空中飄浮，心道：這便是「死亡」的境界了。不久，她就甚麼也不知道了。

這樣不知過了多久，巫瑤姬但覺眼前忽地有亮光劃過，緩緩的一閃，接而又變回黑暗，巫瑤姬暗道：莫非這便是人死必去的「地獄」嗎？

巫瑤心念電轉之際，俏眼却霍地睜開，於黑暗中竟灼灼生輝，猶如兩點天星。山洞雖然黑暗，但她竟然發覺，自己雙眼可射破黑暗，清楚瞧見十丈內的一切景物！她的心智亦忽然變得十分靈慧，她忽然感覺，自己所躺的清涼的地方，原來是洞中的一塊大石板！而且分明感覺石板上竟刻有一行文字！

巫瑤姬背部感覺有文字，立刻這一行文字，便清晰地移到她的腦際！分明是『葫蘆峯』出葫蘆醫，莫道當世出稍遲，若逢戊午機緣到，妙手回春萬世知——神農氏偶遊葫蘆峯鈐記。」

巫瑤姬此時心智十分靈慧，她微一思忖，便立刻領悟了石板上「鈐記」之意，暗道：這「神農氏」乃遠古「嚐百草，濟世救人」的先古聖醫，他既然判斷此葫蘆峯必出一位萬世之醫，想必不會虛假的了！而照「鈐記」之意，這一位「萬世之醫」，當出在「戊午」之年，那豈非暗示乃當今的年份麼？我巫瑤姬誤打誤撞，恰好於此年入此山洞，又恰好是受「爹爹墓地」的「紫色葫蘆」誘引，降落於此，那「先聖神農」的揭示，莫非與我巫瑤姬有關連？

她心中轉念，不由一躍而起，不料她的身子卻呼的凌空而上，竟高達十丈，幾乎碰着上面的洞頂石壁。巫瑤姬不由大奇，暗道：我的身子怎的就如那「神仙姐姐韋姬」一般，竟輕如羽毛了？轉而又暗道：莫非是那石板的魔力麼？

巫瑤姬此時初入「仙靈醫道」，她但知自己忽然已躍進到「神仙姐姐韋姬」一般的本事，但到底爲甚會如此？她此時的功力，却難於領悟。

換了其他人，定必因此而苦思不止，但巫瑤姬心性玄幻，偏偏是其中的一個例外，她想了想，難於明白，也就不再去想，她的心思，也轉到石板上刻字上去了。心道：那「萬世葫蘆醫」，若眞的是指我巫瑤姬，那也很不錯啊！只要得一身「葫蘆醫」本領，那日後娘親生病，便可及時醫治，也不必等待那「來去無踪」的赤松大師了！

她心生此念，不由大感高興，興奮之下，忽然醒悟，這山洞絕不尋常，必定隱藏着甚麼驚天奧秘！

巫瑤姬於是毫不猶豫，舉步向洞中深處走去，不久便踏進那長長的隧道中了。四周的光線越來越暗，幸而她此時目力驚人，可於黑暗中視物，因此十丈之內的物事，决難逃過她的眼睛。

她走過長長的一段隧道，忽地眼前一亮，但見眼前是一個比外面山洞更大的圓洞，與外面的山洞由一條隧道相連，其形便恰如一個「倒掛葫蘆」，外面是「葫蘆頂」，她眼前的大圓洞，便是「葫蘆」的底部，更有光線從洞壁折射透入，因此並不比外面的小圓洞黑暗。

巫瑤姬不由爲天公造物的神奇巧妙大感讚歎。她在洞中四周走動，暗道：這山洞雖然奇特，但也不見得便可出一代神醫。

她邊想便走，心神有點恍惚。就在此時，她腳下忽然被甚麼絆了



一下，她連忙俯身一看，不由吃了一驚，原來她腳下碰到，竟是一副死人骸骨，骸骨的頭部和身體四肢骨架均完好無缺，但骨頭却已發黑，顯然骸骨的主人已死去多年了。

巫瑤姬心性玄幻，但又十分慈善，她不由便跪了下來，向骸骨叩拜道：「瑤姬粗心大意，碰到你老人家，勿怪！勿怪！咦？這是甚麼？」她忽然驚咦了一聲。

原來當她跪下叩拜時，才猛地發覺，骸骨的座下，兩面各有一個葫蘆，葫蘆有蓋塞住，不知裏面是甚物事。

巫瑤姬隨手撿起左面的葫蘆，觸手但覺上面刻有一行字，她凝神運目力一看，這行字寫的却是「此中有金三萬両」等七個字。

巫瑤姬一見，便不由笑道：「我瑤姬求的是洞中隱藏的奧秘，這三萬両黃金，於我有何用處？」說着，隨手便將葫蘆往地上一扔。

就在此時，那葫蘆的蓋子被震脫了，呼地一聲，在葫蘆口中竄出一條青色的小蛇，在葫蘆旁邊盤作一團，頭部昂起，綠色眼珠灼灼的盯着巫瑤姬。

巫瑤姬心中又好氣又好笑，暗道：若我剛才一起貪念，拔起蓋子，這條奇毒青蛇，必將我一口咬噬，我便有十條生命也完結了，小青蛇呵小青蛇，你也不必向我虎視眈眈，你的主人就算眞的藏有黃金三萬両，也決難令我動心的了！

巫瑤姬心中轉念，又隨手拾起右面的葫蘆，此時她決計不會貿然拔出蓋子了，她先仔細瞧清，葫蘆壁上是否也刻有文字？她一看之下，竟也有一行刻字——「豈及回春大聖手。」側面又有數行細字，寫的是：「吾於此洞偶得聖醫神農賜示，遂成一代名醫。吾以行醫濟世爲己任，爲天下十萬人效力，今已垂垂老矣！吾之醫術得自醫聖神農，當還於此神農葫蘆洞，祈日後有緣之人得之，以代吾完達未了之願，則吾死而無憾矣！神農氏第廿代弟子無名氏謹記。」

巫瑤姬心中不由一陣驚奇，暗道：這奇局原來是這位骸骨的主人——神農氏廿代弟子無名醫聖所伏，左面葫蘆說的是「此中有金三萬両」，右面葫蘆說的是「豈及回春大聖手」，分明是說黃金三萬両，亦抵不了回春聖手大醫師啊，此人又因此佈下奇法，若到此之人，稍有貪念，或心術不正，必先取那「黃金三萬両」，這便必成蛇口下的寃鬼了。

* * *

巫瑤姬心中轉念，不由便又向那「無名聖手」叩拜，道：「無名大聖手啊，你竟然是聖醫神農的廿代弟子，看來你的心願，必是等待一位不貪金祇求醫的傳人到來了，我巫瑤姬若得你的驚世醫術，必好好繼承你的衣缽，爲你達成未了的遺願大志。」

巫瑤姬拜畢，也不猶豫，伸手便拔起葫蘆的蓋子。她定睛探視，裏面露出一卷灰白色的紙卷。她伸指進去，夾住紙卷，抽了出來。

這是一卷以蜂翼粘成的奇紙，果然薄如蟬翼，雖僅一小卷，鋪展開來，却長達一丈有餘。

「翼紙」的起首，便赫然寫着「神農醫綱」四字，往下又分爲藥典、氣典、針典、術典、脈典、穴典等六大篇目，寫滿整整一幅「翼紙」。

巫瑤姬心中大喜，她先是由頭至尾眺瞰了一遍，但感上面所論所述，均極爲奇特，但又與她十分有緣。她僅閱一遍，那「藥典」篇目，便已默記於心，領悟過來了。

她在最末的位置，又見一行蠅頭小楷附注道：藥典乃入門篇，悟性高者三年可成，悟性低者不可言也。藥典篇有成，方可進而研學「氣典」，再而「針典」、「脈典」、「穴典」，「六典」最後可研「術典」。「術典」篇吾窮畢生之力，方有小成，若於「術典」大成，則青出於藍勝於藍，吾將自歎弗如矣，此「神農醫綱」，吾寫至此，已油盡燈枯矣，餘則由閱此醫綱身爲神農第廿一代弟子補之。神農第廿代弟子無名氏又記。

巫瑤姬閱畢，不由格格笑道：「這位無名氏大聖手自稱是神農第廿代弟子，那我巫瑤姬豈非既是他的徒弟，又是神農第廿一代弟子麼，師父說『藥典』悟性高者三年可成，但不知爲甚，我竟可以於此片刻間便領悟其中的要旨，莫非這便叫『悟性奇高者』麼？」

巫瑤姬此時尚未意識到，她是「葫蘆龍脈」的嫡傳血脈，「葫蘆龍脈」的「仙醫龍氣」已在她身上旺發，因此她對「醫道」悟性之高，當世已再無人可以比擬了。

巫瑤姬研悟了「藥典」，她立刻便發覺，這絕谷中充滿生機，那些花草樹木，便有許多既可充饑，又可補益的草藥。例如其中一味叫「葛根」的藥物，便既清熱解毒，又可充饑塡飽肚子。

她又發現，一種叫「茅根」的草藥，內含甜汁，十分豐盈，咀嚼一根，便滿口生津，終日不渴。

她發現得越多，心中便越高興，欣然的自我安慰道：「這谷中啊，有吃有喝，十分豐盛，又怎會餓死人了，而且又有『神農醫綱』可以研學，就連寂寞也不愁了，天賜如此奇緣於我，我又怎可不加以珍惜啊！」

巫瑤姬心性玄幻，她的主意既定，也就決計不去想及其他了。

她在這葫蘆峯下的「葫蘆洞」，不分日夜，研學「神農醫典」。她渾忘了自己的不幸遭遇，世上的一切，甚至連她至愛的娘親也忘記了。

巫瑤姬此刻所處的，恰好是佛禪中「萬物皆空」的至高無尚境界，而「山空可藏萬物、海闊可納百川」，她研學「神農醫典」，就如進入一個「海闊天空」的境地，吸納的東西無窮無盡、無休無歇。巫瑤姬的際遇，奇特之極，百世難得一見。

很快，巫瑤姬便已徹悟「藥典」，她也不知自己僅花了七日七夜，便抵達悟性高者三年的境界，她因此絕不滿足，又開始研學「氣典」。

巫瑤姬發覺，所謂「氣典」，亦即「以氣療身」的功夫，例如人感饑餓時，祇須先深吸一口氣，由意念控制，直抵肚腹，如此重複十數遍，體內便有熱氣流淌，饑餓的感覺便忽然消逝了。

她研悟「氣典」，所花的時間，也不過是三日三夜，她也並不知道，她所花的三日三夜，便足抵世人的五年時光了。

接而，巫瑤姬又不分日夜，研學「針典」、「脈典」、「穴典」三大「神農醫典」。她悟性之高，簡直令人驚駭。她很快便悟解，原來「針典」、「脈典」、「穴典」，雖然分爲三篇，但其中的精要，却可以四字概括，叫「一脈相承」，亦即領悟了人體的「經脈、穴位」，便可以一根「銀針」，醫治世人的絕症，大有令人「起死回生」的神妙。

巫瑤姬此時已進入一種「根基深厚、躍躍欲試」的「創新」境界。她忽地醒悟，她進入葫蘆洞後，爲甚會從虛弱，一躍而變作「熱血沸騰、身輕如羽」，這一切的一切，均是源自她當時所躺的那塊「石板」的神奇魔力。

巫瑤姬此時身在「葫蘆洞底」，她一醒悟「石板」的奧秘，身形便輕靈如羽，向外面的「葫蘆洞頂」飄去了。她此時身法的「靈幻」，與她心儀的「神仙姐姐韋姬」，已不遑多讓了。

她飄出葫蘆洞頂部，亦即她初入時的洞口「地下聽堂」，又逕直的掠到她躺臥的那塊「石板」上，原來「石板」甚大，除了她躺臥的一角，尚有大半被青苔遮住了。

巫瑤姬拾了一塊尖石，將青苔刮去。立刻，除了她原先所見的「神農四句鈐記」，尚有一段文字，說的是：「此石乃降自九霄，吾親加驗試，功能活血旺氣，威力無比，祇須以身體穴脈相觸，根基深厚者一日一夜，可抵世人苦練一甲子的內力氣息。吾爲助入此洞者强身健體，據此『天石』的威力，特創一套『天石神功』，供有緣者演練。若達大成境界者，其本身可化『天石』，威力之大，足可令其不朽矣，神農鈐記。」

巫瑤姬心中大爲驚奇，再刮去餘下的青苔，果然見到一共十八幅的「練功圖」，練功圖的第一式，便是她誤打誤撞躺臥上去的「臥虎藏龍」，巫瑤姬這才醒悟，她偶爾演練的「臥虎藏龍」起首式，已令她的內力、眞氣，足可與苦練一甲子的高手媲美了。

她再研閱下去，第二式便是「運轉乾坤」，意即研悟第一式「臥虎藏龍」後，其功力已足可「上天入地、旋乾轉坤」了！而第三式便是「分光散影」，意即此式的功力，可令「光華分開、影子散裂」，威力之强，簡直匪夷所思。

巫瑤姬一直研閱下去，祇見第四式是「雲浮月昇」，充滿玄幻神秘，大合巫瑤姬的心性……最後一式却祇繪了一片虛空，以及「太虛遨遊」四字。巫瑤姬一時也難明白，心道：這或許是演練至此，功力便可達「太虛遨遊」的境界吧！。

她但感十分有趣，便在研學「神農醫綱」的同時，分出一半時間，去演練這套十八式「天石神功」。她驚奇的發覺，「神農醫綱」上的學識，可以幫助她領悟「天石神功」的招式，而「天石神功」的威力，又可令她內力、神思大進，加速研悟「神農醫綱」上的知識。

「神農醫綱」和「天石神功」，兩者相輔相承，巫瑤姬進境的神速，簡直百世難得一見，驚人之極，她自己也並沒發覺，她在這「葫蘆峯葫蘆洞」研學這兩大神功，一切均似爲她而「天造地設」。因此短短的半年時光，便抵世人苦學百年的境界了。

終於，巫瑤姬站在洞外，向四面的山壁一瞧，心中忽生一個古怪的念頭，暗道：我若施展「雲浮月昇」的「天石神功」第四式，未知是否可以飛越這數十丈高的「絕境」外去呢？

她心中萌念，當即毫不猶豫，身形一晃，向山壁掠去。她俏立於山壁下面，微一運氣，依「雲浮月昇」的招式，嬌軀忽地一旋，身如飛羽，竟飄然而上，猶如仙家足踏蓮花白雲，呼呼地一昇便達數十丈，巫瑤姬的身子，甚至已將崖頂拋在脚下了。

巫瑤姬不由大喜，她也不急着離去，反冉冉的降了下來，她先走入「葫蘆洞底」，跪在那「無名聖醫」的骸骨前，咚咚的叩了幾個响頭，道：「無名大聖醫啊無名大聖醫，你的衣缽既已由我承受，你便是我巫瑤姬的恩師了，姬兒向你發誓，必用恩師的神通本領，濟世救人，爲天下缺醫少藥的百姓蒼生效力，你老人家放心好了。」

她一頓，却又微歎口氣，道：「恩師吩咐，若『術典』大成，爲你補上其中的遺缺，但姬兒雖已領悟，却苦於並無實物演練，因此尚未悟透其中的奧秘，因此祇好日後再回來爲恩師補遺了。」

巫瑤姬拜畢，即將那卷「翼紙」，重新塞入那葫蘆中，蓋上塞子，放在「無名聖醫」的骸骨下面，然後便決然的向外面的「葫蘆洞頂」走出去。

她走出「葫蘆洞頂」，俏立了一會，忽然格格一笑，走到那塊「天石」面前，跪下叩頭，一面拜道：「恩師既然是你的第廿代弟子，我巫瑤姬自然是你的廿一代徒弟啊！姬兒拜謝師祖，助姬兒起死回生，終於可以重出絕地，這天石是師祖留下，見天石如見師祖，姬兒日後再回來與師祖相見好了。」

巫瑤姬心中，雖然與「師父」、「師祖」素未謀面，但在她心中，對「無名聖醫」師父，「神農醫仙」師祖，這兩者的名字却十分親切。

她向「神農師祖」拜祝一番，這才一躍而起，向山壁掠去。她施展「天石神功」第四式「浮雲昇月」，身輕如羽，凌空飛昇，十分靈幻輕捷，但已飛越數十丈高的山壁，穩穩地降於谷頂上了。

巫瑤姬俏立於谷頂，定一定神，四面一瞧，山風吹近，她但感心胸一陣清涼，這一段日子發生的事，也一一浮上腦際來了，最後是她和娘親，正跪在爹爹墳前拜祭，她自己受那「滾地紫色葫蘆」誘引，墜入絕谷，却得奇遇，研悟了「神農醫綱」、「天石神功」這兩大神通本領，終於重返這葫蘆峯上。

思想至此，巫瑤姬忽地猛吃一驚，心道：娘親乃凡夫俗子，決無我所遇的奇緣，她一個人留在這葫蘆峯上，必定十分兇險。

她心中不由大急，心念甫動，她體內的「天石眞氣」即激蕩而發，身如電光，便向葫蘆峯頂射去了。

巫瑤姬先行掠抵先父墳前，祇見父墳依舊，尚有拜祭香燭的殘跡，但娘親却已無影無踪了。

她不由大驚，於葫蘆峯上四周飛掠，猶如一隻尋母的飛燕，口中一面尖聲叫道：「娘親，妳在那兒？妳快答應姬兒一聲。」一面又在心中發誓的喃喃道：「娘親啊娘親，妳莫悲切，姬兒已學成起死回生的本領，祇要娘親尚有一口氣在，姬兒亦必令妳康健如昔，但妳到底在何處呢？」

巫瑤姬遍山遊走飛掠，她也曾一度掠近那扁鵲在葫蘆峯僻處棲身的木屋。可惜此時她娘親巫大嫂，恰好跟隨扁鵲，到西面的「玉屏峯」採「龍靈芝」去了。

原來當日巫大嫂被扁鵲用「龍靈芝」救醒過來，萬般無奈，祇好先暫留在葫蘆峯上，等候女兒的訊息。

就在第二天的晚上，巫大嫂躺下歇息之際，却忽見她的夫君，騎在一個飄行的「紫色大葫蘆」上面，滿面含笑的向她飛來……

第二天一早，巫大嫂忽地跪在扁鵲面前，懇切的求道：「請先生收我巫氏爲徒。」

扁鵲居然不感奇怪，反而向巫大嫂含笑道：「巫大嫂，你欲拜吾爲師，想必是一位騎葫蘆之人指引的吧！」原來扁鵲昨晚在同一時間，亦見一位「騎葫蘆」而來的中年男士，向他求托。

巫大嫂不禁又驚又喜，忙道：「扁鵲先生，騎在葫蘆上之人，便是我的先夫啊，不料他也同樣托夢於先生你，但先生答應收我爲徒麼？」

扁鵲一聽，慨然的道：「吾行醫濟世，已達五十歲矣，幸蒙妳先夫的『龍靈』指引，才得上此『藥山寶庫』，足助吾之醫道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看來吾與巫家的『葫蘆龍脈』有不解之緣，又是妳先夫親自求托，吾又怎會拒絕，但也不必如此俗套，吾年長妳三十歲，妳便拜吾爲義父可也。」

於是，巫大嫂便正式拜扁鵲爲義父，安心留在葫蘆峯，跟隨扁鵲學習醫道。原來她的先夫，當晚告知她，巫瑤姬已另有奇遇，也另有前途，三五年內不能相逢，着她安心向扁鵲先生研學醫道。巫氏又驚又喜又奇，無奈祇好依從先夫的吩咐。

而此時當巫瑤姬掠近木屋，尖聲呼喚，巫氏却跟隨義父扁鵲，上玉屏峯採藥。玉屏峯距葫蘆峯遠達三十里，巫瑤姬在葫蘆峯的呼叫，巫大嫂又怎能聽到？種種巧合，她母女二人，果然在三、五年內不得相逢。

## 功成出洞　尋親不遇

此際，巫瑤姬在葫蘆峯上，如尋母飛燕，眨眼便掠遍了葫蘆峯，但娘親依然毫無影踪。

巫瑤姬心中不由大爲惶急，忽然自思道：娘親莫非已獨自先返家去了麼？是啊！我怎的這般糊塗，不先回家看看！

巫瑤姬心念電轉，當下毫不遲疑，身形一旋，便轉而掠向山下去了。她此時的心中，祇有娘親的安危，她也根本未去想及，這半年來，她到底變成甚麼模樣了？

她從葫蘆峯的北面下山，山脚恰好有一道溪流，由於溪流位於巫山山脚，便稱爲「巫溪」，溪水澄碧，魚游淺底，清晰可見。

巫瑤姬的身子擦過巫溪畔，她見溪水如此清澄，忽感口渴，便掠到溪邊，伸出手去，欲掬一把而喝。她忽然一下頓住，又一陣發呆，喃喃的道：「這是誰？竟如山中野人似的！」不料她的口一動，溪水中的「山中野人」亦向她開口喃喃自語！她才忽然驚覺，溪水中的「山中野人」，便是她自己的水中倒影啊！

原來她在谷底的半年歲月，已弄個灰塵滿臉，衣衫襤褸，活脫脫的一個「山中野人」了。

巫瑤姬心性天眞爛漫，更帶一點玄幻，她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灰塵滿臉，長髮蓬鬆，衣衫襤褸，活脫脫一個「山中野人」；又抬眼向四下一望，祇見溪水上面，一座石壁之上，有一道飛瀑自天而下，水如白雲，既溫柔又玄幻，大合她的心性。

她忽地格格一笑，掠到飛瀑下面，在如白雲似的水瀑掩冉之下，伸手解開了身上的衣扣，脫去上衣。立刻，一尊形如白玉的少女雕像，便沐浴於陽光水影中了。她嬌憨的笑了，又脫去下身的裙子，躍入清徹的溪水，她把長髮抖開，用手往自己白玉似的嬌軀上撩水洗刷。

她自己也並不知道，她在葫蘆峯下葫蘆洞的半年歲月，受洞內洞外各種異物薰陶，更練就了神農傳授的「天石神功」，她已與昔日的小姑娘巫瑤姬迥然不同，簡直可以說是脫胎換骨了。

此時若有人有幸窺見，必以爲是一位小仙女降臨於巫溪中。但見這位「小仙女」肌膚勝雪，綽約如仙鴻；又似在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游於四海，活脫一朵超凡脫俗的蓬萊「出水芙蓉」。

幸而此際天地山野間一片寂靜，根本無人瞧見，而巫瑤姬自己也並未知悉自己的「驚艷」。她於巫溪中沐浴，一派天眞爛漫，十分自然。

巫瑤姬浴畢，便重新穿上衣裙。雖然仍是「衣衫襤褸」，但經巫溪水的洗滌，她的容顏，却如「山中仙女」，更顯得超凡脫俗。

巫瑤姬也並不知道，她的「內在美」，已遠勝「華衣美服」。她但知自己「衣衫襤褸」，這樣子必會把世人嚇驚了。

於是她也不敢走大路，於荒僻小路向巫山鎮掠去。她此時的身影，如輕煙，如浮雲，若有人見了，必以爲她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小仙女。



巫瑤姬片刻之間，便掠回她在巫山鎮東南角的破屋。她預料娘親必已先返家中，遠遠的便尖叫一聲道：「娘親！姬兒回來了！」她意料娘親必會立刻出來，打開大門。

不料破屋的大門依然緊緊的閉着，一切均依然是巫瑤姬和娘親離開時的樣子，顯然這一段時間，決沒人返回入屋。

巫瑤姬心中不由一涼，她飛身一掠，便衝到門前，伸出手去，向大門輕輕一推，大門竟「隆」的一聲，向後傾倒！巫瑤姬自己也不知道，她此時的內力眞氣，已如苦練百年的武林高手，她微一發力，便可碎石折木，更何況她此時情急之下，力由心生，一推之下，緊閉的大門哪能承受她的力度？自然便摧折倒下了。

巫瑤姬不由呆了呆，暗道：我何來如此力氣，一下便將大門推塌？想必木門久未開動，木質已腐爛了！如此看來，娘親便決計未返回啦！

她心中一陣悲痛，也不及細思，「呼」地一下，便閃了進屋。屋內靜悄悄的，那些破爛的傢俱，也已積了厚厚的灰塵。她一看便知，娘親果然未返！巫瑤姬自小與娘親相依爲命，視母如命根，一心以爲學成一身本領，日後便可好好侍奉娘親，不料她滿心喜悅，此時却如墮冰窖。

巫瑤姬呆呆的在破屋中俏立，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在潛意識中，她盼望奇跡突然出現，娘親從門外走進來，她便會狠狠抱緊她，痛快的哭一場，以洩去心中久積的悲傷哀痛！

終於，巫瑤姬確信，她渴盼的奇跡絕不會出現了。因爲她忽然醒悟，娘親身子虛弱多病，在葫蘆峯絕無她所獲的奇緣，她又怎可渡過漫長的半年歲月？

她確信了這點，幾乎要哭將起來。但她到底並沒淌下一滴眼淚，她的功力，已足以令她將眼淚吞回肚裏，再化爲熱量。她狠狠的咬牙發誓道：「世人不是說，意志堅貞可與天地長存嗎？娘親，祇要你尚在天地人世，巫瑤姬便走遍天涯海角，亦必定把你尋回來！」

巫瑤姬心意已決，便決不動搖。她也不打算再在這家中逗留，因爲娘親不在，這座破屋，對她來說已毫不值得留戀了。

她低頭瞧了瞧自己身上襤褸的衣衫，微一皺眉，便奔回她的臥室，在一個破櫃中翻出她的衣裙。但穿着她才發覺，半年前尚合身的衣裙，此時已無法穿着。她也絕不失望，忽地格格一笑，便轉而走進娘親的臥房。

不一會，她便穿上一套衣衫，走了出來。雖然是土布土衣，但十分潔淨，也十分合身。

巫瑤姬身上穿着娘親的衣衫，但並無任何一點值錢的財物，就這樣，她毅然決然的走出了她的老家。

她漫無目的地走在巫山鎮的大街上。巫山鎮上千戶人家，除了左隣右舍，大多並不相熟。巫瑤姬此時的容貌身形，與她兒時已如脫胎換骨的變了另一位少女，因此鎮上的人，認識她的已絕無僅有。

她一路走着，不覺走到鎮中一條最熱鬧的街上。忽然一陣濃烈的香氣，鑽入巫瑤姬的鼻子。她用力的嗅一嗅，立刻便分辨出，這香氣中包含了「白米飯、熱菜、燒雞」三種味道。

她不由咽了一口唾沫，猛地醒起，她已半年來未聞過這等「人間煙火」食物了！她抬頭一看，原來香氣是從一間酒館散發出來，酒館橫眉，大書「游仙館」三個金漆字。

巫瑤姬忽然記得，娘親曾指着「游仙館」對她說，入此酒館的人客，皆鎮中及四鄉的商販富人，窮人家祇能繞道而走，避之猶恐不及，哪有此膽量進去光顧？

巫瑤姬心中一動，嘻嘻的笑了笑，她也不管自己身上空空如也，連半點值錢的財物也沒有，就這般大模大樣的走進「游仙館」中去了。

游仙館高朋滿座，果然全是華衣美服的商販富人。座中人客，見巫瑤姬一身土布土衣，容貌俏麗如仙，但却不倫不類，少女的年紀，穿着一套婦人的衣衫，便均向她投注詫異的目光。

巫瑤姬渾然不覺，施施然的走到中央一張空着的桌子，也不管三七廿一，呼地一下便端然坐下。

她剛坐下來，一名店小二便飛快的奔了過來，向巫瑤姬驚奇的道：「小姑娘！你知道游仙館的價錢嗎？」

巫瑤姬笑道：「當然知道！不是商販富人喜迎進，窮苦人家莫進來麼？」

店小二又立刻道：「你既然知道，還敢進此店中？」

巫瑤姬格格笑道：「當然啦！我既非商販富人，又非窮苦人家，不在兩類人中，爲甚不敢進來？」

店小二一聽，不由作聲不得，暗道：這小姑娘麗質天生，俏貌如仙，雖然衣衫不倫不類，但聽她口氣，似乎是那等頑皮胡鬧的富家小姐公主兒，故意隱藏身份，作弄一番！我倒不可撞正這晦氣也！

店小二心中轉念，便換了笑臉，賠笑道：「是，是，小姐說的甚是。未知小姐要吃甚酒菜呢？」

巫瑤姬笑道：「我知這店子中三種香氣，最爲吸引，便請小二哥將那三種香氣的東西捧出來吧！」

店小二一聽，心中越發確信，這小姑娘必是那等故意胡鬧的富家小姐了。他連忙賠笑道：「小姐啊！店中的香氣有數十種，未知要的是哪三種呢？」

巫瑤姬笑道：「騙人麼？連我初來甫到，也知道是哪三種，你便不知道？不就是『白米飯、熱菜、燒鷄』三種香味之物麼！」

店小二一聽，不由微一怔，心道：她所點的三種，的確是游仙館的招牌菜式，她若非富家小姐，早就打探清楚，初來甫到，如何知道？他不由更慇懃陪笑道：「是，是，小姐所點三味，的確是敝店的拿手招式，小姐好心思啊，小的這就進去落單便了！」

店小二說罷，再不敢怠慢，立刻走入廚房，下菜單去了。

巫瑤姬格格一笑，施然而待。

座中的商販富人，見巫瑤姬大方的模樣，均不由面面相覷，心道：何處鑽出這位古怪少女來？

不一會，店小二便將「白米飯、熱菜、燒鷄」捧了出來。各一大盤，擺在桌上。店小二陪笑道：「小姐請慢用。待會小姐一聲招呼，小的立刻前來結賬好了！」

巫瑤姬笑道：「好說！好說！待會自然招待小二哥前來結賬！」

店小二無奈祇好先行走開。但他忙着別的，眼線却不敢放鬆，一直緊緊的盯着巫瑤姬這面，生怕一不小心，便被她賴賬走了。

巫瑤姬却似渾然不覺，嘻嘻的笑了笑，便施施然的大嚼起來。這半年來，她在葫蘆谷，吃的是葛根，喝的是茅根汁，幾乎已忘了「人間煙火」。此時乍嚐，但感十分美味。她也忘了自己根本無錢銀結賬，祇管大吃起來。

游仙館內，一切都如常的熱鬧中透着平靜，座中的人客，各自高談闊論，吃喝起來。

就在此時，巫瑤姬目力超人，她忽然發覺，在游仙館的門口，有一位面目清秀，但衣衫襤褸，十分骯髒的少年，看似不到二十歲，正坐在門口一角，聞着裏面的香氣，瞧着客人桌上的美味，一個勁的猛吞唾沫。

巫瑤姬見了，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你似乎與我一般的窮困無奈，但爲甚不鼓起勇氣，大膽走進來，先吃一頓再說啊！

她正暗暗好笑，忽聽左面一桌的人客，忽地大叫道：「咦？奇哉怪也！我桌上的燒鷄，祇吃了一口，怎地已不見了？」

巫瑤姬聞聲，抬眼向叫聲那面一看，祇見一位胖大的商人，滿口油膩，正驚奇的張口大叫。大概是他吃燒鷄正津津有味，却忽然失踪，被人將燒鷄偷走了。巫瑤姬不由好笑，心道：吃着的燒鷄，怎會不見？當今之世，誰可不知不覺，從別人的口中將燒鷄搶走呢？

她轉念時，瞥一眼門口的那「古怪少年」，忽然一怔。祇見那「古怪少年」，手上已捏了一隻香噴噴的燒鷄，手扯牙撕，正狂吃得津津有味！巫瑤姬不由十分奇怪，心道：這呆小子手中的燒鷄從何處而來呢？他分明是從那胖子手中搶走的！不過，這等「搶人口中燒鷄」的本事，連我施展「天石神功」也辦不到，這呆小子竟便可以麼？

她正轉念間，那胖子却又發現了那呆小子了，祇見他怒吼一聲，從座中一躍而起，衝出門去，一手揪住那呆小子，大喝道：「好小子！竟敢從大爺口中搶食！你必定是活得不耐煩了！」

說時，胖子也不容呆小子分辯，左一下、右一下的便向呆小子的身上狠揍。

拳頭兇猛的打在男子身上，想必十分痛楚，但呆小子又却不但不加分辯，反而猛地加快了吃燒鷄的速度，左右手齊出，一把一把的將撕開的燒鷄往口中狂塞。瞧他的樣子，似乎就算被打死，也非先吃掉燒鷄不可了！

* * *

此時，游仙館中，有人客見胖子下手毫不留情，拳拳到肉，重重的擊在呆小子的身上，呆小子却絕不抵抗，反而將燒鷄狂吃不止，生怕弄出人命，便出面勸那胖子道：「喂！這位老兄，一隻燒鷄罷了，罪不至死，出手何必如此狠辣，況且你雖然不見了燒鷄，但這小子並未進來，他遠在門外，又怎可將你的燒鷄偷走呢？」

胖子怒道：「你等有所不知，這小子並非第一次！他知道大爺喜歡吃燒鷄，便尾隨大爺而至！大爺已試過三數回，吃着的燒鷄忽然不見了，今日總算捉着這偷燒鷄賊了！大爺非要打到他吐出吃進肚子的燒鷄不可！」他說時，又狠狠的狂揍不止。

座中人客，欲上前相勸的，均被這力大如牛的胖子懾住，因此誰也不敢再上前勸止，眼看再打下去，那呆小子便不死也必重傷了。

巫瑤姬心中忽然一陣生氣，暗道：就算這小子眞的偷了你數隻燒鷄，也是他窮困無奈之舉動罷了，損失幾隻燒鷄，便非要人家拿命賠了麼？再說這呆小子怎會有此「隔空偷物」的仙神本領！這胖子不分青紅皂白，便要人家的生命，未免太狠毒了。

巫瑤姬心性柔和，又有點玄



幻，絕不輕易生氣。但若激起她的性子，她便決計不會輕易罷休。此時只見她俏臉忽地發出一陣紅光，這是她動怒的表示，忽然一躍而起，向那胖子閃電般掠去，僅在胖子身前一閃，又已端坐椅上不動了。

衆人尚不知發生了甚麼，那胖子却已狂叫道：「誰敢打我二記耳光？出來，大爺與你拚個死活！」

胖子狂叫時，耳際忽地鑽入一聲嬌笑道：「你這大胖子好不糊塗！被人打了兩記耳光，尚不知此人是誰，你又怎可一口咬定那呆小子是偷你燒鷄的人呢？嘿嘿，你最好快點停手，否則你的耳朶又受罪了！」

胖子一聽，不由大駭，因爲他挨了兩記耳光，此刻尚隱隱生痛，却連打他的人影也見不到，那此人豈非來無踪去無跡的仙神一類人物麼？他驚駭之下，也忘了再向「呆小子」算賬了，轉身便兇猛的衝進店內，向在座的人客喝道：「是何方鼠輩？打了大爺，又藏頭露尾，不敢與大爺明刀明槍鬥一場！」

這胖子似乎在巫山鎭中大有來頭，又力大如牛，因此座中的人客，竟無人敢在此時開腔。

倒是一直留意盯着巫瑤姬，以防她溜走賴賬的店小二，却隱隱察覺，是誰打了那胖子兩巴掌。他但見巫瑤姬身影一閃，在胖子前面打了旋，他以爲她就此溜逃，正欲張口大叫，巫瑤姬的身子，却已閃電般溜了回來，依然坐在椅子上了。

此時店小二不由又驚又奇，他也不怕那胖子行兇殺人，只怕巫瑤姬溜逃賴賬。因爲胖子殺的不是他，但巫瑤姬賴的「賬」，老闆必定算在他的身上。因此他不由對巫瑤姬特別留神，緊緊的盯着她的一舉一動。

店小二但見巫瑤姬身子又一動，似欲再一閃而「溜」，又或出聲接受那胖子的挑戰，嚇得連忙悄聲制止巫瑤姬道：「這位小姐！千萬莫輕舉妄動！」

巫瑤姬一聽，便知店小二已發覺她打了胖子兩巴掌，不由笑道：「爲甚麼？你這小二哥偏好眼力！」

店小二賠笑道：「小姐有所不知，這胖子姓杜，名大力，是鎭中出了名的惡煞，他力大如牛，又是鎭長杜老爺的親侄，在巫山鎭中有他欺負人，從無人敢惹他，那呆小子不知如何惹怒了他，或許眞的偷了他的燒鷄，被他痛打那是活該啊！小姐的溜逃本事雖高，但若論力氣，你萬萬不及這胖子！你若應聲，必定完了！這豈非連我也被你害苦了？」

巫瑤姬見店小二愁眉苦臉，不由又好笑又好氣，笑道：「小二哥！我或死或傷，是我自己的事，怎的連你也害苦了？」

店小二苦着臉歎氣道：「小姐有所不知，本店規矩，若人客賴了賬，老闆必在出事的伙計薪金中扣除，小姐這一頓，可憐小的便須幹半月人工。小姐若因此或死或傷，這一筆賬必定付不了，屆時豈非害苦小的麼？」

巫瑤姬一聽，却哈哈一笑，不但不聽，反而一躍而起，扠着小蠻腰，向那胖子——杜大力格格笑道：「喂！大胖子！你眞的想明刀明槍鬥一鬥麼？」

胖子——杜大力一聽，目中兇光不由落在巫瑤姬的身上，却又皺了皺眉，哈哈的怪笑道：「小姑娘！你知道大爺是誰麼？竟敢向大爺挑戰？」

巫瑤姬笑道：「知道！你便是巫山鎭人見人怕的兇神杜大力麼？」

杜大力不由又怪笑道：「小姑娘既知大爺的本事，爲甚還敢向我挑戰？你必定挨不起大爺的一根指頭兒啊！」

巫瑤姬笑道：「本姑娘向大爺你挑戰，理由有三個。第一個理由，本小姑娘是打你兩巴掌的人，不想別人作替罪羔羊，挨你狠揍。第二個理由，本小姑娘認爲，那呆小子就算眞的要了大爺的燒鷄，大爺你教訓他幾句便了，不該就要他以生命作賠。第三個理由，本姑娘聽說杜大爺在巫山鎭恃强凌弱，仗力欺人，欲趁此良機，醫治你的『惡』病，拔去你的『惡』根，令你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日後只會爲鎭中鄉親父老效力，不再爲害鎭中百姓。杜大爺，本小姑娘這三大理由，是否夠充份了？」

巫瑤姬口齒伶利，朗朗而道。

在座人客，均聳然動容，暗道：這小女娃兒雖有一番好心，但不知死活，竟惹上巫山鎭的兇神！有些知道杜大力的厲害，不忍見如此俏麗的小姑娘就此消失，早將眼睛閉上了。

此時，游仙館的老闆，見事情鬧大，無奈走了過來，向杜大力打拱作揖，連聲道：「杜大爺大人大量，千萬莫與這等男女娃娃一般見識啊！杜大爺息怒，你這一頓酒菜、燒鷄賬，便當敝店請客罷了！」

杜大力一聽，却更怒火加油，向老闆大喝道：「老掌櫃！杜大爺何時吃酒不付賬了？區區一頓酒賬，便可抵償大爺所挨的兩巴掌嗎？你最好乖乖退到一旁，否則連你也揍一頓狠！」

老闆見杜大力怒火攻心，唯恐這一把火眞的燒上身來，一面無奈

的歎氣，一面慌忙退到櫃後安全的地方去了。

巫瑤姬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這「大力胖子」，雖然兇惡，但却兇惡得十分坦白，並無使詐，而且並無欺詐人家的財物。他的兇惡，其實只是他的性子暴躁，而鎮中之人，又畏他如虎，未能令他信服，因而助長了他的狂傲罷了，巫瑤姬心中轉念，她原來打算以「天石神功」令他震懾的主意便改變了，決定施展「神農醫綱」上的妙技，令此人由衷拜服。

巫瑤姬心中打定主意，便絕不猶豫，忽地向杜大力微微一笑，從容的道：「是極！是極，杜大爺挨的兩巴掌，決非一頓酒菜錢可以抵償！這樣吧，那兩巴掌是我小姑娘打的，本小姑娘便還你兩巴掌如何？」

杜大力一聽，先是得意的大笑道：「好啊！你若還大爺兩巴掌，大爺的怒火便會消去，此事便就此扯平好了！」但一頓，立刻又驚奇的怪笑道：「小姑娘！你弱不禁風，溜走倒可迅速，但怎禁得住大爺的兩巴掌？這兩巴掌只怕將你的小俏臉也打爛了啊！」

巫瑤姬見杜大力果然兇惡得十分坦白，便嘻嘻的笑道：「放心！放心！本小姑娘雙腳不動，絕不逃走，站着挨你兩巴掌便了！」

杜大力見巫瑤姬如此自負，不由激起他的兇傲之氣，喝道：「如此！大爺便不客氣了！」話音未落，他果然伸出巨掌，一巴向巫瑤姬的右頰打來，他見巫瑤姬弱小俏麗，不想將她的俏臉打爛，居然留了一半力度。

雖然如此，但在場中人均感驚駭，暗道：這一巴掌連我等亦萬難挨住，這小姑娘必定非死即傷了！

就在此時，巫瑤姬但感杜大力打來的右掌，留了一半力度，她心中不由格格一笑，更認定這人尚有可取之處。於是她的身形果然絕不移動，僅疾伸右手，以「神農醫綱」上的「脈典」妙技，接住杜大力的掌心，指頭向他的掌心「勞宮穴」輕輕一戳。

「勞宮穴」乃手臂大痲穴，被點中輕則令對方半臂痲木，失去知覺；重則上肢立刻癱瘓，手臂即被廢掉，巫瑤姬只打算令杜大力折服，因此僅用到三分力度，否則杜大力的右手便報廢了。

但巫瑤姬也並不知道，她由於身負神農所創的「天石神功」，內力之强，足抵世人苦練百年，因此她雖然僅用了三分力度，依她的心思「輕輕一戳」，但「力大如牛」的杜大力，便已禁受不住。

杜大力但感煽出的右掌狠狠擊出後，不知碰着巫瑤姬的甚麼地方，立刻一道尖利如針鋒的勢力，便射透掌心，閃電般沿臂疾上，隨即一陣發痲，便失去任何知覺，右手臂僵硬的伸直，懸在半空，再也收不回來！

杜大力心中不由大駭，但他仍不服氣，右臂動彈不得，左臂却猛地揮起，一掌又向巫瑤姬的右頰擊去。不料亦同樣不知被巫瑤姬的甚麼地方一碰，他的左臂便也一般的懸在半空，僵硬不動！

杜大力身軀肥胖，此時兩手平伸，懸在虛空，僵硬不動，臉上如見鬼魅，一片恐怖，齜牙咧嘴，十分可笑。

在座中人，但見巫瑤姬嬌俏的身子果然一動也不動，却令兇神仙的杜大力變作「活殭屍」似的模樣，亦不禁驚駭得目瞪口呆，誰也不敢作聲，游仙館內，猶如掉入死寂的地獄中了。

這也難怪，因爲這是「神農醫綱」的「脈典」妙技，融滙神農所創的「天石神功」，破天荒第一次於人世間施用，又怎不教世人如睹鬼魅？而自此之後，江湖武林中的所謂「點穴、制脈」功夫，才逐漸爲世人熟悉，再加演化，遂成武林高手的絕頂神技。不過，窮根溯源，迭遭奇遇的「葫蘆龍脈之女」巫瑤姬，却是此絕頂神通的始祖，而這亦是巫瑤姬後世人稱爲「巫山神女」的成因之一，略加交代，先行打住。

當下巫瑤姬妙施神技，於游山館中却依然俏立不動，神態嬌憨，又俏柔如水。

好一會，杜大力才忽地失聲駭叫道：「鬼怪？妖精？還是我杜大……力活見鬼了？」他驚駭之下，本欲自稱「杜大爺」，但那「爺」字，竟再不敢呼出，變成自報姓名。

巫瑤姬此時格格一笑，道：「杜大爺，本小姑娘已還了你兩巴掌了，你可服氣？」

杜大力此時已驚駭得連說話也不靈光，喃喃的道：「你！你並非人……活脫的一位小女……仙……」他本欲說「小女妖精」，但驚駭之下，反變作「小女仙」了。

巫瑤姬笑道：「杜大力！我是鎮東的巫瑤姬，非鬼非怪非仙，依然是弱不禁風的小姑娘兒！」

巫瑤姬此言一出，在座中有巫山鎮的當地人，才忽然醒悟，半年前「中華乾坤大師」赤松子，駕臨巫山鎮，花了一番心血，爲的便是鎮東那可憐的巫家孤女寡母，而那位一年後失踪的小孤女，便是眼前的「小女仙」巫瑤姬小姑娘啊……

杜大力是新近才移居巫山鎮的，他自然並不知此事。但在座的巫山鎮人，包括那老掌櫃和店小二，此時却不由驚喜的叫道：「原來是赤松大師曾相助的巫家小姑娘……不料一旦爲其先父改葬葫蘆峯，巫家便出了一位驚世的小女仙了！」

此時那杜大力雙手僵硬，凌空而伸，不能稍動，但他的頭却可以轉動，只見他猛搖其頭，連聲道：「小女仙，！你若非小女仙，如何有這等仙家的制人於無形的功夫？」

巫瑤姬笑道：「這不過是微末之技倆罷了！你驚慌甚麼？你只須回答一句，服不服氣？一切便自有分曉了啊！」

杜大力定了定神，才喃喃的道：「服氣如何？不服氣又如何？我此刻活似殭屍，雙手僵硬，任人魚肉，便不服也要服啊！」

巫瑤姬格格笑道：「你服氣也好，不服氣也好，本小姑娘均同樣打算將你解放！你大可放心坦白回答我！」

杜大力奇道：「我服與不服，你也會放我？」

巫瑤姬笑道：「當然啦，我要的是你心服，而並非口服，因此絕對不會恃强凌弱、乘人之危。」

杜大力一聽，不由怪笑道：「我杜大力以力大如牛著稱，巫山鎮中之人，誰不知道？剛才祇是一時大意，被你算計罷了！如此我又豈會心服？自然是口服而心不服也！」

＊　＊　＊

巫瑤姬一聽，秀眉一揚，隨又微笑一下，忽地右手疾伸，向杜大力的左右手掌心，閃電般的輕輕一戳。

杜大力但感左右手掌心一陣刺痛，僵硬的雙臂却立刻可以活動了！他不由大喜，連忙垂了下來，甩動幾下，但感已活動自如。

他心中不由又驚又奇，但仍不服氣，向巫瑤姬道：「巫姑娘，你若讓我再揍四巴掌，我便心服口服了！」

巫瑤姬微笑道：「我有言在先，必令你心服，因此你祇管出手狠揍便了！」

杜大力咬一咬牙，他已知巫瑤姬的厲害，出手便再不留力，使足牛勁，左右手齊揮，猛地便向巫瑤姬的左右臉頰揍來。

但杜大力的左右手臂，又不知碰着巫瑤姬的甚麼地方，立刻又如剛才一樣，雙臂痲木，懸在半空僵硬不動。不但如此，這次由於出的力大過前次，他雙臂如遭雷殛，比前一次又痛苦了一倍有多。

杜大力仍有一點不服氣，巫瑤姬果然又將他「解放」了，讓他再出第三次掌。

這一次杜大力咬緊牙根，使出了全身剩下的力氣，當眞力大如牛，再猛地向巫瑤姬擊去！不料這一次受創更深，不但雙臂動彈不得，就連上半身自腰部起，竟半截身都僵硬了！杜大力深知今番完了，巫瑤姬若就此不顧而去，他杜大力便立刻變成半身癱瘓的殘廢人了！而且他此時才猛地驚覺，他出的力氣越大越猛，他所受的創傷便越發厲害，他因而又悔又驚，連話也說不出來。

巫瑤姬却毫不生氣，向杜大力笑道：「如何？你若自負力大如牛，可以爲所欲爲，敢再多試一次麼？你祇須答一下，我立刻再將你放了！」

杜大力不答，却將頭猛搖幾下，喃喃的道：「小女仙！你不必放開我了！」

巫瑤姬笑道：「爲甚不必放你？」

杜大力嘆氣道：「因爲我怕我忍不住出手揍人啊！我如今才明白，我出的力越大越猛，自家所受的創傷便越厲害；猶如別人挨我所揍，我的力氣越大，別人便越痛苦！這道理我總算明白了，又怎可再將我釋放，令我傷人自創啊！別放！別放！決計不可將我釋放！」

巫瑤姬一聽，却欣然的笑了。她的右手忽地向杜大力上半截身輕輕一拂，含笑道：「你既明白傷人必自創的道理，你便可以離開啦！」

巫瑤姬話音未落，杜大力的半截身子，又立刻可以活動自如。但他並不走，反而怔怔的站着，一動不動。忽地，他向巫瑤姬俯身拱手道：「多謝小女仙！」

巫瑤姬笑道：「我並無助你甚麼，你多謝我幹麼？」

杜大力嘆了口氣，隨即感慨的道：「小女仙令我明白了『傷人自創』的道理，我終於覺得今是而昨非了！而且小女仙心胸仁厚，剛才片刻之間，已令我久患的背傷霍然而癒，多年的痛苦頓消，此恩此德，杜大力必永誌不忘！日後有用得着我杜大力的地方，就算赴湯蹈火，亦決不推辭！」

原來巫瑤姬三次與杜大力的經脈相觸，已知他背部經脈受阻，便順便替他以「脈典」的神技打通了，因此令杜大力的背傷霍然而癒。

此時巫瑤姬却淡然一笑道：「杜大哥但能知錯而改，洗心革面、脫胎換骨，造福效力鄉梓，則瑤姬便十分高興了，也不必向我致謝甚麼。」

杜大力重重的點了點頭，又答了一聲：「是！」然後便沉重的走了出去，他的背影，眞的好像變成一頭爲人造福的孺子牛了。

游仙館中，此時一片肅靜，似乎均爲巫山鎮的一位「兇神惡煞」，

終於化爲一頭馴服之牛而驚喜萬分，因此人人感佩，誰也忘了說話。

好一會，那老掌櫃才快步走到巫瑤姬身前，向她深深一揖，謝道：「多謝瑤姬姑娘！以無尚大法，降服了一頭大蠻牛，替敝店消除了一場災禍，爲巫山鎮化去一大兇神惡煞也！」

巫瑤姬格格一笑，却道：「老掌櫃不必客氣，我已吃飽，請結賬好啦！」

老掌櫃一聽，忙搖頭擺手道：「不敢！不敢！敝店若與瑤姬姑娘計較，便太不近人情啦！」

巫瑤姬道：「爲甚不可計較？」

老掌櫃道：「敝店這一場災劫，若非姑娘你化解，打鬥起來，敝店所損失的，祇怕是幾十倍的飯菜錢也！因此決計不敢計較。」

巫瑤姬心中不由欣然一笑，暗道：原來「濟世救人」有這般妙處，不但可以令人快樂，自己亦有一點收益，起碼不愁兩餐吃喝啦！這又豈非「我爲人人，人人爲我」嗎？她這般轉念，不由欣慰的格格笑了。

她也絕不多求，塡飽了肚子，也就十分滿足。她學着她當日所見的赤松大師的樣子，向在座中人拱一拱手，說一聲「告辭啦！」便施施然的走了。

巫瑤姬知道，她在巫山鎮是決計尋不着娘親的了，於是她就這般一路南行，頭也不回的離開了巫山鎮。她身上依然穿着娘親那套略顯寬大的衣衫，黑衣黑褲，是典型的婦人服飾，套在一位年值妙齡的少女身上，便顯得十分古怪。

但巫瑤姬却渾然不覺，走出巫山鎮時，路人看她，她也看回路人；別人迷惑的笑她，她也格格而笑，笑得比瞧着的人更開心。

走出巫山鎮，南面是一條平坦的大道。巫瑤姬見大道一直通向遠處，十分漫長。她毅然決然的踏上大道，一路前行，雖然她並不知道，這條大道通往南面的甚麼地方。

此時四野寂然無聲，人影也不見一個。巫瑤姬却忽然皺一皺眉，因爲她忽然察覺，有人一直尾隨她而行。她故意加快了步伐，一會再驀地向後一旋，一條骯髒的人影便幾乎與她撞上了，原來她後面果然有人尾隨而行！

巫瑤姬一看，原來竟是在游仙館被杜大力痛打的「呆小子」，但他此時却似乎毫無損傷痛苦的樣子。

巫瑤姬不由奇道：「呆小子！你已白賺了一隻燒鷄吃啦，還不心足？跟着我幹嗎？」

呆小子傻笑道：「你幫我打跑那惡胖子，我自然跟着你啦！」

巫瑤姬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嗔道：「我也並非幫你，祇是爲巫山鎮人化解兇神惡煞罷了！因此你也不必跟着我，快走開吧！」

呆小子却紋絲不動，道：「我不跟着你，却到甚麼地方去呢？」

巫瑤姬道：「你從何處來，自然便往何處去啦！」

不料那「呆小子」一聽，却喃喃的道：「我從何處來，便往何處去麼？但我從墳墓中來，便要往墳墓中去了？」

他喃喃的自言自語，抬眼向四周一望，見到道側有一處亂葬崗墳地，竟當眞轉身舉步，向那墳地走去。

巫瑤姬一見，心中不由一動，她原來尚懷疑這「呆小子」是裝瘋賣傻，好去騙人家一餐飯吃；但此時仔細觀察，但見這「呆小子」神色迷惘，臉色紅潤，內息極强，渾身似有一股「靈氣」護體，因此那杜大力雖然力大如牛，却難令他有絲毫損傷，心中不由十分奇怪。

巫瑤姬身負「神農醫綱」的絕頂神通，但凡碰到世間的「疑難雜症」，便自然心癢難熬，決心非救治一番、研判清楚不可。此時她已不想這「呆小子」走開了，因爲她已決心把他作爲她「出道行醫」的第一個病人。

巫瑤姬忽地嬌喝一聲道：「喂！呆小子，你回來！那墳地是好去的麼？」

那「呆小子」腳步一頓，轉過身來，奇道：「你不是說從何處來，往何處去麼？那墳地爲甚不可去？」

巫瑤姬此時已知這「呆小子」決非裝瘋賣傻，心中不由有點憐憫，便順着他的口氣，笑道：「呆小子，從墳地出來的是死人，也祇有死人才返墳地去！你並非死人，爲甚要往墳地去？」

那「呆小子」却連連的搖頭道：「不對！不對！從墳墓出來的人，並非死人；因爲我是從墳墓出來的，但我並非死人啊！」

巫瑤姬一聽，不由吃了一驚，心道：這「呆小子」神志迷惘，所說必無虛假，就如世人酒醉吐眞言一般，但他若眞的是從「墳墓」出來，却又非鬼非怪，那豈非十分詭秘嗎？

巫瑤姬不由驚異的道：「呆小子！你眞的從墳墓出來的麼？」

「呆小子」斷然的點點頭道：「我眞的是從墳墓中出來！」

巫瑤姬道：「那你是從甚麼地方？甚麼人的墳墓中出來？」

「呆小子」道：「我也記不得那是甚麼地方了，更不知道是甚麼人的墳墓！我却知道，我當眞是從墳墓中爬出來！」

巫瑤姬身負絕頂神通，雖然不



畏妖魔鬼怪，但乍然聽這「呆小子」說得如此眞確，如此恐怖，亦不由心中一寒。幸而此時是大白天，陽光遍地，否則她必定失聲驚呼起來。巫瑤姬不由微嘆口氣，道：「呆小子！你所說的，若非我巫瑤姬聽到，別人必定將你當作鬼怪打殺了！但除了記得你是從墳墓中出來，你還記得其他甚麼？」

「呆小子」聽巫瑤姬這般一問，恍似被人突然刺激一下，一縷十分遙遠的記憶，終於被勾出來了！他忽地喃喃的道：「啊！對啦！我記起來了！當日送我進墳墓的人，是一位叫『赤松子』的大師，他可神通廣大哩……」

巫瑤姬一聽，心中不由一跳，當世能令她衷心佩服的，除了她素未謀面的師祖神農、師傅無名聖醫外，祇怕便祇有「赤松子」這三個字眼了！她因此忙道：「等一等！呆小子，你眞的記得一位叫『赤松子』的人麼？我問你，他如何神通廣大？」

「呆小子」笑道：「我的確記得！這位赤松大師，可令人死，亦可令人生！他先是令我死了，送進墳墓。我記得我在墳墓中渡過了七日七夜，忽然甦醒，然後便從那墓中爬出來！可惜我除了這些，以前所有的事，全都忘記了！」說罷十分迷惘的嘆了口氣。

巫瑤姬却笑道：「不要緊！祇要你記得『赤松大師』這四個字眼，我保你一切便有轉機了！」

「呆小子」奇道：「爲甚記得『赤松大師』，一切便有轉機？」

巫瑤姬微笑道：「你既與赤松大師有緣，那祇要重遇赤松大師，他便必有辦法令你記起以前的一切！若不能遇上，我巫瑤姬亦會爲你設法，恢復你的記憶。如此，豈非一切有轉機嗎？」

「呆小子」一聽，不由甚喜，他忽地向巫瑤姬跪下叩頭道：「多謝姑娘相救！你肯讓我跟隨，你要我做甚麼我也必定答應啊！」

巫瑤姬見「呆小子」雖然傻兮兮的，但却甚有禮貌，心性也十分善良，不由一陣歡喜，暗道：這呆小子雖然失去了大部份記憶，傻呆呆的，但却比世上那等奸詐之人好相處多啦！她這般轉念，便決心把呆小子帶在身邊，以便仔細審察，尋出辦法，助他恢復往昔的智慧。巫瑤姬伸手拉起呆小子，笑道：「我不喜歡左拜右拜的！但你跟着我，我要你做牛做馬，你也願意嗎？」

呆小子想也不想，便答道：「牛、馬都很好啊！我願意做牛做馬！」但忽地又加了一句道：「但我祇願意做仙人姐姐的牛馬！」

巫瑤姬笑道：「爲甚祇肯做仙人姐姐的牛馬？」

呆小子道：「這多年來，我祇知老被人打罵，從來無人肯救我！我記得有一位義兄，待我也很不錯，可惜他不知到甚麼地方去了！因此祇有仙人姐姐你願意救助我，我自然願意做仙人姐姐的牛馬啦！」

巫瑤姬見他說得倒一本正經，充滿眞誠，心中不由又添了一分憐憫，暗道：看他的身世，必定是一位被人遺棄的孤兒，受盡人世間的苦楚，後來不知如何遇上赤松大師，助他練成了一種十分古怪的功夫，他的身世，倒與我有點類似啊！

* * *

巫瑤姬此時，對這呆小子，不但有點憐憫、同情，更有點好奇心了。

她忽然問道：「喂，呆小子，你到底是誰？」

「呆小子」道：「我便是呆小子啊，我祇知道，人人皆這般呼我，我自然便是姓『呆』，名『小子』了。」

巫瑤姬不由微歎口氣，她知道暫時決計不能從他口中探聽到甚麼了，祇好無奈的笑道：「那好吧，呆小子，你便跟我一道上路吧！」

於是，巫瑤姬便任由呆小子跟着，一同往南面的大道遠處走去。

走了半日，大概已接近了城鎮，路上的行人漸多了。見到這一對少男少女，女的穿一套婦人的衣衫，男的一身骯髒的衣褲，但又均容貌秀麗，顯得不倫不類、不三不四，十分奇特，均盯着兩人，就如發現怪物臨世。

巫瑤姬心性玄幻，她所思所想，皆出世人的意料，因此世人的詫異，巫瑤姬又怎會去理會。「呆小子」人如其名，祇知做他喜歡做的，想他喜歡想的，他喜歡吃燒鷄，就算挨一頓毒打，也決不會將到口的燒鷄放棄，這一對少年男女聚到一起，又怎會去理會世俗的目光呢？

又走了一會，巫瑤姬忽見路旁有一座果林，樹上掛滿紅艷艷的蘋果，十分誘人，但果林邊却有四名執刀荷戟的大漢嚴密看守，顯然這是一座富貴人家的花園，嚴防窮人偷摘。

巫瑤姬心中忽然一動，便向呆小子含笑道：「喂，呆小子，游仙館杜大力桌上的燒鷄，眞的是你偷走嗎？」

呆小子坦白的道：「是啊，的確是我偷來吃了。」

巫瑤姬笑道：「但我一直留意住，你並無踏進館中半步，如何去偷？」

呆小子道：「我也不知如何，我祇知道每當我肚子餓急了，極想

吃東西塡肚子時，心思集中於這樣東西上，再在心中默呼：來！來！那東西自然便會飛到我手中，給我吃了。」

巫瑤姬大感興趣，她格格笑道：「這很好玩啊，你可以試演給我看看，好麼？」

呆小子點點頭，道：「仙人姐姐，試甚麼？」

巫瑤姬笑着，伸手一指那守衞森嚴的果林，輕聲道：「果林中的蘋果，你試『偸』一個給我看看。」

呆小子一聽，果然脚步一頓，眼珠盯着十丈外的果樹，口中念念有辭：「蘋果，來！來！」他一連叫了十數聲，樹上的蘋果却紋絲不動。

巫瑤姬嗔道：「呆小子，吹牛麼？怎的『偸』不來蘋果？」

呆小子微歎口氣，道：「仙人姐姐，這也是常有的事，每當我肚子不餓，心中不急，意念難集中時，又或者我貪心想：多要時，這『偸』法子往往便失靈了。」

巫瑤姬一聽，俏眼滴溜溜的一轉，便故意虎起臉孔，生氣的道：「好啊！呆小子！你肚子不餓，心中便不急了，我想吃個蘋果，你也不想弄來，還說甘願做我的牛馬麼？我不許你跟着我，你快快走開。」

呆小子見巫瑤姬生氣，又惡狠狠的趕他走，心中不由大急，他知道祇有「弄」來蘋果，才可令「仙人姐姐」回心轉意、收留他了，他的意念不由便集聚在那「蘋果」身上，心中狂呼：「蘋果！蘋果！你快飛來，否則呆小子便要離開。」

就在此時，怪事突生，遠在十丈外的蘋果樹上，一個被呆小子眼珠盯着的最紅的蘋果，忽地無風自動，又忽然掉落，再在半空中轉向，呼呼的橫飛而來，呆小子伸手向前一伸一縮，那大蘋果竟已落入他手中了，這情景若非巫瑤姬親眼目睹，便殺了她也不會相信。

果林中嚴密把守的四名大漢，自然亦毫不察覺，因為誰會相信，隔了十丈遠的人，可以「偸」蘋果。

但這一切却千眞萬確，那大蘋果此時亦已落到巫瑤姬的手上，又聽呆小子道：「仙人姐姐，我祇能弄來一個，仙人姐姐自家吃了吧！」

巫瑤姬正感口渴，瞧着手中紅艷艷的大蘋果，忍不住便咬了一口，但感肉甜汁豐，咬下去滿口生津，果然是如假包換的樹上熟佳果，她吃了一半，見呆小子怔怔的望着她，便笑道：「呆小子，你望着我幹麼？你亦想吃麼？那你再多弄一個來啊！」

呆小子却搖搖頭，道：「不，我並不餓，我吃了一隻燒鷄，便三日三夜不必再吃東西了，我祇是看看，仙人姐姐是否仍在生氣，欲趕我離開？」

巫瑤姬見呆小子果然天生異禀，又傻呆得十分可愛，不由格格笑道：「呆子，仙人姐姐是故意逼你施展妙法，好讓我見見識，我怎會生氣。」說時，又把吃剩的一半蘋果，遞給呆小子，道：「你不餓，想必也口渴了，你不能再弄多一個，這一半你吃了吧！」

呆小子接過半邊蘋果，十分高興，塞入口中，很快便吃光了，巫瑤姬見他吃得津津有味，心中也十分歡喜。

兩人繼續上路，一路南行。巫瑤姬在葫蘆谷出來後，對日常的飮食便不太着緊，她每吃一頓「人間煙火」，便七日七夜不覺肚餓。呆小子與她相較，吃一頓可抵三日三夜，因此兩人上路，也不必記掛飮食，份外顯得逍遙自在。世人勞碌奔波，多半皆為了塡飽肚子，假若於飮食上不太着緊，自然比常人快活多了。

兩人一路向南行，將近天黑，天忽然下起微雨，兩人走入一條小村莊，但見祇有三幾戶人家。巫瑤姬走去拍門，求借宿一宵，那戶人家道：「我等連睡床也沒有，如何有地方借宿，村後有家祠堂，你等上那兒過夜吧！」

巫瑤姬也沒生氣，與呆小子一道，走去那間祠堂，但見祠堂已十分破舊。巫瑤姬也不以為意，她在葫蘆谷中，於孤寂天地中也過了半年，此時但有一處可遮風雨的地方，她也就十分滿足了。

兩人走進祠堂，在昏暗中，巫瑤姬忽地驚叫一聲，呆小子循聲一看，却笑道：「仙人姐姐，怕甚麼？不過是一副棺木罷了。」他神色欣喜，見了棺木，彷彿便如見了親人。

巫瑤姬見了，不由一陣發呆，心道：這呆子好不奇怪，見了棺木，反而眉開眼笑，就如他當眞是從墳墓中爬出的「殭屍」似的，但殭屍死硬硬的，那有他如此活生生呢？

思想間，呆小子又笑道：「棺木中躺的是死人，比遇上活人好多了。」

巫瑤姬心中不由又一寒，忙道：「呆子，為甚麼死人比活人好？」

呆小子笑道：「死人不會動，活人却喜歡打我、欺負我，這不是死人比活人好嗎？」

巫瑤姬不由作聲不得，心道：你這呆子，若非我於「神農醫綱」中知悉，世人有一種叫「失憶」的病徵，你的話讓別人聽了，必將你當殭屍，一把火燒了，雖然如此，心中却不由對他的悲慘身世添了幾分



同情。

呆小子雖患了「失憶症」，但他久慣野外生活，就算是荒僻的地方，也曉得弄好一點。祇見他手勤脚快，從外面不知甚麼地方，抱入一大把乾草舖在地上，分成兩排，中間隔了五尺。呆小子對巫瑤姬笑道：「仙人姐姐，兩張草床，請揀一張睡下，剩下一張，便是呆小子的啦！」

巫瑤姬甚喜，胡亂揀了一張，便和衣躺下，呆小子也躺上另一草床，眨眼便呼呼入睡了。

兩人的「草床」，距那副棺木僅三丈遠，巫瑤姬躺在草上，眼珠不時向那棺木瞟去，無論如何難以入睡。她心中不時浮出「殭屍」可怕的影子，身上不由一陣發痲。扭頭望一眼呆小子，却見他睡得十分香甜，心中不由狠狠的駡道：「死呆子，偏你無思無憶，竟可安睡大覺。」轉念又暗道：人若無思無憶，如呆子一般，想吃便吃，想睡便睡，倒可省却許多煩惱啊！

她轉念之際，忽聽一陣沙沙作響，不知從甚麼地方傳了過來，接而又好像有甚麼物體，從殿後跑到殿前這一面來。

巫瑤姬內力奇高，她若非被那棺木弄得一陣心怯，祠堂內十丈之內，任何物事也逃不出她的目力外，她凝了凝神，目力集中之下，隱約便見殿內棺木旁邊，彷彿有兩條人影，攬作一堆。

接而又聽到一把男子的聲音道：「妹妹，若非怕妳爹發覺，我倆便不必在此幽會受風寒啦！」

又聽女的聲音道：「我爹他喜富嫌貧，怎會接納你這位莊稼漢作女婿啊！但妹妹已經是你的人了，你還抱怨甚麼？」那男的又道：「那妹妹妳怕不怕，我倆在此幽會？」女的決然的道：「祇要你對我好，永遠祇喜歡我一個，我便甚麼也不怕。」那男的感慨的道：「妹妹，妳……妳對我眞好！」

接而又見那男的身影，摟着女的親吻，但見兩條人影嘴對嘴的，發出一陣「嘖嘖」聲，那女的夾着一陣令人心跳的呻吟。

巫瑤姬心中不由一陣發熱，不知怎的，她連俏臉也漲紅了，在矇矓中她反問自己：「假如有男子如此對我，我是否會像那女的發出這種古怪的哼叫呢？」她此時的年紀，對男女的情愛事，尚矇矇矓矓，心中自然有這般古怪而有趣的念頭。

巫瑤姬臉紅耳熱，不由側頭瞧一眼身旁的呆小子，但見他依然呼呼的睡得正香，心中不由有點慶幸又有點可惜，她慶幸自己的羞態沒被這呆小子瞧見，但又為失去一個審察呆小子的反應機會而可惜。她身負「神農醫典」的絕頂神醫奇技，自然不捨放過每個「望、聞、問、切」的時機了。

就在此時，又聽那男子道：「妹妹，妳的衣衫濕透，披在身上，會着涼的。」說時，隱約又見他替女的脫去身上的濕衣。

那女的似感羞怯，悄聲道：「不……不要……」那男的道：「好辛苦才見一次……我……我忍不住了！」那女的半推半就，道：「不要這樣……我怕……」男的道：「怕甚麼？我永遠對妳好，不就行了麼？」說時，他已將女的內外衣剝去，自己的衣衫亦三把兩下的脫掉了。隱約中，祇見兩條一黑一白身影，纏作一團，又傳來一陣如泣似歎的喘息呻吟聲。

巫瑤姬心跳得更厲害，她又不忍驚擾打散了這對「野鴛鴦」，因此祇好別轉頭去，閉上眼睛，不敢再睜開來。

好一會，忽聽那呆小子「噗嗤」一聲，笑將起來，巫瑤姬連忙睜眼一看，黑暗中，殿角那對男女已不見了，却見呆小子直勾勾的盯着她，又傻兮兮的笑着。

巫瑤姬嗔道：「呆子……你笑甚麼？」

呆小子道：「呆子沒笑甚麼，但見殿中那男子和女子，脫光衣服，嬉玩了一會，走了之後，仙子姐姐仍閉着眼睛不敢睜開，忍不住便笑將起來啦！」

巫瑤姬一聽，便知呆小子剛才假裝睡得香濃，却原來把一切均瞧在眼裏，不由又一陣臉紅耳熱，又羞又氣，狠狠的道：「好啊，你這死呆子，敢裝睡了騙你仙人姐姐，不怕我將你趕走麼？」

呆小子慌道：「呆子不敢笑仙人姐姐，呆子笑那男人、女人罷了，仙人姐姐切莫生氣。」

巫瑤姬又好氣又好笑，咬牙道：「呆子笑那男女作甚麼？」

呆小子道：「他們脫光了衣服，這很不妙啊！因為呆小子知道，祇有在墳墓中爬出來的人，才不穿衣服，而外面的人，無論男人和女人，都非穿上衣褲不可，他們當自己是從墳墓中爬出來，這不好笑麼？」

巫瑤姬見呆小子說得一本正經，知他是眞心而發，不由恨不起來，含嗔帶笑的道：「你這呆子，不說這些，天也快亮了，雨也停了，不如趁早上路吧！」

巫瑤姬說着，一躍而起，說走便走。呆小子也沒說一句話，在後面緊緊的相隨。

兩人一路而行，到天大亮時已抵達楚地的一座城廓。巫瑤姬忽然思起飯食來了，便與呆小子一道，大模大樣的走入一家酒館。

巫瑤姬知道呆小子喜歡吃燒雞，她自己也覺得甚好味道，因此也不待呆小子開口，便要了兩隻大燒雞，兩盤大白饅頭，兩碗大白米飯，便狼吞虎嚥起來。至於口袋中有無錢物付賬，巫瑤姬根本想也不想。呆小子更不去理會，他瞧着燒雞，聞到那香氣，也不必花力氣去「弄」來，早已樂得眉開眼笑，開懷大嚼起來。

## 龍靈之氣　潛於人身

吃飽了燒雞、饅頭、白米飯，巫瑤姬俏眼一轉，向櫃枱那面溜去。祇見一位人客正在結賬付銀，一錠白花花的銀兩在櫃枱上亮了出來。

巫瑤姬忽然悄聲向呆小子下令道：「呆子！快！施展你那『虛空挪移』技倆，將那錠銀弄來結賬！」原來巫瑤姬對呆小子這等「神通」已深信不疑，因此放心大膽上酒館吃上一頓。

呆小子一聽，果然點點頭，雙目盯住三丈遠櫃枱上的那錠銀，口中念念有辭：「來！來！快來！」

不料呆小子施展了好一會，櫃枱上那錠銀依然紋絲不動，接而被掌櫃收入裏面的賬櫃中了！

巫瑤姬氣得罵道：「呆子！等着這錠銀結賬哩！你怎的如此拖拉，遲遲弄它不動？」

呆子道：「仙人姐姐，呆子剛吃飽了，肚子舒服，心裏便急不起來，呆子這『弄物』法子便忽然不靈了。」

巫瑤姬一聽，不由嚇了一跳，咬牙恨恨的道：「你這死呆子！該靈時不靈，不該靈時却心到擒來！你弄不來，待會結賬，看人家不將我等作白吃捉到官府坐牢！你這呆子該死之極！」

呆小子笑道：「仙人姐姐，我等可以逃啊！」

巫瑤姬嘆了口氣道：「我等若逃，則便永遠背負『白吃賴賬』的惡名了！這惡名可難聽極了。」

呆小子見巫瑤姬嘆氣，愁苦的樣子，不由嚇了一跳，慌得連忙道：「仙人姐姐不必犯愁，呆子頂多挨他幾拳痛打頂賬便了！」

巫瑤姬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咬牙道：「死呆子！你挨得痛打，我可挨不了！若我忍不住還手傷人，那我等『白吃賴賬兼傷人』，這惡名便更大啦！」

巫瑤姬正心慌時，外面忽然走進四名紅衣僧人，粗眉橫眼，不似楚地之人，亦不似中土中人。

那酒館老闆一見，却慌忙走上前去，向四名紅衣人躬身作揖，誠惶誠恐的道：「原來是楚國君襄王旄下的紅衣大師，紅衣大師光臨，有甚需要？祇管吩咐在下。」

巫瑤姬正感奇怪，身側有人客驚恐的悄聲道：「這四名紅衣大師，是楚襄王重金聘自西域的貼身侍衛，神功蓋世，在這楚都郢城，出入橫行無忌，人見人怕，如逢兇煞！今日光臨此地，這酒館祇怕要遭殃了！」

那人客話音未落，祇見爲首的紅衣大師嘿嘿冷笑道：「吾等進酒館，所需的當然是醇酒美人也！哼，吾等所好，汝難道不知道？」

老闆一聽，不由倒抽了口寒氣，慌道：「知道！知道！但美酒不缺，那美人一時間敝店委實難以尋找，請大駕海涵包容一下。」

紅衣大師甲臉色一沉，正欲發作，他的眼線向巫瑤姬這面瞟來，不由便直勾勾的盯着了，呵呵大笑道：「楚宮中的美女，襄王已任吾等玩膩了！不料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呵呵，天仙般的美人兒，不就在眼前了麼？」

紅衣甲話音未落，巫瑤姬眼利，已發覺勢頭不對，又正爲結賬犯愁，眼見酒館中人，皆被四名紅衣人弄得心驚膽顫，無暇理會她和呆小子這面。她向呆小子悄悄的揚了揚小手，又指一指窗外。

巫瑤姬也不理呆小子是否會意，身子一晃，便如飛燕般，從窗戶中掠了出去。竟悄無聲息，酒館中人誰也沒有發覺。

巫瑤姬掠出酒館，又一路向郢城的北面掠去，好一會，她扭頭一望，才見呆小子施施然的在後面遙遙跟隨。

巫瑤姬見呆小子後面並無人追來，這才暗鬆口氣，她略爲放緩腳步，待呆小子趕上來，才忙道：「呆子！你爲甚溜得這般遲緩？我還以爲你已被酒館中人捉住了！」

呆小子道：「仙人姐姐溜得如此快捷，呆子那有這般能耐？我以爲仙人姐姐從此撇開了呆子，不許我跟隨，心中大急，拚死向厚牆撞去！」

巫瑤姬知呆小子所言皆由衷而發，絕無虛假，不由大奇道：「你這呆子！厚牆是撞得開的麼？但你爲甚却毫無損傷？」

呆小子道：「不知怎地，呆子心中一急，便發覺似乎已化作一股氣浪，猛力向厚牆一撞，竟便從厚牆的縫隙處鑽將出來，因此身子也毫無損傷，酒館中人想必也不會發覺。」

呆小子說得輕鬆，但巫瑤姬却驚訝得瞪圓了俏眼珠，接而又忍不住笑道：「呆子！你吹大牛麼，你若眞有此本事，前面便有一道厚牆，你再鑽給我看看好麼？」

巫瑤姬說時，伸手指着前面的一座廟宇，那廟宇果然有四堵厚厚



的牆壁。

呆小子却連忙搖頭擺手，慌道：「仙人姐姐！剛才呆子是被逼急了，才鑽得出來！此時再鑽，那是決計不能的了！」

巫瑤姬正想再逼呆小子，忽地噤聲，原來此時在廟宇中，正走出四人，竟是酒館中的四名紅衣大師！

巫瑤姬一見，也顧不得逼呆小子了，伸手一拉他的手，施展「天石神功」的第四式「雲浮月升」，向後便逃。因爲巫瑤姬知道，四名紅衣大師的功力，不在當日的赤松子大師之下，她連一個祇怕也應付不了，何況對方有四人？而且又加上須要分心照顧不懂武功的呆小子！她但覺得，除了溜逃，她簡直再無其他法子了！

她扯着呆小子，施展「雲浮月升」絕頂神功，雖然多了一人，功力大打折扣，但也身如閃電，呼呼向後面倒射而去。

巫瑤姬逃了一會，心道：該把紅衣大師撇遠了？不料她猛一抬頭，却哭笑不得。原來四名紅衣人，早已擋住去路。這等了無聲息的功夫，顯然不在巫瑤姬之下。

巫瑤姬見逃無可逃，不由氣道：「喂！你等擋住我去路幹麼？」

紅衣甲呵呵笑道：「吾等乃楚襄王貼身侍衞，極得襄王重用，襄王新喪了一位美妃，正尋覓一位美女塡補美妃空缺，小美人恰好是萬中無一的最佳人選也！吾等又豈會放過？小美人不必再逃了，快乖乖跟我等返楚宮去吧！」

巫瑤姬自幼在巫山鎮長大，根本不知楚宮是甚麼模樣，也不知「美妃」是甚麼東西。她因此格格笑道：「那楚宮是甚地方？跟你等返宮做那『美妃』有甚好玩？」

紅衣甲一聽，便知巫瑤姬尚是一位未知世務的小姑娘，十分清純，又十分俏麗，心中不由暗生歹念，打定主意，將她據爲己有。於是向巫瑤姬哈哈笑道：「小美人，你祇要跟吾返宮，富貴榮華便包你享之不盡也！你以後也不必再賴賬溜逃了！」

巫瑤姬却決然的搖頭道：「不！我決計不跟你等回那甚麼楚宮，做那甚麼美妃！」

紅衣甲不由一怔，道：「爲甚麼不跟？不做？」

巫瑤姬道：「那甚麼『榮華富貴』有甚好處？我根本不想去求，因此自然就不跟、不做啦！」

紅衣甲一聽，神色一沉，冷笑道：「跟與不跟，做與不做，你以爲能由得你嗎？吾讓你先看看，到底是你的脖子硬，還是這棵樹幹硬吧！」

紅衣甲說罷，向四周望了一眼，目光落在一棵方圓近尺的樹幹上。忽地猛運一口氣，向樹幹一吹，一道寒光即一閃而出，繞樹幹轉了一匝。又沉喝一聲道：「倒下吧！」

他喝聲響過，樹幹並未倒下。

呆小子見了，不由傻笑道：「吹牛！吹牛！大樹並不倒下！」

紅衣甲正欲發作，但見呆小子傻兮兮的樣子，忽地又改變了主意。他向呆小子笑道：「小子！倒與不倒，你爲甚不過去瞧瞧？」

呆小子一聽，果然走上前去，伸手向樹幹輕輕一推。祇聽「嘩啦」一聲，近尺粗的樹幹，竟「隆」地倒了下來！原來樹幹的中間，已被一柄利刀似的東西削過了！呆小子不由樂得拍手笑道：「倒也！倒也！眞的倒也！」

巫瑤姬見呆小子笑得十分快樂，毫無機心，不由又好氣又好恨，暗地咬牙道：你這死呆子笑！待會你便該哭！哭了！

果然巫瑤姬心念未了，突見紅衣乙伸手向呆小子一抓，劈胸便將他弄得渾身軟癱，倒在地上，竟再也爬不起來。

紅衣甲趁巫瑤姬因呆小子分神之際，右手疾伸，一下便扣住了巫瑤姬的手腕。巫瑤姬本來可獨自搶先溜走，但她見呆小子倒在地上，顯然已逃不了，又擔心這紅衣惡人，不知如何折磨呆小子，猶豫之際，已被紅衣甲扣住了手腕脈門。巫瑤姬但感手腕一痳，隨即全身發軟，此時便任她想逃也溜不走了。

巫瑤姬是「穴脈道」中的大行家，她自然知道，腕部的「太淵穴」被封，全身的經脈便受制，祇要對方微一發力，她的經脈便會被震斷而死。她既然知道，自然不敢再輕舉妄動了。

紅衣甲又趁勢沿巫瑤姬的手臂，一路連封了她六道穴脈，巫瑤姬但感渾身發軟，連逃走的力氣也失去了。

紅衣甲哈哈一笑，仰頭長嘯一聲，立刻便有八名武士，騎一匹快馬，又牽着一匹，風馳電掣疾奔而來。紅衣甲將巫瑤姬攔腰一抱，抱在懷中，躍上馬背，便飛奔而去。

後面的紅衣乙也拽起呆小子，跳上馬匹，緊隨紅衣甲疾馳而奔，身後十八人十騎，揚起了漫天灰塵。

巫瑤姬但感自己被那紅衣甲抱在懷中，策馬飛奔，她不由又羞又氣又急，她拚命掙扎，紅衣甲笑道：「小美人，你再亂動，摔到馬下死了，老子便失了一塊到口的肥肉也！」說時隨手又封了巫瑤姬的昏穴，此後，巫瑤姬便甚麼也不知道了。

巫瑤姬醒來時，發覺已身處一間四面厚牆的牢房。牢房中有吃的

喝的，更有床被，她又感四肢已可自由活動，但渾身軟綿綿的，根本提不起力氣。她向牢房仔細一打量，祇見四道高牆，中間祇有一扇鐵門，上面開了一個人頭大小的活門，大概是從這兒送食物進來。

巫瑤姬試試照「天石神功」上的運氣法門，調運內息，但一口眞氣，也不知在體內甚麼地方受阻，根本無法凝聚。她此時才知道，她碰到的是神通不在赤松子大師之下的惡魔頭了。

巫瑤姬暗道：自己落在這等大魔頭手上，除非是師祖神農復降人世，否則當世祇怕再無任何人可以救她了！想到此處，她不由一陣傷心，喃喃的道：「我本欲入楚都尋娘親，不料我反而陷身惡魔手上！娘親啊，你到底在何方？莫非那呆小子眞的是墳墓中人，遇上他便有災禍麼？死呆子！你……你到底在甚麼地方？」巫瑤姬忍不住尖叫起來。

「仙人姐姐！我……呆子在你隔壁啊！」

就在此時，呆小子的聲音忽地從鐵門的活門中傳了進來。

巫瑤姬一聽，不由大喜道：「呆小子！你原來未死！快想辦法弄我出去！」

不料那呆小子的聲音道：「不行啊！仙人姐姐，呆子心慌意亂，不要說弄仙人姐姐出去，連呆子自己的身子也動彈不得了！怎有能力救仙人姐姐出去？」

巫瑤姬是「穴脈道」的大行家，她一聽，便知紅衣惡魔，將呆小子的穴道也封住了。

她微一思索，問呆小子道：「喂，你可以見到外面的陽光嗎？」

呆小子的聲音頓了頓，似在找地方察看，很快便又傳聲過來道：「仙人姐姐！呆子這間牢房，有一扇窗子，正好見到哩！對了，太陽光已西斜，其色紅如血呢。」

巫瑤姬一聽，便知此時是酉時時分。她想了想，即向呆小子道：「你試用手按右胸骨，由上而下，看有甚感覺？快！」

呆小子似在依言施爲，一會他忽然驚喜的道：「奇跡！奇跡！仙人姐姐！呆子右胸骨本來被那紅衣人連點數點，然後便疼痛得很，自右胸骨而下，一直伸延到右腿腳跟。但如此一按之下，呆子的右胸骨已不痛了！咦？呆子的右手也可以活動了！仙人姐姐好本事啊！呆子可以動彈了！」

巫瑤姬不由一陣欣喜，暗道：按「神農醫綱」之「穴、脈典」，人身氣血，於酉時運行至足少陰經脈，即自右胸骨一直向下延伸。足少陰經脈被封，自然動彈不得，但若於酉時氣血最旺之際，足少陰經脈最易衝解，呆小子被封的經脈被解，他自然便可自由活動啦，他既可活動，或許便有辦法「弄」我脫險也。

* * *

巫瑤姬心念未了，牢房的鐵門卻被打開，有二名紅衣人衝了進來，將她架起來便往外走。

巫瑤姬急道：「你等帶我上哪兒去？」

紅衣人笑道：「紅衣甲老大捨不得妳這小美人，帶妳去陪他飲酒。」

巫瑤姬初涉江湖，不知其中的險惡，心道：飲酒便飲酒，我從葫蘆谷出來，難道怕了你不成？正好趁機將你灌醉，尋機溜之大吉，她因此故意大聲道：「喂，那面的呆小子，有人帶我去飲酒啦，你若口渴，便自己設法解決吧！」她的用意是暗示呆小子不必理她，有機會便先行施法溜逃。

她話音未落，已被紅衣人架送出去。巫瑤姬渾身發軟，連逃走的力氣也沒有，根本無法反抗。

巫瑤姬被帶到一座大殿，金碧輝煌，很有王宮的氣派。她故意笑道：「原來你等是將我送入楚宮做『美妃』吧？」

架她出來的紅衣人呵呵笑道：「紅衣老大本有此意，將你送給楚襄王做美妃。但小美人妳太美啦，老大捨不得，他決定留給自己享受也！」

巫瑤姬尚一派天眞，不知「享受」是甚意思，祇知這紅衣老大不懷好意，她已打算趁機將他灌醉，以便溜逃，也就不再多說甚麼了。

越過金碧輝煌的大殿，走入一座精緻的臥室。祇見那爲首的紅衣甲，正坐着飲酒。紅衣人將巫瑤姬推了進去，向紅衣甲躬身道：「老大，小美人送到，在下告退。」紅衣甲怪笑道：「有小美人陪酒，要你等幹麼？還不快給本座退下！」兩名紅衣嘍囉，慌忙退了出去，隨手又將臥室的大門關閉。

紅衣甲已有三分酒意，他拍了拍身側的坐椅，向巫瑤姬笑道：「小美人，你還站着幹麼？來，坐下，陪大爺飲酒。」

巫瑤姬此時已打定主意，便格格笑着，走了過去，在紅衣甲身側的椅上坐下，却笑道：「這位大爺，我渾身軟綿綿的，飲起酒來也沒勁啊！」

紅衣甲大笑道：「放心，小美人祇要有酒下肚，大爺擔保妳便渾身有勁，而且祇要妳飲了這杯酒，大爺便解開妳的穴脈，令妳更快活如仙。」

紅衣甲說着，在一隻金色的杯上，斟了一杯酒，遞給巫瑤姬，笑道：「小美人，祇要妳飲了這杯酒，大爺立刻替妳解開被封的穴



脈。」

巫瑤姬心道：小小一杯酒，決不可能令我醉了，況且這杯酒顏色清澄、香氣濃郁，決無下毒，這紅衣魔頭也犯不着此時將我毒殺，於是伸手捧起金色酒杯，一口飲了。

紅衣甲見了，眉開眼笑，道：「好，這才是乖乖的小美人！」說時，他自己也在同一壺酒上斟了一杯，細細品嚐，然後又再斟了一杯給巫瑤姬。

巫瑤姬見他也飲同一壺酒，越發相信酒中無毒，又自恃自己酒量奇大，因此也一口飲了。

一連三杯下肚，巫瑤姬但感身上果然熱騰騰的。她料想若於此時解開她的穴道，她便必定可以趁機溜走。她故意詐嬌扮傻，格格笑道：「我已連飲三杯，你却言而無信，不敢解開我的穴道，想必怕了我小美人吧！」

紅衣甲一聽，瞥了巫瑤姬一眼，見她俏臉泛紅，不勝嬌羞，心道：祇要再待一會，老子便解開妳的穴道，妳也不想走了。原來紅衣甲已在酒中下了媚藥，十分霸道，普通女子就飲一口也抵受不住，淑女會立刻變淫娃，何況巫瑤姬已連飲三杯。

紅衣甲怪笑一聲，伸手疾點巫瑤姬的手臂，先將她的手臂穴道解了，但身上的穴道仍不替她解。

巫瑤姬的手臂登時血脈流暢，有了幾分力氣，但身子仍軟軟的，仍不能調運眞氣。巫瑤姬心中一陣竊喜，暗道：祇要這魔頭再解開我身上的穴脈，我便算打他不過，亦足可溜之大吉了，她心中轉念，便又向紅衣甲格格笑道：「我的手可以活動自如，飲起酒來便份外愜意，但仍不夠，若身上有力氣，陪大爺飲酒，必更有樂趣呢！」

紅衣甲偷瞧巫瑤姬一眼，見她雙頰緋紅，俏眼兒水汪汪的，知那「媚藥」已發作了，心中不由一陣狂喜，暗道：這塊肥美的「小甜肉」，很快便可以入口了，他哈哈一笑，忽然伸出手去，在巫瑤姬身上輕輕撫摸，詐作替她解開身上的穴道。

巫瑤姬的身子，平生第一次被男人的手如此撫摸，換了她平日的脾性，早已一掌把這人斃了。但此時却不知是她故意如此，還是別的，她但感有一種暖洋洋、癢痲痲的感覺，也不知是難受還是舒服，心中竟萌生一種可怕的念頭，暗道：這般被撫摸，感覺上也不錯呀！

她最初尚有逃走的念頭，但到此時，她幾乎已不願逃溜了。

紅衣甲哈哈怪笑，他伸手連點巫瑤姬身上幾大穴脈，大笑道：「看！小美人啊，妳身上的穴道，大爺不是替妳解了麼？」

巫瑤姬但感身上的氣血果然運行暢通了，但心胸的熱力却因此更旺更熾，她但感心情蕩漾，甚麼事也不想做，祇想躺在甚麼人的懷中睡眠，這感覺就如缺奶的嬰兒，極盼娘親將她抱住。她身上的被封穴脈，雖然已全被解了，但她竟然失去逃走的念頭，反而有一種古怪的念頭，希望身上痲痲癢癢的感覺可以繼續，甚至渴望來得更加强烈。

她軟軟的漫聲應道：「解開便解開了……但你可以繼續如此的……」

紅衣甲呵呵怪笑，道：「那大爺親親妳，妳願意麼？」

巫瑤姬心中有一種反抗拒絕的意念，但她的頭却不受抑制的連點三下。

紅衣甲大笑，在怪笑聲中，他果然嘴巴湊到巫瑤姬的俏臉上，嘖嘖的連連親着。

巫瑤姬被對方如此一親，祇覺心頭有一股火焰，騰地燃燒起來，熊熊的迅速燃燒，就連殘餘的一絲抗拒的念頭也消失殆盡了。

紅衣甲見了，笑着把她抱入懷中。巫瑤姬軟軟的依偎着，感覺上就如娘親摟抱着自己，不但不討厭，反而一陣欣喜。

紅衣甲見巫瑤姬已馴如小羔羊，任人擺佈，他又一聲怪笑，伸手便解她的衣服。

巫瑤姬祇感嬌柔無力，心中迷迷糊糊，就如解她衣服的是娘親，這在她的思憶中十分甜蜜。

紅衣甲見她雙頰含暈，似笑非笑，這神態極之動人，加上他自己本人亦已喝了一杯媚酒，哪還按捺得住心中的慾念？他三下兩下，便將巫瑤姬身穿的衣服脫光了。

在紅衣甲眼下，露出了一具晶瑩雪白的玉體，他的手指稍一觸碰，巫瑤姬便全身一陣顫抖，紅衣甲玩弄過無數女子，但如此鮮嫩，如此俏麗的少女玉體，還是第一次碰到，他也不由一陣心醉神迷。

紅衣甲此時就如碰上一件十分珍貴的妙品，他絕不想一下便將她吞下去，非要仔細慢慢品嚐不可。況且這是一座專門供他淫辱美女的秘室，四面高牆，插翅難飛，決無任何人可以騷擾他了，他又何必焦急，暴殄天物？

紅衣甲在巫瑤姬玉體上到處又吻又嗅，自上而下，以至她白白軟軟的小足，亦不放過，他但感這具玉體的每一寸肌膚，均令他心神迷醉。

終於，紅衣甲再無法按捺熾烈的慾念，沉吼一聲，便壓在巫瑤姬的玉體上……

就在此時，這座秘室的高牆厚壁上，却忽地有人影一閃而出，這條人影，竟是被困於另一牢房的呆小子。

原來呆小子被困牢房，穴脈被封，渾身無力，他的奇異本事，竟半分也施展不出，空自焦急。幸而巫瑤姬是穴脈道的大行家，隔了一座牢房，運用「推時解穴」的妙法，助呆小子解開全身被封的穴道。

不料就在此時，呆小子卻聽到巫瑤姬被架去紅衣甲處的叫聲，他不由急得如火焚心。巫瑤姬在呆小子心中，一方面是俏麗無比的「仙人姐姐」，一方面是待他唯一最親最好的人。如今仙人姐姐卻被人架走，也不知如何加害於她，呆小子心中豈會不急如火焚。

他狂急之下，身潛的「隔空挪移」神通，不由被大大激發。他心念猛動，身子竟便從牢房厚壁中一越而出，如鬼魅似的緊隨架着巫瑤姬的紅衣嘍囉身後，遇到守衛，他便越牆而過，一路上竟神不知鬼不覺。紅衣人就算神功蓋世，亦無法預料呆小子竟身懷這等駭人的「異能」。

呆小子一路跟踪，發現巫瑤姬被送入一間秘室，秘室四面高牆，針插難進。他伏在牆角，心中意念聚在秘室內，裏面的輕微聲响，竟一一傳入他的耳中。

他起初聽聞有男人要巫瑤姬飲酒，巫瑤姬格格的笑着，但感十分快活。他便估計巫瑤姬必定是設法逃走，爲了不打擾她，他便不敢輕舉妄動。

後來呆小子竟聽聞有人在脫「仙人姐姐」的衣衫，這等脫衣聲，竟亦難逃呆小子的耳朵。他一聽之下，不由猛吃一驚，驀地憶起，他當日是光着身子從墳墓中爬出來，那模樣十分難看，他絕不希望這事在天仙似的「仙人姐姐」身上發生。

呆小子情急之下，意念十分强烈，秘室的厚牆，竟被他一下「化氣而入」。

立刻，他便見到紅衣甲，光着身子，壓在他最崇敬的「仙人姐姐」身上；更令他生氣的是，「仙人姐姐」竟亦被脫光了衣衫，亮出一身晶瑩聖潔的玉體……「仙人姐姐」聖潔的玉體，怎可被這等惡人污染？

呆小子氣急攻心，在他的意念中，紅衣甲的身軀，彷彿是一道堅固的厚牆，他決心非鑽穿不可，這意念如此强烈，竟令呆小子的身軀，呼地一下，化作一道凌厲無比的勁氣，從紅衣甲的下身透孔而入，再猛地從他的口腔、鼻孔、耳朵、眼睛等七孔大穴中疾射而出。

若所越的是硬蹦蹦的牆，這還不覺甚麼。但這呆小子此刻卻將紅衣甲的肉體當作厚牆，他所化的「勁氣」十分銳利，猶如尖刀利刃，射透擊穿了紅衣甲的五臟六腑，心、肝、脾、肺、胃立刻七支血箭，從紅衣甲的七孔中噴射而出，他就連一聲慘叫也未及發出，也不知害他的人到底是誰，亦枉他神功蓋世，便就此一命嗚呼。

紅衣甲的身軀，一下倒在巫瑤姬的身上，噴出的血箭，有部份濺落巫瑤姬的臉上口鼻。紅衣甲功力蓋世，他的血脈亦飽含內力，入了巫瑤姬的口鼻中，竟將她體內的「媚藥」冲走了。

她驚叫一聲，猛地推開紅衣甲的屍體，她一躍而起，卻見呆小子怔怔的盯着她光裸的玉體，她不由一陣驚羞，又嗔又喜又氣，狠狠的咬牙道：「呆子，你……你還鬼似的盯着我看幹麼？還不快找套衣衫給我穿上溜逃啊？」

呆小子被巫瑤姬猛地一喝，才從迷糊中驚醒過來，他立刻奔向秘室的一個衣櫃，翻出一襲他以爲十分好看的紫紅衣裙。急急的奔回，閉着眼睛，把衣裙扔給巫瑤姬。

巫瑤姬原來所穿的娘親的衣褲，已被紅衣甲的血跡污染，根本不能再穿着了。而那紅衣甲的秘室，由於是專供他淫辱美女所設，因此女子的衣裙倒應有盡有。

巫瑤姬身子光裸，剛才見呆小子盯着她看，尚感一陣害羞，但此時見他傻呆呆的閉着眼睛，死也不敢再睜張開來，卻又感一陣欣慰，更有一絲莫名其妙的甜蜜。暗道：這呆小子比紅衣甲這等大魔頭，豈非更聰明可愛百倍嗎……她心中轉念，口中卻沒閒，低聲喝道：「呆子，你背轉身，我……我要起來穿衣啦！」說時，她也不理呆小子是否已背轉身去，猛地站起，飛快的穿上那套紫紅色的衣裙。

就在此時，外面已傳來一陣嘈吵聲道：「紅衣老大，不好了，那呆子從牢房中溜走了。」

呆小子一聽，立刻道：「仙人姐姐，我出去引開他們，妳快溜走！」

巫瑤姬此時但感呆小子十分可愛，她點點頭，又加了一句道：「呆子，你自己也要小心，出去後便在那廟宇中等我，知道嗎？」

呆小子見仙人姐姐不但不趕他走，反而讓他等她，心中不由大喜。他樂得手舞足蹈，大叫一聲：「是！呆子知道！」話音未落，他已向牆壁中一閃，秘室內登時失去他的影踪。

* * *

巫瑤姬此時功力已復，神智也已清醒。她側耳聽聽外面的動靜，見外面靜悄悄的，大概衆紅衣嘍囉，已被呆小子引走了。她毫不猶豫，趁機展開「雲浮月升」絕世輕功，掠了出去。

她一路飛掠，沿途竟十分順利，心中不由暗道：呆小子的「異能」當眞不可思議，若非他及時出



現，我只怕便吃大虧了！莫非這便是赤松大師所判斷的，大地龍脈的威力麼？若然如此，我和呆小子皆由赤松大師相助，同蔭大地龍脈，又同獲稀世奇遇，如同出「大地龍脈之門」，那他豈非我巫瑤姬的師兄，我成了呆小子的師妹了？接而又想起呆小子曾目睹自己赤裸的身子，不禁又羞又喜又氣，百感交集，也不知是甚麼滋味。

不一會，她便掠抵楚都郢城東面的那座廟宇。遠遠地，便見那呆小子已站在廟側的樹叢中，望着她欣喜的笑迎。

巫瑤姬掠了過去，想起在秘室中的一幕，不由又羞又甜，她向呆小子嗔道：「呆子！你傻笑甚麼？你還笑不夠麼？此地不可久留，快溜逃吧！」

呆小子笑道：「是，呆子一切聽仙人姐姐的！」

說時，兩人已併肩向城郊飛掠，不一會掠出郢城，料想那些紅衣嘍囉已追不上，巫瑤姬忽感有點疲困，便找了一座樹林，躲了進去，坐在樹下歇息。

巫瑤姬和呆小子併排而坐，與他肩碰肩的，巫瑤姬竟毫不討厭，反而有點甜甜的滋味。

呆小子瞧着巫瑤姬，見她雙頰緋紅，櫻嘴微張，細細喘息，模樣極惹人憐惜，他心中一蕩，竟忍不住，伸手摟住了巫瑤姬的腰肢。

巫瑤姬不但不抗拒，反而嚶嚀一聲，身子依靠進呆小子的懷裏。在巫瑤姬的心中，呆小子彷彿是她的娘親，她偎在娘親的懷裏，感覺十分甜蜜欣慰。

呆小子見巫瑤姬像小鳥依人，十分惹人憐愛，他忍不住俯下頭去，在她兩片紅唇上吻了下去，巫瑤姬身子一動不動，任由呆小子吻着。

好一會，巫瑤姬心中癢痲痲的，又幾乎醉了，她才含羞帶嗔的低叫道：「呆子！你想死麼？敢親吻你仙人姐姐？」

呆小子卻心神迷醉似的悄聲道：「仙人姐姐！你太可愛了！我……我實在抑制不了自己……」他忽然說出一句只有心智正常的人才會說的話。

巫瑤姬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這呆小子自在紅衣魔體內鑽出來後，所作所爲，似乎已恢復一半心智了！當眞奇之怪極！她心中生疑，便依「神農醫綱」上所授的「望、聞、問、切」功夫，向呆小子施爲道：「呆子，我剛才在那秘室……情形如何了？」

呆小子一聽，想了想，便正正經經的道：「那紅衣魔脫了衣服，壓在你身上……我……我恨極了，心中狂急之下，便忽然身子化作一股勁氣，鑽進紅衣魔的體內，再衝射出來！不知如何，那紅衣魔便七孔噴血死了！」

巫瑤姬心中不由一甜，道：「你見紅衣魔如此對我無禮！你心中便恨極了麼？」

呆小子點點頭，道：「是啊！我見他如此對待仙人姐姐，我……我恨得幾乎要死了……我想，若非恨極，我也不能化作一股勁氣，鑽入他體內，一下子將他殺死了！」

巫瑤姬一聽，連忙壓下心中的甜蜜感覺，仔細的想了想，才忽然問呆小子道：「那你化作勁氣，鑽進紅衣魔體內時，可有甚感覺？快說給我知！」

呆小子怔了怔，道：「仙人姐姐，那感覺十分古怪……但一定要說出來麼？」

巫瑤姬確然的點點頭，道：「當然，你若想將以前的事記憶出來，就必須說清楚……而且不許有半句隱瞞！知道麼？」

呆小子見巫瑤姬神色嚴厲，不由慌道：「是！仙人姐姐，我清楚說出來了！我但感鑽入紅衣魔體內後，四周一片血紅！我與那片血紅竟混作一團，十分熾熱，我急於脫身，便拚命向前衝。但感越衝越熾熱，因此就越衝越快，最後便從七個孔道中噴射而出了！」

呆小子說得又奇特又恐怖，簡直匪夷所思。巫瑤姬若非親眼目睹，便殺了她也不會相信。

巫瑤姬心中暗道：呆小子既然可以「身化勁氣」，鑽入紅衣魔的體內，與他的氣血混滙，從中便必可吸納紅衣魔氣血中的精華，而紅衣魔神功蓋世，他的氣血飽含他的功力，珍貴無比，呆小子吸納了，功力必定大增，他體內原來受阻滯的血脈，必定便因此被打通，血脈暢順之下，他的心智也就因此而恢復了一半。

巫瑤姬運用「神農醫綱」的絕學，判明了此點，心中不由一陣欣喜，她由此亦可推斷，只要在呆小子的「血脈」上再下一番苦功，便必定可以令他心智盡復，重新變回一位英俊神朗的少年郎了！

就在此時，樹林外面，忽然傳來一陣極輕微的腳步聲。巫瑤姬功力奇高，立刻便察覺了，但呆小子也不慢，巫瑤姬欲向他示意時，他也於同一時間豎起一隻手指，示意巫瑤姬小心留意，巫瑤姬越發相信，呆小子的內力，的確是大增了。

接而又聽有女子的聲音傳了過來：「赤松哥哥！你說有兩股『龍靈之氣』，隱在此地，一路追踪至此，爲甚仍毫無形跡呢？」

又聽男子的聲音道：「姬妹，放心好了，若吾所料不差，那兩股

奇妙的『龍靈之氣』，只怕便於此林中潛伏呢！」

男子的話音未落，巫瑤姬耳尖眼利，她一聽之下，不由如聞綸音，心中大喜，身形如燕，衝天而起，掠出林外。一面樂得尖叫道：「韋姬姐姐！赤松大師！是你等駕臨此地麼？」

在林外說話的，確是「中華乾坤大師」赤松子以及「天機俠女」韋姬，自然還有那「仙靈異獸」黑白猿。二人一猿，此時正站在林外，望着如飛掠至的巫瑤姬，神色均十分驚喜。又見巫瑤姬後面，緊隨一位容貌英俊，神色却有點痴呆的少年，不由又有點驚奇。

巫瑤姬這年餘來雖獲奇遇，俏貌略變，但韋姬心中視她如親妹，因此隔了十丈，便一眼認出了，不由欣喜的笑道：「好啊！赤松哥哥，那『龍靈之氣』尋不着，却遇上一位『葫蘆龍脈之女』了！瑤姬妹妹，你的身法猶如『雲浮月升』，十分神妙啊！」

原來赤松子、韋姬、司馬福三人，以及黑白猿，離開巫山鎮，一路南行，尋遊神州大地的山川形勝。不覺便亦抵達了楚國的腹地楚都郢城郊外，赤松子忽然發現，在虛空之中，瀰漫兩股十分奇妙的「龍靈之氣」。他以為是大地龍脈所發，便一路追踪，終於抵達林外，司徒福因功力所限，反而落在後面，正緩緩的跟踪而來。

此時巫瑤姬已躍到韋姬身前，又撲入她的懷中，如見親人，格格的笑了一會，又幽幽的歎了口氣，輕聲道：「韋姬姐姐！瑤姬幾乎被惡魔害苦了！」她把被楚襄王侍衛紅衣魔擄走幾乎被淫辱的事，悄悄的向韋姬說了。

韋姬不由氣得俏臉漲紅，咬牙恨道：「這紅衣侍衛如此可惡……若是楚襄王縱容下屬，那連這昏君亦饒恕不得……」韋姬一頓，又驚奇的道：「那紅衣魔如此厲害，救你的呆小子豈非十分高强麼？他到底是誰？」

巫瑤姬見到韋姬，如見親人，她向她訴說心中的委曲下，這才舒服了一點，聽她這般一問，抬眼一望，格格笑道：「看！韋姬姐姐，救我的呆小子，不是來到了麼？」

此時，隨後飛奔而來的呆小子，果然也呼地跑到巫瑤姬身前，他甚麼也不理，先就向巫瑤姬問道：「仙人姐姐！你害怕甚麼急急溜逃？呆小子必定保護你的安全啊！」

巫瑤姬見呆小子如此關切，心中不由一甜，但立刻又想起呆小子曾向她透露，是「赤松大師」助他從「墳墓中爬出來」的！便連忙向呆小子道：「喂！呆子，你說的『赤松大師』，此刻就站在你面前啦！你認得赤松大師麼？」

呆小子一聽，向韋姬、黑白猿瞧了一瞧，茫然的搖了搖頭。目光落在赤松子身上，閃爍了幾縷光華，似乎憶起甚麼？但又不能斷定。因此點點頭，又迷惑的搖首，神色古怪，惹人發笑。

赤松子目注「呆小子」，眼神亦一陣驚奇，他似乎發現了甚麼奇跡，但又不能斷然的確定，因此亦良久的沉吟不語。

於是，在這一霎間，赤松子和「呆小子」，一個怔怔的，一個傻兮兮的發呆，四目相對，凝注不動，其狀十分怪異。

韋姬見狀，不由又好笑又好氣，暗道：赤松哥哥的傻氣莫非又發作了？假如是，則一個呆小子，碰上一位「大傻子」，這情形必定好看極了！

巫瑤姬見了，心中不由一陣驚疑，暗道：若呆小子所言是眞的，那赤松大師必定認得呆小子，為甚他却如此迷惑呢？若非眞的，那呆小子的驚世「異能」，却又從何而來呢？

黑白猿見這情景，却感十分有趣，牠樂得手舞足蹈，吱吱呱呱的嚷叫：「你眼望我眼，有趣之極！」

呆小子見一頭猿猴，竟會發人言，不由十分驚奇，連目光也轉到黑白猿身上了。

赤松子沉吟不語，好一會，才忽然微微一笑，輕輕的含笑道：「龍脈大法，起死回生，脫胎換骨！召義呵召義，你記得自己是誰了？」

原來赤松子此時從呆小子的輪廓容貌上不能斷定甚麼，便凝神運氣，仔細在呆小子身上搜索，終於，在呆小子的頂上窺出一團淡淡的紫氣，其形猶如一頭踞伏的雄虎，心中便猛地一動，終於憶起他當年替周朝大臣召公之子召義，施行的「龍脈回魂」大法上來了。

赤松子暗道：吾當年替召義公子施行大法，借周穆王的「雄虎龍脈」，與召義的魂魄直接交滙。經七日七夜，召義終於「脫胎換骨」，越棺而出。不料如此一來，他已將昔日的一切忘却，猶如「火浴鳳凰」，死後重生，前生的一切渾然忘記，已成了嶄新的另一人了！因此眼前的「呆小子」，雖然仍是昔日的「召義之身」，但他的靈魂，却已非「召義其人」。他的身份到底是甚麼？當世中只怕再無人可以破解了！

赤松子心念電轉，忽發奇想，心道：他既然已「脫胎換骨」，昔日的傷心痛苦，也就不必再提，讓他以嶄新的靈魂身心生存於世便了！他主意已定，便忽地含笑道：「其



實記得與不記得，也再無甚相干，一切就如川上之水，逝者如斯，過去的就讓其永遠過去吧！你明白其中的奧妙嗎？」

「呆小子」笑道：「明白！這就叫『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吧！」

韋姬一聽，不由驚奇的道：「咦？赤松哥哥如此引導，這呆小子似乎又不傻了！不但不傻，反而答得十分精妙啊！」

巫瑤姬亦奇道：「是啊！呆子，你在赤松大師面前，怎的半點不呆？却十分聰明也？」

呆小子笑道：「原來這位是赤松大師，仙人姐姐不是說他極有本事嗎？未知是否可以請他替呆子命名呢？」

巫瑤姬笑道：「你為甚忽然要赤松大師替你命名？」

呆小子道：「我從墳墓中爬出來後，世人便一直呼我作『呆小子』了，這本來亦沒甚麼，但自遇上仙人姐姐，我忽然感覺，『呆小子』這名字，必定配不起『仙人姐姐』這雅名，因此非要另改一個名字不可了！」

巫瑤姬一聽，不由又喜又奇，格格笑道：「好啊！你又比剛才聰明了幾分了，你的心智既然已康復，改不改名有甚要緊呢？」

不料赤松子却呵呵一笑，對「呆小子」道：「你既然尚記得是從『墳墓』出來，而墳墓在吾眼中却是『龍脈』的同義之辭。因此你的名字便稱為『龍生』吧！」

「呆小子」一聽，不由大喜道：「好啊！龍生，龍生從『龍脈而生』！我呆小子終於有一個正式的好名字了！」

從此，「呆小子」之名也就隱去，而易名為「龍生」了。當下巫瑤姬亦替呆小子高興，她又告訴呆小子——龍生，她的名字叫「巫瑤姬」，以後不要叫她「仙人姐姐」了。

*　　*　　*

龍生一聽，不由喜道：「好啊！那我以後便叫你瑤姬妹妹，好麼？」

巫瑤姬見他叫得怪親密的，喜歡她之意溢於言表，當着韋姬、赤松子等人面前，她不禁又喜又羞，向龍生嗔道：「你……甚麼妹妹不妹妹的？一句瑤姬不就行了麼？」

韋姬在旁邊，已瞧出這一對少男少女，感情已甜如蜜，心中不由暗讚一句「好一雙金童玉女」！她向巫瑤姬逗笑道：「你啊，他年紀比你大，不叫你妹妹，難道稱你作姐姐麼？瑤姬妹妹，瑤姬妹妹，好親密的稱呼，好美麗的名字！連我也忍不住連呼數聲了！」

巫瑤姬含羞帶笑道：「韋姬姐姐！你也來笑瑤姬了？」

「呵呵！到底是誰敢笑一代『葫蘆龍脈之女』呢？惹怒了她啊，不怕她日後來個『見死不救』麼？」

就在此時，一聲粗壯的笑語，從樹林小路那面傳來，原來是司徒福隨後趕到了。他遠遠便聽到「巫瑤姬」的名字，他的記性又極佳，一下便估料出韋姬身邊的少女，便是巫山鎮巫家的小姑娘巫瑤姬了，因此忍不住呵呵笑語。一面半走半跑的奔了過來。

不料他一見龍生，便猛地一怔，驚奇得一陣目瞪口呆，喃喃的道：「奇跡！奇跡！義弟你怎會在此？而且彷彿又變了另一個人似的？」原來龍生竟是司徒福那位「不老義弟」，他尋找他已年餘了。

但龍生此時，却再認不得他這位義兄了，他向司徒福作了一揖，正正經經的道：「這位大叔，請問誰是你的義弟？龍生似與你有一面之緣，但你到底是誰呢？」

司徒福又驚又奇，忙道：「義弟，我是你結拜的義兄司徒福啊！你怎的變了另一個人似的？」

龍生眨了眨眼，迷惑的笑道：「這位司徒大叔祇怕認錯人了！」

司徒福一聽，急得跳脚頓足，連話也說不出來。

赤松子忽然向司徒福含笑道：「司徒兄，知如不知，是亦即非。脫胎換骨，重新做人，今已非昔。他今日之人，既然比昔日快樂，又何必令他重返往昔？一切如川上之水，逝者如斯吧了！」

司徒福一聽，不由作聲不得。他從赤松子的暗示，已知眼前及昔日的一切，均是他的精心佈局。但這一切委實太玄妙，若非他已親眼見識赤松子的神通本領，他此時祇怕便會驚呼「白日見鬼」了！

好一會，司徒福才喃喃的道：「哎，乾坤大師，龍脈大法，當眞是鬼神莫測，不可思議！又豈是我等凡夫俗子所能明白呢？罷了！既然昔日的義弟已脫胎換骨，重獲新生命，我又何必再令他勾起昔日的痛苦歲月？義弟既已不再存在，我這義兄自然亦如流水逝去了！」

赤松子知司徒福心性爽快灑脫，見他已放開昔日的一段往事，也就不再多言。

此時，韋姬細詢巫瑤姬年來的近況。巫瑤姬把她當日與娘親上葫蘆山祭祖，後來母女分散，娘親不知到何處去了。她自己則在葫蘆谷中，喜獲「神農醫綱」，又練成「天石神功」十八式。她返巫山鎮巧遇龍生，及後又被楚襄王的紅衣侍衛，抓進宮中的一處神秘地方，幾乎被紅衣魔淫辱，種種之事，詳說一遍。

巫瑤姬見到韋姬，如見親人，她對娘親的思憶痛苦，因而亦減輕

了一點。說到最後，她格格笑道：「韋姬姐姐！你相信這世上眞有『身化勁氣』，鑽入人體內，再隨『血噴而出』，殺人於無形的功夫嗎？但呆小子——不，龍生哥哥却眞有這等『異能』啊！老天，若非瑤姬親眼目睹，便殺了我也不相信！但也幸虧如此，不然瑤姬必被那紅衣魔汚辱，難於見人，生不如死啦！」

韋姬獲悉巫瑤姬的種種奇遇，既替她高興，但又十分驚奇。赤松子的神通本事，她已一一目睹，雖然驚奇，但一切還有跡可尋。但龍生的「異能」，却是神鬼莫測，簡直不可思議！

韋姬向赤松子道：「赤松哥哥！你說，龍生的『異能』，到底是否眞有可能呢？」

赤松子微一沉吟，便道：「大地龍脈，其威力之大，連恩師青牛老祖亦尚未能參透，那與龍脈相關的本事，自然鬼神莫測了！龍生兄弟既從『雄虎龍脈』中重獲生命，他的血脈，與『雄虎龍氣』已混然一體，他體內潛的『異能』，或許與此有極深淵源吧！但是否如此，連我一時亦未能參透。」

韋姬一聽，不由微嘆口氣，喃喃的道：「不得了！既然連一代『中華乾坤大師』亦未能參透的事，那世人就將是永遠無法破解之謎了！若欲尋答案啊，祇怕須在龍生這小子身上着力啦！」

赤松子知韋姬心性有點迷幻，對她的驚奇也就沒太留意。不過，却因此一來，偌大的楚國王宮，便被韋姬挑動龍生和巫瑤姬，鬧個天翻地覆。這是後話，下文自有一番詳述。

此時，司徒福却忽然十分認眞的問赤松子道：「赤松兄，你追尋的甚麼『龍靈之氣』，到底潛伏於何處呢？」

赤松子目注巫瑤姬和龍生一眼，忽地呵呵笑道：「龍靈之氣潛於人身，如今已一一現形，吾等也就不必再苦苦追尋了！」

司徒福見狀，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按赤松子所言，那「龍靈之氣」，似乎便潛伏於巫瑤姬、龍生二人身上！他二人既已現身，自然也就不必再尋了！老天爺，不料這「大地龍脈」的威力，竟如此宏大，如斯驚人！他心中驚駭，也忘了再追問。

韋姬却忽然問巫瑤姬道：「瑤姬妹妹！抓你等的紅衣魔，當眞是楚襄王的侍衞嗎？」

巫瑤姬道：「千眞萬確！紅衣魔起初還打算將我押入楚王宮去做『美妃』！哼，說甚麼榮華富貴享之不盡，稀罕麼！」

韋姬點點頭，她俏目一轉，落在龍生身上，格格笑道：「喂，龍生小兄弟，你是否眞的十分喜歡，十分敬佩我這瑤姬妹妹？」

龍生自獲赤松子命名，心智似乎又精進了三分，雖仍有點癡迷，但與普通的少年人，却也並無分別了。他一聽，便連忙用力的點頭道：「是！韋姬姐姐，龍生可對天發誓，的確如此！」

韋姬微笑道：「你也不必對天發誓，你祇須自問自思，爲瑤姬妹妹的幸福快樂，你是否心甘情願上刀山、下火海？」

龍生想也不想，便朗聲道：「龍生願意！」

韋姬道：「楚襄王縱容侍衞，欺壓百姓，才有紅衣魔欺負你瑤姬妹妹的事發生。因此啊，寃有頭、債有主，爲了消除你瑤姬妹妹的恥辱，怎可輕輕放過了楚襄王這昏君呢？你若有膽有心，便與我和瑤姬妹妹一道，將楚王宮鬧個天翻地覆吧！」

韋姬話音未落，龍生和巫瑤姬的火頭被挑燃之際。赤松子却連忙制止韋姬道：「姬妹！千萬別因一時之氣，胡鬧一番也！」

韋姬嗔道：「赤松哥哥！瑤姬和龍生，均是由你一手培育出來的英雌俊傑，眼看他二人受此奇恥大辱，你便不感痛心？絲毫沒有爲他們報仇雪恨之心嗎！哼！我的中華乾坤大師，幾時變得如此畏首畏尾啦！」

赤松子微一搖頭，道：「不然，姬妹。目下天機之勢，似正醞釀一番巨變，周室行將傾亡，七國諸侯亦面臨一場慘烈激鬥，天下百姓蒼生，又將慘受戰火洗禮！那等屍骨盈山的慘象，又將於中華大地上呈現。吾等又豈能因一己私仇，而將天下百姓蒼生的苦難置諸腦後呢？」

韋姬一聽，仍不服氣，道：「好一位中華乾坤大師的口吻！口口聲聲以天下百姓蒼生爲念，難道你忘了爲此而吃的無盡苦頭嗎？」

赤松子慨然的道：「吾當日於羅浮山，蒙恩師青牛老祖再造之恩，此身已與中華大地龍脈融滙一體，當承師訓，爲中華大地生靈效力，又豈會畏懼其中的艱辛也！」

韋姬知赤松子心意已決，打定主意，爲消弭那行將降臨的「中華浩劫」而着力，當世中又有誰可令他改變主意？她俏目一轉，便忽然笑道：「赤松哥哥，你莫拿這等天大的道理壓我！我祇問你，既然浩劫在即，你欲加消弭，却從何處入手？」

赤松子沉吟道：「目下瑤姬妹妹和龍生兄弟，已學有所成，正宜爲天下百姓蒼生效力，吾消弭浩劫的大計，有他二人相助，成功的機



會必定大增！但此浩劫尚非逼在眉睫，吾等尚可從容準備，積聚力量足以化解。」

赤松子說到此處，忽然一頓，目注巫瑤姬一眼，又微微一笑道：「按吾所察，瑤姬姑娘心願未了，極欲尋過娘親……吾打算先行助她達成此心願，消除她的後顧之憂。同時，吾『消弭浩劫』的力量，祇怕亦會增添幾分也。」

韋姬見赤松子決定先行爲巫瑤姬尋找娘親，又知他料事如神，他肯全力相助，巫大嫂的下落自然不難尋獲，因此轉嗔爲喜，格格笑道：「赤松哥哥肯助瑤姬妹妹尋找娘親，這好極啊！但巫大嫂不懂武功，又不悉醫道，於你的『消弭浩劫』事上，爲甚會增添幾分力量呢？」

赤松子微笑道：「瑤姬姑娘與巫大嫂一道上山拜墓，同時失踪。瑤姬姑娘既有『葫蘆紫氣』引路，抵葫蘆谷而獲奇遇，巫大嫂身爲巫家中人，又怎會不沾上『葫蘆龍脈』之福蔭？雖然巫大嫂承納的龍氣，比不上瑤姬姑娘這一位嫡傳血脈，但也必定有所成就，亦必有奇遇，而且，按吾所察，目下已屆與『葫蘆龍脈』有緣之人，相逢聚會之時了！」

韋姬一聽，不由亦替巫瑤姬高興，忙道：「爲甚如此確定呢？」

赤松子微笑道：「吾於瑤姬姑娘命宮上審察，但見她的『山林』位上，有三道紫氣，滙於日月角，亦即瑤姬姑娘的時年十七之氣運也。三道紫氣，一大兩小，大者主瑤姬姑娘的『龍靈之氣』，二小者則其一主她娘親巫大嫂，另一小者到底主誰？那便須尋着巫大嫂才能判斷了。」

韋姬心中欣喜，忍不住把巫瑤姬摟進懷中，笑道：「喂，瑤姬妹妹，你聽到了嗎？赤松大師已判斷，你不久必可與你娘親相逢啦！」

巫瑤姬自與赤松子、韋姬、司徒福、黑白猿等相遇，但感十分溫暖，思念娘親的痛苦，不由亦減緩了。此時她依偎在韋姬姐姐的懷中，却嬌憨的向赤松子格格問道：「赤松大師，你既判斷瑤姬可與娘親相逢，想必不差。但未知須往何處尋找呢？」

赤松子又目注巫瑤姬一眼，微一沉吟，便斷然的道：「瑤姬姑娘欲尋娘親，那便往東行吧！」

巫瑤姬一聽，不由奇道：「赤松大師，瑤姬恰好從東面而來，並無發現，爲甚須折回東面找呢？」

赤松子微笑道：「瑤姬姑娘『山林』位上，一道粗濃紫氣冒升，向東面延伸，抵達『日月角』，即與二小紫氣滙合，此乃瑤姬姑娘運命中，與親人分而復合之象。據此而判，則可斷定，往東而行，必可與親人相會。」

巫瑤姬一聽，不由又喜又奇，暗道：此地折返向東面行去，豈非重返巫山鎭麼？而從巫山鎭向東，便是那神秘莫測的巫山葫蘆峯了！莫非娘親此時已返回家中了？她心中轉念，便向赤松子笑道：「赤松大師！你好本事啊！瑤姬這便依照指示，重返東面去便了！但未知赤松大師、韋姬姐姐、司徒大叔、黑白猿老兄，是否肯與瑤姬一道，向東尋母呢？」

赤松子欣然一笑，並無答話，韋姬却笑道：「放心吧！瑤姬妹妹，我這赤松哥哥既然判斷，此行可爲他那見鬼的『消弭浩劫』增添力量，那你便將他殺了，祇怕也難令他改變主意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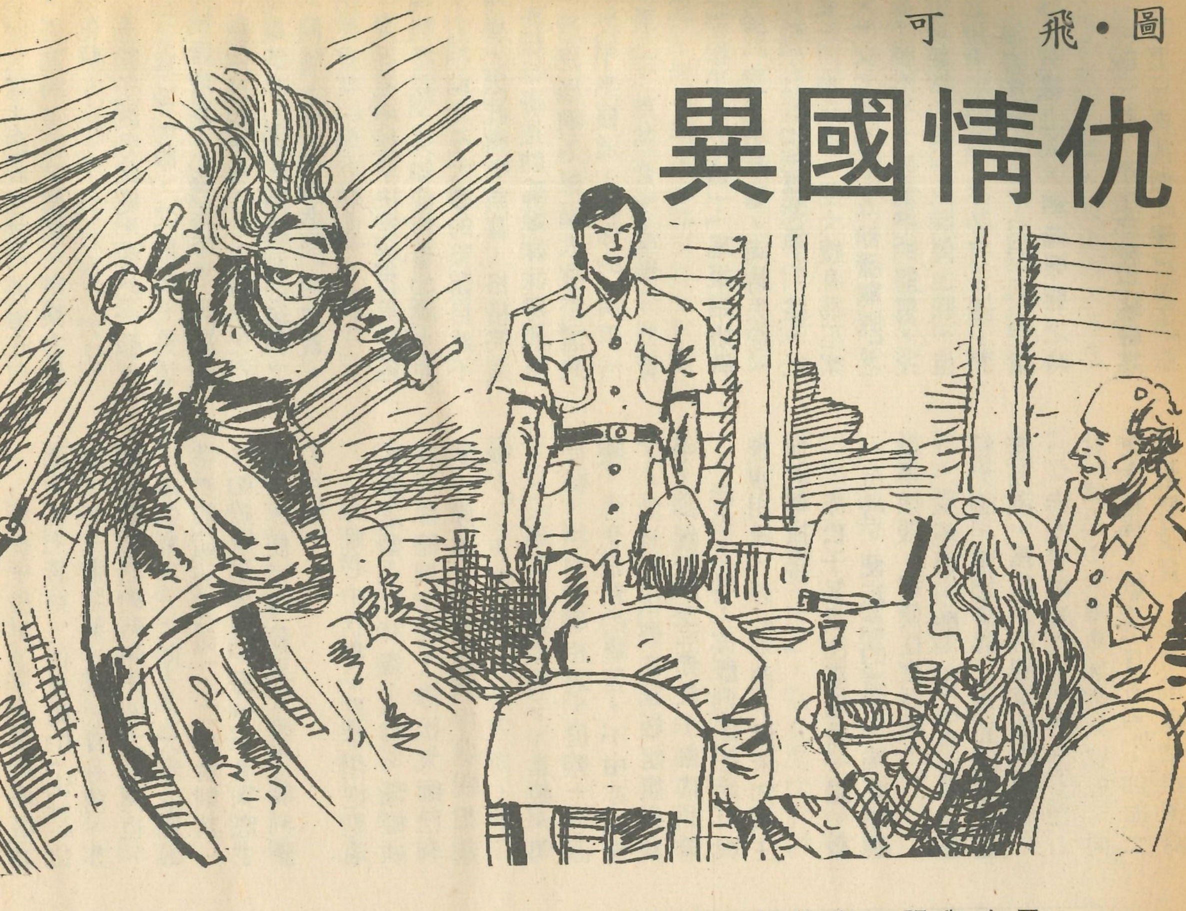
果然，一會後，赤松子、韋姬、司徒福、黑白猿，便與巫瑤姬、龍生一道，五人一猿，離開楚都郢城郊，一路向東面的巫山而去……

至此「烽火妖姬」的故事完結。

（本篇完）

奇情哀艷短篇故事／李　斯・文
可　飛・圖

# 異國情仇



## 欣賞美景　邂逅青年

白雪紛飛，加拿大中部的阿達巴斯卡湖畔積滿了厚厚的白雪，湖水凝固，銀光閃閃像一面鏡子，正與湖面側那一片黑黑的大松林成了强烈的對比。

松柏參天的森林邊，閃出了個穿着紅皮衣的姑娘，她喘着氣，抖掉身上的白雪，一屁股坐在一截樹幹上。

「終於到了，待我歇歇再說。」

她自言自語着，並且鬆開了脚上的雪屐，把滑雪的傢伙往旁一扔，伸了伸懶腰，向後便倒，她半躺着歇息了起來。

她雙手枕着頭，蔚藍的眼睛直視着高空出神。雪停了，很靜，沒有風，也沒有一絲兒人聲，當她的眸子觸到那些粉末似的積雪和那泛着銀光的湖面時，她忽然的竄起來，向前奔去。

「阿達巴斯卡！」她低喃呢着：「我終於見到了，多神妙！」

她立在湖畔，瞇起雙眼，怔怔地呆視，幾年的願望終於實現了。她愛這兒，這個湖，這座森林，這塊斜坡，還有這兒的一切，以前她一直渴望來，但那祇是夢想——她不能踏近這兒一步。

「哈。」她突然陰惻惻的笑了起來，露出兩排潔白齊整的貝齒，她沉沉自語着：「哼，麗嘉姑姑，妳還難得倒我？哈！」

她癡笑了起來，像在那兒洩憤似的，身子團團在亂轉着，雪地上留下了一個個脚印，她嬌笑着，嚷着，奔着，她要將脚印印到這湖畔的每一個角落。

但是她累了，腿也再提不起勁，全身發軟，她知道她餓了。

「怎麼辦？」她慌張起來，眼睛睜得老大：「這兒鬼影都沒有一個，若是回家，又那麼遠，說不定半路上已經餓死了。」

左思右想的祇有回家，但她記起麗嘉姑姑來了，姑姑那副尖嘴，向下斜的眼，與那張陰狠毒辣的臉似乎在她面前晃動，她呶起小嘴道：「偏不回去。」

她身子一倒，躺在軟綿綿的白雪上。雪很冰凍，但對她却像是一張溫暖的床，她迷迷糊糊的想睡，剛闔上了眼，彷彿看見斜坡附近有一股烟在冒。

「是炊烟？」她用手揩一下眼睛，道：「是炊烟？還有一座小木屋！」

她爬起來，飛快的奔去，雪地很滑，害她跌了兩跤。



小屋建築得很古怪，面湖背林，屋是用木頭搭成的，屋頂堅厚地鋪着一層黑沉沉的獸皮，上面全是雪，木屋的四週圍，還用許多粗樹幹密密地並排着，算是一道圍牆。

「誰住在這兒？」她疑惑着，放輕了脚步，向圍牆內望去。

圍牆內是屋子，門是開着的，她挺身挨進圍牆，向屋子轉頭望望，裏面黑沉沉的甚麼都看不清。她有點兒害怕，屏住了氣，裏面飄出一陣肉香，接着聽到了兩聲蒼老的哈聲。

她鼓起勇氣，顫聲問：「我，可以進來嗎？」

裏面沒有聲響，她迫近二步，走到門口，這才見到一個老頭子背着她坐在火爐前，正在抽烟。

「伯伯，我能進來嗎？」她提高嗓子。

「喔喔，妳跟我說話？」他轉過身來，竟是個黃種人：「進來，進來，我耳朵不靈，人老啦。」

女孩子不太喜歡黃種人，她從未接觸過，她不知道黃種人是好是壞。但她確實知道麗嘉姑姑是最鄙視黃種人的。可是那老頭却說得一口好的本地話。他的鬍鬚垂到胸前，開始發白了，他的臉孔是和善的，還露着微笑，他向她招招手道：「進來呀，別凍壞了。」

「謝謝你。」跨進屋子。她感到一陣的暖和，原來牆邊有一座石砌的磚爐，裏面乾柴劈劈啪啪地燒得亂響，火爐上邊兒有個鐵架子，正叉着一條獸腿在烤，香氣陣陣。

「娃娃，妳叫甚麼名字？」他瞇起眼睛，細細的對她打量。

姑娘自出娘胎以來，未有人這樣親切地叫過她「娃娃」，老頭子這樣稱呼她，她對他很好感。

「布岱西亞。」她慢慢地說，又怕他聽不清楚，重複的又說了一回：「我叫布岱西亞。」

老頭子鼻孔噴着烟，又問：「是蘇格蘭人吧？」

她怕他會因此而不喜歡她，頭祇輕輕點了一下。

老頭兒略把頭一搖道：「幾歲？」

「十九歲。」

「唔，妳不再是娃娃啦。」

布岱西亞被他這麼一說，羞得滿臉飛紅。

老頭兒見她侷促不安，連連道：「來，坐在這兒。」

布岱西亞坐在他身側的矮木櫈上，她仔細的看看老伯，雖然他鬍子花白，但臉色紅潤，鼻頭更是紅冬冬的，像是很强健，但在他眼角上的皺紋看來，布岱西亞斷定他是個久經滄桑的老人。

屋內靜默着，火爐架子上的獸腿吱吱的響了起來，油滲出來了，一邊獸腿已烤得香香地，而且快要開始焦了。

老伯伯站起來，過去轉動架子，想把另一半烤好，正在這一刻，布岱西亞「呀！」地倒抽了一口氣，差些驚叫起來。

那老頭子祇有一條腿，是個孤寂的斷腿老人。

布岱西亞剛對他好感，這時又替他可憐，而且馬上又同情他起來。

她立刻搶前去幫他把獸腿擱好，然後小心地扶他坐下。他嘴角微笑，用雙手拍拍布岱西亞的手背，表示謝意。

布岱西亞不願再提起他的斷腿，打着岔子問道：「你既然知道我的名字，但是你的呢？」

老頭子望了她一眼，眼中充滿了慈祥，他想了半晌，才輕聲道：「妳就叫我伯伯好了。沒人願叫我的名字，我也不要人叫我，我早把名字忘掉咧……」

他像在回答，又像在自怨自艾，布岱西亞很乖巧，知道他在難過，又馬上把話題岔開去道：「可有六十歲？」

「六十六歲，妳猜錯了。」

她略一轉頭，見到牆角擺着兩張床，也鋪上了獸皮，屋中放的木桌、木椅，都很粗糙，像自己蓋搭起來的。屋中亂糟糟，這木屋內的一切與她家正有如天堂與地獄之別，要是別人對這木屋就會不屑一望，可是布岱西亞心地純良，她是毫不介意的，知道有人與老頭同住，但那人是誰？她很想知道。

「你是打獵的？」她從中試探。

老人無神地望着爐火，幽幽地道：「我們是打獵的，天暖的時候伐木，把伐好的木段漂到這湖的對岸去，賺些錢，天寒時，我們就打獵，吃獸肉剝獸皮。」

「這些都是你獵來的？」布岱西亞指着床上鋪着的與牆上掛着的獸皮，問：「還有屋頂上的呢？」

老頭子含笑點點頭，感到很驕傲，但忽然他像觸着甚麼心事似的一臉憂鬱，連聲音也抖了起來，道：「但自從他走了以後，我甚麼都完了，我甚麼都跟着去了……」

「他？」布岱西亞錯愕的攤開雙手問道：「誰是他？他是誰？」

老頭子驚覺了，又似乎把思想遠遠地拉回來，搖搖頭道：「噢，我在亂講話啦，沒甚麼，沒甚麼。」

但布岱西亞無論如何不相信他在亂說話，因爲她已看見他眼中的淚光，她確知道老伯似有着重重心事，而她更想知道那是甚麼事，她問道：「好香的獸腿，是你獵來的？」

「噢，這是亞强獵來的，他很能幹，又勤力。」老頭子停了一下，嘆出一口氣，道：「我沒用，單着腿，也祇能依靠這麼一個寶貝孩子……」

眼淚從他眼眶中汩汩而下，滴在他花白的鬚子上發着光，像懸掛着的珍珠，布岱西亞深覺難過，從外套中，找出絹帕，替他揩掉眼淚。

老人輕輕的拍着她的手背，痛惜地說道：「好娃娃，妳眞好。」

她感到自己錯了，麗嘉姑姑更錯了，因爲黃種人不但不可憎，反而那麼的可親。

獸肉又吱吱地響了，老頭子搓搓雙手，道：「讓我來請妳吃腿肉吧。」

他邊說邊扶着坐椅站了起來，顫巍巍地，這一刻他顯得更老了。

他把叉子提下來，交給她道：「拿到桌子上去，用刀切開來吃，妳試試烤得可好？我擔保妳從未吃過這腿子肉。」

「你呢？」

「我陪妳吃。」

他們相對坐在桌旁，布岱西亞發覺那老伯伯待她太好了，他拿出兩柄尖刀和兩把褪了色的叉子，開始動起手來。

她早已餓得兩眼發直，慌忙的切一塊往嘴裏送去，焦了的皮又香又脆，比家中的烤雞還有味道。

門口「颯」地一響，捲進一陣雪風，一個高大的身影直奔了過來，在頓着脚上的雪片。他的頭却埋在毛茸茸的皮帽中，手上還戴着厚腫的手套，脚上穿着巨靴。

老頭子「呀」地呼叫起來，招手叫他，並催促他前來進食。

「這是亞强？」她忖想，並望了他一眼。

他走近桌子，褪了手套，跟着把皮帽脫掉。

布岱西亞見到他那一頭亮光的黑髮，還有濃挺的眉毛和一對明亮的眼睛，她覺得他很粗獷，也很漂亮。

「爲甚麼亞强會如此年輕？」她不免又是多望了一眼。

他拉過椅子坐在桌子另一邊，這一回他與她的瞳子接觸了，他牢牢的望着她，老不移開。

「我……」布岱西亞感到有點侷促了起來，手足無措地道：「我太唐突了，參加你們的晚餐。」

那人還是這麼地凝視着她，不說一句話，祇是淺淺地一笑，跟着不聲不響低頭在碟子裡切肉。

布岱西亞有點惱了，他像在譏笑着她，又像在輕視着她，她拉了拉衣角，勉强笑着對老頭子說：「我想我還是走開的好，謝謝你的食物。」

她正要站起，那人說：「妳還是坐下吧！」

她沒法對那種聲調抗拒，那似是忠告也像是命令，她祇好坐下來，低下頭再不敢看他一眼了。

老頭子哈哈的笑了起來，撫着布岱西亞的手背道：「妳怕甚麼？這是亞强呀，我唯一的孫子。」

說完又跟亞强道：「這是布岱西亞小姐，能幹又體貼。」

亞强笑起來，伸手把一盤切好了的獸腿肉放到她面前說：「吃吧，跑到這兒來的人一定很餓的。」

布岱西亞此時覺得他很好，她覺得錯怪了他了，因爲他並不是在鄙視她，他適才不是在替她切腿肉嗎？

「謝謝你。」她露齒一笑，拿起尖刀，向碟裡的肉塊刺去。但此刻她又發覺他在注視她了，她祇好抬起頭，望着他，就像在等候他發問的樣子。

亞强似乎發覺了自己有點失禮，歉意的一笑後馬上低頭切肉。

「啪」的一聲，嚇得布岱西亞叫了起來，轉頭一看，原來火爐裡的柴燒開了花。她鬆了口氣，見到亞强在向她發着笑，使她感到很窘。

「打了些甚麼獵物？」她問亞强。

「妳看看。」他向外一指，布岱西亞見到雪地上放着兩頭死鹿，鹿旁有了支矛槍。

「多可憐，我最喜歡鹿，尤其是有角的鹿。」她說道。

「爲了避免捱餓，甚麼都得打。」他答道。

「嬤嬤說，獵人打死了母鹿，小鹿還盯着母鹿的屍跟着獵人走……多傷心。」

「誰是嬤嬤？」老頭子插嘴問。

「嬤嬤是……」她頓了一下：「我的褓姆。」

「哈！」亞强爽朗的笑了起來道：「這麼大還要褓姆？」

「嬤嬤對我很好的，她今年七十多了，年輕時她服侍爺爺，中年時服侍我爹爹，老年時服侍我，她是看着我出世，直到現在。」

「那妳回家告訴妳嬤嬤。」亞强調笑道：「妳告訴她，妳今天已嚐試過鹿腿了。」

布岱西亞睜大了眼，「哇」的一聲掩口問：「這……這是鹿腿麼？」

亞强從容地問：「美味吧？」

她低下頭，把口中的鹿腿肉很快的吞嚥下去。然後抬起頭對亞强道：「很好吃。」

他收斂了笑容認眞的道：「不過我知道妳不喜歡我打鹿，我下次無論如何也不打了。」

外面又開始下雪了，還夾雜着寒風。布岱西亞望了一望外面，嘆



了一口氣：「天又黑了，我得趕回去。」

「趕回去？」老頭子愕然地問：「妳住在哪兒？」

「很遠很遠。」她把手一揚：「布萊鎭。」

她很快地說完，但馬上發現一切變了。

沉默得可怕，老伯伯與亞强對望着，臉色很陰沉。

「怎麼？」她詫異地問：「不是很遠嗎？至少有三里路。」

又沉默了半晌，老頭子才說：「妳趕不回去的，天快黑了，妳還得穿過這森林，並且更要走上一大段路，天下着雪，就在這兒歇一晚，明天叫亞强送妳回去。」

「不！」她搖搖頭：「我無論怎樣都得趕回去，我不怕姑姑責罵，就是怕嬤嬤會擔心死了。」

老頭子不再說甚麼，亞强似乎想講話，但結果忍住了。她覺得剛才屋內的一片溫暖已消失得無影無踪，現在換來的是一片冰冷，她不知道自己說錯了甚麼？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得罪了他們，她有些不安，想快點離開這間屋。

布岱西亞俯身在老頭子額上吻了一下，輕柔地說：「我很捨不得走，但不能不走，下次我會再來的。」

她戴上了皮手套，老頭子忽然拉住她的手，看看她半晌道：「妳很好，很善良，是個好姑娘，妳不會是她……」

她不會了解老頭子說些甚麼？總覺得他內心很苦，於是又在他手背親了一下，道：「你也很好，你是我所接觸過的最慈祥的人，我一定會再來拜訪你的。」

她轉身到亞强身邊，輕聲的道：「謝謝你的鹿腿。」

亞强笑着，又想說甚麼，但還是開不了口。

「你有甚麼想說？」布岱西亞問：「我在聆聽着。」

「布岱西亞，讓我送妳回去，不然妳會在森林中迷路的。」他終於說了出來，像鬆了一口氣。

「謝謝你的好意。」她握了一下他的拳頭，很感激的道：「我不是小孩子，我不會迷路的。」

亞强怔怔地，望着有生以來第一次被女孩子觸過的手，臉紅了，他再望望布岱西亞，她已奔得老遠了。

* * *

布岱西亞走出圍牆，雪片輕飄飄地落在她的臉上，然後散了開來，變成一滴滴的水珠。她回頭看了木屋一眼，烟還從烟囱裡冒了出來，裊裊上升，她覺得整座小屋都蒙着一層神秘的色彩，尤其是裡面的兩個主人，性格變化更令人莫測。

林中樹木參天，蓋得整個大地都陰陰沉沉，北風呼嘯着，吹得雪花在打轉。風吹打着松枝，「颼颼喳喳」地像走在雪地上的脚步聲音。

布岱西亞一顆心突突地跳，她想起嬤嬤說過森林中有灰熊，有黃鼠狼，還有長尾巴的狐狸，她想起了姑姑那副刻薄的嘴臉，又想起了老頭子那副慈祥的面貌，但爲甚麼自己說出自己住在布萊鎭後，他的臉色突然變得陰沉冷酷呢？在錯愕之中，她又感到有些恐懼……

一忽兒亞强的那張英俊的臉又在她腦中移動了，他在笑，但他突然瞪大了眼，他在鄙視她，他在譏笑她，他還指着她怒斥。

她吁了一口氣，輕輕按着心口，想排除這使她膽怯的一切，她站定了，向四週望望，隱隱約約的祇見到雪地反映上來的銀光。

她側身細聽，有沙沙的脚步聲，在踏着雪，在跟着她，她想起了童話中的森林之魔，她駭極了，拔脚飛奔。

她轉了十七八個彎，奔得筋疲力竭，但魔鬼的步聲始終是跟着她，或左或右，忽前忽後，她失聲尖叫，但結果祇是震下了一些松針上的白雪。

她又拔腿飛跑，但她再也找不着出路，越走越深，越走越黑，她迷路了。她的心又焦又急又悸懼，幾乎停止了跳動，她神智迷糊了，而魔鬼的脚步老是跟着她，她尖聲大叫：「嬤嬤，救我呀，救我呀！」

她奔走了兩步，脚步一滯，一隻黑黑冰冷的手捉住了她的足踝，她厲喊一聲，仆倒了。

雪越落越大，她在雪堆中竭力掙扎，但那隻魔鬼手始終牢牢的鉗住她，她再也叫不出來了，嗓子沙啞了，她看見千萬黑影在晃動，無數魔鬼在逼近。

朦朦朧朧地見到一點亮光在前面晃動。

她睜眼一看，是盞風燈放在她腿下的雪地上，她又發覺到自己躺在一個人的懷中，兩隻溫暖的手捧着她的臉蛋在晃動。

「妳醒來了。」一個熟悉的聲音附在耳邊。

「誰？」她急忙回頭一看，竟然是亞强。

一陣羞慚使她急急從亞强懷抱中掙脫開去，亞强很不好意思，手足無措。

剎那間，她又向亞强懷中撲去，她記起了剛才的恐怖，哭了起來，亞强雙手攬抱着她，使她感到一陣暖烘烘，她需要亞强，她要他保護。

「我剛才……」她忐忑地說道

：「剛才有人拉着我，有人追我……」

亞强拍拍她的背，輕聲道：「妳絆了我的捕獸鋏子，它鉗住妳了。」

「捕獸的鋏子？」她發覺脚上的皮靴已經脫了，足踝上也已經縛上了一塊布條，她感到詫異。

「妳不怪我脫了妳的靴子？」他歉意地道：「妳掙扎，使鉗子更緊了，所以傷了足踝。」

「傷了足？」她奇怪地問，但她馬上覺得足踝上一陣痛，她忍不住的叫了起來。

「不打緊！」他微笑着：「祇是瘀了一塊。」

她很感激他，謝謝他，驟然間，她又聽到了脚步聲了，急把頭往他懷中一鑽，叫着：「脚步聲又來了。」

他托起她的頭道：「那是樹枝搖擺的聲音，妳還怕？」

布岱西亞留神一聽，用手一敲腦袋，笑了起來道：「哦！我現在不怕了。」

「你怎會來了？」她瞧了他一眼又問。

亞强訥訥地道，似乎是怕她責怪：「我不放心，怕妳會迷路，於是提了風燈趕出來，我發現林中的脚印在兜圈子，所以我知道妳迷了路，後來我拾到妳的帽子，又聽到妳的尖叫，這才把妳找到。」

他畏縮地看她一眼，把她的紅帽子塞在她的手中：「這是妳的帽子，別再丟失了，否則妳姑姑一定會罵妳。」

她接過了帽子，默默的玩了半响，突然雙臂挽住亞强的脖子，呼道：「你太好了，我很感謝。」

亞强嗅到了她的髮香，又看見她臉上的幾點雀斑，他與她隔得這麼近，可以聽到彼此的呼吸聲。

布岱西亞藍色的眸子瞟視着他，他分不出它露出的光是感激是衝動，他祇知道她的眸子很好看，他希望它永遠望着他，他情不自禁地把臉挪近幾吋，他們的鼻尖互相接觸了，布岱西亞感到一陣心跳，亞强想吻她，但他不敢，因為他不知道該怎麼樣的吻法。

緘默了一陣，布岱西亞的睫毛動了動，很快地別過頭說：「你別老是盯着我，我要回去了。」

「讓我陪妳回去，我不放心妳一個人去。」

「用不着，請把風燈借給我，有風燈我就不會迷路。」

「讓我送妳走，我……願意陪妳。」亞强央求她說道。

「那末，謝謝你。」

亞强替她套上靴子，扶她起來，布岱西亞脚踝微痛，但不礙走路。兩個人藉着風燈的微光，踏雪前進。

「妳很奇怪，一個少女路遠遙遙到湖邊來幹嘛？」他問她道。

「我來看阿達巴斯卡。」

「就是為此？」

「一半為此，另一半……」她笑了一下：「跟家人作對。」

她頓了一下又道：「讓我告訴你，我家裡都是些短命鬼，我兩歲時喪父，四歲時喪母，爺爺我更沒見過他一眼，爸爸死於惡疾，嬷嬷告訴我，媽媽是自殺死的，我則由麗嘉姑姑撫養成人……」

「自殺？」這兩個字在阿强耳邊响着，他眼睛在發亮着。

「你別打擾我！」她說：「爸爸死後，留下一筆難以散盡的家財，現在暫由姑姑承受着，但那筆財產是我的，依爸爸遺囑下說……」

布岱西亞有點兒羞，但咬了咬唇又說了下去，「等到了我結了婚，我才有權領受這筆遺產。」

「為甚麼？」

「因為他們說要等我結了婚才算是成年人。」

亞强笑了起來，她凝視他一眼說下去：「姑姑心眼狹窄，尖酸刻薄，她一直怨恨着我，我絕沒有沖犯過她，爸爸死後，她更以管教我的為藉口處處虐待，媽媽怕她，祇能忍淚不出一聲。

「記得三歲時，我在園中玩雪給她捉到，她用尺把我的雙手打得又紅又腫。我還小，走起路來跌跌撞撞，一不小心撞到了她，她迎頭就打，還罵個半死，說我故意踩她，你想想，我才三歲怎會想到踩她來報復？」

亞强半信半疑地搖搖頭：「甚麼使她對自己的姪女如此憎恨？」

她尖聲的叫了起來「我不是她的姪女，她也不是我姑姑。」

「這話怎麼講？」

「她眞的不是我姑姑……」布岱西亞把聲音壓低了下來道：「她是我爸爸的姘婦！」

亞强出乎意料地呆在當地。

「媽媽怯弱，明知爸爸姘上了她，却不敢出言責問一句，爸爸就索性把她接上門來，她入我家時正大着肚子，爸爸正當有錢有勢，他要名譽地位，所以他守着秘密，絕不向別人洩露，還要我叫她姑姑，其實她是我的後母。」

「她既是外人，更不應該虐待妳了。」亞强憤恨不平地說道。

她搖搖頭：「爸爸寵愛她，使她不可一世，嬷嬷還告訴我，她生了一個女兒——其實是我的妹妹，可是一出世就夭折了，姑姑傷心欲絕，才怨恨我起來，當然，她心眼小，自己女兒不成人，就妬忌我，憎恨我了。」



「妳爸爸逝世時，妳媽媽還健在，為甚麼他偏將遺產交給妳姑姑，而不交給妳媽媽呢？」亞强想到這點就插嘴問道。

布岱西亞皺起眉頭，咬着手指，「我不明白這點，爸爸總是似不信任我媽媽，我想裡面一定有其他問題存在的。」

「妳更恨姑姑？」亞强關心地問。

「那時我還小，自從她承受了遺產，更加驕氣迫人，看別人不起，呸，我才看不慣！」她吐了一口唾沫，「現在我懂事了，我知道甚麼是愛？甚麼是恨，也知道甚麼叫做報復的了！」

「所以妳為了報復才到湖畔來？」

「姑姑處處限制，沒她的應諾不得出門一步。一次在圖片看見這湖的美景，嬷嬷告訴我，這湖離家不遠，所以我一定要去玩玩，但當我向姑姑提出時，她竟指着我的鼻頭狠毒的罵：『妳這賤骨頭，可是想去送死？妳若是走近湖畔一步，我就折斷妳的骨。』我不敢再說話，自此以後她天天迫我，問我誰告訴我有這個湖，我弄得沒法，說是嬷嬷告訴我的，她趕到廚房，罵着嬷嬷，還摑了她兩巴掌，我氣不過，偏要到這湖畔看看才死心，想不到兩年之後的今日才能給我見到……」

亞强聽後面孔驟然色變，「妳姑姑不給妳到湖畔，她可曾說及湖畔有人要殺妳嗎？」

布岱西亞突着眼珠盯住他，連連道：「不，不，她從沒有這麼說，我知道她在恫嚇我，不准我去。」

亞强臉色鬆懈下來，她却疑惑地追問道：「怎麼了，你為甚麼會這樣的問？」

「沒，沒甚麼！」亞强猛然搖手，「我想到另一件事去了。」

布岱西亞覺得老頭子與亞强都古怪得很，但她還是連綿不絕的說道：「告訴你，我怎樣向姑姑報復，我偷偷地在她的咖啡吐唾沫，然後站在她旁邊，若無其事的看她把咖啡飲了下去，我又在她衣柜裡放狗虱，讓她穿上衣服搔癢不停……哈，我還會頂嘴，我往往讓她罵上十句，然後平心靜氣的回上一句，可是那句說話呀，準氣得她全身發抖，哇哇的大叫！哈哈……」

她狂笑了起來，很是得意，亞强看了她的怪模樣，也是捧腹大笑。

布岱西亞笑得直咳，還要哽着喉說下去：「現在讓她兇，遲早我都要把遺產拿到手，那時才跟她算賬！」

亞强眨一眨眼睛道：「那妳得要結婚呀？」

她忽然收斂了笑容，定神看他。

亞强不知她弄甚麼鬼，以為自己說錯了話。

她吮着食指，忽然跳了起來，拍着亞强的肩膊道：「我現在明白了，我知道姑姑為甚麼不給我自由——她怕我接觸男人，她怕我結婚。」

「……」亞强啞口無言。

「這是眞的。」她高興得像學生做出了一條難題：「她要我陪她，她守寡，要我做老處女。」

亞强聽了，一臉傻氣問：「甚麼叫做老處女？」

布岱西亞窘態畢露，氣得用手搥他道：「你欺負我！」

亞强更傻了，急急辯道：「我眞的不知道呀！」

布岱西亞暗想：此人怎麼這樣蠢，於是問道：「你多少歲？」

「二十二歲。」

她暗暗地想，二十二歲人還對這些一竅不通，難道老頭子還沒有給他一些教育？她想到自己雖然不幸福，但至少有個嬷嬷在體諒她，可是他，沒爹沒娘，還要照顧斷腿的爺爺。他不是比自己更不幸了嗎？

「請妳不要以為我年紀大而不懂事的笑我。」亞强囁嚅地道：「我受教育不多，是一個粗人。」

她對他甚表同情，忙道：「你別誤會，我沒有那個意思。」

雪很大，布岱西亞打了個冷戰，亞强忙把身上的皮外套除了，披在她身上，她見他裡面衣服不多，又把外套披向他身上，脈脈含情的對他一笑。

「你快要凍僵了。」她柔聲的道。

她握握他的手，輕輕的道：「我要了你的外套，你也會凍僵的。」

「我不要緊……」他忽然不知道該怎麼說下去，半晌才道：「我就是不想妳凍僵。」

布岱西亞語塞了，她從未感到過這樣的溫暖。這種溫暖不同坐在火炕旁邊的那種，那種暖在身上，這種却暖在心底。

亞强伸出右手攬着她的肩膊，因為這樣可以使她暖些，布岱西亞把頭埋在亞强的臂膊下，眼淚淌了出來，她很清楚地知道，除了嬷嬷外，他是第一個體貼她的人。

亞强聽到了她的抽搐聲，知道她在哭，但他却以為她是在感懷着身世，他很不好過，因為他知道她的處境，他要想盡方法使她高興，使她快樂，為的是，他正與她同病相憐，他在腰間摸索了許久，才從皮囊中拿出一件東西，塞到布岱西

亞手中，道：「我爺爺給我的，他說不快樂的人佩了它，就會帶來快樂。」

布岱西亞祇覺得手中硬梆梆的一顆粒，攤手一看，是一個由桃核雕成肥胖的老頭，盤着腿，在痴笑着。

她毫不猶豫，立刻還了給亞强。

「妳不喜歡？」亞强詫異地問道。

「我不能拿，你若給了我，你就沒快樂了。」

亞强「嗤」地笑了起來，又把桃核塞給她，道：「我已經很快樂了，假如妳收了它，我將更快樂。」

「我需要快樂，也想使你快樂，所以……」她把桃核往袋中一放道：「我收下了。」

兩個孤獨寂寞的人嘻嘻哈哈地走出了森林。

樹林在斜坡上，他們依偎着向斜坡下望去，布萊鎮遠遠的靜伏着，很多燈火在閃爍着。

「再見。」她伸手與他相握一下，「謝謝你的護送。」

亞强就怕與她分手，焦急地道：「讓我送妳到家門。」

「夜很深了，爺爺會記掛你的。」她說完，轉身就走。

亞强一把把她拖回來，用力過度，她一個踉蹌，跌進他的懷裡。

「你……」她喘息着。

「我……」他又望見她那發亮的藍眸子，他又想吻她。

她睫毛低垂了下來，期待着，她不知道自己期待着甚麼，但她祇覺得與他如此接近有些兒心慌意亂，又有些興奮。

「我……」他們的臉慢慢的接近，亞强的唇差些已貼到她的唇了，但他吁了一口氣：「我……再見。」

她有些微的失望，但亞强沒把頭移開。

「明天我會再去玩。」她對着他的唇說話。

「唔。」他像失了魂似的。

「我會去滑雪，雪屐還在湖畔呢！」她又連連地說，因爲靜默地相對使她有點……

「唔！」他還不把頭移開。

布岱西亞望見他兩顆漆黑的眼珠，心中激蕩得像壺中的沸水，她吸進了一口氣，發覺自己的身子有點抖。

亞强那副深邃的眼睛像在說話，它吐出了千萬條情絲，把她纏着，纏着，她再也熬不下去，轉頭就走。

* * *

布岱西亞走下了山坡，坡下豎着一塊路標：「布萊鎮——布萊農場。」布岱西亞每當見到了這塊木牌時，總感到驕傲，又覺得自己是那麼光榮。不是嗎，整個鎮，整個地方以她的「姓」來命名，這一點難道還不值得自負。她常想把木牌如此改：「這將是布岱西亞布萊的地方，雖然現在由麗加姑姑管轄。」

她向木牌看了又看，自顧自地說：「這些始終歸我的，結婚後，我將會得到一切。」

布岱西亞滿足地笑了，她不明白她的祖先怎會創辦這個數千畝的農場，她更不明白她的前輩，如何「建」起這個鎮，但她却知道布萊家族是這兒的權威，是這兒的法律，她也知道這村裡的人都怕她的家族，懼怕她父親留下的餘威，她更知道她家族世世代代地僱了無數善於耕種的人在農場耕種，她姓「布萊」的則是無上的尊嚴，可不是？鎮上數百戶人家，不論貧或富，貴或賤，都得向她家交地稅哩，因爲這地方根本是「她」的。

布岱西亞太天眞了，她祇是曉得家中擁有無數的財富，無上的榮譽，但她並沒翻閱字典，她沒有看見字典上的兩個名詞：「土霸」和「剝削者」！

她有時候十分不滿，因爲這一切都抓在她姑姑的手中，姑姑倚仗着布萊家族威信在作威作福，但誰知道她祇不過是父親的一個姘婦，鎮中人都怕她，捧她如同女皇，她却待人刁鑽陰毒，尤其是對那些黃皮膚的僱農，更猶如對待牛馬，布岱西亞看不慣，但她並沒有阻止。她在等着，等到她繼承了這個農場及這個鎮，她發誓要待那些人好些。

一輛馬車輕輕的駛近，有人叫她：「布萊小姐。」

她剛轉身，馬車已停在她身邊了。車上坐着的是個壯健的中國人，細眼一看，竟是農場的管工。

「嗨！」她招呼着。

他打個呵欠道：「這麼晚還不回去？姑姑又要責備了。」

「我正趕回去，若是順路，你就搭載我一陣。」

「我也是入鎮的，請上來吧！」那管工恭恭敬敬地說道。

馬車沿着小路奔馳，四邊的田野都向後退去，一陣風似的，馬車已經進入布萊鎮了。鎮上的馬路全是石塊砌成，此時堆着雪，除了幾家富有人家的別墅之外，其他的屋宇都很低，充滿着鄉村風味。

馬車在一座大園子的鐵閘門前停下來。

「明早你在此地等我，我還要搭你的車子到那山坡去。」布岱西亞臨下車前這樣的吩咐他。

「幾點鐘？」管工很願意爲她服務，因爲她待人和善。



「十點。」她想了一想：「不，還是十一點吧！」

她又向他道了聲謝謝，揮手而別。

園門閂着，鐵閘上刻着：「布萊堡」。守門的老僕見到女主人歸來，慌慌張張地開門迎接，並向她道聲「晚安」。

* * *

園子大得驚人，紅磚鋪砌的走道上，雪已打掃得乾乾淨淨，園子的盡頭是座大建築物，它建得像古堡，又老又陰森，矗立着像巨人。

她奔盡走道，跑上建築物的台階，推開了門，又輕輕地掩上，走進屋裡去。

走廊鋪着腥紅色的地毯，牆際掛着一幅幅巨大的人像油畫，這都是布岱西亞長輩們，她不知道誰是她的祖父，誰是她的曾祖父，或者更長三輩的人，她祇是覺得他們的造型都威嚴得有駭人。

她轉個彎，掀起一道絨幔，那便是陳設得很華麗的客廳，大理石的壁爐生着熊熊的火，劈劈啪啪的作响。

她躡足走入客廳，在酒櫃前停下來，凝視掛在酒櫃上的那幅大油畫，這是她所熟悉的一幅。油畫中人正是她的父親，她很愛他，因爲他在微笑着，布岱西亞還常常的對他說着心中的話，可是有時她又恨他，因爲他姘上了這個狠毒的姑姑，她要把父親的面貌深深地記住，把他烙在心底。

她伸起手來，點了點他那翹起的鬍子，她要跟他講話，告訴他已經看見了阿達巴斯卡湖了。

突然一聲似禿鷹嘶叫的厲喝聲自身後發出，把布岱西亞嚇了一跳，她急忙把手縮下，轉頭一看，却是吊着眼睛的姑姑。

「放下手來！」她滿面怒容，豎着尖尖的指甲厲聲斥責道：「我警告妳多少次，妳別碰那張畫！」

布岱西亞一言不發的怒盯着她。

「目中無人，妳還把長輩放在眼中？弄髒了油畫怎麼辦？」

布岱西亞仍然是目不轉睛怒視着她，嘴唇動都未動過一下。

「下次妳再碰它，我就斬了妳的手指頭。」聲音從牙縫中擠了出來：「妳一整天到那兒？」

布岱西亞面不改容，若無其事望着她。

「妳放膽不問我就溜出去，到那兒去？快講！」

布岱西亞理也不理她，轉身向外面就走。

這出其不意，反倒使她怔了半天，猛然喝道：「站住！」

她站定了，姑姑拖着沉重的步子，向她走了過來，擧手想打，布岱西亞這剎那間無意在袋中觸到了那個桃核，她突然勇氣百倍，她想起了亞强他能在風雪中奮鬥生活，爲甚麼自己就不能與這勢利的麗嘉姑姑鬥一鬥？

「我叫妳看看！」麗嘉姑姑走到面前，一掌摑過去。

布岱西亞早已預料到這一着，微一側頭，靈巧的避過了，她已想好了一套詭計，要把姑姑氣一氣，於是豎起一條眉，柔柔地說道：「何必大動肝火呢？妳想問甚麼，妳就問好麼？我會盡力回答。」

麗嘉姑姑氣得全身發抖，無可奈何地在椅上坐了下來，道：「妳幹嗎一聲不响就擅自出門？」

她平心靜氣，緩緩地說道：「我太悶了才出去玩玩，本來嘛，要告訴妳的，但姑姑正在午睡，我怎捨得弄醒妳，這才會偸偸地溜了出去一會，誰知妳會發這麼大的脾氣？」

麗嘉姑姑被她半譏半諷半孝順弄得罵不下去，儘在那兒生氣，但她馬上又惡狠狠地問道：「妳往那兒去？」

布岱西亞笑了一笑，理了理頭上亂髮，道：「我在鎮內、鎮外、坡上、坡下滑雪屐，也坐馬車。」

「妳敢胡鬧！」麗嘉姑姑罵着，說道：「說清楚些！」

布岱西亞眨眨眼睛作狀道：「我在農莊呀！」

「農莊全是粗鄙的農工，這樣成何體統，以後不准去。」

「謝謝姑姑的指教！」她怪着聲調說道。

麗嘉姑姑冷冷一笑，忽然板着臉問：「妳坐過誰的馬車？」

布岱西亞眼珠一轉：「一個男人的。」

姑姑驚震起來，却故意低頭甜甜淺笑，道：「那是誰？」

「一個很强壯的男人。」

麗嘉姑姑一把抓住她的頭髮，扯着嚷：「他是誰？」

「哎！」布岱西亞怪叫着道：「妳放手我才說。」

麗嘉姑姑祇好把手放下來。

「那是……」布岱西亞邊說邊踱出廳去道：「他是農莊的管工，哈哈，他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姑姑要我嫁他，哈哈……」

布岱西亞狂笑着，麗嘉姑姑被氣得半死，連連罵道：「賤種，膽敢作弄我？」

布岱西亞急急的逃上二樓，忙走進自己的睡房，關上房門，麗嘉姑姑追不上破口大罵，罵個不停。

布岱西亞靠在門背兀自笑着，她痛快極了，因爲又作弄了麗嘉姑姑一次，而且這回刺中了她的心，她摸出那顆桃核，看了又看，最後放到唇邊，吻了它一吻。

「你眞的給我帶來了快樂。」她對那胖老頭說，但一忽兒又把桃核放下，喃喃道：「不，不是你帶給我的，是亞强。」

有人彭彭地拍門，她立刻緊張起來，難道是姑姑？

「誰？」她驚惶地問。

「開門！」一陣沙啞的嗓音，道：「我是嬤嬤！」

布岱西亞立即開門，嬤嬤捧了個白銀托盤，直走進來，托盤內放着半隻烤鷄和一杯咖啡。

「哎喲！小姐！」她一見布岱西亞便急冲冲地說道：「妳眞把我惦念死了，走了一整天，姑姑現在還在樓下苛責妳呢！」

布岱西亞聳聳肩，心想：「這回她還不給氣死。」

嬤嬤一摸她的外套，驚叫起來：「妳難道在雪中打滾，看妳全身濕透，還不快些換換掉？」

布岱西亞伸伸腰道：「不是打滾，而是在雪中睡過覺。」

嬤嬤邊埋怨着，邊在床櫃拿出了睡袍替她換上，然後把托盤放置在床上，讓她好半躺着用餐。

嬤嬤說：「姑姑說要餓妳一天，這是我偷出來的，快把它吃了吧。」說着拍拍她的肩，撫撫她的臉。

布岱西亞把托盤一推：「我吃過鹿腿了，不想再吃。」

「鹿腿？」嬤嬤詫異地問道。

她把她拉近，附在耳邊說：「我到過阿達巴斯卡湖了。」

嬤嬤倒吸了一口氣，樣子活像見了鬼，急問道：「甚麼？」

「我剛才在湖邊回來。」她斜視着那半邊雞，平靜地說。

「你見過甚麼？」嬤嬤問得更急了。

「我見過：雪、湖、斜坡、唔！還有間小屋，屋內有兩個人。」

「甚麼人？」

「老頭和他的孫子。」

「噢！」她焦急地問道：「他們待妳如何？」

「好到極，還請我吃鹿腿。」

「妳不該去，妳不該去！」嬤嬤恐懼的驚叫了起來。

布岱西亞摸不着頭腦，那是怎麼一回事，爲甚麼嬤嬤與姑姑都這樣拚命阻止她到湖畔去？其中一定有原因。

「爲甚麼我去不得？那是甚麼意思？」布岱西亞抓住嬤嬤的肩膊，猛力搖着問道：「妳們爲甚麼個個阻止我去？那難道是枉死城，去的人都要死？請告訴我，這究竟是甚麼原因道理？」

嬤嬤舉起枯乾的手在額上拍着道：「那並沒有原因，也沒有道理，妳姑姑禁止妳去，妳就不該去！」

「我不信，姑姑禁止我，那是她的事，妳爲甚麼也加以反對？我不信。」

嬤嬤搖搖頭，咳了一聲，態度很煩惱。

「妳告訴我。」布岱西亞追過來，狠狠的說道：「告訴我。」

嬤嬤被迫得退了開去，含淚低訴道：「妳沒聽姑姑罵我？妳沒見到她打我？這爲了甚麼？爲了我告訴妳有關這個湖！」

嬤嬤一揩眼淚望着布岱西亞道：「妳已經知道她怎麼樣責備老嬤嬤的了，妳偏要去，難道我被她打罵還不夠嗎？妳希望她再罵我打我？」

布岱西亞撲到嬤嬤身上，偎着她低聲道：「對不起，嬤嬤，原諒我剛才的不敬。」

嬤嬤點點頭，道：「祇要妳答應別去那個湖的地方就好了。」

「妳把東西拿下去，我要睡覺了。」

嬤嬤照例地替她蓋好被，靜悄悄的離去。布岱西亞聽到她緩慢的一步一步下樓梯的脚步聲，覺得她很可憐，在這兒服侍了一代又一代，她得到的是甚麼？姑姑的一張利嘴和兩個巴掌。

布岱西亞從被窩中伸出脚來，嘛嘛並沒有發覺她的足踝上的布條，所以還牢牢的裹着，她撫摸着那布條，很愛惜它，她要看看布條的結子是怎麼樣綁的，布條的花紋又是怎麼樣的……

「這是他的衫角，亞强眞體貼……」她開始思念他了。

他並非自己的親人，爲甚麼自己總是惦念他，而且比思念自己父母還厲害？

她迷惘地問自己：「我是眞的愛上了他嗎？」

「是的。」她肯定地冲口叫了出來：「我愛他，我愛他！」

她在床上跳躍着，忽然地又靜了下來，坐在床上發呆。

「唷！」她拍拍自己一下腦袋：「我怎麼如此糊塗，他怎會愛我？他連吻都不肯吻我。」

布岱西亞沮喪的躺下，她開始思想了……

曾在無數個晚上，她躺在這張床上，想了無數次，她曾想擁有愛，想及有一個戀人，想及她自己。她多渴望得到愛，她感到這是永遠掌握不到的，因爲她對於這是太迷惘了，正如浮游在空中的空氣，聞不到、觸不到、看不見……她想嚐一下愛情的滋味，於是她渴望得到一個戀人。她要他有錢，漂亮、能體貼人……總之那人很難找，他必須是世界上十全十美的人。



然而她却遇上了亞强，她覺得他比自己心目中的對象差得很遠，但當他在森林中救醒她的時候，當他脫下了外衣給她披上的時候，當他把唯一能給他快樂的核桃送贈於她的時候，她發現他有一顆溫暖而善良的心，就憑這顆心，感動了她，又由感激化成了愛。

現在她不再想要一個有錢的情人了。因爲亞强的影子塡滿她的心，她自小失去了父母，她得不到她父母的愛，所以她要亞强來代替他們，而他是唯一能代替他們的人。

她又彷彿見到他的兩顆黑眼珠了，對了的！她找到愛人了，她有把握抓到它，它就藏在亞强的瞳孔內，亞强正把它吐出來，敎她抓着……抓得牢牢的……

「我要抓緊他的愛，我肯以無數的家財來換取他的眼中蘊藏着的愛。」布岱西亞低沉自語着道。

又厚又軟的鴨絨被蓋着她，使她很快的入睡了，她做了一個夢，夢見老頭子跟她開玩笑，請她吃鹿腿，亞强擁抱她、吻她……糊糊塗塗的夢了一大堆。

次早醒來，原來抱住的是床上一個枕頭，她賭氣地把枕頭扔開，但心中覺得甜甜的。

她哼着小曲進入房中的私人浴室。梳洗完畢，穿上一件純白色闊領皮外套，開門想溜，但是推來推去都推不開，原來姑姑在外面下了鎖，準備關她一天。

「怎麼辦？」枱上的小鐘指正了十一點五分，她急得像在熱窩上的螞蟻。

「有了！哼！還是難不倒我！」

布岱西亞靈機一動，奔出露台。

她爬出露台上的欄杆，雙手緊抱，雙足絞着水管，往下就滑，她在園子落下，拍拍屁股，又輕輕偷進屋子，她閃進客廳，打開几上的烟盒，抓了一大把烟絲，用手帕包好，往外就逃，那些是她要送給老頭子抽的。

* * *

園外，管工果然坐在馬車上鵠候着，布岱西亞跳上了馬車，說了一聲：「快走！」管工忽然把皮鞭向馬臀一抽，黑馬一聲長嘶直線跑了出去，車聲隆隆一忽兒出了鎮口。

布岱西亞七分喜悅三分緊張，因爲她又要見到亞强了，她很渴望見到他，可是又有點害怕。

「見面後可向他說點甚麼？他今天可有膽吻我嗎？他是否因爲我是外族人而不敢吻我，我該不該告訴他，我愛他？」她前思後想，最後低下頭來羞澀地偸笑了起來。

管工是個過來人，他早把一切看在眼中，她一忽兒笑，一忽兒想，一忽兒又羞了起來，他心底雪亮，早知那是甚麼一回事了。他喜歡這天眞無邪的少女主人，所以他笑着問道：「布萊小姐，等會兒可要我送妳回去呢？」

「你有空嗎？不過我回來時一定是入夜了。」

「我將盡力爲妳服務。」管工誠懇地道。

布岱西亞覺得黃種人這樣落力來幫助她，她就深深的被感動了。

「謝謝你。」她衷心地說。

馬車在坡邊停下，布岱西亞下車後等馬車去遠了，才向坡上踱去。

她在林中見到昨晚絆倒她的捕獸鉗，又望了曾與亞强擁坐着的那塊雪地，不禁笑了出來，她曾來回這森林兩次，這已是第三次了。她摸熟了這兒的路徑，很容易地到達林邊，遠遠望去，可以見到木屋的門是敞開着的。

她簡直不能遲一刻，飛快的奔過去，她想知道那老頭在做甚麼？亞强是不是在等她。

老頭爺爺已在抽烟，亞强却不在。

布岱西亞躲到老頭爺爺身後，雙手遮住他的眼睛，粗着嗓子問：「猜猜是誰？」

那老爺爺哈哈大笑起來：「亞强沒有這樣嫩的手，妳是小鬼頭。」

老頭子還沒有拉她坐下，她就問道：「亞强呢？」

「妳別着急。」他瞇起眼睛說：「他一早出去打獵，臨走吩咐我，叫我好好的待妳，他會盡早回來的。」

她聽了很愉快，亞强始終記得她會來。

老頭子又笑着道：「哈哈，你們昨天才認識，今天就彼此掛念了？哎呀，我這老頭可給你們遺忘了。」

布岱西亞害臊得要命，老頭子老是望穿她的心，她站起來，摸出那包烟絲，在他鼻前一掠：「帶給你的，猜得到才給。」

「我鼻子比獵犬還靈。」他肯定的道：「不是烟草是甚麼？」

布岱西亞這才把烟絲給他，老頭子打開手帕一嗅：「好烟，這回可眞是謝謝妳了。」

「你不用謝我，我是偷來的。」

「在那兒偷？」老頭子愕然的問：「小孩子怎能偷別人的東西？」

「我家中客廳裏偷來的。」

老頭子又笑了起來，拉她到身邊，怪神秘的說道：「妳眞好，總是惦念着我，好吧，我要一套玩意給妳看看。」

布岱西亞連連點頭，道：「甚麼玩意？快要出來看看。」

「請把我床下的木盒拿出來。」

江湖跡雲生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 九手抓鬼

孤女面對滅門仇　徬徨無助心惻然

一艘畫舫，頂是圓的，有四盞香木雕花燈是圓的，畫舫上面的桌椅板櫈也是圓的，便下層睡艙中的暖床也是圓的，還有那緊貼在壁上的圓鏡，甚至盆桶全是圓的！

圓床上睡着的人兒為甚麼如此喜歡圓的東西？無他，因為她叫余圓圓。

女的叫圓圓，那緊緊摟抱着圓圓姑娘的少年人，口中還在喃喃的：「圓圓，圓……圓……」

圓圓回抱，兩人幾乎變成一個人了！

「眞的不想走，天快變了啊！」

「是的，今年第一場大雪快下了吧！」

「每逢下雪，我們就這麼抱在一起不起來，多好呀，唉，偏偏大伯找麻煩！」

圓圓道：「你……昨天就該走了的，大伯會……」

「不，我路上加快就夠了，咱們……」

「唔……彤雲……我求你，求你盡快回來！」

「放心，過年以前我必會趕回來，玄武湖妳由柯嬤嬤陪妳……」

錦被中一雙赤裸的男女抱得緊，大冷的天！

圓圓半天不開口，她的身子蜷曲在男的懷中，一副自得滿意的樣子。

於是，男的起來，他披衣而起，不讓熱被窩中的圓圓起來，因為外面太冷了。

「我很放心你的本事，但你是男人呀！」

「哈……」男的躍上岸走了！

* * *

夜，寒夜，冷颯颯的只差未落雪！

影子，細長的影子，搖曳生姿的出了相國寺。

那是個女子，而且是位很美的女子，美麗的女子孤獨的在大街上行走是容易引人注意的。

此刻就有個人不遠不近的跟在這女人的後面。

那是個年輕人，當然也是個男人，只有年輕的男人才喜歡跟踪美麗的女人。

這年輕人守在相國寺大門外兩個多時辰了，他早就發覺這女子進了相國寺，天黑以後才出來。

女子並未回頭看，她用一方面巾包了大半個頭，頂着西北風轉到了開封城的馬道街北頭，那兒有一家賭坊，女的只抬了一下頭便走進去了。

年輕的男人也走進去了，他好奇的要看看這女子為甚麼出了相國寺就走進賭坊裡！

那女子走入賭坊，自前廳轉到二院，再由二院進二道廳上，她站



老頭子指着他的床舖說。

布岱西亞立刻走了過去，把盒子拿了出來，木盒扁扁的，不很沉重，老頭子打開木盒，她馬上探頭去看。

裏面藏着的赫然是十把利刀，刀柄用象牙製成，刀身光芒四射，鋒利無比，老頭把十柄利刀平放在桌上，刀柄向裡，刀尖則露出桌邊，很整齊地排好。

「你在做甚麼？」她莫名其妙地問道。

「妳看了。」老頭子舐一舐厚嘴唇，抓住一柄利刀的刀尖擲出去，「」的一聲，刀子直插在木牆上。

布岱西亞來不及問這算是甚麼玩意，祇見老頭子雙手齊動，「篤篤篤」地把剩下的九柄飛刀都飛擲了出去，手法快得如電光石火，把布岱西亞看呆了。

「妳看！」老頭子拍拍手，指着牆上說。

她往牆上一看，原來所有的飛刀整整齊齊地在牆上排了個「十」字，排得互相垂直，距離相等。

她怔怔地說不出話來，但她卻聽到老頭子低沉地道：「世界上有一個人就要像這板牆那樣，被我用刀插上個十字！」

「你？」她心頭砰砰跳道：「你要殺人？」

「唔。」老頭子臉色又陰沉起來，聲音冷得像塊冰似的道：「我要殺人，殺一個仇人！」

「仇人？」布岱西亞震驚起來道：「誰？」

老頭子不理她，自語道：「哼！他們以為我斷了腿就不能報仇，蠢話！」

他突然拉住了布岱西亞，把她嚇了一跳。

「布岱西亞，」他說：「我斷腿不能與別人賽跑，但我卻練好了這刀，妳看，不是一樣能夠報仇嗎？」

她像一隻受驚的小鳥，出不得一聲。

「妳說呀，妳怎不說我能復仇？為甚麼妳不說？」他像神經錯亂似的拚命搖着布岱西亞。

布岱西亞很恐懼，她覺得這個老人簡直有着雙重的性格，前後不及三分鐘，他好像是換了一個人，她定定神說：「你叫我怎麼說。我還不知道誰是你的仇人。」

老頭子忽然朗笑道：「噢，我忘了，妳不懂事，妳還是一個小孩子。」

她也跟着笑，但她自己知道她的笑容一定是極不自然的。

「妳去把刀子拔下來，玩意完了。」

她跑去拔刀，心中咕嚕着：「這種鬼玩意，還是不要玩的好。」

刀子插得深，布岱西亞費了很大勁才把牆上的短刀拔了下來，放好。

她剛把東西理好，卻有人掩住她雙眼，一個聲音問道：「猜猜是誰？」

布岱西亞知道是亞強回來了，於是學着老頭子的語調道：「這麼粗的手，不是你這小鬼頭是誰？」

她笑了，亞強也笑了，老頭子更笑得擠出淚水。

「妳猜猜我獵了甚麼？」亞強問。

「不會是鹿。」她確定地說。

「野兔！」他豎起三個指頭道：「三隻。」

布岱西亞歡呼地道：「正好，一人一隻。」

亞強床前下拿出了雪屐雪撬：「這是妳留在湖畔的，我幫妳檢了回來。」

布岱西亞發覺雪屐已被他擦得雪亮，她很滿意，很感激他，但說不出話來。

亞強見她望着自己，學着她昨晚的語調道：「妳想說甚麼？我在聆聽着。」

布岱西亞把頭一側，調皮的道：「我想先吃午餐，然後想你陪我滑雪。」

他們開始做午餐，布岱西亞不會剝兔皮，不會清洗內臟，這些都得亞強動手，她只會叉着兔肉在火上燒，和上些調味，但她卻把糖誤作了鹽，搞得亂七八糟，老頭子並不動手，盡在旁邊笑。

兔肉終於烤好端了出來了，放在桌上很好看，卻很不好吃。

但布岱西亞辯着說道：「這次也許不太好吃，但我會學的，下次就會弄得很好吃。」

吃飽了，亞強拉着她的手就往外跑。

在斜坡上，布岱西亞穿上了雪屐開始滑雪，她滑雪的技術並不十分高明，老是摔跤，但他卻堅持着要教亞強滑。

亞強套好了雪屐，笨得像頭牛，滑了沒兩步，已翻了三個觔斗，嚇得他急急除下了雪屐，不敢再試玩了。

於是布岱西亞祇能背起雪屐與他踱着，他們二人向湖畔走去。

湖邊很靜，布岱西亞昨天留下的脚印，都被大雪蓋去了。湖畔可是平坦坦地一片白，他們不約而同地在大樹根上坐了下來。

「這兒眞美，我希望在這兒生活。」她說。

「我歡迎妳到這兒來住，那樣我們可以天天見面了。」

（未完‧一）

住了！

隨她走來的年輕人也站住了！

年輕人抬頭看廳內，迎門一塊金字匾，寫的是「大家樂大賭坊」。

當然大家樂，聽，裡面傳來一陣哈哈狂笑聲！

有一桌在擲骰子，圍的人有八九個，那隻景鎮青花大瓷碗發出來的聲音是淸脆的，悅耳的，却也引得圍在四週的人直瞪眼！

於是那女子走過去了，只見她站在一個年輕人身後，伸手去拉扯年輕人的衣角。

年輕人猛回頭，不由滿臉不悅，沉聲叱道：「妳找我幹甚麼？」

女子低聲道：「二師哥，你那麼絕情絕義呀！」

年輕人叱道：「甚麼絕情絕義，人都死絕了，還不埋了完事，我又有甚麼辦法？」

他的聲音突然提高，又道：「去，去，去，想着妳爹在世的時候，幾曾拿我當他的徒弟呀，娘的，掃地端茶帶點烟，上燈舖被倒尿壺，拿我石大丹不當人，功夫又捨不得教我，想想我就會生氣！」

女的低聲道：「二師兄，人要憑良心呀！」

年輕人石大丹道：「妳走，咱們別再囉嗦，妳這麼一來不打緊，我只怕手氣要轉背！」

他伸手推那女子一下，回身又賭上了。

女的未落淚，但滿臉痛苦之色。

她搖搖頭緩緩的轉過身。

女的並未看別人，她甚至也未再看她的二師兄，無奈何似的往外就走！

她走出大家樂大賭坊的時候，西北風刮得更大了，西北風也刮得高掛在大門口的兩盞燈籠不停的搖曳着，彷彿就快掉下來了！

街上的行人不見了，但女子走得不疾不徐，她似乎是邊走邊想着心事。

她就快走出東城門了，就在一片竹海轉角處，這女子突然站住不走了！

她也不回頭，只冷冷的道：「喂，你一直跟在我身後，你想幹甚麼？」

是的，那個一直尾隨着的年輕人就站在這女子身後三丈處！

現在，他站住了，而且站得很直，兩手下垂。

「姑娘，無他，好奇……」

他「奇」字剛出口，突然一團黑影閃掠，但聞「啪」的一聲脆響，男的臉上着實挨了一掌！

男的仍然未動，也依然的垂着兩手，宛似一座石像一般的紋風不動。

女的出手，而且打了這年輕人，她叱道：「別以爲桂竹園完了，你們這些跳樑小丑就找上門來欺侮人！」

她仍然不看年輕人，又道：「好奇嗎？這一掌就叫你滿足好奇！」

她說完轉身就走，也不再管那年輕人。

她也以爲，自己一掌足可以打走這年輕人，也正是叫這人知難而退！

年輕人是甚麼表情，天黑誰也看不見，但知道這年輕人在女子走了十幾丈之後他又跟上去了！

他忽略了女子的警告，江湖上太多的人死於好奇心，也有太多的人不信邪！

這年輕人就好像不信邪，所以他未回頭走！

＊　　＊　　＊

又見一片竹海，深竹林中隱隱有重簷疊角上傳來的風鈴聲，偶爾一聲呼嘯風聲掠過，刮得竹子往下閃！

那女子就快繞進竹林中了，忽的有三條黑影，而且是高大的身影自竹林中閃躍出來。

女的才再往後閃，却已被三個黑衣大漢「品」字形的圍在正中間！

女子吃驚的道：「你們……」

「嘿……桂小玉，妳逃不掉的！」

另一黑衣人接道：「生死由妳定，今天妳怎麼說？」

女子叫桂小玉，她忽的尖聲道：「你們欺人太甚，我桂小玉同你們拚了！」

她此言甫出口，就見三個黑衣人已往桂小玉揮刀殺去，其中一人尚且大吼：「妳早該死了，殺！」

三把刀尚在半空中，桂小玉甫自要拔出身上藏的短刀，忽然她身不由己的一個大旋轉，宛似被狂風捲出五七丈之外，幾乎摔倒。

她急於抬頭看，只見附近「叮叮噹噹」的落下三把刀在地上，三個黑衣人中了邪似的歪抱着竹子未倒下。

就聽年輕人開口了：「你們三個大男人欺侮一個姑娘，眞給咱們男人丟人現眼！」

「你……你是誰？」

「別問我是誰，問了只有死！」

有個黑衣人雙手捂緊了胸口，吼道：「中原武林，誰敢同咱們天雷幫作對？你……」

年輕人嘿嘿一笑，道：「好，你們一人自斷一臂，滾！」

他說得輕鬆，聽得人心慌！

三個黑衣人相互間對望一眼，誰也不自斷臂，只不過一頓間，三人立刻發動攻勢。

只見這三個黑衣人貼地疾滾，直往那年輕人的身邊滾去，眞凶殘，三把短短的匕首在地面上圈削如電！



年輕人又是一聲冷笑，只見他雙腿暴踢連環中，立刻就聽得慘呼聲傳來。

「噢……唷……」

聲音之大，便竹林中的寒鴉也飛起來了。

又是三把匕首飛落地，三個黑衣大漢已左手托住了已折斷的右臂，拔腿便往黑暗中狂奔而去。

年輕人並未追殺，只淡淡的道：「天雷幫……」

＊　　＊　　＊

這個變化太大了，大得那桂小玉僵在那裡了，她再也想不到這年輕人會出手救了自己。

桂小玉還出手打了年輕人，心中油然生起一股不自在的衝動。

她癡癡地望着年輕人！

她也發覺那年輕人也正向她走過來，而且又是一副十分斯文的樣子。

「你……」

「我是挨過妳一巴掌的人呀！」

「你爲甚麼不還手？」

年輕人笑笑，道：「我討厭男人打女人！」

桂小玉道：「你可以閃躲呀！」

年輕人再一笑，道：「我應該挨那一掌的，因爲我也覺得自己魯莽！」

桂小玉迎上來了，她只差一尺就貼上年輕人了，她要在寒夜中仔細看看這年輕人的模樣！

她帶着吃驚的樣子，道：「你……不像是會武功的人，而且又是那麼高絕的武功！」

年輕人一笑，道：「我像甚麼樣的人？」

桂小玉道：「書生，你只像個書生！」

「哈……」年輕人笑了。

桂小玉手指竹林深處，道：「桂竹園只我一人了，朋友願意同我進去？」

她幽幽一嘆，又道：「莊內死了不少人，還未下葬，我爹，我娘……還有……」

年輕人搖搖頭，道：「知道桂姑娘住此就夠了，妳有哀傷，我不便進去……」

他頓了一下，又道：「那幾個黑衣人是天雷幫的人，他們在中原勢力大，妳……」

桂小玉道：「所以你也不敢同我進莊去？」

年輕人忽的哈哈一笑，道：「桂姑娘，怕壞了妳的名節，需知人言之可畏！」

桂小玉道：「家破人亡，我還在乎甚麼？」

她再幽幽一嘆，道：「更令人悲哀不過的却是我的兩位師兄，我父在世，他們的表現十分得體，如今啊……」

她抬頭，黑暗中看得出她長得十分清秀可人，只是在憂鬱中，雙目顯得黯然，反更令人同情。

年輕人已開口，道：「我可以知道妳兩位師兄的大名嗎？天下沒有那麼絕情絕義的人呀！」

桂小玉道：「他們也許爲求自保吧，他們沒有力量同天雷幫作對！」

年輕人道：「怕死之徒，至少應陪姑娘料理善後吧！」

桂小玉道：「他們躲之唯恐不及！」

年輕人道：「他們在城中，我倒想去教訓他們。」

側頭看看莊內，年輕人又道：「妳如今一人回家？」

桂小玉道：「沒有人願意同我住一起，一夜之間全莊二十七口慘死，誰都知道是天雷幫所做，但誰也不敢說是他們所爲！」

年輕人道：「姑娘有何打算？」

桂小玉道：「活人總得爲死者守靈，爹娘屍骨未寒呀！」

「妳一人？死人堆裡……」

「我還怕甚麼？他們都是我的親人……」

「是的，他們是妳親人！」

一頓，年輕人問道：「妳的兩位師兄是甚麼名號？」

「賭場中的是我二師兄，他叫石大丹，投入相國寺出家的是大師兄，他叫尹士奇！」

姑娘的話甫說完，這年輕人却已往開封城奔去！

桂小玉怔怔的道：「我眞糊塗，他叫甚麼呀！」

＊　　＊　　＊

桂小玉怔了一刻，還是轉身往莊門走過去，對於年輕人的突然出現，她的心中十分在意。

桂小玉並非是全然的高興，她憂慮，因爲她擔心的是這年輕人是不是天雷幫派出來的殺手，剛才年輕人却對付三個黑衣人的情形，也許是他們早經安排的把戲。

桂小玉有理由這麼推測，因爲那年輕人自她入相國寺就跟踪了她。

＊　　＊　　＊

桂小玉走到大門下，她有着强烈的痛苦感，往昔的桂竹園雖不是車水馬龍，却也熱鬧有致，老鏢師「快刀」桂浩然的大名，中原道上有其一定的地位，雖然桂浩然已退休多年，仍不時有道上朋友走訪，如今……

桂小玉一聲低嘆，她推門而入，舉步走進門內，那一股襲人的陰寒之意令她忍不住的打了一個哆嗦！

回身把門緊緊的關上，桂小玉

先是走到一間大廂房中，她看看廂房地上併排七具屍體……那是她抱進來的。

屍體已幪上被單，但每具屍體的雙足仍是露出來的。

桂小玉木然的取出一撮香燃上，再把它燃完的蠟燭換了新的點起來。

一切的行動她好像痲木的進行着，如果這時候有誰突然出現，她也必不會有甚麼驚訝的反應。

桂小玉緩緩的往正廳廊上走去，她的雙目中流露着叫人猜不透的眸芒。

正廳上迎面一張長方桌，素果香燭在燃着，沒有棺木，七具屍體排放着，七具屍體也都幪上布單，桂小玉走上去，她上香跪叩，口中喃喃道：「爹，娘，女兒怎麼辦？女兒好苦啊！」

她跌坐在地上，半晌，似乎是沉睡了！

* * *

桂小玉醒過來的時候，那已是一個多時辰之後了，她是被人拍醒的。

桂小玉抬頭看，燭光中她發現身前站着一個大漢，那不是她的師兄，也不是那位年輕人，只不過當她看清來人之後，立刻跳起來了！

「你……是你？」

她低呼着立刻自身上拔出尖刀就刺，但却被來人一把扣住手腕。

「司徒長江，你終於露面了，你殺我全家……」

那人短短的髫鬚，大大的眼睛，長而挺的鼻子配着一張大而厚的雙唇，一看令人生畏。

他正是朱仙鎮北門外的天雷幫幫主人稱「中原一條龍」的司徒長江。

眞想不到司徒長江會在此時潛來這桂竹園。

此刻，司徒長江扣住發怒的桂小玉十分溫和的道：「桂姑娘，妳得聽我說呀！」

桂小玉道：「一家人死在你天雷幫之手，這是血海深仇，有甚麼可以再費唇舌的？」

她皆目欲裂，又道：「你最好連我一起殺死，需知我會千方百計報仇的！」

司徒長江淡淡的道：「桂姑娘，難得浩然老哥有妳這麼好的女兒，但事情妳會想過了嗎？」

桂小玉道：「近百名黑衣蒙面殺手，中原除了你天雷幫之外，何來如此大的組合，而他們也口稱『天雷怒吼』，不正是你們的口語？」

「不錯，『天雷怒吼』正是老夫的絕招，祇不過這件事並非老夫所爲，也更非我天雷幫幹的！」

「你不敢承認？」

「如果是我天雷幫幹的，爲甚麼？如果是老夫命人所爲，再多殺妳一人又如何？」

桂小玉一聽怔住了。

「噹郎」一聲，她的刀也落地了，桂小玉落淚了，她又陷入另一回的迷惘中了！

先是兩位師兄的離去，再是那年輕人的出現，如今便是天雷幫幫主也出現在眼前。

桂小玉立刻覺得江湖詭譎，太可怕了，也難怪老父提早收起鏢局而息隱田園。

* * *

司徒長江放下桂小玉的手腕，他冲着地上的屍體重重一禮……上香，瞑拜！

「桂兄，你瞑目，塵世一趟走得慘，祇不過你放心，姪女小玉我盡力保護，桂家莊死者後事全由小弟擔待了！」

他換了一副十分慈祥的臉孔，對一邊吃驚的桂小玉又道：「小玉，妳父在世之日，我們之間從沒瓜葛，這件事透着蹊蹺，老夫自會去查！」

他拍拍桂小玉肩頭，又道：「這幾日妳守靈，且等一切後事辦完，妳就住我天雷幫吧！」

桂小玉怔怔的不知如何回應，那「中原一條龍」司徒長江又轉往大門外走了！

桂小玉直到看不見司徒長江的影子，她才忽的跪在地上，她雙手拍地，道：「是他，是他，一定是他，他太陰毒了！」

* * *

天亮了，天才剛剛亮，就見來了一批人……一批專門趕辦喪事的人！

先是，一共二十七口大大小小的棺材抬進桂家莊，眞仔細，大的小的都適合。

棺材放好，又見五十四張長板櫈支在每一口棺木的下面，那些棺木全部清一色朱紅，老年的是壽材，幼小的是福材，一具具屍體入了棺，有個大漢走到正自滿臉垂淚的桂小玉身邊來。

這大漢先是自我介紹！

「姑娘，我叫杜懷仁。」

「杜……懷仁？」

「是的，杜懷仁就是我！」

「天雷幫大總管？」

「不錯！」

桂小玉道：「貴幫主請你來辦的？」

「不錯！」

「上覆貴幫主，咱們謝了！」

杜大總管淡淡的道：「桂姑娘，咱們當家的吩咐，定要隆重行事，還得選吉日安葬，頭七日的禮數要大辦，今天就有出家的前來超渡，同時……」



桂小玉張大無奈的雙目，她似乎無奈何！

杜大總管又道：「咱們當家的也明白令尊生前結交廣泛，三山五岳的朋友衆多，今天派人四出下了白帖，桂老爺子的後事可不能馬虎！」

桂小玉一聽吃一驚，道：「我爹許久未與江湖朋友有過來往了，我祇希望早早安葬！」

「不行，不行，咱們當家的交代，絕不能馬虎。」

桂小玉道：「眞氣人吶！」

「姑娘是……」

「我氣我的兩個師兄，桂家莊遭此巨變，他二人躲得遠，大師兄出家當了和尚，二師兄躲在賭場不出面，我找他們，求他們，他們就是不回頭，還用言語搶白我！」

杜大總管雙目一厲，道：「兩個畜牲！」

他憤怒的一拳砸在掌心上，又道：「這兩個畜牲在甚麼地方？容我去教訓他兩個！」

桂小玉嘆道：「算了，人各有志，我不相强，算是我爹在世看走了眼！」

杜大總管道：「原來這兩個傢伙逃過一劫呀！」

他似乎覺得此語有病，立刻又道：「桂姑娘，妳至少告訴我，他二人的去處，需知咱們江湖中人都知道，一日爲師終生爲父的話，等大祭之日也好叫他們回來爲桂老爺子上炷香吧？」

「有此必要嗎？」

「有！」

「怕是他們不會回來了！」

杜大總管一聲冷笑，道：「他們也別混了！」

桂小玉也似有難言之隱，但她又不能不說，思忖着，桂小玉道：「一個在相國寺出了家，另一個在開封城的大家樂賭坊中賭個不休！」

她祇這麼一說，那杜大總管的雙目一亮，道：「桂姑娘你寬心，這事擱在我身上！」

他這兒正說着，嚄，前面傳來擊法器聲音，抬頭看過去，二十四位高僧走進來了！

這些紅衣高僧個個大光頭亮晶晶，寶相莊嚴的兩列分排在廳廊兩邊，雙目直視，口中唸唸有詞。

也不知甚麼時候，有人抬來全豬全羊一大堆，三牲五畜排得滿，便伺候的伙計也來了整十人！

這時候，有人開始清理各處房舍，光景是準備各路英雄來吊唁之住處了！

* * *

桂竹園鑼鼓敲得響，和尚唸經的聲音也不低，這頭七辦的喪事眞排場，這時候各路英雄人物也來了五七十人之衆，一個個臉帶唏噓直搖頭！

就在午時將到之時，從大門外走進一位虬髯大漢來，這人的頭髮帶灰色，鬍子也灰白，他個頭大，鼻頭更大，雙手十指賽棒槌，他走地有聲的奔到大廳前，口中一聲大喊：「大哥，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祇叫了這麼一聲，便雙手捂臉大哭起來了！

跪在一邊守靈的桂小玉一見這人，不由也哭道：「丁叔，嗚……」

此人並非陌生者，乃是與桂浩然有過換帖的好兄弟，人稱「伏牛虎」的丁杰！

姓丁的勢力在伏牛山區，豫西有他的大地盤，想當年這丁杰與桂浩然也是由交手而定交情，兩個人也算臭味相投，祇不過一個在山區，一個在黃河岸，一年難得有幾次相聚！

丁杰是聽了惡噩才兼程趕來的。

* * *

丁杰哭了一陣才收住淚，他大手拉過桂小玉便轉入白色幃幛後的一排棺材邊！

「好姪女，才幾月不見就出了這種事，妳說說，我聽聽，這是怎麼弄的？」

他這是一口山區話，聽的人就覺得他是個實在人！

桂小玉道：「丁叔，慘啊！」

她指着一大排棺材，又道：「二十七口啊！」

「誰下的手？」

「近百名黑衣武士啊！」

丁杰沉聲道：「可有別的活口？」

桂小玉道：「我的兩個師兄！」

「他們人呢？」

桂小玉咬咬牙，切齒的道：「他二人可惡，一個出了家，另一個沉淪在賭場，他們……」

「個畜牲，我饒不了他們！」

他手按一口棺材，又道：「妳爹的棺材？」

「就是這一口！」

丁杰看了一眼，道：「姪女呀，我要瞧瞧妳爹是死於甚麼凶器！」

桂小玉道：「丁叔，不看也罷！」

「怎麼說？」

桂小玉道：「我爹被黑衣武士們圍殺，一刀削去半個頭，死在一大灘鮮血中，他……」

丁杰也咬牙，他單臂猛一推，「察」的一聲便把棺蓋推開一大半。

丁杰也不管桂小玉怎麼個驚訝，他已低頭看過去。

桂小玉也看，她的臉上十分驚恐！

桂小玉的模樣並未被丁杰發現，因爲丁杰正專注於棺材中的死人。

那眞叫慘，祇見棺材中躺着的錦袍灰髮大漢的大半張臉孔不見了，行家祇一看便明白那不祇是一刀，而是挨刀之後又來另一刀砍，便下巴也不見了！

「伏牛虎」丁杰忍不住咬牙咯咯響，道：「好狠的下刀手法！」

這丁杰雙目見赤，手指頭也咯咯的響着，當他再往死者身上瞧去，忍不住的伸手去抓起死者的右手來。

丁杰把死者的右袖往上方推去，他這才低頭看死者的右小臂，於是……

於是他的頭猛一抬，旋即把右袖還原，半帶驚愣的看看一邊的桂小玉。

桂小玉似乎也驚覺了，她有幾分黯然的道：「丁叔！」

丁杰忽的對桂小玉道：「後堂再說話！」

桂小玉道：「丁叔發現甚麼了？」

丁杰道：「去了後面再說不遲！」

這丁杰來過多次，桂竹園他十分熟悉，走前堂走過道，匆匆的便到了後院中，才幾日，這兒似已荒涼了，單祇院中雜草已冒出地面兩尺多高！

院子的左右兩邊還有兩棵棗樹，上面三五隻烏鴉，見有人走來，立刻「呱呱」叫着振翅飛出去了！

有幾根繩子上還有幾件晾晒的衣褲，如今仍然在那兒隨風飄呀閃的，那口水井還有兩隻木桶掛在轆轆上未有人去管了。

現在，丁杰把桂小玉帶來了。

桂小玉帶着幾分訝異的站在井邊，道：「丁叔，丁叔發現甚麼了？」

「那不是妳爹！」

他這是開門見山一句話，聽得桂小玉幾乎跳起來。

「丁叔，那明明是我爹呀！」

「不是！」

「怎麼說？」

丁杰道：「姪女呀，當年妳爹走道秦川，途經伏牛山區，我就是在山區中遇上妳爹，咱們是先兵後禮呀，雙方比武打到脫衣衫幹，打到後來不分勝敗，雙方一陣哈哈笑，這才化干戈爲玉帛，咱二人把臂言歡中，我發現你爹的右小臂上有刀疤，那可是一輩子也去不掉的，如今棺材中的死者小臂上就沒刀疤，他不是妳爹！」

桂小玉愣了！

丁杰又道：「姪女呀，快找找，其餘的死者之中有沒有妳爹！」

桂小玉道：「其餘的我看過，可是……」

「怎樣？」

「可是那一身錦袍，那身段，頭髮，還有……足上的緞靴！」

丁杰道：「無一不像？」

「是呀，丁叔！」

丁杰忽的雙目一亮，道：「姪女呀，這事透着蹊蹺，妳聽丁叔的，此事千萬不可聲張，按步就班的進行下去！」

桂小玉道：「如果不是我爹，死者又是何人？」

丁杰道：「別多想，一切咱們暗中去進行！」

他重重的又道：「便是明察暗訪也要暫時擱一邊，且等這兒一切恢復！」

桂小玉道：「丁叔，你爲姪女作主！」

丁杰道：「當然，既然來了，自不會袖手不管，更何況妳娘，姨娘，妳小弟，還有那麼多的親人，此仇怎能不報？」

桂小玉一聽她娘與小弟，忍不住的落下淚來！

＊　＊　＊

「嘩啦啦」之聲傳來，隨之有人吶喊：「么二三呀！」

「好，太好了，梅花三弄呀，吃！」

這是自大家樂賭坊中傳出來的吼叫聲，還眞的名副其實大家樂，要不然爲甚麼會傳出哄笑聲。

賭坊中下賭的人眞不少，全是擠着下賭注，熱鬧的不是賭牌九，五張擲點子的方桌最叫好！

仔細看，有個漢子最坦然，他坐在桌子一角不動顫，但他的臉皮動，那當然是笑的關係。

他爲甚麼不笑？他應該笑才對，因爲每賭一把，贏家就會主動的把彩頭錢按數送到那漢子手中。

漢子收了彩頭錢，笑瞇瞇的放在手提袋裏，這光景誰也會笑！

突然，有個年輕人把手一指，而且挑戰性的對一個漢子，道：「你，咱們對決！」

他此言一出，那人一瞪眼，道：「娘的，你單挑呀！」

「你怕了？」

「誰怕誰呀，娘的！」

他低吼着便把他手上捧的一把銀子全「砸」上了！

這人可不是別人，乃老鏢師「快刀」桂浩然的二徒弟石大丹是也！

有人就叫他石大膽，當然，那不是頌揚他膽子大，石大丹的膽子用在賭上面，眞正動刀動槍的幹，那是在他跟着桂浩然走道護鏢的時候。

桂浩然死了，石大丹的膽子也



小了，小得不敢再走近桂竹園附近，他甚至也不提自己與桂浩然之間的關係，更希望別人不把他當成桂浩然的徒弟。

石大丹幾乎把大家樂賭坊當成他的家，一連幾天，他不但賭，而且還住在賭坊的客室中。

石大丹似乎不在乎有人在背後罵他忘恩負義，他祇管站在賭桌邊！

石大丹不能說不走運氣，他每賭必贏！

他這兩天就一直贏，於是有人向他挑戰了！

「嘩」的一把抓起碗中三粒骰子，石大丹道：「賭大賭小，你說！」

「小……」

石大丹一聽笑笑，道：「下注呀！」

他還把兩粒骰子雙手捧在口唇上吹氣，而且吹得呼叱呼叱响，彷彿吹仙氣。

會擲骰子的人都知道這個動作，石大丹一直微笑。

於是，那人淡淡的開口了：「擲吧，就你桌面上所有的。」

一怔，石大丹道：「我這兒少說二十七八兩。」

看的人也是一怔，大伙齊看這個年輕人，大家也奇怪，這人怎麼從未見過。

石大丹當然也未見過，石大丹如果知道此人，他就不會那麼自然了。

那年輕人冷淡的模樣令石大丹心中一緊，他乃賭坊常客，見過許多豪賭客，年輕人就有一股子吃定江山的樣子而令石大丹有了怯意。

「你的銀子呢？」石大丹幾乎是吼聲。

年輕人笑笑，立刻一張銀票抖開來。

抖開便是一百兩銀子的大票子。

爲甚麼說一百兩銀票是大票子？因爲那年頭別說是百兩銀子，便是十兩銀子在手上，吃上一月也沒問題，一般人有幾個拿得出來的。

除非大商賈來此豪賭，才會有上千銀子的輸贏，當然那又不會在這大廳上幹了。

石大丹算是銀子多的，也不過二十七八兩，還是他剛剛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大喊大叫贏到手的，如今叫他一把定輸贏，他心中當然會發毛。

年輕人把銀票放在碗的另一面，他吃吃一笑，道：「賭小，你先。」

石大丹又在口邊吹「仙氣」，而且吹得似拉風箱般的「呼呼」响，一雙大眼盯着年輕人看着。

石大丹的眼神中射出懷疑的光芒，他心中想，這小子甚麼來路，會不會……

他心中懷疑甚麼？那當然祇有他自己才知道。

於是石大丹右手對着大碗一聲吼：「小呀小呀小兒科，小呀小呀小媳婦的臭裹脚，小呀小個二龍搶珠財神爺。」

唸到此，他忽的擲出手中三粒骰子來。

大伙齊瞪眼看着那三粒骰子在碗中的滾動不休，未聽有人出大氣。

還不到出大氣的時候，因爲骰子仍然在滾動。

隨着骰子的滾動，石大丹大叫：「二龍搶珠財神爺，二龍搶珠財神到……到……」

「唔！」大伙出大氣了，因爲三粒骰子果然出現了一副二龍搶珠圖。

甚麼叫二龍搶珠？

那正是兩個斜三拱着一個大紅么，長三宛似龍，大紅么便是那寶珠一顆。

「好吔！」

有人這麼叫，石大丹的臉上也有笑，他搓搓雙手準備拿銀子了。

年輕人笑笑，他對石大丹道：「你的運氣不錯嘛！」

石大丹道：「馬馬虎虎了。」

一笑，年輕人道：「甚麼點子才能壓過你的這二龍搶珠一個點？」

石大丹道：「你除了哥兒兩獻寶，便祇有三個紅太陽。」他笑了一笑，又道：「可能嗎？」

年輕人淡淡的道：「你是說祇有兩個兩點拱出一個紅點之外，祇有三個紅點是最小的了。」

「可能嗎？」

年輕人一笑，道：「是不大可能，但那是對一般人而言，對我就有可能。」

大伙一聽又瞪眼。

石大丹半帶叱的道：「除非你是神仙！」

「我不是神仙，我是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了。」

「少囉嗦，你擲吧！」

年輕人一笑，他拾起碗中三粒骰子，然後他閉上了雙目，口中也似在唸唸有詞，而有一股薄霧般的烟好像自他的身上冒出來。

他手中的三粒骰子捏在他的手指間，每一粒均是那個紅心么在上面。

就在他雙目忽的睜開來，嚄，三粒骰子也被他自高處擲在碗中了。

於是，大伙又擠着伸頭看。

祇見三粒骰子自落入碗中以後並沒亂跳翻滾，而是貼緊了碗底好

一陣滑動才停下來。

當骰子滑動的時候，年輕人的右掌就在碗上方未即離開來，他的掌心下壓，當然是虛壓。

於是，骰子靜止不動了，便也引起大伙一陣驚呼。

「是三個紅太陽。」

世上那有三個紅太陽，世上祇有一個太陽，那意思當然是不可能之事發生了。

石大丹怔怔的不動了，他張口說不出話來。

年輕人伸手去拿銀子，他淡淡的道：「這世上有許多不可能的事會發生的，眼前就是一樁。」

石大丹開口了：「朋友，好身手。」

「運氣。」

冷冷一笑，石大丹道：「朋友，石某人領教了。」

他一頓之後，見銀子入了對方口袋，道：「朋友，我指的並非是賭上面。」

年輕人一笑，道：「你是指……」

「功夫。」

「甚麼功夫？」

「朋友，明人眼裡揉不進沙子，但我仍然輸得心服口服，因為我也算開了眼界。」

年輕人一笑，道：「我不懂你在說甚麼？」

石大丹忽自懷中又摸出一錠銀子，他直視着年輕人，道：「再來！」

年輕人雙目一亮，笑道：「還以為這一把盡其你的所有了，原來你懷中還有這麼一個大銀元寶。」

「賭嗎？」

年輕人道：「賭，祇不過咱們兩個不能久霸此桌，別人也要玩的，所以……」

「你的意思是……」

「盡你身上所有的銀子，咱們決一勝負，這樣，贏得痛快，輸得自在，如何？」

「好一個自在，祇是石某人祇此一錠大元寶了。」

「好，咱們賭你這個五十兩重的大銀元寶。」

石大丹又把碗中的骰子取在手中了。

他仍然把骰子按在唇邊按得緊，也口中在吹氣。

年輕人看得微微笑，而石大丹更是目露冷芒。

他在吹甚麼？他當然是在以吹做掩護。

當石大丹忽的一聲吼叫：「萬綠叢中一點紅啦！」

「嘩」他把骰子擲入碗中了。

那骰子在碗中一連滾動中，定住了，祇見是兩個梅花拱着個么——一點紅心照丹青呀！

大伙叫起來了，太妙了，又是一個點，算是小點也是個小點分階的樂五小。

石大丹冷冷的對年輕人道：「看你的了。」

年輕人一笑，他拾起碗中三粒骰子，又閉上了雙目，他的動作就好像在唸咒。

他當然不是在唸咒。

石大丹就知道這年輕人又在運甚麼功夫了。

是的，石大丹也非泛泛，跟在老鏢師「快刀」桂浩然身邊走道的人物，他即使未見過也聽過，而且也聽過不少江湖上許多奇人奇事。

石大丹以為他今天遇上奇人了，遇上奇人當然就會發生奇事。

祇見這年輕人似冒汗般冒出薄氣來。

「嘩」，他的三粒骰子又拋入碗中了，祇是這年輕人又是手掌在碗的上方游移着，直到……

骰子就快停止移動中，石大丹忽的併指虛空往那年輕人與碗之間疾點又戳，然而他戳點得夠快夠猛，但他的指風宛如戳在一塊棉絮上似的，立刻收回手指。

「哇呀呀！」

大伙這還沒看清楚，二人已在氣功上較過勁了。

這眞的祇有行家方看得出來。

大伙叫聲是有原因的，因為碗中骰子又見三個小紅點仰天長嘯吶！

骰子當然不會嘯，人們叫嘯了。

年輕人一笑，道：「我的運氣太好了。」

說着，他拾起桌上的那錠大元寶塞入懷中了。

再看石大丹，他反而不再忿怒了，一笑，他把手一禮讓，道：「元寶是你的了。」

年輕人道：「可要再賭？」

石大丹兩手拍拍口袋，道：「腰裡沒銀不敢橫行，我已空空如也了。」

年輕人淡淡一哂，道：「我今宰了你，你老兄大概不會就此干休罷！」

石大丹雙目一亮，道：「你又在向石某人挑逗了？」

「就算是吧！」

「嘿……」石大丹笑得很陰。

「怎樣？」

石大丹忽的收住笑，道：「明日此時，咱們在此碰面，石某要領教你的手上功夫。」

年輕人一哂，道：「君子出言，何需發誓，我會按時前來的。」

他看着半帶氣忿的石大丹走出客房中，便對一眾圍觀的點點頭，笑道：「你們玩，少陪了。」



他這就要走了。

年輕人剛欲跨出大家樂賭坊門檻，身後傳來女子聲，道：「你請留步！」

年輕人猛回頭，見是個十分俏麗的女子。

這女子出現得十分突然，她顯然是來自側邊的帳房後屋，祇見她一身打扮鮮又紅，薄施脂粉淡口紅，一頭秀髮自然垂，那一雙會說話的眼睛睜得滴溜圓。

年輕人回身道：「是叫在下？」

他心中覺得這女子長得美，而且也長得白，很難看出她的年紀來。

美艷的女子是不被年紀所能左右的，甚麼歲月不饒人，那是一般山野村婦，君不見多少上了五十歲年紀的美婦仍然扮演小姑娘，有誰去論她長了多少歲？

* * *

這女子一笑，道：「喲，這兒祇有你一人，不是叫你還會是叫誰呀！」

年輕人一笑，道：「有何指教？」

女子指指後面，道：「可不可以跟我後面走一趟？」

年輕人道：「妳要帶我去後面？」

「是我們錢大老爺要見你。」

「錢大老爺是誰？」

「咱們大家樂賭坊的東翁呀！」

一聽是這家賭坊老板欲見，年輕人一笑，道：「好，妳請帶路。」

女子轉身便走，她邊走還頻往年輕人的臉上瞧，好像十分滿意的樣子。

* * *

那姑娘帶着年輕人走入一條石板道，過院門走幽徑，再經過暗巷之後才進入一個小花園似的院子裡。

這個院子很氣派，好像在甚麼圖畫上見過，當然，如果年輕人看過那幅有名的「清明上河圖」，他就會明白，這地方還眞像清明上河圖的那個最迷人的風景園林了。

清明上河圖就是畫汴梁城，這兒也算代表了。

「哈……」

這一聲笑起自正面一幢十分雅緻的房中，年輕人還沒走近，祇見一位中年人迎出來了。

這中年人並非是滿面紅光的大商賈，也非小鼻子小眼的市儈人物。

他雙目有稜光，額頭有鼓包，祇一瞧便知道是個會家子，再看一身打扮也俐落，夾褲紮絲帶，快靴翻黑毛，長袍紮腰帶，頭戴瓜皮帽。

他出聲也有力，充份表現出一股北方男性的味道。

「哈……快請進！」

這人還把手一撩，把那厚厚的藍布印花門簾撩起來，年輕人沒走近，先是自屋內衝出一股子暖意。

笑笑抱拳，年輕人道：「你是……」

「錢通神，哈……名字是俗氣了些，但可也實在，你說是不是，哈！」

他又得意的笑了。

年輕人也笑，低頭稍彎腰地走進屋子裡了。

屋子裡眞暖和，兩個姑娘在烤腳。

兩個美極的女子對面坐，把她們的腳丫子擱在一個銅火盆上烤着，腳熱全身熱，這大冷的天就快落雪了。

年輕人祇一走進來，這烤火的兩個女人也站起來了。

那中年壯漢錢通神笑了，他吩咐隨後進來的女子道：「去，準備精點送過來，再叫他們備一桌上好酒席，我要誠心的結交這位好兄弟。」

女子淺淺一笑又走了。

錢通神對另兩個女子道：「貴客來了，妳二位好生的侍候着。」

「知道了，何用吩咐。」

這聲音眞細膩好聽，誰說祇有南方女人聲音柔，北方女人也一樣的會呢喃。

兩個女子笑呵呵的也走出去了。

屋子裡祇有錢通神與那年輕人兩個人了，姓錢的把手一伸，道：「坐，坐！」

年輕人坐在火盆邊，錢通神就坐在他對面。

「高姓大名？」

「沈形雲。」

「仙鄉何地？」

「南京。」

「啊，大地方呀！」

一笑，沈形雲道：「開封也是大地方。」

錢通神道：「沈老弟遠自南京來，目的是……」

沈形雲道：「江湖人走江湖路，江湖之路處處有，千山萬水似雲遊，神手一出鬼見愁，在下是……」

錢通神全身一震，驚叫的道：「傳言江南出了一位奇人，人稱他『九手抓鬼踩雲生』的，莫非……」

沈形雲淡淡一笑，道：「錢老闆不會是在調查在下的出身吧？」

哈哈一笑，錢通神道：「如果你兄弟眞是傳言中的那位江南抓鬼生，我姓錢的斗膽也不便開口了！」

沈形雲一笑，道：「但說無妨！」

這時候，祇見那女子走進門，

新派俠義倫理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 香車夫人

**上文提要：**「風流劍客」風小月與星星、朱鳳三人欲到岳陽城，卻在路旁車輛上發現「劍膽鏡心」沈重城一家三口死得奇特，毫無傷痕；忽然前頭出現一輛美侖美奐的四匹白馬拉的車……新鋪鎮上打尖，風小月偶遇雁蕩兩子老么宋遜，本欲相邀去見「鐵漢」岳震天，不料宋遜已死被人掛在樹上……風小月跟踪四匹白馬車，卻被誣炸客棧，繼而樊捕頭出現……

大意誤中九日酥　英雄無奈險遭害

馬車去勢陡然增快，風小月弩足氣狂奔，距離逐漸縮近，他雙腳一頓，猛地飛身躍起，欲先落足車廂之頂，當他雙腳將觸及車頂時，但聞「察」地一聲，車頂倏地現出一個洞口來，他來不及應變，「颼」地一聲，直飛進車廂內！

馬車車廂之內一片漆黑，風小月臨危不亂，正想飛起一腿踢開前門，但聞「啪啪」聲響，廂壁裡突然飛出十根鐵柱，將他前後夾住，上面洞口已恢復原狀，他伸手一拍，卻是一塊鐵板。

困身之鐵柱粗如兒臂，要將其扳開，談何容易，馬車在此時仍然不斷前進，風小月用力掙扎不開，大聲喝道：「停車！」

前面傳來一個陰惻惻的聲音，音量不高，但字字清晰。「小子，你給老夫安靜一點，否則還有苦頭吃！」

「你跟那幾個殺手一夥的？」

那人道：「老夫聽一個人的命令，跟甚麼人也沒有關係。」

風小月忍不住再問：「閣下高姓大名？是聽那人的命令？」

「待到了地頭，你便知道，如今不必多問！」車伕說後，任風小月如何問，都不再開腔。

俄頃，忽聞車伕喝道：「那個不長眼的小毛賊，敢施偷襲？快滾出來！」緊接着外面便傳來叭叭聲響，似有人截車，與車伕惡鬥。

風小月運勁於臂，心想前後及頭頂上無法脫困，唯有將希望寄托在兩側廂壁。他雙臂猛地向左右撐開，手掌擊在廂壁上，但聞「蓬」地一聲響，兩側均裂開一個洞來，冷風立即鑽進來。

風小月心頭狂喜，右掌再度揮出，連擊三掌，將洞口擴大，然後用力慢慢擠出去，他乍脫困，精神大振，立即繞到前面去。赫然見到雲飄與一個老漢在惡鬥。他又驚又喜道：「雲兄，小弟來也！」

那老漢見他脫困，自知難敵他倆，虛晃一招，落荒而逃！

雲飄要追，風小月忙道：「窮寇莫追！」言畢一屁股坐在地上。原來他腰上受傷匪淺，失血頗多，加上適才拚力擊穿堅固的廂壁，頗感虛弱。

雲飄吃了一驚，問道：「老弟受傷了？」

風小月嗯了一聲。「你身上有沒有金創藥？」

雲飄一言不發，取出藥來，再替敷上紮好，「老哥哥怎會來此！」

「剛才在城內，愚兄見到你由屋頂跳上馬車，卻直陷而下，心知不妙，因此跟踪而來。」

「幸好有你相救，否則……」風小月唏噓不已。

雲飄笑道：「老弟一向樂觀，



她雙手捧着美點心，拉把茶桌火盆邊，嚄，四樣點心之外還有兩碗蓮子羹！

吃的放好，女的便冲着沈彤雲點點頭，轉身而去。

錢通神對沈彤雲道：「咱們邊吃邊說。」

沈彤雲也不再客氣，他邊吃邊等着錢通神說下去！

錢通神道：「前面傳來話，說賭坊中來了神賭，在開封城中這是少有的事，我立刻走出去，果見你出手，而且是要甚麼點子有甚麼點子，祇不過……」

他笑笑，又道：「你在骰子上動了手脚！」

沈彤雲道：「你爲何不阻止我？」

他這是承認自己動手脚了，很坦然。

錢通神道：「你以超絕氣功叫三顆骰子無法翻身，祇這一手就叫人佩服！」

他再是一笑，又道：「可笑圍觀之人，個個肉眼凡胎，便是桂浩然的徒弟又怎樣，他一樣的上當！」

笑笑，沈彤雲道：「錯！」

「怎麼說？」

「那位同我拚的老兄也已發現了，他出招想破解！」

「但他還是認輸了！」

「他的內功不敵我的翻雲手！」

錢通神道：「把沈老弟找來，目的祇有一個！」

「我在聽！」

「留在我這裏，我不會虧待你老弟，我不出薪水，我們分賬，如何？」

沈彤雲呵呵一笑，道：「如何分賬？」

他頓了一下，又道：「錢老闆，我不會同一般人下場玩賭，他們那點碎銀……」

一聲洪笑，錢通神道：「當然，當然，我怎會叫兄弟你大才小用呀！」

沈彤雲道：「你另有設場？」

「每月三次，全是豪賭！」

笑笑，沈彤雲道：「五五分賬？」

「就這麼說定了！」

兩人這麼一商定，那沈彤雲又道：「祇把日子告訴我，我自會按時到場！」

錢通神道：「爲何不留在我這裏？咱們這兒甚麼享受不缺少，你到甚麼大客棧也享受不到呀！」

沈彤雲淡淡道：「這個我知道，祇不過我自己尚有俗事一大堆，辦完了自然會把心安下！」

於是，酒菜擺妥了，那女子走進來，道：「爺，酒席擺在客廳，入席吧！」

那沈彤雲也不再客氣，這一頓他吃了個七分醉！

＊　＊　＊

沈彤雲走出大家樂賭坊，他要去個地方，那地方就是桂竹園！

沈彤雲快過一道小河了，他忽見後面走來一個人，這個人他是認識的。

石大丹來了！

石大丹早就盯上沈彤雲了！

沈彤雲見是自己對搏的人來了，淡然一笑未開口。

石大丹開口了：「我叫石大丹，是丹青的丹！」

沈彤雲道：「你石兄等着告訴我你叫甚麼？」

「也想知道你的貴姓大名！」

「沈彤雲！」

「沈……彤……雲！」

他唸着，好像把這三字一字字的吃進腹中似的。

石大丹忽的雙目一亮，道：「你姓沈？」

「是呀！」

「聽口音，你是南方人！」

「南京來的！」

一怔，石大丹道：「好地方！」

祇一頓，他又道：「沈兄弟好高明的氣功呀！」

一笑，沈彤雲道：「你是否打算不賭了？」

他笑得開心似的又道：「沒關係，祇要你石兄一句話，甚麼地方也是交朋友的，我會答應的！」

石大丹道：「不，賭下去！」

沈彤雲道：「明知山有虎，仍要山中行呀！」

石大丹道：「我已是個無義賭徒了，不能再叫人說我是老鼠啊！」

沈彤雲道：「話是你說的！」

「不錯，倒要領教你的絕學！」

他帶着幾分憤怒之色，又道：「高明的手脚不乾淨，有時候是令人佩服的！」

「你也一樣！」

「你說我也在賭上手脚不乾淨？」

「難道不是？」

「你看出甚麼來了？」

沈彤雲一笑，道：「又何必此刻拆穿？」

石大丹道：「此時你老弟拆穿來，咱們哈哈一笑，如果在桌上拆穿，嘩……那就不太好了！」

「怎麼不好？」

「免不了以刀相對！」

「你出刀？」

「狗急也會跳牆吧！」

沈彤雲一笑，道：「你如果對我出刀，你以爲你有幾分勝算？」

「我出刀很快！」

（未完・一）

今日爲何一反常態？」

風小月道：「這四匹馬十分神駿，咱們騎馬走吧！」雲飄用刀割斷馬韁，兩人上馬，風小月這才將連日來發生的事說了一遍。

雲飄驚急交加，一把抓住他的手。「如此說來，星星和朱鳳可能已遭不測，你爲何不回火場，反向城外走去！」

「因爲小弟力已盡，非先找個地方休息一下不可！」

「也罷！」雲飄帶他到一家農舍借宿，拋下一塊碎銀，着主人半夜下床宰鷄熬湯，他安排好之後方道：「你且在此休息一下，待愚兄去火場探個究竟！」

「有勞大哥了，請小心！」

雲飄走後，風小月心神俱疲，和衣躺下便睡着了，不知過了多久，方被人推醒，却是那五十多歲的農夫。「大爺，鷄已熬好，請下床吃吧！」

風小月只覺腹如雷鳴，問道：「老丈家裡有沒有麵？請下點麵在湯裡，也好果腹！」農夫又去摸弄，半晌才把那鍋鷄肉麵湯端進來，風小月一口氣將之吃得乾乾淨淨，抹一抹嘴，又倒頭睡覺。

待他醒來時，已是日上三竿，只覺精神好了許多，他走出屋外，到糞坑小解，清新的空氣，伴着幾絲異味，刺激他的腦袋，倏地清醒過來：「雲飄怎地還未回來，不會遇伏吧？」

一念及此，他再也躭不下去，匆匆交代農夫幾句，抄起如意棒便出門，這是條小村，灌木叢生，舉目所見一片綠油油，風小月心頭一動，離開小徑，閃進樹林裡，在林裡前進，快要出林之時，果見幾個漢子鬼鬼祟祟向小村走過來，他忙伏在樹後觀察。

那幾個漢子步履沉穩，一望便知是練家子，而從身形上觀察，似是昨夜襲擊自己的那些蒙面漢子！風小月一顆心登時懸起，更擔心雲飄之安危。忽然又有一個念頭泛上腦海：「這些人是衝着自己而來的麼？他們又怎知道我匿居於此？雲飄絕對不會出賣我……」

俄頃，那幾個漢子繞林而過，居然停在自己借居的那間農舍，大門打開，幾個漢子四顧一下，便都走進屋內，木門再度門上。

風小月再也忍不住，悄悄竄前，伏在窗下偷聽裡面的交談，只聽一個漢子道：「頭兒，那小子喝了你的『九日酥』，眞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呀！」

裡面又傳來農夫的聲音：「他朋友將他送來，還道老夫眞的是位農夫，眞是瞎了眼，也是咱們的造化！只是老夫功力未恢復，不敢冒險動手，否則也用不着半夜下床爲他宰鷄做麵了！」

另一個道：「他必未走遠，咱們趕快去搜查吧！他喝了你老人家的『九日酥』，任他武功有多高，也不如一個小孩。」

風小月大駭，又聞「農夫」道：「不必緊張，稍候他必自動送上門來，你們先散開，聽老夫命令……」

風小月實無把握，在這種情況之下搶得解藥，只好乘藥性尚未發作，抽身溜掉。不虞藥性已開始發作，他飛躍之間，落足稍重，即爲屋內的人發現。

木門「呀」地一聲打開，「農夫」叫道：「好小子，他果然送上門來了，快追！」風小月頭也不回，亡命飛逃。奔跑之間，他漸覺眞氣難以提升，連忙鑽進樹林，可是那幾個漢子如影隨形，前後脚跟着進林。

風小月知道逃不掉，雙手握棒，嚴陣以待，賊首哈哈笑道：「老夫昨夜吃了一記悶棍，想不到今日便可報仇，眞是六月天的債！」

風小月頗有「死不瞑目」之感，他自出道以來，雖歷過無數風浪，但從未像今番這般窩囊，「你們到底是甚麼人？『九日酥』又是甚麼藥？」

「如今告訴你也不怕，咱們是『淮安七子』！服了『九日酥』任你武功有多高，九天之內，形同廢人，連小孩子也可欺侮你！」

「淮安七子！嘿嘿，敢情是淮安七梟！你我本無仇，是誰僱你們來殺我的？」

「好，待大爺告訴你……」爲首那人邊說邊走前，風小月如意棒立即刺出，那廝袖子一捲一扯，風小月一個踉蹌幾乎摔倒，如意棒也脫手被奪，那廝欺身向前，揮掌向風小月左頰摑去！

風小月明明看得分明，却偏偏閃避不開，「叭」地一響，左頰已中了一記，火辣辣地疼痛，這一掌力量奇大，風小月被掃倒於地，心中暗叫一聲：「想不到我風小月不死在長眉道長劍下，却死在這幾個蠢貨手中！」

* * *

且說雲飄匆匆離開小村，便展開身法，向城內馳去，他輕功不弱，不一陣便已到達火場，此時客棧早已被燒成一片灰燼，四周一片狼籍，附近的民居都讓居民用水潑濕，以防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火場亦是一片濕淋淋的，許多人在撥動灰燼，大概在搜索未被火燒熔的金銀，雲飄立即加入，不料却讓人阻止，他忙解釋：「在下朋友住在此店，我只想知道她們之生死，不是來跟你們搶銀子的！」

「貴友是男的還是女的？」



「是兩個女的，不知諸位是否有發現女屍？」

一個小孩向裡面一指，道：「那裡有一具女屍，不知是不是你要找的！」

雲飄不待他說畢，便標前過去，只見牆角蜷縮的一具屍體，手脚已失，全身赤裸焦黑，從其胸脯看來，是女子無疑，但臉孔醜陋變形，雲飄看了半晌，方依稀認出是朱鳳的屍體。

他心頭一沉，用鋼刀在附近地面上挖撥，陸續又讓他發現幾具四肢不全的屍體，却都是男的，大概是手脚被炸斷，再被燒死的。

天色已微亮，柱子仍冒出嗆鼻的白烟，雲飄回身抓住那小孩，問道：「小哥，請問那具女屍，你是在何處找到的？」

「就在那牆邊，你別阻攔爺發達！」小孩甩掉他的手，又低頭挖掘，絲毫不怕死屍，雲飄覺得這孩子與衆不同，又將他拉上來，準備再問他幾個問題。

忽然遠處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放手！」

雲飄轉頭望去，祇見一個相貌堂堂，年紀不到三十的漢子快步走來，姿態從容瀟灑，一身白衣在黑暗中格外顯眼，雲飄一望即知此人是位人物，便放了手，拱手問道：「請問閣下高姓大名？」

那漢子把孩子斥退：「眞沒出息，快回家去！」

小孩向他扮了個鬼臉。「舅舅，娘經常念着你，你快去看她吧！」

「小虎，你再不聽話，看舅舅不打你屁股！你先回家，舅父隨後就到！」漢子言畢回頭道：「對不起，在下複姓端木，尚未請教！」

「在下雲飄，因有兩位朋友，昨夜宿在此客棧，至今未見芳踪，適才承令甥指引找到一具，正想問他詳情，閣下便來了！」

姓端木的把雲飄兩個字叨唸了幾遍，忽然道：「閣下便是『一縷烟』雲飄？失敬失敬：素聞閣下劫富濟貧，做了很多好事，但却爲咱們添了許多麻煩！」

雲飄心頭微微一跳，忙問：「此話怎說？」

「端木某是吃公飯的，被你劫過的財主都到衙門告狀，府台三天五日都催破案，你說某家能不麻煩？」

「原來閣下是捕頭，雲某失敬了！」雲飄心頭微驚，忙岔開話題：「不知捕頭來此是否爲了查案？」

端木捕頭淡淡地道：「某半夜聽到消息趕來看看！剛才聽閣下說令友昨夜在此歇宿，橫遭不幸，端木某十分同情，却不知他們是甚麼名字？」

雲飄將朱鳳及星星之名告之，端木捕頭搖搖頭道：「某家不識，不知她們是否有仇家？」

雲飄心知他要開始調查盤問，生恐被他纏住，乃道：「雲某也不太了解，姑娘家有何仇家？怕是遭無妄之災而已！」

端木捕頭也不相逼，淡淡地道：「如此就更加値得同情了，敢問兩具屍體都已找到否？」

雲飄道：「有勞關心，至今祇找到一具。」

端木捕頭點點頭。「既然如此，你不妨稍候，衙差即至，清理了災場，自然知其生死，家姊就住在附近，某已久未見到她，須得上她家走動走動，閣下請便！」言畢不徐不疾地走了。

雲飄怎知此人是大名鼎鼎的名捕端木盛的小兒子端木鵬！端木盛曾是神捕管一見的得力助手，不但屢破奇案，且曾救過王子，故而聖恩甚隆，端木鵬自小在乃父嚴厲訓練之下，不但繼承了父業，而且承襲乃父四品侍刀龍衞之銜。由於業績昭著，深受朝野好評。

端木盛退出江湖之後，娶妻生子，第一胎是女的，第二胎雖是男的，但自小祇好詩詞書畫，至晚年才生下端木鵬，寄望甚殷，幸好端木鵬之表現頗堪安懷，亦死得瞑目矣。

雲飄本想離開，但又很想能得悉星星之生死，且認爲風小月在農舍裏休息，十分安全，是以便在火場等候。此時，天已大亮，城內聞訊而來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議論紛紛，莫衷一是。

過了一陣，果見四位衙差帶着幾個漢子帶鋤而至，他們先將在火場撿「便宜」的人趕開，便開始挖掘，爲了清理方便，又將未燒盡的傢具及樑柱搬開。

雲飄看這情況，知整理不易，便到附近一爿麵店吃早飯，過了一會兒，一具具屍體被抬出來，兩位仵作立即上前，檢驗登記，雲飄匆匆吃了麵便出店到火場那裏等候。

一連挖出八具屍體，仍未見星星的屍體，雲飄暗鬆一口氣，可是屍體竟有挖不勝挖之感，而且死狀都十分恐怖，許多看熱鬧的人都不忍卒睹，紛紛離去。

當第十七具屍體挖出來時，雲飄幾乎暈厥過去，因爲那赫然是星星！他猛吸一口氣，空氣中充滿了焦臭，嗆得他咳了起來，他定一定神，轉身跑去，却不知背後竟有人暗中跟踪。

* * *

風小月心頭一片悲哀，連那賊首已走近身邊也不知道。「姓風的，江湖上人人說你是個如何如何厲害的脚色，想不到今日在咱們眼

中，還不如一頭小狗，眞是痛快啊！哈哈……明天開始，咱們兄弟便可揚名天下！」

風小月忽然抬起頭來，「那位裝扮農夫的，是你們甚麼人？」

「是咱們的頭子！他訓練咱們成爲殺手，並代咱們接洽生意！姓風的，多謝你提攜咱們賺了一大筆錢！」

「可惜你們投錯了師，他根本不是個出息的人！」

衆殺手又是一陣大笑。「如果他不出息，你便更是豬狗不如了！」

「風某已將死，你們是否可將姓名相告？並將眞面目讓風某看一眼？也叫我死得瞑目！此乃在下最後一個要求！古人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其中一個漢子一把扯下蒙面巾，露出一張凶惡的臉相來。「大爺叫朱志，是淮安七子的老么，讓一個將死的人看清楚面目又何懼！」

爲首那人見其他人亦紛紛扯下蒙面巾，沉吟道：「還是小心爲上！」

朱志道：「老大你怕甚麼？今日他若還能逃出咱們的掌心，小弟便一頭撞死！姓風的，你聽清楚！咱們老大叫唐永揚！相信你也聽過他的大名！」

「自然聽過！『黑心狠』唐永揚的大名，風某剛出道時便早已聞名了！」風小月此時祇能拚命拖延時間，以期待有奇跡出現。「祇不知另外幾個人又如何稱呼？」

朱志指着一位臉皮白皙，身材瘦削的漢子道：「這是老二李文彬，老三及老五已被你打死，老四叫呂三寧，老六喚彭季；你都記清楚了吧？」

「請恕風某孤陋寡聞，祇聽過『白面書生』李文彬的大名，其他人可否一併將外號相告？」

老大唐永揚沉聲道：「老七，不要跟他囉嗦，所謂夜長夢多，割下他的首級，咱們好去交差！」

朱志霍地抽出刀來，道：「姓風的，你心願已了，如今送你上西天，可不要怪咱心狠手辣，祇因咱們哥們手頭拮据，祇好借你項上人頭換點銀子！」

風小月心頭猛地一沉，急道：「且慢！七哥，你可告訴我，到底是誰要你們殺我的？他們給你多少銀子？在下可雙倍奉上！」

朱老七大概因爲此事非同小可，不由抓抓頭皮，轉頭望向唐永揚，李文彬却冷笑一聲：「姓風的，你有二十萬兩銀子麼？」

風小月一驚，忽然大笑起來：「風某一條命值得二十萬兩銀子嗎？」

「若無二十萬兩銀子，請得動咱們兄弟麼？你銀子放在何處？若眞有二十萬兩銀子，咱們便放你一條生路！」

風小月不由燃起一絲希望，略一沉吟，方道：「不瞞諸位，初二那天，風其跟長眉道長在襄陽城的決鬥之事，料五位都有所耳聞，老實說，事前在下實無三分把握，因此將三十萬兩銀子，藏在古城客棧後院地下……」

李文彬不待他把話說畢，便冷笑道：「姓風的，你何德何能有三十萬兩銀子？」

「風某自有賺錢之門道，假如到該處找不到三十萬兩銀票，風某便自殺，不用諸位代勞。」

李文彬冷冷地道：「此去襄陽不過八九天工夫，『九日酥』咱們還有，隨時都可以再餵你！你以爲咱們不敢跟你去襄陽，咱們早已查過了，你沒有幾個肯捨命相救的朋友！」

唐永揚喝道：「老二，不要跟他磨菇！老七，快結果他！」朱志應聲上前，手上玩弄着匕首，猛吸一口氣，提刀向風小月心窩扎去。

風小月閉上雙眼，心中暗叫：「吾命休矣！」

千鈞一髮之際，三柄飛刀自樹上向朱志胸膛射去！緊接着，「颼颼」連聲，樹上躍下四位年輕苗條的少女來！那四位女子臉上都掛着一方白紗，祇留出雙眼來。雖未窺全貌，但任誰都感覺到，四位姑娘必是美貌如花，天仙化人！

唐永揚厲聲問道：「你們是甚麼人？敢管大爺的事！」

一個少女響起一串銀鈴似的笑聲：「咱們是素管不平事的仙女，專收妖孽！風小月咱們姐妹要帶走，五位可否玉成？」

唐永揚怒極反笑，「要帶走風小月也行，祇須留下四位項上人頭！」

朱志剛才被一柄飛刀射中手臂，本來一肚子火，但一見美人呵氣如蘭，體態動人，一腔怒火早已化成慾火，涎着臉道：「俺不要人頭，祇要你當俺老婆！」

那少女居然不生氣。「祇要你贏得了姑娘手中三尺寶劍，做你奴婢也行，何況是老婆！若打不過我，你還有臉當我丈夫麼？」

朱志手臂受傷，信心大失，不敢說狠話，笑嘻嘻地道：「倆夫婦還動刀動槍，沒的破壞情趣！」

「眞是草包一個，你的男人志氣都藏在褲襠裏，還敢討便宜！有那一點能教姑娘看得上的！憑你這份德性，祇配去找窰姐兒！」

衆人均料不到，這位貌美如花的美人這般潑辣，朱志更是張大嘴巴，說不出一個字來！



那少女聲音一沉，居然有股凜然之氣。「你們到底的放不放人？姑奶奶無閑情跟你們幾個臭男人磨菇！」

她咄咄迫人，唐永揚就算是泥人也有火氣，不由怒道：「上！今天有我無她！」五個男人立即撲上去。

爲首那少女叫道：「四妹，你守住風公子，二妹三妹與我掠陣！」旁邊兩位少女立即上前，三人站立形成一個三角形陣式，另一位則走到風小月身邊，將他輕輕扶起，走至遠處一棵樹下，又讓他坐下，背倚樹幹。

風小月鼻端嗅到一股如蘭似麝的香氣，美人在旁，肌膚相觸，不由心頭一蕩，忘却身在險境，那少女低聲問：「公子一向英明，今番爲何這般狼狽？」

風小月輕輕一嘆：「說來話長，請問姑娘芳名？」

那少女秋波一轉，垂首道：「我名字太俗氣，怕你會笑話我……不告訴你！」

「姑娘的名字一定很好聽，單看人便知是天上仙子下凡，就算名叫阿狗阿豬，也比凡人的名好聽！」

「你眞會說話，難怪都說你會討姑娘歡心！」

「咦，在下有此艷福，爲何自己也不知道？」

「你心中祇有那位星星，她又是著名的殺手，那還有溫順的姑娘敢跟你接近？」

風小月笑道：「原來姑娘不但貌比天仙，還蕙質蘭心，秉性溫柔，眞教人有相見恨晚之感。不過姑娘知道我名，却又不肯將芳名相告，你不覺得不公平麼？你大姐好管天下不平事，看來這件事還要請她出面了！」

少女「噗嗤」一笑，「你剛才已叫出我的名字了！」

風小月想了一下，道：「多謝姑娘見憐相告！蘭心姑娘，你們到底是些甚麼人？」

少女驚訝地道：「風公子眞聰明，一猜便猜到！」

風小月會笑道：「你三姐一定叫蕙質，祇不知你們大姐二姐叫冰清玉潔；還是叫如花似玉？」

蘭心拍拍額頭，「公子聰明得令人心悸！大姐叫如花、二姐叫似玉、三姐是蕙質，咱們是四個孤兒，自小在一起，比親姐妹還親！」

「還是同門學藝！不知令師是那位高人？」

蘭心道：「家師是隱世高人，不許咱們姐妹報出她老人家之名諱，請公子見諒！」

「四位姑娘怎會來此相救？」

蘭心目光轉向戰場，喃喃地道：「想不到這幾個男人，看來凶狠，武功却這般不濟！」

風小月只好轉移目光，他看了幾眼之後，忙道：「這幾個人在下昨夜曾與之鬥過一場，武功絕不是這般不濟，請姑娘提醒她們小心！」

蘭心忙高聲道：「大姐，風公子說這幾個人使詐，要你們小心！」

接着風小月又發現這四位姑娘武功雖然不錯，但江湖經驗不足，在唐永揚等人心目中，不啻是一羣初出茅廬的雛兒，是以不斷將唐永揚等人的招式、路數、意圖叫出來，只氣得李文彬等七竅生烟。

唐永揚怒道：「都是老七誤事，早先一刀殺了他，便不會……」

李文彬反稽道：「老大，這就是不對了，既然你早存殺他之心，爲何你自己不動手？他已是個廢人，你還怕甚麼？」

唐永揚一時語塞，只恨恨地道：「你既然如此清醒，爲何不動手？」

「因爲小弟好財，若有三十萬兩銀子，又何須聽令於人？咱們兄弟大可逍遙自在！」

「風小月的話你也相信？」

他們說話分神，唐永揚的左腿已被大姐長劍刺了一記，血流如注，只好退後。

李文彬厲聲道：「成敗在此一戰，兄弟們拚命吧！」言畢，呂三寧和彭季都揮動兵器亡命地進攻，就連朱志這時候也扶傷上前助戰。

如花道：「姐妹們，咱們也給點顏色他們看，別讓他們以爲女人是好欺侮的！」七個人刹那間鬥得十分激烈，與剛才大不一樣。

蘭心又低聲問，「公子，你看姐姐她們會取勝麼？」

「只要鎮定冷靜，必勝無疑，只可惜她們經驗太淺！」風小月揚聲道：「三位姑娘必須時分時合，敵人方摸不到路數！」

風小月打鬥經驗十分豐富，他不時提點，對如花三人大有裨益，因此陣腳大穩，慢慢又佔了上風。

風小月又低聲對蘭心道：「四姐你悄悄走過去，制住唐永揚，這場戰便可結束了！」

蘭心擔心地道：「但小妹離開之後，萬一反讓他竄過來，公子不是十分危險？」

風小月笑道：「你眞把在下看得如此不堪一擊？」他話未說畢，冷不防蘭心輕輕將他推了一把，他立即雙腳朝天躺倒於地。美人格格嬌笑，花枝亂顫。風小月道：「你速去速回就是！」

蘭心將他扶起，立即一個倒

縱，向唐永揚撲去！眞是靜如處子，動如脫兔！唐永揚左腿受傷，行動不便，但雙手仍然運用自如，蘭心與他功力悉敵，一時難分勝負，風小月嘆了一口氣，「傻妹妹，他左腿不便，你爲何不採取遊鬥？快轉動，攻他後背！」

一言驚醒夢中人，蘭心輕身功夫本就很好，這一轉動起來，迫得唐永揚跟着她轉，不過一會兒，已是滿頭大汗，鮮血染滿褲管！他心中把風小月祖宗十八代全罵遍了！

風小月見唐永揚下盤已經虛浮，又提醒道：「蘭妹妹，你要學一反三啊！他下盤已不穩，爲何不急攻之？」

唐永揚厲聲道：「風小月，你不開腔，無人懷疑你是啞巴！」

風小月哈哈大笑。「風某只是看不慣欺侮小姑娘的老不死而已！閣下不如自殺吧，免得受辱！」

「你放屁！老子……」話未說畢，唐永揚後胯已吃了蘭心一腿，他下盤虛浮，立即摔個狗吃屎，風小月暗叫可惜，她若用劍，唐永揚焉還有命在？

蘭心標前，再一腿踩下，冷不防唐永揚一個翻身，右手一格，蘭心反而失去重心，仰天摔倒！

風小月脫口叫道：「小心，你用劍呀，對敵人慈悲，便是對自己殘忍！」

唐永揚伸手往地上一按，借力竄了起來，恰好蘭心亦爬起來，七節鞭向蘭心抽去，蘭心偏身一讓，又圍着他轉動起來。

與此同時，另一廂突然傳來一個尖銳的慘叫聲！原來彭季已被似玉一劍刺中小腹，她用力一振，劍刃離腔，彭季連腸子也流了出來。

李文彬見狀，知道今日再鬥下去，淮安七子非得全軍盡墨不可，是以叫道：「風緊，扯乎！」

如花叫道：「走得了麼？」她手臂一抬，一柄飛刀射進朱志的後背，幾乎沒柄！朱志標前幾步，便跌倒於地。李文彬和呂三寧見狀，更是亡魂喪膽，顧不得唐永揚，向樹林外急奔，呂三寧更是不斷呼叫師父救命！

唐永揚又驚又怒，急道：「等等我！」他腿上受傷極重，失血又多，無法甩掉蘭心，惠質見大姐二姐已追出去，便改找唐永揚。

風小月急道：「他們還有同伴！窮寇莫追，請兩位姑娘回來！」他中氣不足，聲音傳得不遠，蘭心遂依其言呼喚。

俄頃，如花和似玉果然回來，風小月又道：「姓唐的是頭目，四位姑娘務必留個活口！」

話剛說畢不久，突見唐永揚一跤坐在地上，哈哈大笑。「姓風的，你願望要落空了！」

蘭心道：「他……他滿臉烏氣！」

「慢了一步，他是服毒了！你們扶我出林，到前面去找他們的巢穴！」

如花走了過來，與似玉一人一邊，駕起他出林。

風小月道：「不是這個方向，是背後那方！」

「沒有錯！」如花笑嘻嘻地道：「咱們的方向在此一邊！咱們只想救你，並不是來助你殺人或查案，你是大丈夫，這種事應是等你病好之後，自己去幹！」

風小月苦笑道：「說得有理，但……」他目光一及，見到前面停着一輛豪華馬車，正是岳陽城朱大爺家的那一輛！他尚未定下神來，已被她倆拋上馬車，接着四位姑娘一齊上車廂。

似玉背對着風小月拉下白紗，再伸手往臉上一抹，却變成一位普通的婦女，好精巧的人皮面具。然後由前門出去，馬車開始移動，而且越跑越快。

風小月心中疑惑不定，忍不住問道：「這輛馬車是你們的？」

如花輕哼一聲：「你看咱們像偷車賊麼？」

風小月乾咳一聲。「不是……在下曾在岳陽城內朱府門外見過這馬車……」

「天下間相同的馬車多的是，你憑甚麼斷定這是朱府那一輛？」

風小月又乾咳了一陣才道：「天下馬車雖有相似的，但却無道理如此相像，而且連馬也一樣！」

「自出同一個工匠，馬是同種都不奇怪！」如花乜斜了他一眼，「何況在朱府門外的馬車，並不一定是朱府的，你憑甚麼說此是朱府之物？」

風小月又道：「不瞞你，在下昨夜潛進朱府，發現那輛馬車，放在他家內！」

蕙質接口道：「就咱們姐妹所知，至今已有四五輛一樣的馬車！」

風小月忍不住問道：「請問姑娘這輛馬車是向誰購買的？」

如花道：「你問得太多了！而且這輛馬車有甚麼不妥的地方？你爲何苦苦追問？這是爲客之道？咱們救你，至今還未聽到你一個謝字哩，眞叫人失望！」

她詞鋒犀利，且又合情理，風小月雙頰不由升上兩團紅潮。「眞是失禮，在下該死之至！」他一斂容，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長揖道：「多謝四位姑娘相救之情，大恩不敢言謝，希望日後有所回報！」

如花道：「風公子可要記住今天這句話！」

「大恩沒齒難忘，在下自當粉



身圖報……」風小月話未說畢，車子一晃，他雙脚站立不穩，向側倒下，不偏不倚倒在如花懷中，如花虞不及此，一時手忙脚亂，蕙質和蘭心笑得花枝亂顫！

風小月鼻端倏地聞到一股香氣，中人欲醉，奇怪的是這股香氣，居然有點熟悉，一時之間，忘記在何處聞過，如花叱道：「臭漢子，快離開！」

風小月狼狽地爬起來，可是不知何因馬車一個顚簸，他又跌倒，這次由於蘭心上前扶他，便倒在她懷裡，只覺雙頰被兩團軟綿綿，張鼓鼓的肉團夾住，說不出的舒服，耳畔又聽到一陣嬌笑聲。

蘭心羞道：「他，他又不是有意的，你們笑甚麼！」

如花道：「他若是有意的，愚姐早就一劍殺了他！」

蘭心扶他坐在左側那張長椅上，風小月忙不迭道歉，他雖風流，也歷過不少女子，但此時也覺得尷尬之至，恨不得找個地洞鑽下去，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話題。「請問四位仙子是無意中經過樹林，還是有意相救？」

如花冷哼一聲。「無意中經過樹林？你以爲咱們四個入林解手？」

「是是，在下愚昧，如此說來，四位是早已知道在下遇險，而特地來救了？」

「是特地救你的！」如花似笑非笑，梨渦乍現，秀麗之中，又隱隱有股英氣，原來剛才風小月撞進她懷內，無意中扯掉她臉上的薄紗。

忽然蕙質叫道：「大姐，你臉上薄紗……好像是風公子扯下的……」

「該死！」如花忽然目露凶光，向風小月走去。蘭心叫了一聲大姐，如花舉起的手掌慢慢放下。

風小月忙道：「在下風流而不下流，剛才扯掉大姐的面紗，實是無意的，請你……」他話還未說畢，忽然腰上一痲，接着便甚麼事也不知道了。

* * *

也不知過了多久，風小月才悠悠醒來，睜開雙眼，發覺自己躺在一張溫暖的床上，一看房內之佈置，便知是女子之香閨，再一望，几上放着洗臉水、毛巾，桌上還放着一個鍋子。

他慢慢下床，先洗好了臉，要拉開房門，誰知門被人反鎖，竟拉之不動，他見床下有一隻夜壺，便又解了手，然後扣門呼叫。

但外面好像沒有人似的，任他如何搗打，也絲毫無反應。風小月揭起鍋蓋，裡面竟是一鍋鹹粥，以手試之，有微溫，碗筷勺子齊全，他也不客氣，坐下呼呼吃了三碗，而鹹粥尚有半鍋，他是聰明人，稍一思索便知道，那四位姑娘必是出了遠門，今晚才會回來。

他坐回床上，運功一試，丹田裡空空盪盪，內力全無，不由嘆了一口氣，和衣躺下，內力雖失，但不影響腦袋，他沉睡良久，乍復精神，腦筋更是靈活，細思之下，疑雲大起。

這四個女子突然出現，表面上與自己十分親熱，實則處處提防，每問至關鍵時候，便巧妙地迴避之！說到底，他至今除了知道她們四人之名字外，至於身份、出身、目的等等，一概不知，充滿神秘，實際上連她們是友是敵也分不清楚。

若說是敵，又不可能救自己於危難中，若說是友，也不可能對自己處處提防，並將自己困在房內！這間香閨雖然無甚特別設施，但對於像個「廢人」的風小月來說，無異是銅牆鐵壁的密室！

他又想到馬車，心中疑團更多，胡思亂想一陣，覺得暫時解不開謎團，索性不想，可是四個倩影立即浮上腦海，情緒盪漾，倏地星星的倩影闖上心頭，想起不知其生死，心頭一陣絞痛。他對她的感情是非常眞誠，因此一直守禮，祇盼有朝一日，能與她結成秦晋，但如今……莫非天妒紅顏？風小月眞的不敢再想下去。

他轉一轉身，將頭枕在枕頭上，雙眼直勾勾地望着床頂，鼻端忽然嗅到一股淡淡的香氣，這香氣跟如花身上的氣味一樣，莫非這是如花的香閨？

他用力一嗅，又不覺其香，待他分神時，鼻端又隱隱聞到那股香氣。他忽然心頭一動，這股香氣，他在朱府外面那輛馬車上也聞過！

如花那輛馬車，一定就是朱府門外那一輛，但朱府門外(後來朱大爺乘之去看病)，是否就是那天晚上他夜闖朱府，所見到的那一輛？

如花的馬車爲何會放在朱府門外？爲何朱大爺問都不問便坐上去？

噫，會否這馬車本就是朱府的？如此，如花她們跟朱府有何關係？

忽然他又想到一個問題：客棧爆炸着火，跟朱府是否有關係？他也不知爲何會有此聯想！萬一有關係，如花四姐妹因何還要救自己？

咦，救人是假，其實眞正的目的是要搶人！否則她們爲何要將自己囚禁起來？然而，如花四人囚禁自己又有何目的？莫非她們的師尊是青城派中人？

一想至此，風小月再也躺不下去，霍地坐了起來！起初還道自己

飛來艷福，無端端飛來四個大美人，如今好夢初醒。正是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

天下豈有此無緣無故的好事！如花憑甚麼要冒險來救自己？眞是色迷心竅，風小月正在自艾自怨，外面忽然有聲響，他心頭一沉，脫口問道：「何人在外？」房門呀地一聲推開。

祇見蘭心額頭汗漬殷然，匆匆而入，順手將門關上，風小月喝問：「你們將在下囚禁於此，目的何在？」

「公子不要多問，快走吧，遲則來不及了！」蘭心標前兩步，玉掌擊出，窗櫺「嘩啦啦」一陣響，碎木橫飛，「快爬出去！」

風小月冷笑一聲，好像在看戲一般，「你不將話說清楚，風某絕不離開此屋。」

「眞是獃子！」蘭心抓起他，躍出窗外，又道：「你且在此等等小妹。」她放下風小月，又跑進內屋去。

風小月冷哼一聲，再由窗口處艱辛地爬進屋內，過了一陣，蘭心重新回來，看不到他，壓着聲音低呼：「公子，風公子！」聲音充滿焦急及驚嚇。

風小月忍不住道：「風某在此！」

窗口露出蘭心的臉龐來，跺足道：「我的好老爺，你連命也不要了，好端端救你出來，你又爬進去作甚！」她颼地一聲，由窗口飛進屋內，伸手去抓風小月。

風小月閃縮着，「你不說清楚，風某寧願死在此！」

「你自己要死，便早早告訴我，等我來救你才說，這不是明要坑害我麼？」蘭心又怒、又急，「還道你是聰明人，却原來比牛還笨！」

她邊說邊追，風小月失去內力，祇幾招便讓她捏住痳穴，便小雞被老鷹抓住般，飛離地上，自窗口射了出去！

蘭心轉頭四顧，向後奔去。風小月這才發現這院子還不小。就在此刻，前頭已傳來步履聲。蘭心去勢更急，低聲道：「好公子，小妹捨命來救你，不管你看到甚麼，聽到甚麼，都不要作聲！」

俄頃，已到後花園，蘭心轉頭回望一下，突然奔向一座假山，假山有洞，她將風小月塞了進去，想不到假山中空，藏個把人絕不困難，蘭心舉袖拭汗，低聲道：「公子，你且在此委屈一下，稍候小妹再帶你離開！」言畢轉身奔去。

風小月在假山的透氣小孔處，看她拔身躍牆而出，緊接着便聽到一個聲音呼道：「四妹，四妹！」風小月探眼小洞望出去，却見到蕙質。她看了幾眼，轉身向內院奔去，忽又聞有人咆哮：「一定是四丫頭吃裏扒外，救姓風的走了！」

風小月一顆心又再懸起！

那道聲音時尖時粗，教人分不出是男是女，風小月祇覺毛孔倒豎，暗吃一驚。「此人是誰？是她們師尊？」

祇聽蕙質道：「夫人，奴婢找過，不見四妹，她應該還未回來。」

「若不是她放走風小月，他已形同廢人，又怎會突然不見？你們看，窗櫺已碎了，他還有這等功力？」這時那人的聲音一降低，又顯得清脆許多，若非自語氣上作判斷，風小月還懷疑，是另外一人說話。

似玉道：「也可能有人救走他……」

她話未說畢，已被斥道：「瞎了眼的丫頭，如果是別人救他，碎木應該在房內，怎會在外面？祇有四丫頭有鑰匙，可以開門進去！」

如花道：「但房門至今仍鎖得好好的……」她話未說畢，又聞蘭心呼叫夫人之聲，如花道：「四丫頭來了，問問她就知道。」

夫人沉聲問：「四丫頭，你怎地到如今才到？」

「奴婢在外面遇到『一縷烟』雲飄，故此不敢直接回來，繞了一圈，將他甩掉才敢回家，是故來遲，請夫人原諒！」

「雲飄？他怎會在此？他跟着你，除了他之外，還有別人否？」

「還有一個相貌堂堂的漢子，不到三十歲，雲飄叫他端木捕頭的，他們攔住奴婢問風小月的下落，奴婢推說不知……」

蘭心話未說罷，已被夫人截口道：「四丫頭，你說明白一點，他倆怎會問及風小月的下落？除非你告訴他！」

「請夫人明鑒，奴婢有天大的膽，也不敢洩漏半句！」蘭心不慌不忙地道：「後來才知道他倆尋風小月到那樹林外，見被奴婢姐妹將他拋上馬車，便悄悄跟踪下來。奴婢便矢口否認，並表示不認識風小月，便自顧走了……」

「他倆沒有跟踪你？」

「應該被奴婢甩掉！」

祇聽夫人喃喃地道：「端木鵬多管閑事，怎地把手伸到岳陽來？此人不簡單，日後你們遇到他，務必小心！」

如花問道：「夫人，這位姓端木的捕頭是甚麼人？他多管閑事，給他點銀子，難道擺平不了？」

夫人輕哼一聲：「這個端木鵬你們不知道，他是端木盛的小兒子，頗得乃父眞傳，又不貪錢，多管不平事……」



蘭心也問：「夫人，端木盛又是甚麼人？」

「他是本朝初期南北兩直隸的江南總捕頭管一見的手下大將，屢破奇案，武功又高……」

如花搖頭道：「管一見的大名，奴婢等倒是常聽人提及的！想不到他手下的後代，還是吃公飯！」

「哼，桐油罈還能裝別的東西麼？」夫人道：「這端木鵬是下湖南道的捕頭，岳陽屬上荊南道，他不該管到此處來！」（西門丁註：明朝有鑒按察使管轄地方太大，乃將按察副使分管下面的地方之治安，稱爲分巡道，通常一個分巡道管轄兩個至三個府。）

似玉又問：「夫人，這端木鵬很了得麼？」

「不錯，反正以後你們遇到他，千萬要小心！」

她們不知風小月還在府內，在內廳高談闊論，大半都讓風小月聽進耳內去，他心中不由十分驚訝：「想不到老實的蘭心，說起謊來，比起老手還頭頭是道……」

心念未了，忽然一隻手伸了進來，揪他衣襟，他幾乎驚呼出口，幸好見到雲飄的半張臉龐，一顆心方安定下來，雲飄以食指加於嘴唇上，示意他噤聲，再將他扯了出去，然後背起他，躡手躡脚走至牆邊，再振衣翻牆而出。

耳際隱約聽到夫人的聲音：「好像有人，快去看看！」雲飄翻出圍牆外，立即提氣急馳，外面是座樹林，出了樹林，風小月舉目望去，方知此處在荒野之外，夫人之居所建在濃密茂盛的樹林內，綠瓦褐牆，十分隱蔽。

前面有一個漢子，騎在馬上，手中尚拉着一條馬韁，雲飄躍上空馬，道：「快走，行踪敗露了！」他反手拉下風小月，將他放在身前，催馬急馳。

風小月道：「雲兄怎知小弟在難中？又知小弟藏在假山內？」

「適才承蒙一位姑娘指點，否則怎知？」雲飄道：「待愚兄來介紹，前面這位英雄乃下湖南道的捕頭端木鵬！」

風小月連忙稱謝。「適才方聞大名，不意迅即相見！多謝捕頭相救之情！」

「風大俠之名，端木某更是如雷貫耳！」端木鵬回頭問道：「大俠適才所言，某不明白，可否實告？」

風小月乃將適才在假山內聽到的話複述一遍，然後問之：「捕頭可知這位夫人是甚麼人？」

端木鵬苦笑道：「某家又不是神仙，單憑夫人兩句，如何猜得出來？」說着話，已到一山坡下，三人停馬下鞍歇息。雲飄問起經過，風小月又將失手經過說了一遍。

雲飄嘆息道：「愚兄一時失察，將老弟送進虎口，幸虧你吉人天相，否則可要抱憾終生了！」他轉頭向端木鵬：「捕頭可知那『九日酥』是誰研製的毒藥？」

端木鵬道：「武林中不時聽人提及此藥，能製此藥的人應該有好幾位，且有人靠此謀生，循此線索追查，未必能查到眞相。」

風小月道：「兩位請先解答在下心中幾個疑團，第一：此處是何地？第二：在下暈死至今有多久？第三，兩位怎會找到此處？」

雲飄道：「昨天愚兄跟神捕到那農舍，找不到人，又聞林內似乎有人穿林而出，却祇見一輛馬車急馳而去。咱們在林內勘察了一陣，祇見有屍體，便斷定曾經有一場惡戰，又懷疑你已落入人家手中，於是循跡跟踪馬車，直至屋外林裏遇到你說的那一位蘭心姑娘，咱們問她是否有見過你，大概她因此料定咱們是你的朋友，遂告之以實情……」

端木鵬接口道：「此處離岳陽城已有六七十里路，你自被捕至今才一天多！」

「『九日酥』顧名思義，藥力能維持九天，如今才過去一天半，在下豈不是……唉！這眞是窩囊之至！」風小月忽然想起一個問題，倏地抓住雲飄的手臂。「雲兄，你查到星星及朱鳳的下落否？」

雲飄沉吟了一下方緩緩點頭。「她倆都沒有逃出火場……」他雖沒有說一個死字，但風小月自其語氣及悲痛的神情中已猜到眞相。

風小月咬牙切齒地道：「小弟若不報此仇，誓不爲人！」

端木鵬道：「某家隨雲大俠來，目的便是爲了追查放炸藥的兇手，不知風少俠心目中是否已有嫌疑人物？」

風小月的聲音空空洞洞。「在下甚麼也不知道！也許兇手的目標本來是我，祇是我臨時出去了，她倆便成爲替死鬼！」

端木鵬問道：「不知風少俠半夜離店，欲去何處辦何事？萬望少俠能坦誠相告！」

風小月與他一見投契，乃將實情相告：「令在下疑團難釋的是，如花似玉、蕙質蘭心四個丫頭乘坐的那輛馬車，跟朱府內外的一樣，更跟沈重城被殺後，在下在路上見到那輛豪華馬車一樣。」

端木鵬低頭不語，似在沉思，風小月又問：「神捕是否知道，岳陽城的朱大爺叫甚麼名字？」

端木鵬哈哈一笑：「朱英雄。」

「朱英雄？」

（未完・二）

**上文提要：** 一個僑居緬甸的歐洲科學家發明了一種奇妙的武器，圖樣由賀天雄接手，代價是二十萬英鎊，因此引起不少人的覬覦，其中包括高翔、某夜總會的「應召女郎」……賀天雄以走私隱瞞他的特務身份；高翔是有名聲地位的「俠盜」，但不知爲何，賀天雄電召高翔，有十分重要的話欲向他說明，詎料高翔方見到他，賀天雄已遭人擊斃……



# 巧奪死光錶

現代奇俠偵探故事／魏力・文　可飛・圖

處處操控在女俠　無奈制肘失先機

「我們不妨告訴你更多些，這一個星期來，警方日夜在監視着賀天雄，我們的目的，是要制止死光武器的交易在本市進行。」

陳嘉利探長講到這裏，頓了一頓。高翔仍不出聲。

「在賀天雄住宅的四周圍，有着八架自動距離攝影機，從各個不同的角度拍攝賀天雄的一切動靜，結果是十分圓滿的，你已經看到了？」

高翔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

陳嘉利探長道：「怎麼樣？」

「我祇想知道一點！」高翔抬起頭來：「爲甚麼在有着這樣的證據下，警方仍然可以肯定賀天雄不是我所謀殺的呢？」

「第一，殺人不是你的作風。」

「就憑這一點？」

「當然不，還有一點小小的證明。剛才，電影放至大廳燈光黑了之後，便看不出任何東西了，但是，另一具受無綫電控制的紅外綫攝影機，却開始了工作，你可以看看它的成績。」

陳嘉利探長作了一個手勢，那警員換上了另一卷軟片，屋子中的燈光重又熄滅，牆上出現了一片暗紅色的畫面，可以看清楚，那是賀天雄的大廳，那是大廳中燈光熄滅之後所發生的情形。

高翔雖是身歷其境的人，但是在燈光熄滅之後，賀天雄究竟是怎樣中鎗死的，發鎗的是甚麼人，他也沒法子知道。

所以，這時候他欠起身，全神貫注地看着。

除了他之外，還有一個人，也幾乎是屏住了氣息，注視着那幅牆，她便是陳嘉利探長稱之爲「穆小姐」的女郎。

祇看到高翔突然發呆，突然迅速地向沙發後面躍去，而一道耀目的火光，從屋角一隻古瓷花瓶之旁射了出來。

當那道眩目的光射出之際，畫面約有半秒鐘的時間，是一片眩目的白，甚麼也看不到，那是因爲紅外綫攝影機受了過强的光芒影響的結果，接着，畫面又恢復了暗紅色，祇祇見賀天雄已倒在地上，血污滿面。

在暗紅色的畫面之中，賀天雄的死相更是可怖得很。

電影放到這裏爲止。

燈光再亮，陳探長搓着手，道：「你看到了，電影拍攝得很清楚，除了約莫半秒鐘的不清不楚之外，一切全在眼中了，而半秒鐘，是發生不了甚麼大事的。」

高翔明白了陳嘉利探長的這句話後，心中略生反感。因爲他認爲，在現代科學技術之下，半秒鐘是可以發生很多事情的了。



而且，那一下鎗彈的發出，在紅外綫攝影機中，竟能形成那樣强烈的光芒，高翔心中也不無疑問，但因爲當時，他已經躲到了沙發後面，好像曾經有强光一閃，詳細的情形，他却記不清楚了。

因爲這事情可以說與他無關。而他最關心的却是他自己。

「如果要控告我謀殺賀天雄的話，這一段紅外綫攝影的電影，自然不會呈堂了？」

「你猜得不錯。」

「在事後，你們不去捉兇手，却祇顧將我綁到這來。」高翔的話中，含着明顯的諷刺。

「沒有兇手。」陳嘉利探長的回答很平靜。

「沒有兇手？」高翔叫着：「那麼射死賀天雄的是甚麼人？」

「是他自己，我已發現，在他的衣袋中，有着一具小型的無綫電控制器，可以控制兩個掣，一個是熄了電燈，第二個，是使裝置在屋角的自動發射器，自動手鎗的扳機放出一鎗，就是這一鎗，將他的頭射成了一個肉餅。」

「賀天雄是自殺的？」

「不錯。」

「這是無法令人相信的神話。」

「事實的確如此，我們有着確鑿不移的證據。」陳探長說。

「我仍是不信……」高翔固執地搖着頭：「好，言歸正傳，你們要我作甚麼？」

「賀天雄死了，不管你是否信他是自殺，他死了總是事實。」

高翔點着頭。

「據我們所得的情報，死光武器樣品和製造圖樣，仍將在嚴密的安排之下運到本市，再轉運出去。本來轉運人是賀天雄，但如今是你……」

「是我？」高翔聳聳肩：「你開甚麼玩笑？」

「一點也不開玩笑，高翔，你必需仔細聽我說。」陳嘉利將手放在高翔的肩上，道：「死光武器和它的製作圖樣，如果落在一個具有侵略野心的國家手中，那將造成多麼大的死亡和災禍，你可知道麼？」

「我知道又怎樣，這不是我的本份。」

「你的本份是甚麼？」陳嘉利探長激動起來：「是醇酒？美人？是偷呃拐騙？高翔，你年紀還輕，但是你却是一具行屍走肉！」

高翔側轉頭，他直到這時，才看到了那位穆小姐。他的心頭，猛地一震。

一則，爲了那是一張十分美麗的臉龐。

二則，那張美麗的臉龐，他看來十分熟悉，祇不過他却沒有進一步的印象。陳嘉利探長的話，使他的臉紅了一紅，他不出聲。

「高翔，你應該爲其他人做點事，你知道，你是一個極有天才的人，不但我們佩服你，連國際刑警當局也十分佩服你。」

「你不必說了，這件事情我做不來。」

「好，那我們祇有將你落案了。」

「這是甚麼世界？」高翔怪叫道。

「你問得好，這是甚麼世界，有一個人，眼看着千千萬萬的人要被傷害，千千萬萬的人要被奴役，他却無動於衷，你說，這是甚麼世界？」

「你們要我做甚麼？難道我能夠制止這樣大的禍麼？你們該去罵發明死光武器的科學家。」

「死光武器如果掌握在發揚和平的國家中的話，那就可以使世界上再也沒有戰爭了，這是最淺易的道理，你難道不明白麼？」

「原來你們要我奪取這件死光武器？」

「高翔，你該知道我們的苦衷。本市警方自然不便於介入複雜的國際特務鬥爭，但是我們又接到命令，要以禁止這樣的交易在本市進行爲名，干涉這件事。而最好能做到將死光武器的樣品以及圖樣奪到手中，至少也要將之毀去。」

「那你們爲甚麼不去做？」

「坦白地說，我們不能做，因爲我們是公開活動的警務人員，我們祇要一出現，敵對方面就識穿了我們的身份，而你却不同，你本來就是這樣的人，爲了金錢，你可以冒險，賀天雄死了，你出面來接頭這件買賣，在任何人看來，這都是合理的事。」

高翔低着頭，不出聲。

屋子中沒有人講話。

足足有十分鐘，高翔才抬起頭來。

「我可以得到多少報酬？」

「如果安然地將死光武器的樣品和圖樣交到了我們的手中，你可以得到兩萬鎊，是東南亞某國所出的價錢的十份之一，也就是本來賀天雄可以分得的數目，如果你逼不得已毀去了死光武器和圖樣，那麼你將得不到報酬，但是你却替另一個國家千萬百姓做了一件絕大的好事。你知道，搜購死光武器的國家，常叫囂着要去粉碎另一個國家，如果死光武器落在他們手中的話，那麼他們粉碎別人，便不再是夢，而是可以成爲事實的了。」

「我祇關心我的兩萬鎊。」

「祇要你肯答應，我相信你可以得到的。」

「我還需要一些你們掌握的情

報。」

「可以的，孫警官，將我們所掌握的資料交給高先生。」陳嘉利自己，則將高翔的手鎗放入高翔的衣袋中。

一個警官取過一隻文件夾，交到高翔的手中。

「這位孫警官，是警方特別檔案室的負責人員，爲了儘量少和我接觸起見，你若需要資料，可以直接和他聯絡。」

「好的。」高翔點頭說。

「高翔，我們信你是君子，既然你答應了，你就將盡力去做，你應該知道，在這種事情上，我們是不能給你太多的幫助的。」

高翔的臉色變得沉重，他默想了片刻，將手中的文件挾在脅下，伸手在陳嘉利探長的肩頭上一拍，轉身便向門外走去。

兩分鐘之後，他便已走出了那扇通門，到了那條黑沉沉的長巷之中。

寒風迎面吹來，使得高翔感到剛才的一切，像是一場夢一樣。

他竟會接受了警方的委託，去做一件事，這正是難以想像的事情，但是他轉念一想，這與他爲錢而工作的生活目標並不違背，兩萬鎊，在如今這個賺錢艱難的世界中，已是一個很大的數目了。

高翔出了長巷，他緊緊地挾着脅下的文件夾，向前匆匆地走着，不一會便來到了大路上，他並不搭車，而走了不到三條橫街，他便折入了另一條十分冷僻的小路，在一幢樓房前停了下來，左右看了一看，匆匆地上了樓梯，在三樓的門口停了下來，取出了鑰匙，打開了門，開着了電燈。

這裏是高翔在市內無數住所之一，室內佈置得很簡單，但是也有一間頗爲舒適的臥室，和一個小小的客廳。高翔進了臥室，拉上門門，這才在一張寫字枱前坐了下來。

他一坐下來，便打開了文件夾，文件夾才一打開，突然有一樣東西，「啪」地彈了出來。

高翔猛地向後倒去，推翻了椅子，倒在床上。

他在床上翻了一個滾，已拔鎗在手，對準了寫字檯，文件夾仍攤開在檯面上，有一朵顏色十分鮮艷的絹花，那朵絹花是立體的，顏色外紫內白，那是木蘭花，製作十分逼眞，就像是剛從木蘭花樹上摘下來一樣。

而那朵絹花，本來是被挾在文件夾中的，文件夾一打開，絹花便豎了起來，這本來是很普通的事，許多賀年咭片便有這樣的設計，而剛才高翔竟受了一個虛驚，他本應該啞然失笑才是。

但是，他望着那朵絹花，臉上的神情却更是嚴肅。

「女黑俠木蘭花！」他失聲地叫道。

他剛叫完那句話，門鈕上傳來「啪」地一聲響，他剛才下了鎖的臥室房門，已被人推了開來，一個全身黑衣的幪面人，出現在他的面前。

高翔一躍而起，他立即扳動鎗機，但是「卡勒」一聲，撞針發出了一下空響，他的鎗中竟是沒有子彈的。

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他的鎗中是上滿了子彈的，在那條冷巷中發了兩鎗，還應該有五鎗，何以會成了空鎗？

「深夜到訪，冒昧得很，高先生，請你原諒！」那幪面人說。

黑衣幪面人吐出來的聲音是嬌滴滴的，十分動聽的女子聲音。

高翔一躍而起，但是，他才一躍起，黑衣蒙面女子手一揚，「嗤」地一聲輕響，突然有一件硬物撞在高翔的手腕上，高翔的手一鬆，鎗便掉到了地上。

黑衣蒙面女子的手再揚，又有一粒硬物，撞在高翔的膝蓋上，令得高翔的身子，不由自主，又坐倒在床沿上。

「我不贊成傷人，但如果高先生再亂動的話，我也有殺人武器在身的。」黑衣蒙面女子的聲音雖然仍是那麼動聽，但是她講話的內容却令人心寒。

「哈哈，」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高翔祇有乾笑着：「小姐，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木蘭花麼？」

黑衣女子嬌笑了一聲，向文件夾中的絹花指了一指，道：「你看到了這朵花，便應該知道了。」

「小姐，」高翔吸着氣：「我認爲嬌滴滴的小姐，不應該做像你這樣的事的。」

他一面說着，一面已伸手握住了床上的被子，驀地，他揚起了這張棉被，連人帶棉被，一齊撞了過去。

變故發生得極其突然，祇聽得木蘭花一聲輕呼，身子已被高翔撞倒。

但是，幾是在她身子倒下的同時，她一個打滾，已經翻身躍起。

高翔也在這時躍了起來，兩人的手同時撲向寫字檯，「叭叭」兩聲，兩隻手一齊按住了那個文件夾。

木蘭花左手一揚，她的手中有着一根長約七寸，金光閃閃，手指粗細的銅管。

在她手一揚間，「啪」地一聲，又是一粒石彈子射了出來，正射在高翔按在文件夾的右手手背上，高翔負痛，忙一縮手，文件夾便已到



了木蘭花的手中。

高翔迅即一個轉身，右手已經圍住了木蘭花的纖腰。

木蘭花雙足一蹬，向上躍起了兩尺，身子猛地向下倒去，高翔一個抱不住，反被她壓倒在地上。

木蘭花身子跳躍而起，手中已多了一柄精巧之極的手鎗。

高翔見到了手鎗，便無可奈何地停了下來。

木蘭花嬌聲道：「高先生，一個大丈夫，應該敢於認輸。」

「原來我輸了？」高翔聳了聳肩。

「當然，」木蘭花揚了揚手中的文件夾，「我來這裏，就是爲了取些資料，現在，這些資料，已到了我的手中了。」

高翔無可奈何地苦笑着。

的確，那些資料已在木蘭花的手中了。

那是何等重要的資料，他要依據那些情報，去充任接受死光武器，並將之轉運出去的人，然而，他連看也未曾看過那些資料，便已失去了，爲何還不是輸了？

「木蘭花，」高翔竭力想拖延時間，想在時間中尋找空隙：「我們以前有仇恨麼？」

木蘭花格格一笑：「沒有。」

「那妳爲甚麼和我過不去？」

「高先生，你是一個可憐的小孩子。」木蘭花搖着頭，嘆了一口氣：「你自命爲一個聰明人，但你却是一個傀儡。」

「這是甚麼意思？她這樣說是甚麼意思？」高翔心中迅速地轉念着。

但是他却一點也想不出木蘭花那樣說法，究竟是指甚麼而言。

他的手指向前略欠了一欠，想要出手擊去木蘭花手中的鎗，或是移開木蘭花的注意力，使他可以得到奪鎗的機會。

但是，他才一動，木蘭花「格格」笑着，已向後退了出去，退出了房門，冷冷地道：「坐着別動，不然子彈可絕不留情。」

「大小姐，」高翔笑嘻嘻地，其實他心中却着急得很：「你剛才說我是傀儡，我還有些不明白，能不能請你解釋一下。」

木蘭花正待啓齒欲言，祇聽得大門口樓梯處，响起了一陣口哨聲。

木蘭花向後退去，喝道：「別出房門，你是輸定了！」

木蘭花以極快的身法，閃身向外而去。

而高翔也以更快的身法撲出了房門，奔到了大門前，但是，當他拉開大門之際，樓梯上黑沉沉地，已根本沒有人影了。

高翔在大門口呆了一呆，立即回到了房中。

他撥了警官的電話，那面在電話一响時，便有人接聽。

「唔，我是高翔。」

「我是孫警官，甚麼事？」

「剛才我取得的那份資料，可有副本麼？」

「嗯……」那面的聲音在猶疑：「有的，你爲甚麼問這一點？」

「快將副本整理出來，我立即到警局來取。」高翔說。

「慢！」孫警官的聲音十分氣促：「這是特別案件，即使在警局的內部，也是保密的，你不能到警局來，你爲甚麼要副本？」

「請不要問原因！」高翔當然沒有法子說出，整個文件夾已被女黑俠木蘭花盜走了。

「好的，二十分鐘內，你在思南道轉角處等候我們的人。」

高翔收了綫急匆匆的走下樓去。

街道上十分黑暗幽靜，高翔並沒有看到，在他下樓的一分鐘前，木蘭花仍隱在街角，當他下樓之後，木蘭花身子一縮，退到了一輛車子之旁。車中有人將車門打開，木蘭花一閃身進了車子。

街燈暗影的光芒，照在車中另一個人的身子，那人也是一個女子，而且還是十分美麗的女郎，而這個女郎正是剛才和陳嘉利探長在一起的那個穆小姐！

她的臉上神色十分焦急，木蘭花才一上來，她便低聲問道：「蘭花姐，得手了麼？」

「得手了，快開車！」

「得手了爲甚麼還等那麼久？」

木蘭花一伸手，取下了蒙在臉上的黑布，她的臉上，突然現出了一個十分惆悵的表情。

她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女子，和她身邊的女郎差不多年紀，但是却顯得清瘦些，薄薄的嘴唇，堅挺的鼻子，大而明亮的眼睛，都顯示她是一個聰明、果斷，異乎常人的女郎！

大名鼎鼎的女黑俠木蘭花，竟是這樣一個嫵媚嬌艷的女子，這祇怕是許多聞名喪膽的人，所絕對想不到的！

車子無聲地向前駛去，木蘭花一直在沉思着，一聲不出。

她身邊的女郎也專心地駕着車。

車子在黑暗的馬路上迅速地駛着，約莫十分鐘後，在一幢洋房面前停了下來，洋房的鐵門打開，車子駛了進去。

木蘭花和車中的女郎一齊下了車，進了屋子，直上二樓，到了一間精緻的房中。

木蘭花坐在椅上，仍在沉思，那女郎道：「蘭花姐，快看看，有

些甚麼資料？」

木蘭花打開了那隻文件夾，向文件夾中的文件看去。那隻文件夾中，祇有一張紙，紙上的字也很簡單。

而同時看着那一張紙的，不止木蘭花一人，還有高翔。

高翔已經取得了副本，他在街角處，倚着街燈，展開了那張紙。

「二月十七日下午三時，在山頂廣場上與一個跛足人會面，跛足人是某國的特工人員，他將會帶賀天雄和運死光武器來的人接頭，會面的暗號是『太陽』。這是僅有的資料。」

高翔將那張紙看了兩遍，便將之撕成碎片。

木蘭花將那張紙看了兩遍，也將之撕成碎片。

那一晚，是二月十六日，第二天便是二月十七日了。

二月十七日，並不是假期，在山頂遊玩的人並不多。

下午兩時，在登山的道路上，便出現了一個彎腰駝背的老公公，臉上全是皺紋，穿着一件長袍，拄着一根手杖，在慢慢地走着。

這位老人帶着許多糖菓，見到小孩子，便將糖菓塞到小孩子的手中，而看着孩子津津有味地吃着糖菓，他便慈祥的笑着。

二時四十分，這個老公公在山頂廣場上的一張長櫈上坐了下來。

他坐下來之後，烱烱有神的眼光向四面張望着。不管他臉部的化裝和他的姿態是多麼像一個老公公，但是他這雙眼睛却瞞不過精細的人。

老年人絕不可能有這樣一雙眼睛的。

那老公公當然不是老年人，他是高翔化裝的。

高翔本來可以不經過化裝，便逕自來和那跛足人接頭的。

但是，同樣的資料，木蘭花也獲得了！

木蘭花必然也在時此地，企圖和那個跛足人會面的！

高翔已經輸了第一着，不能再輸第二着，因此他是化了裝來的，他不但要搶先和跛足人會唔，還要破壞木蘭花和跛足人的會面！

高翔以他精明的眼光四面審察着。

廣場上的人並不多，有幾個穿着白衣的女傭，正帶着孩子在嬉戲。高翔用心地察看那些女傭，看看其中是不是有木蘭花在內。

但是，經過他仔細地觀察，却認爲這些女傭之中，不可能有木蘭花在內。

除了那些女傭外，還有幾對情侶，正在卿卿我我，有一對背對高翔而坐，面向着深深的草叢，正在交頭接耳，談得十分起勁。

高翔心中暗自好笑，這些沉浸在愛河中的情侶，又怎知道他們談情說愛的地方，竟又是龍爭虎鬥的場所呢？

高翔感到滿意了，木蘭花可能沒有來！

他看着手錶，已經兩時五十八分了！

還有兩分鐘！

雖然高翔久經冒險生活的考驗，高翔到了這時候，心情也不禁爲之緊張了起來。

時間飛快地過去，已經是二時五十分了，山頂空地之上，仍然沒有預料中的跛足人出現，難道是情報錯誤，資料失準？

高翔正在這樣想着，一輛汽車駛來，在空地旁邊停下，從車廂中跨出了一個面目黝黑的跛脚人來，四面張望。

高翔霍地站起，一個箭步向前竄了上去。

他還未曾到達那跛脚人的面前，突然身側有一個人，以肩頭向他猛地撞了過來，高翔出乎意料之外，被那人撞得一個踉蹌。

他心中知道事情有變化，連忙回頭看時，祇見撞他的，是一個風度翩翩的美少年。然而，高翔却一眼便可以看出，那美少年正是木蘭花！

高翔在一呆之後，立即舉起他的手杖來！

他的手杖是特製的，後半截是一柄利刃，前半截則是一柄特製的手槍，但是木蘭花的動作却比他快了一步，一脚飛起，踢在他的手腕之上。

「啪」地一聲，手杖跌在地上。

同時，在高翔的身後響起了一個嬌滴滴的聲音：「高先生，請你回過頭來看一看。」

高翔轉過頭來，他看到了穆小姐！

高翔陡地一震，全身都僵住不動。

穆小姐的手中並沒有甚麼武器，她祇不過握着一管唇膏，湊在唇際，正在作搽唇膏姿勢，但是那管唇膏，却是向着高翔的。

高翔立即僵住的原因，是他一眼便看出，穆小姐手中的唇膏，是一種新型的武器，那種小型手槍，祇能放射兩發子彈，發射的聲音很低，射程也十分近，但高翔此際離穆小姐祇不過五呎，恰好在射程之中！

「高先生，」木蘭花臉帶笑容，「請允許我替你介紹，這位是我的堂妹，穆秀珍小姐，據她說，你們已經見過的了，不妨詳細談談。」

「請坐啊，高先生。」穆秀珍笑



着，揚了揚手中的唇膏。

高翔的額上滲出了汗珠來，他想伸手入袋去取手帕。

「不要動，聽我的命令！」

他的手才動了一動，穆秀珍已冷冷地下令。

高翔的臉上浮上了十分尷尬的苦笑，側過頭，祇看跌在一碼開外的那根手杖，如果他將那根特製的手杖搶回手中……

但是遲了，他得不到手杖了，木蘭花踏前了幾步，將高翔的手杖拾了起來，舞了一個杖花，向高翔點頭微笑，朝那個正在作瀏覽風景狀的跛足人走了過去。

高翔想追上去，但是穆秀珍的命令又來了：「高先生，請坐下來！」

高翔頹然地坐了下來，他額上的汗珠已滙成了一條一條的汗水向下流。

他已遭到了第二步失敗！

他竟沒有想到，剛才背對着他，在喁喁細語的那一對情侶，其中的男子，竟是木蘭花所化裝！

唉！如今還有甚麼話可說呢？木蘭花棋高一着，處處取得了勝利，已經和那個跛足人接上了頭，那跛足人是幕後的主導人，死光武器的樣本和圖樣，將落到木蘭花的手中了！

高翔不甘心失敗在木蘭花的手中，但如今他却眼睜睜地看着失敗在等着他！

他轉過頭望去，見穆秀珍仍然以唇膏鎗對準他！

在不明情由的人看來，石櫈上，一個老公公坐着不動，大約是在養神，一個美麗的小姐正在搽唇膏，又那裏想得到其中有那麼多的曲折呢？

木蘭花玩着手杖，以十分輕快的步法，來到了那跛足人的身邊。

「太陽？」她低聲地道。

「太陽。」跛足人並不轉過身來，祇是沉聲答了一句，立即轉過身，向那輛停在路邊的汽車走去，木蘭花緊張地跟在後面。

轉眼之間，兩人已一齊上了車子，汽車也立即絕塵而去！

在長木櫈上，高翔望着遠去的汽車，司機的身形十分魁梧，戴着一頂帽子，將帽簷拉得十分低，遮住了他的大半個臉。

車子向下山的路馳去。

「閣下是賀天雄派來的麼？」跛足人最先打破沉默。

「不是。」木蘭花欠了欠身子。

跛足人身子一側，伸手在開車門的掣上一按，「啪啪啪」三聲響過處，車頂上彈出了三根槍管來，一齊指向木蘭花。

「你是誰，我一按掣，就可以有三發子彈，同時穿過你的身子！」

「哈哈哈……」木蘭花神色鎮定，笑了起來。

跛足人陰森森地等着她。

「這個城市中，爲金錢而冒險的人太多了，你們何必認定賀天雄一人？難道你們沒有接到消息，賀天雄已經死了？」

「死了？」跛足人像是震動了一下！

「他死了，」木蘭花聳了聳肩，「但是你們的計劃不必因此停頓，我可以代替他的位置。」

「你？我們憑甚麼信任你？」

「你們必需信任我！」

「爲甚麼？」

「賀天雄死於暗殺，你們偷運死光武器到本市，再轉運出去的計劃，風聲不密，已被多方面所獲悉了，你們必需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到賀天雄的替代人，替你們接下死光武器的樣品和圖樣來，轉交給駐在公海的潛艇中，你們國家的間諜手中！」

跛足人深深地吸了幾口氣。

「你有甚麼可以證明你足以當此重任？」

「第一，」木蘭花笑了一笑，她知道自己已經接近成功了。

「第一，」她重複着道：「在任何警局中，沒有我的檔案，我不受跟踪，不受懷疑，警方已決定不讓這樁買賣在本市進行，所有受嫌的人都在監視之中，而我可以自由活動。」

跛足人點着頭。

「第二，我有足夠的勇氣，剛才，你一定已看到我是以如何乾淨俐落的手法，制服了我另一個敵人的了？我要的酧報，和賀天雄一樣。」

車子盤旋着，已經駛下了山。

在一條冷僻的道路上，車子突然停了下來。

「你可以下車了。」跛足人冷冷地吩咐。

「我的要求被接納了麼？」

「給我你的電話號碼。」

「一三九七七。」

「晚上八時正，你再接受我們進一步的指示，你下車吧！」

木蘭花吸了一口氣，開門下車，跛足人的車子向前飛馳而去！

不到一分鐘，另一輛汽車在木蘭花的身邊停了下來，車中一個面目莊嚴的中年人，向木蘭花招了招手，木蘭花又上了那輛車子，車子轉了一個彎，向着另一條道路駛去。

跛足人不知道在他的車子後面，那輛車子一直在用着距離雷達跟踪器跟踪着他。

但是木蘭花却也有不知道的事情。

當木蘭花下了車之後，跛足人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行了，這個人可以做替死鬼，轉移警方的目標，你說是麼？」

他顯然是向司機在說話。

一直將帽子壓得很低的司機這時拉高了帽子，轉過頭來，點了點頭。

那司機是賀天雄，死了的賀天雄！

「這年輕人是甚麼來歷？」

「我命令部下去徹查，我祇覺得有些面熟，這樣的生手最好。」賀天雄回答。

跛足人桀桀地怪笑起來。

他的笑聲如同夜梟一樣。

車子的去勢陡地加快！

木蘭花在上了另一輛車子之後，那面目莊嚴的中年人沉聲道：「事情進行如何？」

「方局長，到如今爲止，事情還順利。」

「穆小姐，你肩上的重任實在太重了，你知不知道？我們表面上的立場雖然是不干涉，祇是禁止這樣的交易在本市進行，但實際上，我們却要使死光武器不落在侵略成性的國家之中！」

「我知道了，方局長。」木蘭花忽然一笑，道：「方局長，你講的話，倒和你們局中陳嘉利探長對高翔所講的話一樣。」

「穆小姐不要取笑，我們早已查明，陳嘉利探長眞正的身份，是某一個國際野心集團遠東區的負責人，但是我們却一直不去揭穿他，這次正好利用他了。」

「利用他？」

「是啊，他假借警方的名義，要高翔爲他出力，高翔却不知道陳嘉利的底蘊，祇當他是替警方在工作，連高翔也這樣以爲，外人當然更以爲替警方工作的是高翔了，却不知道其實眞正幫助警方的是你，穆小姐！」

「方局長，這是我們第一次合作，以前我給你們的麻煩太多了！」

「哪裏，穆小姐，你是現代的奇俠，我們一向是十分欽佩你的。」

「好了，方局長！」木蘭花笑着，「我該下車了。」車子戛然而停，木蘭花一躍下車，閃進了一條橫巷，她迅速地穿過了橫巷，肯定了背後並沒有別人跟踪，才繼續向前走去。

不到二十分鐘，她已經在上山頂的途上，等她再到達山頂之際，高翔仍是呆呆地坐着。

「高先生，委曲你了！」木蘭花在他的背後，笑嘻嘻地說。

高翔悶哼一聲。

「秀珍，你將他監視到八點半，九點正，我在家中等你，你準時回來。」

穆秀珍點頭道：「知道了！」

高翔一聲不出，他祇是看了看手錶，現在是五點，到八點半，還有三個半小時，在這三個半小時中，他是不是能反敗爲勝呢？

他又看到木蘭花用輕巧的脚步向外走去，而穆秀珍則仍然以那支唇膏槍對着他。

高翔的腦中迅速地轉着念，但是他腦中却亂到了極點，一瞬之間，一點主意也想不出來。

「高先生，你和木蘭姐作對，實在太不自量力了！」穆秀珍得意地說。

「是麼？」高翔有氣無力。

「自然是呢，你看，木蘭姐處處佔上風，而你却像鬥敗了的公鷄一樣！」穆秀珍稚氣地笑了起來說。

「這個……」高翔略轉了轉身，「可以說全是你的功勞。」

「我的？」穆秀珍奇訝地問。

「自然是你的，你想想，如果不是你做內應，她怎能知道資料落到了我的手中，而跟踪前來，將之搶了去？」高翔講得十分着急。

「說得倒也有道理。」穆秀珍點了點頭。

她沒有發覺，在這時候，高翔的身子已經挪遠了一兩吋，祇不過是一兩吋，而且以極慢的速度向外挪去，穆秀珍發覺不出來。

「如果不是你的話，她根本連今日約晤的時間和地點都不知道，怎麼能勝得過我，原來大名鼎鼎的木蘭花，祇是徒負虛名的！」

「你別亂說！」

「可不是麼？其實，能幹的倒是你！」

高翔又向外移動了幾吋，穆秀珍仍然未曾覺察到。

「我？我祇不過是幫她一點小忙吧了。」穆秀珍的臉色已很興奮，對高翔的防範，更輕了許多。

高翔的身子略欠了一欠。

穆秀珍道：「你別動！」

但是高翔的身子，在一移再移之下，已經挪到了長櫈的盡頭。

就在穆秀珍覺出不妙的時候，高翔的身子猛地向下一滑！

他身子才一倒地，便向外滾了出去，長櫈的一端，恰好是一個山坡，他在不到十秒鐘的時間內，便沒入了草叢之中。

穆秀珍驚叫一聲，站了起來，驚惶失色，四面張看。這時候，早已是暮色四合了，山頂空地上，也沒有了人，穆秀珍更沒有法子去尋找高翔。

她恨恨地頓了頓足，向前迅速地走去。



然而，當她經過一個陰暗的角落之際，後腰上突有一件硬物頂了上來。

同時，高翔得意洋洋的聲音也傳了過來。

「穆小姐，將你那可以殺人的唇膏給我！」

穆秀珍略一猶豫，高翔的聲音再度響起：「如果我是你，我絕不會反抗，因爲抵在你腰後的，是裝有滅聲器的手槍，而四周圍又根本沒有人！」

穆秀珍嘆了一口氣，將唇膏手槍拋在地上，高翔打橫跨出一步，將之拾在手中。

「哈哈！剛才你以爲是無聲手槍的東西，實際上祇是一根樹枝！」

穆秀珍陡地轉過身來，道：「你……」

她祇講出了一個字，高翔踏前一步，握住了她的手臂。

「我以爲你還是不要反抗的好！」

「你……你，準備將我怎樣？」

穆秀珍花容失色。

同時，她的心中，也懊惱到了極點，因爲她一時不愼，而壞了木蘭花的要事！

「不會將你怎樣的，穆小姐，」高翔忽然彬彬有禮起來：「祇要你肯和我合作的話。」

「和你合作？」

「哈哈，」這時，是高翔得意而穆秀珍垂頭喪氣了，「我所謂合作，就是請你到我山頂的別墅之中，去暫住幾日！」

「暫住幾日？」

「是的，等我取到了死光武器的樣品和它的製造圖樣之後，你便不再是我的客人，這可公道麼？我想，木蘭花小姐一定會爲你的安危着想，而與我通力合作的！」

高翔講完之後，又哈哈地大笑了起來，他像是已看到了兩萬英磅的鈔票，在他的指間飛舞一樣！

剛才，他足足有兩三個小時之久，在穆秀珍的指嚇之下，汗流浹背，一動也不敢動，而這時，穆秀珍失了武器，自然不是精通拳術和柔道的高翔的敵手，高翔想到不但可以制服穆秀珍，而且，藉着穆秀珍，還可以使穆蘭花乖乖就範之際，他實是不能不笑！

「你……你的別墅在那裏？」

「不太遠，步行十分鐘就可以到了，在一路上，穆小姐最好不要出甚麼花樣，我不想以粗暴的手段對付像你這樣美麗的小姐！」

穆秀珍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無可奈何地向前走去。

她希望在路上能遇到些人，可以求救，但是她的願望却落空了。

（未完・二）

**上文提要：**南振岳因好奇，走進左夫人練功之處，結果發現了「七色草」，因喜極忘形，被毒迷了……黑衣老者救醒南振岳，詢問他之來歷。原來他就是木郎中，他告訴南振岳，其師叫「托塔天王」，紫竹庵師太給的並非藥方，木郎中住在雲南十八年就是爲了等他，一番話說得他糊塗極了……南振岳按照藥方上的劍法圖解一共練了七式劍招……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 古桃源傳奇



功成之日知身世　年方三歲失雙親

這不知是甚麼劍法？威力之強，簡直使人難以置信！

南振岳想起方才那紅衣女郎不知是誰？她可能躲在林中，偷偷的瞧自己練劍，祇不知她這是受驚？還是受傷？

他俯身瞧去，在地上發現了一片紫紅色的衣角，和一縷的青絲，一朵被劈成兩半的紫絹玫瑰花兒！

糟糕，她當眞負了傷，至少被自己削下髮髻，截斷了衣角！

他不敢再練下去，收起木劍，匆匆回屋。

一夜過去，又是清晨，天色才亮，南振岳提着水桶正待出門！

瞥見秋月臉色焦急，氣急敗壞的飛奔而來，一看到南振岳，急急道：「你可知昨晚闖了大禍啦？」

南振岳心中有數，準是那紅衣女郎被自己木劍誤傷了，但却故作不知，問道：「在下昨晚闖了甚麼大禍？」

秋月瞧了他一眼，目露幽怨，又怕又急的道：「你這人……眞急死人，你昨晚遇上我們小姐，你把她髮髻都削了下來！」

南振岳吃驚道：「你們小姐？她可曾受傷？」

秋月跺跺脚道：「你眞不知輕重，削下她髮髻，已經不得了啦！」

南振岳道：「我又不是有心的，是妳們小姐偷看在下練劍，我一時收招不住……」

秋月憂形於色，道：「快放下水桶，夫人叫你去呢，唉！你眞是自找麻煩，這回看你如何是好？」

南振岳放下水桶，爽朗笑道：「在下事出無心，而且根本不知妳們小姐躲在林中，難道妳們夫人當眞不講理麼？」

秋月花容失色，低聲道：「你見了夫人千萬頂撞不得！」

南振岳見她提起夫人，就嚇成這個樣子，只好點點頭道：「在下知道。」

秋月道：「夫人就在樓上等候，你快隨我去罷！」

南振岳隨她穿花林，過石橋，來到一座小樓之前。

抬頭瞧去，只見簷下一塊匾額上，寫着「雁門世德」四個金字，樓下前後左右，種着的都是玫瑰，花大如碗，清香撲鼻！

兩人剛一走近，只見虎婆子雙手叉腰，站立石階上，滿臉怒色，眨着水泡眼，冷冷的道：「好小子，聽說你劍法不錯啊！」

南振岳聽她語氣不善，也冷聲道：「在下並無自炫之意。」

虎婆子一聲冷笑，道：「九死谷也沒有你自炫的份兒。」

秋月瞧到虎婆子擋在樓前，急忙說道：「虎媽媽，夫人在樓上等候，有話問他。」

虎婆子橫了她一眼，沉着臉道：「我知道，虎婆子先要問問這小子，他學了幾手三脚貓，居然膽大包天，竟敢欺侮咱們珠兒姑娘？」

南振岳道：「在下只是無心之失。」

虎婆子怒道：「你認爲珠兒是任人欺負的嗎？」

南振岳心頭不禁微生怒意，抗聲道：「在下奉夫人見召，老婆子攔在當門，意欲何爲？」

虎婆子尖聲道：「小子，你在九死谷，還敢如此放肆？」

秋月急叫道：「虎媽媽……」

虎婆子白髮飄動，厲叱道：「小丫頭，你給我站開去！」

南振岳劍眉陡剔，朗笑道：「在下奉召而來，放肆的只怕不是在下吧？」

虎婆子道：「你是說我？」

南振岳昂首道：「差不多！」

虎婆子一擄袖管厲笑道：「你是瞧不起我虎婆子？嘿嘿，今天我非好好教訓你不可。」

南振岳道：「在下早已領教過了！」

虎婆子氣得全身發顫，冷笑兩聲，點點頭道：「很好，你上去吧，虎婆子會在這裏等你。」

說完，小脚顚動，怒冲冲朝外走去。

秋月伸伸舌頭，道：「你又惹怒她，虎媽媽是回房取短枴去了。」

當下就引着南振岳上樓。

左夫人倚在靠椅上，她今天沒戴面紗，看去不過四十許人，白晳的皮膚，絲毫不見皺紋，敢情方才樓下的吵鬧，她都聽到了，嘴角還留着微笑！

但當一眼瞧到南振岳，目光瞥過，忽然沉下臉來，冷哼道：「你果然不錯，連兩處經穴也已經自解了！」

南振岳微一錯愕，立即抱拳道：「在下昨晚練劍之時，只覺眞氣迸發，經穴自解，在下連自己也不知道。」

左夫人冷冷問道：「你可知道昨晚差點傷了小女？」

南振岳連連拱手道：「在下方才已聽秋月姑娘說過，昨晚練劍時，在下只當更深人靜，不會有人經過，沒想到會誤傷令嬡，在下正要向夫人請罪。」

左夫人雙目神光湛湛注在南振岳身上，不住的上下打量，冷峻的臉色，也漸漸和緩下來，目光一轉，朝秋月道：「你替南相公端把椅子來。」

秋月站在夫人身後，暗暗替南振岳提心吊膽，聞言不由朝他微微一笑，好像是說：「算你運氣，看來夫人氣已經消啦！」一面慌忙躬身應「是」，替南振岳端來椅子，放到夫人下首。

左夫人抬抬手道：「你請坐，老身有話問你。」

南振岳也大有受寵若驚之感，躬身道：「多謝夫人賜坐。」

左夫人等他坐下，才抬眼問道：「你昨晚練的是甚麼劍法？」

南振岳心頭暗想：自己練的這套劍法，連自己也不知道它是甚麼劍法，但從它寫在一張藥方上，又有種種僞裝的情形看來，似乎是極端秘密的劍術，不宜對人洩露，心念一動，立即答道：「在下練的是太極劍。」

左夫人緩和下來的臉色，又倏地一沉，冷哼道：「武當太極雖屬劍術正宗，練劍之時，豈能衝得開老身獨門封穴手法？又豈能劍光所及，擴及兩丈，小女武功縱然不濟，也不至僅以身免，還被你削下髮髻之理？」

南振岳一時被她說得俊臉通紅，囁嚅的道：「夫人諒察，在下……」

左夫人忽然微笑道：「武林中各門各派，都有它不願公開的獨門秘技，就是老身也不例外，你既然不願說出也就算了，你師父是誰，總可以告訴老身吧？」

南振岳道：「家師道號洪山道士。」

左夫人臉露不懌，道：「不假？」

南振岳正容道：「夫人見詢，在下豈敢不實。」

左夫人似未深信，接着問道：「父母在堂？」

南振岳忽然臉露淒色，搖搖頭道：「不瞞夫人說，在下自幼由家師扶養長大，至今身世未明……」

左夫人瞧他神色，似是不假，暗暗點了點頭，藹然問道：「你今年幾歲了？」

南振岳道：「在下今年二十一歲……」

話聲未完，虎婆子已懷抱短枴，悄然在樓口出現！

她原是滿腔怒火而來，但瞧到夫人臉含笑容，問他的年紀，登時若有所悟，心頭火氣立即烟消雲散，癟嘴一咧，呷呷笑道：「夫人，眞有妳的，虎婆子連想都想不到，呷呷呷呷！」

一面橫了南振岳一眼，尖聲道：「小子，你這回算得是因禍得福了！」

左夫人含笑道：「虎媽媽，你別多嘴！」

虎婆子縮縮頭道：「難道虎婆子說錯了？」

帶着尖笑，轉身朝樓下奔去。

南振岳對左夫人道：「夫人寵

召，不知還有甚麼見教嗎？」

左夫人臉色慈祥，含笑道：「這多天來，老身諸多簡慢，從今天起，小哥不用再去澆水了，這些粗事，還是讓秋月去做吧！老身已經吩咐春花替你收拾好書房，秋月，妳領南相公到書房去。」

秋月剛從樓上下來，臉上喜孜孜的答應了一聲，回身道：「南相公請隨婢子來。」

南振岳沒想到左夫人忽然前倨後恭，要自己搬到書房去住。

辭出小樓，秋月領着他穿行小徑，走到一座三間精緻的瓦屋之中。

九死谷佔地不下數里，這一帶，南振岳從未來過，但見這書房，用矮樹作圍，屋前一排花架上，擺着百餘盆蘭花，幽香襲人！

秋月領他瞧了一遍，那一間是書室，那一間是臥室，一面回頭低笑道：「這原是老爺在日，準備歸隱後住的，平常一直關着，沒人住，夫人是把南相公當作了嬌客看待了！」

南振岳道：「妳們夫人平時可是很兇嗎？」

秋月輕聲道：「是啊。聽虎媽媽說，夫人從前殺人不當一回事，後來嫁給我們老爺之後，脾氣就好多了，可是我們都很怕她，所以方才我眞替你躭心呢！」

南振岳心頭暗想，還說她好多了，木郎中爲了自己，還殘廢了一隻右眼！

秋月見他沒有作聲，忽然低聲笑道：「南相公，你知道是誰要你搬到這裏來的？」

南振岳道：「不是妳們夫人？」

秋月掩嘴道：「才不是呢！你猜猜看！」

南振岳奇道：「不是妳們夫人，還會是誰？」

秋月瞧着他笑得甚是神秘，終於說道：「小姐！」

南振岳臉上一紅，道：「甚麼，是妳們小姐？」

秋月道：「方才我聽春花說的，昨晚小姐一回來，就急着瞧你去；那時你正好在練劍，小姐躲在林裏，不知怎的會被你削了髮髻，小姐跟夫人說了，聽說夫人很是生氣，後來不知爲何才使夫人改變了主意。你沒瞧到虎媽媽連從來不用的短枴，都取了出來。」

南振岳還沒開口，秋月又道：「聽春花的口氣，好像小姐是有意讓你給夫人瞧瞧來的。」

南振岳道：「這話如何說法？」

秋月道：「我也弄不清楚，春花就是這樣說咯！」

南振岳道：「妳們小姐呢？」

秋月道：「今天一早就走啦！」

說到這裏，忽然掩口笑道：「方才虎媽媽還說，你和我們小姐，眞是天生一對，地設一雙！」

說話之時，只見春花托着食盒嫣嫣進來，說道：「南相公請用飯啦。」

她把食盒放到桌上，一面又道：「相公如有甚麼需要，只管吩咐好了。」

一面回頭道：「秋月，虎媽媽正在找妳呢，還不快去？」

兩人退出之後，南振岳一直思索着秋月方才的話，不知左夫人忽然對自己轉變態度，到底安着甚麼心？

同時也想到自己練的這套劍法，不知一共還有幾招，他巴不得早些練完，木郎中會告訴自己身世了！

這一天，他心中紊亂極了，好不容易等到晚上，一溜烟奔入裏谷。

木郎中早已點了燈，正在屋門口等候着他，等到南振岳進來，慌忙掩上木門，迫不及待的問道：「孩子，這七天練得如何了？」

這是他每次見面時必須問的一句話。

南振岳興奮的道：「老前輩，昨晚晚輩已經把七式劍法連貫起來，一氣使出，沒想到劍上威力，竟然大得駭人！」

木郎中左眼神光陡射，盯在南振岳臉上，驚喜的「啊」了一聲，道：「孩子，你快說給老朽聽，你……你果然發現了這套劍法的奧秘？」

南振岳只覺這位老人說話聲音，帶着顫抖，充分顯示出他內心的興奮，幾乎還勝過自己，心頭大是感動，連忙把昨晚練劍的情形，詳細了一遍。

木郎中聽他述說完畢，突然一把緊緊抓住南振岳肩頭，臉上一陣淒楚，左眼熱淚滿眶，順着面頰流了下來，口中說道：「好孩子，難爲你了……眞是好孩子，皇天不負苦心人，你……練……成功了！哈哈哈！」

說到最後，竟然縱聲大笑！

南振岳沒想到木郎中會如此激動，心頭也覺一陣難受，眼睛溼溼的，幾乎也要流淚！

一面從懷中取出那張白紙，抬頭問道：「老前輩，這套劍法，不知還有幾招？」

木郎中拭拭老淚，含笑搖頭道：「沒有了，就是這七式，好孩子，你已經練成了！」

「啊！」南振岳喜得直跳起來，問道：「老前輩，你可知道這套叫甚麼劍法？」

木郎中目光慈祥，指指木櫈，道：「你坐下來，老朽今晚都要告訴你。」



南振岳眼睛一亮，問道：「連晚輩的身世？」

木郎中點點頭，從枕頭底下取出了一本薄薄的册子，放到桌上，然後自己也在木榻沿上坐下，乾咳一聲，道：「這是『岳家十三劍』，老朽已替你保存了十八年，你先收起來吧！」

南振岳眼看這册劍譜大約已收藏了很多年代，紙色已經發黃，舊得風吹可破，封面上寫着「岳家劍譜」四個楷書。

心中暗想：他原來還要自己練這套劍法，想來這「岳家劍譜」一定比自己練的七招劍法，還要厲害得多。

一面依言取起，還沒揣才懷中。

只聽木郎中接着說道：「照說，你武功已得托塔天王眞傳，如今又練成了七式劍法，這本劍譜對你來說，已無多大用處，但這册劍譜是岳家累世相傳的劍法，你自然應該把它學會……」

南振岳心頭一動，抬眼道：「老前輩，我……」

木郎中沒待他說完，搖手制止，道：「你聽我說下去，這『岳家十三劍』，你有空的時候，不妨把它練會，但行走江湖，不準你輕易施展，除非等你報了大仇……」

「報了大仇？」南振岳身軀又是一震，急急問道：「老前輩，你說晚輩身上負着大仇？」

木郎中點點頭，但沒有正式回答，續道：「孩子，你要問的，我統通會說，今晚，我要把全盤經過告訴你……

「近百年來，武林中除了九大門派不說，還有兩句話，叫做：『岳家劍法崔家簫，衞十六筆薄一刀。』這四家人家，各以家傳武功，聞名於世，其中除了山西薄家，後代已無傳人，『出鞘一刀』，因之失傳而外，洛陽崔家的簫法，金華衞家的筆法，和岳家劍法，始終爲武林推重。

「尤其蘭陵岳家的劍法，據說上代傳自異人，但江湖上大家只知『岳家十三劍』，却不知另有七式劍法……」

南振岳道：「那就是晚輩學的七式嗎？」

木郎中點點頭道：「不錯，這七式劍法，原無名稱，但現在想來，岳家世居蘭陵，咱們不妨以『蘭陵七劍』相稱。」

南振岳道：「蘭陵七劍，這名稱很好。」

木郎中道：「這『蘭陵七劍』，是岳家祖上累世相誡，不准子孫學習的劍法，封存在一個鐵匣之中，父子相傳只是移交保管，非至家破人亡，遇有大難，萬不得已，才准啟封。

「因此這七招劍法，究竟厲害到甚麼程度，誰也無法說得出來，據傳下來有八個字：『易發難收，發必傷人』！」

南振岳想起昨晚情形，只覺這八個字確實絲毫不假！

木郎中絮絮說着岳家之事，而且又把「岳家劍譜」傳給自己，又說自己身負大仇，莫非自己和岳家有關？

想到這裏，忍不住又插口問道：「老前輩，晚輩可是和岳家有着深切關係嗎？」

木郎中笑了笑道：「豈止深切關係，孩子，你叫南振岳，其實應該倒過來叫岳振南才對！」

南振岳驚懔的道：「岳振南？晚輩姓岳？」

木郎中點頭道：「不錯，這名字是你師父給你取的，就是要你繼承父志，重振岳家的意思，不過你目前仍應叫南振岳，直到你報了仇爲止。」

南振岳心頭直顫，俊目含淚，急急問道：「老前輩，我父親是被仇家害死的？」

木郎中黯然道：「孩子，你別打岔，聽我說下去。

「你父親岳宗南，爲人爽直，生性恬泊，家境素封，平日除了鄉里善舉，從不在江湖走動，但因岳家劍法馳譽武林，你父親的名頭，江湖上依然可說無人不知。

「那時雄霸江湖的龍門幫幫主東海龍王公孫敖，就曾幾次派人邀請，都被你父親婉拒了。

「那是十八年前春天，你家突然來了一批强盜……」

「强盜？」南振岳心頭一緊！

木郎中點點頭道：「是一批蒙面强盜，馳名江湖的武術世家，敢有强盜光顧，實在是件絕無僅有之事，但最奇怪的是這批蒙面强盜在前後院翻箱倒篋，如入無人之境，你父親却始終不見現身。」

南振岳問道：「不知我父親到那裡了？」

木郎中並沒回答，只是接着說道：「你母親雖也會武，但武功只是平平，被兩個賊人逼得手忙脚亂，但賊人們似乎不想傷你母親的性命，只是把她圍住。

「那時你才只三歲，也由賊人把你從奶媽手上奪下，覷其用心，自然旨在脅迫你母親，獻出『蘭陵七劍』。」

南振岳道：「老前輩，你不是說這七式劍法，江湖上從無人知的嗎？」

木郎中道：「奇就奇在這裡，但賊人們不知怎會知道的，但就在這時，突然來了救星，劫持你的賊人，一個身子，忽然呼的飛出三丈

來遠，朝牆外摔出！

「接着脅迫你娘的賊人也呼呼兩聲，從四丈遠處被丟出牆外，一會工夫，所有的賊人，一個個像稻草人似的相繼摔了出去……」

南振岳啊道：「擎天掌！那是師傅！」

木郎中道：「你娘只見一個灰衣人抱你躍上屋脊，似將離去，心頭一急，不顧一切的撲了上去，但她依然沒追上，只是手中多了一張紙條。

「條上寫着：『十八年後母子重逢，復仇有望』，下面沒有具名，只畫了一座七級寶塔。這正是江湖黑白兩道，聞名喪膽，但從沒一人見過他廬山眞面目的托塔天王的記號！」

南振岳聽到這裏，忍不住又問道：「老前輩，我父親呢？」

木郎中神色一黯，道：「你父親是個注重武功的人，平日都是住在前院書房之中，這天晚上，你母親始終沒有看到你父親，心中自然疑竇叢生，趕到書房，才發現你父親仰面躺在牀上，已經氣絕多時……」

南振岳只覺頭上如中巨杵，眼淚忍不住奪眶而出，急着問道：「老前輩，我父親是誰害死的呢？」

木郎中搖搖頭道：「這還是一個謎，因爲你父親週身找不到絲毫傷痕，祇是安詳的躺在床上，不像是中人暗算，但分明又是中人暗算無疑。」

南振岳流淚道：「老前輩，後來呢？」

木郎中道：「後來你舅父聞訊趕到，仔細檢視之下，才發現你父親眉心，有一點針尖大小的青影，極似中了賊人極細小的毒藥暗器……」

南振岳身軀一震，想起秋月說過，她們老爺是被人用「天毒針」害死的，死狀正是和父親相同，不由脫口道：「天毒針，一定是天毒針！」

木郎中目光一楞，注視着南振岳問道：「你如何知道是天毒針所傷？」

南振岳道：「晚輩月前曾聽秋月說過，她們老爺，就是死在天毒針下的，死狀和我父親差不多。」

木郎中歎了口氣道：「我也是近年從左夫人口中，才知道『天毒針』這個名稱，因此，我懷疑害死你父親的人，極可能也是左夫人的仇家。

「唉，這就難了，憑左夫人昔年的名頭，和她的才智，花了十年心血，明查暗訪，但仇家是誰，依然如石沉大海，一無所獲。

「這且不去說他，當時你母親檢點財物，竟然絲毫無損，尤其你父親住的書房，幾乎沒有一處不被賊人翻遍，由此可見賊人志不在金銀財寶，那麼他們找甚麼呢？顯然是爲岳家祖傳的七式劍法來的。

「差幸這『蘭陵七劍』因爲祖上嚴誡，不准練習之故，你父親把他藏在後院夾牆之中，除了你母親，再也沒有第二個人知道，是以沒有被賊人找到。

「你母親和你舅父商量之下，才決定開啓鐵匣，把劍法取出，你舅父武功雖然不濟，但他是泰山百草翁公冶仙長門下，精於天下藥草……」

南振岳聽得心中一動，突然抬頭道：「你老人家就是……」

木郎中淒然道：「孩子，不錯，老朽正是你舅父宋鐵岩。」

南振岳慌忙拜了下去，道：「舅父，你老人家怎不早說呢？」

宋鐵岩一把拉起南振岳，强作笑容道：「舅父現在不是告訴你了？孩子，你聽我說下去。

「當時你母親取出劍法，就用七種草汁，寫在紙上，如無特製藥水，先後順序洗出，就無法顯示出紙上字迹，又在上面，寫了許多治傷草藥的名稱，使人一看之下就認爲祇是一張普通治傷方子。

「至於第一味七色草，不過祇是你母親和我定的暗號而已，這和我問你的兩句切口一樣，中間暗藏了我的名字。」

「啊！」南振岳聽得不禁一跳而起，急急問道：「舅父，那紫竹庵的老師太，就是我娘了？」

宋鐵岩點點頭，正容道：「孩子，你記着，目下你不宜再上紫竹庵去，因爲你母親住在嵩山，托庇少林寺，是得到少林方丈的默許，江湖上沒有一個人知道底細，自可安然無事，你如找去，便會給她帶去麻煩。

「據我推測，十八年來，賊人對岳家劍法，始終沒有死心。譬如他明知左夫人來歷，居然還敢在十年之前，向左邦亮下手，從這一點看來，可見對方定是一位厲害無比的人物，也許手下羽黨極多。

「這就是我要你練會『岳家十三式』，不准輕易施展，和不准你再上紫竹庵去的理由，你現在總明白了吧？」

南振岳含淚點頭道：「甥兒明白。」

宋鐵岩道：「你明白就好，如今劍法已經練成，此地不必再躭下去了，父仇不共戴天，但必須細心查訪，總有找到仇家的一日。以你一身所學，自然已得師父眞傳，江湖上可說到處去得，祇是你初出江湖，經驗不足，處處都得小心。」

南振岳想了想問道：「甥兒去了，你老人家呢？」



宋鐵岩道：「五年前，左夫人迫我來此之時，因爲她矢志煉毒，必須有我相助，曾把經過情形，坦白相告，我那時才知『天毒針』的名稱。

「而且左邦亮受人暗算，死狀又和你父親相似，引起我的注意。這五年來，經我仔細研究，覺得左夫人以毒攻毒的想法，實在難有勝算，最多也不過落個兩敗俱傷，反而是她先前五年，所採取的煉製解毒草藥，用以破解『天毒針』，祇是目前還沒有十分把握，祇要此藥煉成，我自會找你母子去的。」

說到這裏，忽然目注南振岳，問道：「孩子，你離開此谷之後，心中有何打算嗎？」

南振岳切齒道：「甥兒踏遍天涯海角，也非把仇人找到不可。」

宋鐵岩搖搖頭道：「談何容易？左夫人查訪了十年，尚且沒有一點眉目。」

南振岳道：「那甥兒該如何呢？」

宋鐵岩道：「自然，你找來之後，我爲了這個問題，也想了許久，才想出一條路子。」

南振岳道：「你老人家想出甚麼路子？」

宋鐵岩道：「龍門幫雄霸江湖，幫中臥虎藏龍，甚麼樣的人都有，江湖上，風吹草動，都瞞不過他們，你不妨投效到龍門幫去，也許能夠探聽到一些蛛絲馬跡，亦未可知。

「祇是東海龍王公孫敖不是易與之人，你必須處處小心，不可稍露形跡才好。」

南振岳道：「甥兒記住了。」

宋鐵岩道：「時間不早了，你早些回去吧，左夫人每天正午，入定時間較長，你在中午出谷，如能悄悄一走，不傷和氣，自是最好之事，好了，你可以去了。」

南振岳跪到地上朝宋鐵岩拜了幾拜，依依的道：「舅父保重，甥兒去了。」

宋鐵岩臉上一黯，但揮揮手催道：「孩子，你走吧，在江湖上，諸事小心……」

南振岳含淚走出石屋，不敢停留，低頭疾走，朝谷外奔去。

這時候正當二更天，山風强勁，挾着呼嘯之聲。

忽然間，幾聲喝叱隱隱傳來。

南振岳覺得奇怪，脚下加緊朝前掠去，祇聽虎婆子尖銳的聲音喝道：「你們敢夜闖九死谷，是嫌命長了！」

緊接着響起一聲金鐵大震。

另有女子嬌叱之聲，和劃空狂笑，交織一起。

果然有人闖進九死谷來，而且還動上了手。

南振岳循聲尋去，掠近一株巨松之下，一提眞氣，躍上松樹，隱住身形。

他目力極强，雖在黑夜，數丈之內，仍看得如同白晝，這時舉目瞧去，祇見虎婆子正和一個使劍的黑袍老人拚鬥得異常激烈。

虎婆子白髮飄飛，縱身急撲之際，一柄短枴左打右擊，連續攻出，枴勢奇奧，呼呼有聲，宛如怒浪擊岩一般，威勢奇猛。

那使長劍的黑袍老人臉色慘白得可怕，望去不見一點血色，除了不停嘿嘿陰笑外，並不開口說話。

但他手上長劍却是功力深厚，雙足樁椿，左右揮舞，硬打硬砸，劍劍都把虎婆子的猛攻擋開。

劍枴相接，火星齊飛。

南振岳目覩雙方幾招交手，便已看出兩人功力悉敵，一時間不易分得出勝負來，不覺轉臉朝遠處看去。

十來丈外，也有三個人在那裏動手。

一個是身形高大的黑影，雙掌開闔揮動之間，氣勢極盛，兩個使刀的，却身形嬌小，似是女子，手上雖有兵刃，但祇是仗着身法輕靈，不住的游走閃避，不敢和對方正面接觸。

南振岳隱身樹上，總因相距較遠，看不清三人面貌，但從身形看去，那兩個使刀的女子，正是春花、秋月兩婢。

另外接近山谷路口，也有四條人影捉對厮殺。

那距離更遠了，遠遠望去，祇看到起落人影，和隱約傳來的喝叱之聲，其中兩人，極可能是枯竹老人佟飛虹。

南振岳看了一陣，祇是不見左夫人露面，但闖進谷來的四個人，看去個個武功了得，自己要不要出手？

正在猶豫之際，忽聽一聲大喝，傳入耳際。

祇見和春花、秋月兩婢動手的高大人影，突然吐氣開聲，呼的一掌，猛向其中一人劈擊過去。

此人這一掌，似是運足了全身功力而發，威勢非同小可，劈空勁氣挾着一片呼嘯，勢如波濤，排山湧出。

掌風到處，驚叫乍起。

兩婢中的一人，銀刀脫手，一條嬌小人影，慌慌張張的向旁躍退數尺之遠，敢情還是被掌風餘勁拂中，連打了兩個轉身，才行站住。

那高大黑影一擊得手，轉身又是一掌，朝另一人劈去。

剩下的一個不敢和他硬對，仰身向後疾退了一丈多遠。

那高大黑影哈哈一笑，雙脚頓處，捨了兩人，縱身朝裏闖去。

「秋月快攔住他！」

敢情那個朝後仰退的就是春花，她喊聲出口，連刀帶人，一陣風似的向高大黑影撲去。

秋月連拾刀都來不及，握着雙拳，一扭柳腰，縱身急撲而上。

高大黑影口中冷嘿一聲：「丫頭找死！」

一個轉身，雙掌驟然一緊，刹那間，大袖飛舞，掌影交織，立時把兩婢圈在一片掌風之下。

遠遠看去，祇見到一團滾滾黑影，和掌影帶起的强烈嘯風之聲。

南振岳暗叫一聲「不好」，春花手上有刀，已經施展不開，秋月手無寸鐵，更是陷入危境。

心頭一急，猛提丹田眞氣，足尖在樹枝上輕輕一點，長身掠起，宛如離弦之箭，直向三人投去，口中喝道：「春花、秋月，快退下來，讓我會會他。」

秋月手無寸鐵，被敵人圈在掌下，正當危急之時，耳中聽到南振岳的聲音，不由精神一振，喜道：「南相公趕來啦！」

那高大黑影殺心已起，正待向兩婢驟下殺手。

瞥見一道人影橫空飛來，速度極快，喉頭陰嘿一聲，沒待南振岳落地，左臂忽的一揚，十餘縷細若游絲的白光，當胸打去。

春花瞧得眞切，心頭大驚，急忙高聲叫道：「南相公當心老賊暗算！」

脚尖點動，奮不顧身的向上竄起，手上單刀一記「野火燒天」，快疾無比朝對方揚起的左臂削去。

高大黑影暗器出手，左臂陡沉，大袖一揮，捲住春花單刀，朝外一抖，同時飛起一脚，朝秋月踢去。

春花猛覺手上一震，單刀脫手，人也被他袖風一拂之勢，震得直摔出去，口中一聲驚叫，隨勢飛出一丈來遠。

秋月不敢和他硬打，嬌軀滴溜一轉，斜躍開去。

這原是電光石火，一瞬間事，南振岳電射而來，身形未落，不待春花提醒，早已瞧到十數縷細若游絲的白光當胸打到，心中暗罵一聲：「此人出手，好不狠毒！」

人却不閃不讓，朝高大黑影面前疾墜而下。

十幾縷白光悄無聲息的打上他的前胸，一閃而沒。

春花、秋月都瞧得大驚失色，口中忍不住叫出聲來，但定睛瞧去，南相公落到地上，依然好好的站着，若無其事一般。

高大黑影目覩來人，明明被自已一把蠍尾針打中了胸口，竟會絲毫不傷，心頭大感震駭。

蠍尾針專破各種氣功，除非這人練成玄門罡氣一類功夫，心念電旋，立即後退半步，擧目瞧去。

這一瞧之下，發現來人竟然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小伙子，他久歷江湖，頓時明白對方身上，敢情穿着軟甲之類的防身衣靠，不怕暗器。

他那會把一個乳臭未乾的小伙子放在眼裏，方才的驚懍，不由一掃而空，陰惻惻的道：「小哥好俊的身法！」

南振岳瞧清對方面貌，也不禁怔得一怔。

祇見此人穿一身黑袍，裝束竟然和虎婆子動手的老者，完全一樣。白慘慘的臉上，不見一絲血色。

但這不過一瞬之間的事，心頭不由暗暗哼道：「這點鬼名堂，豈能瞞得過我，你們祇不過戴了一副粗劣的面具而已，自已身上，帶着的三張人皮面具，要比你們精細得不知多少。」

伸手拍拍胸前衣衫，冷冷說道：「尊駕好歹毒的暗器。」

黑袍老者狂笑道：「小哥口氣不小，接老夫一掌試試。」口中說着，右手拍出一掌，一股潛力直奔南振岳前胸。

南振岳冷笑道：「當得奉陪！」右掌立迎着朝前封出。

雙方掌勢乍接，南振岳陡覺對方那股潛力突然消失。

黑袍老者在這要接未接之時，倏然斜上半步，手臂疾落，閃電變招，一記「橫掃千軍」，攔腰擊來。

原來他先前祇是一招誘敵手法，這一招，才是他眞正功力所聚，力道奇猛，出手就劃起一股嘯風。

南振岳驟不及防，幾乎被黑袍老者强猛掌力劈中，幸虧他應變快速，左掌突翻，隨那擊出掌勢，橫躍出七八尺遠。

心頭不禁大怒，暗罵一聲：「好陰險的傢伙！」

黑袍老者一擊不中，也暗吃一驚，口中嘿然笑道：「小哥再接老夫一掌！」

身形一晃，如影隨形般追了上去，他口中雖祇說一掌，却一先一後，連環劈出兩掌。

南振岳餘怒未息，又見他陡然施襲，更是火上加油，冷笑一聲，廻過身一招「力屏天南」，硬接黑袍老者擊來掌勢。

祇聽「蓬」然一震，各自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不，南振岳堪堪接下他一掌，忽然感到又有一股强猛潛力直逼過來。

他沒想到黑袍老者是把全身力道分爲兩股，運集雙掌，先後劈出，重疊而來。

一時被那第二股力道一撞，再也站不住脚，被撞得接連後退了三步。



他身上縱然穿着師父的金猱衣，也感到氣血浮動。

黑袍老者禁不住心頭大懍，暗想：「這小子武功當眞極高，眼看他被我後發的掌力劈中，即使身穿軟甲，也難擋自己這一招內家勁力，那會毫無損害？」

他微一錯愕，立時身形暴長，縱身躍起一丈來高，黑衣鼓風，掌如奔雷，直向南振岳當頭劈落。

春花、秋月眼見南相公被他一掌震傷，心頭大急，兩人不約而同的身子一閃，搶身奔出，罵道：「無恥老賊！」

南振岳連遭暗算，不由怒火大熾，劍眉陡豎，沉聲喝道：「老賊，你出手歹毒，一再偷襲，今晚南某饒你不得。」

右臂一振，一掌迎空拍出。

祇聽蓬的一聲，黑袍老者一個高大身子登時騰空而起，震飛出三丈之外，在半空中打了一個轉身，墮落地上，張嘴噴出一口鮮血，一聲不作，雙足一頓，騰身往谷外掠去。

秋月眼看南振岳突然轉敗爲勝，（其實南振岳並沒有敗）心中大喜，急忙叫道：「南相公，別讓老賊逃跑了！」

嬌喝聲中，兩婢一攏手中單刀，急急追了下去。

南振岳因兩婢追去，一時怕她們有失，也祇好跟了下去。

和虎婆子激戰的黑袍人，經過一陣硬擋硬砸，此時業已展開反擊，劍挾風雷，盡是急攻招術！

他先前似未使出全力，這一反擊，登時把虎婆子逼得後退不迭。

這當兒，驟覩黑袍老者被南振岳一掌震飛，負傷不輕，立即捨了虎婆子，轉身朝谷口退去。

虎婆子被他一輪急攻，逼得連連招架，心頭已是激怒得火高千丈，那容他退走，大喝一聲：「你們別想活着出去！」

話聲出口，人已縱身撲起。

祇聽黑袍人冷嘿一聲，揚手打出一把金丸，朝身後撒來。

春花、秋月堪堪追到，驚叫一聲，各自斜躍開一丈來遠，春花情急之下，突然把手中單刀，振腕朝黑袍人背後打去。

黑袍人背後好像長着眼睛，連頭也不回，長劍反手一挑，單刀挾着尖嘯，筆直朝南振岳電射過來。

等南振岳發覺，刀已奔近胸口，順手一抄，接住刀柄，但因來勢勁急，刀尖突的刺入心窩。

春花瞧得心驚肉跳，口中不由尖叫了一聲。

虎婆子也是久經大敵之人，她追撲出去的身子，聽到了黑袍人彈指金丸的輕嘯之聲，立即收住向前猛衝之勢，右手短枴一轉，呼呼兩招，把急襲而來的金丸悉數擊落。

這一躭擱，再看兩人業已奔出老遠，但虎婆子那裏肯放，水泡眼精芒閃爍，虎吼一聲，依然急起直追，朝谷口奔來。

南振岳接住單刀，隨手遞給春花。

春花駭得粉臉通紅，瞧着南振岳胸前衣襟，已被自己刀鋒劃破，接過單刀，低頭道：「南相公沒事吧？」

南振岳微微一笑道：「沒甚麼……」

秋月在旁笑道：「南相公，你功夫眞好。」

兩個黑袍老人此時業已奔到谷口，正在和枯竹老人、佟飛虹搏鬥的兩人，也立即躍出戰圈，一起朝谷外退去。

枯竹老人大喝道：「尊駕報個萬兒再走。」

和他動手的黑袍人冷笑道：「武功上既未判分生死，何用報名通姓？」

這一瞬間虎婆子也追踪趕來，大聲道：「兩位快截住他們……」

也就在此時，谷口像幽靈似的出現了一條人影，晚風之中，孤影綽綽的擋住了四個黑袍人去路。

（未完・四）

**上文提要：** 沙成山與柳仙兒在樹上苦等了一個晚上，仍不見方寬厚出現，便與柳仙兒約定二更天再來。幾天來發生的事，使沙成山想不通「西陲二十四鐵騎」爲何知道他在方家集。「撥雲手」管洲等三人也來找沙成山報受創之仇，沙成山欲化干戈爲玉帛，奈何三人不答應……沙成山剛返「平安客棧」，秦百年之女秦紅來催促他，並告訴他師兄關天水被派往別處辦事……

# 彎月刀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辛 彥 五・文
可 飛・圖

坐騎臉上貼字條　激將之法罵王八

得意的，柳仙兒道：「一應你喜歡吃的全在裏面，我們再回大樹上面去，邊吃着東西，一邊細看無憂門掘寶！」

一笑，沙成山道：「東西裏面不會有毒吧？」

柳仙兒柳眉倒豎的叱道：「看你，又錯怪好人了！這時候我會害你嗎？」

兩個人對望着笑笑，沙成山推窩掩門，二人刹時便躍出客棧外，從暗巷走出鎮外！

天上雲掩月，地下人無影，沙成山與柳仙兒又攀上了那棵高大的槐樹上面，居高臨下，就等看熱鬧了！柳仙兒取出吃的，先送給沙成山道：「餓了吧，我陪你吃！」

果然，她把醬肘子撕開來，又把鮮肉包子分了幾個給沙成山，把一袋酒揚一揚，道：「我也把酒帶來了！」

沙成山睡了一天，這時也眞的餓了，他相信柳仙兒不會害他，因爲每樣東西都是柳仙兒先吃！

沙成山與柳仙兒面對面的啃着手上的東西，柳仙兒不時的把自己手上的東西往沙成山嘴巴裏送着！

沙成山也不客氣，來者不拒，照吃不誤！

就在二人一陣逗笑裏，沙成山猛然一怔，道：「來了！他們來了！」

隱隱的，遠處出現了火把，火把越照越亮，刹時間便到了凶宅前面！

不錯，仍然是「無憂門」的人，而且來的似乎比上兩回還要多！

花滿天已在下面高聲指揮起來：「快動手，今夜一定要把東西找出來！」

於是，凶宅之中又響起一片叮咚掘地聲，沙成山不由得爲那麼一棟大宅子而可惜不已！

方寬厚如果平安的辭官回鄉，過着太平日子，那會發生此種事情？一念之貪害了他一家，不知方寬厚此時是否在後悔不迭，還是得意忘形？

三更天剛過，遠處傳來鐵蹄聲，沙成山仰起頭看過去，西陲二十四鐵騎飛一般的到了廣場上面！

「無憂婆婆」花滿天迎上前去，道：「還以爲你們走了？」

「鐵脚寡婦」孔二娘的聲音道：「要走，也得提着沙成山的人頭才能走，花門主，你們可曾打聽出姓沙的下落？」

花滿天立刻笑道：「不錯，我們已經打聽出姓沙的下落了！」

一邊，「快刀」閻九子急問：「你們怎麼打探到的？」

一笑，花滿天道：「本來我還正爲這件事發愁，直到天黑，才出現個美艷姑娘，她說沙成山就住在



方家集的平安客棧。

「孔當家，你們可以去平安客棧找他了！」

嘿嘿尖聲怪笑，孔二娘道：「高明，他竟然如此大膽的就住在鎮上，果然最危險的地方最安全，是我們忽略了！」

「快刀」閻九子摸摸失去的一隻耳朵，厲聲道：「當家的，我們去宰活人！」

祇見「鐵脚寡婦」孔二娘手臂一揮，吼道：「走！兄弟們！」

西陲二十四鐵騎來如電去如風，刹時間便消失在夜色裏，從雷一般的蹄聲裏，可以斷定是往方家集去了！

半晌未開口，沙成山怔怔的看着遠方！

柳仙兒也未說話，便吃的東西也收起來！

低頭望向凶宅那些被推倒的斷牆，沙成山道：「柳仙兒，妳以爲是誰把我住的地方告訴了無憂門的人？她的目的又是甚麼？」

柳仙兒忙解釋道：「至少這個傳話的人不是我，沙成山，你可不能疑心到我的身上來！」

沙成山道：「我相信妳不會，至少在方寬厚未出現，寶物仍然成謎的情況之下，妳不會坑我，但，這又會是誰？」

沙成山實在想不透，便柳仙兒也難以猜出是誰會把沙成山的行踪說出來！

兩個人在樹上相對無言！

半晌，柳仙兒道：「沙成山，平安客棧你是不能再住了！」

沙成山冷冷道：「我仍然不會離開方家集。」

點着頭，柳仙兒道：「這一點，我信得過，你不會放過方寬厚的，是嗎？」

就在這時候，凶宅前面傳來花滿天的咒罵聲，道：「姓方的絕子絕孫，難道他已經把東西毀了？如果眞的毀了，我無憂門便祇有聽命於人了。」

是的，凶宅如今眞的翻了個身，連前面的十二層台階也被掀開來，所有的高牆已倒，便圍牆也不能倖免。

無憂門的人已聚在廣場上，無憂婆婆咆哮着：「我不甘心，我無憂門絕不輕言放手，高護門呢？」

來個大漢走近花滿天，道：「請門主吩咐！」

花滿天忿怒的道：「你留下來，我回去之後，立刻再命三人趕來這裏與你會台，一定要找出東西下落，否則你四個人就別再回去了！」

她話甫落，姓高的立刻施禮，道：「門主，我就住在平安客棧，我們的人可以到那裏去找屬下。」

花滿天怒沖沖的一頓金杖，道：「就這麼說定了！」

無憂門的人刹時盡數退走槐樹坡。

大樹上面，沙成山正要躍下地面。

柳仙兒笑笑，道：「折騰一夜，一時間你也沒有好去處，乾脆且先到我住的地方歇歇吧！」

沙成山望望天空，眨着雙目，道：「看來也祇好如此了！」

柳仙兒滿臉笑容的道：「那好，我們快走吧！」

沙成山跟着柳仙兒來到一個小村子裏。

這村子在方家集東面，說是小村子，實際祇住了三戶，其中祇有柳仙兒住的這一家是個四合院。

她沒有叫門，與沙成山是翻牆進去的，靠西面有間廂房，柳仙兒輕輕推開門，自己當先走進去。

她點亮了桌上油燈，回眸一笑，道：「是我花二十兩銀子租下的，爲了方便辦事嘛！」

笑笑，沙成山道：「床倒是夠大的！」

柳仙兒未開口，她緩緩替沙成山解扣子，邊笑道：「你睡，我坐着，不擾你了！」

沙成山搖頭，道：「那怎麼可以？還是妳先睡，我打坐也是一樣！」

柳仙兒俏媚的笑道：「我們在大樹上一連兩夜都是我睡覺，這一回你一定要好生睡一覺，也許……也許遇上西陲二十四鐵騎，免不了一拚呢！」

柳仙兒的話提醒了沙成山，是的，即算不遇上二十四鐵騎，也許他還會遇上別人，既然有人找來，自己總不能當烏龜，縮起脖子不露面。

掀開大棉被，沙成山也不再客氣，裹住身子便睡下來，燈光朦朧，美人就站在旁邊！

沙成山閉上雙目，但他在一陣心悸裏睜開右眼，柳仙兒仍然站在床前沒有動。

沙成山張開雙眼：「妳怎麼不睡？」

柳仙兒臉上泛紅，嬌艷的一雙眼珠子溜溜轉動，道：「你也沒睡着嘛！」

沙成山一笑，道：「妳這樣站在我身邊，我又如何睡得穩？」

柳仙兒忽然咭的一聲媚笑，道：「沙成山，我有辦法叫你我二人入睡，來，喝一口酒吧！」

她立刻取過酒袋遞向沙成山，道：「你喝幾口，我也喝幾口，酒這東西最是靈光，喝了就很快的睡着了！」

直起身子，沙成山連連喝了三大口，抹抹嘴巴，又把酒袋遞給柳

仙兒，道：「喝完了你睡另一邊。」

柳仙兒捧起酒袋喝了一大口，她目迷十色的把酒袋擲在桌子上。

沙成山已閉起眼睛準備呼呼大睡了，然而他却突然心跳加快……

一個心跳加快的人是無法入睡的，不論這人的定力再高明，也難以成眠！

非但心跳加快，而且有些煩躁。

沙成山變了，他變得有些飢渴，雖然，在他的心靈深處仍然有一點靈光，但那微弱的一線曙光又怎能抵擋火山爆發似的內腹燃燒？

如豹似的雙目直視着床邊的柳仙兒！

柳仙兒沒有動，她面頰桃紅，雙目似要落淚，櫻桃似的小嘴在抖顫着，光景如處水深火熱之中似的！

沙成山嘴巴緊閉，雙目噴火，他仍能自恃着不有所行動，還眞令人大出意料！

柳仙兒却笑了，眨着眼笑道：「你怎麼叫我睡另一邊？我不要！」

沙成山的手自被窩伸出來，鼻息濃重的道：「隨妳吧，柳仙兒，祇要妳高興！」

慢慢的，柳仙兒解除衣衫，慢慢的在解着！

沙成山的眼都直了——女人那有如此白嫩的？

直到……直到沙成山看到柳仙兒別過身去，沙成山更看到了柳仙兒的粉背。

柳仙兒不敢正面對着沙成山，當然有原因。

如此的氣氛，如此的光景，柳仙兒絕對不能叫沙成山看到她的胸脯上刺的那隻毒蜘蛛——那隻醜陋得嚇人的毒蜘蛛！

沙成山發出「啊」！

柳仙兒知道沙成山已口乾舌燥，因爲她太瞭解男人了，就如同她瞭解自己一般。

柳仙兒早已看出沙成山的變化，那種原始的變化，如果她此刻穿衣走人，說不定沙成山還會跪地求饒。

緩緩的，柳仙兒在掀着棉被，她低聲細氣的問：「沙成山，我可以進去嗎？」

沙成山猛的一瞪眼，還眞嚇了柳仙兒一大跳。

沙成山是男人，他已體會到自己心跳在加快，呼吸也急促起來，連着口乾舌燥臉皮發燙。

雖然，他心中明明知道這種情形是從來未曾有過的現象，即使有一回同丘蘭兒在一起也未曾如此這般過，他還是難以控制自己。

他剛剛的猛一瞪眼，便是他拚命自制的反應。

是的，他的心志並不迷失。

柳仙兒的人就站在他的身邊，甚至柳仙兒的話句句如巨杵般敲進他的心坎裏，沙成山的臉都漲紅了。

柳仙兒顯然也看出沙成山身上這些變化，還有一些要命的自制。

俏麗的低下頭，柳仙兒道：「偉大的大男人啊，沙成山，何不表現出你眞正的偉大？燃燒着自己却照不亮別人，何苦呢？」

像個洩氣的皮球，沙成山的凶焰在萎縮，在熄滅，代之而表現的是嘴巴噏合與舌舐嘴唇！

柳仙兒太瞭解沙成山這種表情了，男人在飢渴的時候往往便是這副饞貓似的模樣。

柳仙兒慢慢的掀開棉被，猛古丁一聲淺笑，像條溜不里脊的泥鰍般滑進了被窩裏，輕靈、巧妙，還多少帶着點可笑的意味。

泥鰍是不容易被捉住的，可是柳仙兒那光滑如油膩的身子一旦鑽進被窩，却變得柔軟與溫暖起來。

沙成山咬着牙暗中罵了一句：「娘的老皮，這是怎麼了？」

罵，代表他無法應付這時候應有的反應，心中在罵，他的雙手却不聽大腦指揮，彷彿他的身與心已經分了家，各幹各的了！

沙成山猛古丁摟緊被窩裏的「泥鰍」，張開大口似要吞下柳仙兒——眞夠野蠻的！

眞奇怪，柳仙兒對於沙成山的粗野反應倒發出咯咯笑，笑得沙成山一身冒火。

忽然間，「彭」的一聲響，半截磚頭自窗外砸進來，磚頭挾着呼嘯，直往床上飛來，勢子又急又快。

沙成山剛剛雙手摟住柳仙兒，見飛磚來勢强勁，眞怕砸中柳仙兒，他猛的肚皮上頂，柳仙兒平飛三尺高，便棉被也被她帶起半空中！

沙成山並沒動，右手輕撥，那塊磚頭便自他與柳仙兒之間飛砸在牆上，發出一聲「咚」！

眞夠快，就在柳仙兒自三尺高空落下來的時候，沙成山已自後窗穿出去。

柳仙兒恨得在床上猛踹雙脚，忿怒的罵道：「這是那個缺德鬼來搗亂，可惡！」

沙成山撲出後窗，衣衫已穿在身上，遠處正有一條人影往西南奔馳，速度之快令沙成山吃一驚。

雖然沙成山的背上仍有些痛，但他必須要追上那人。

因爲這個突施暗襲的人一定認識自己，否則，又怎會在那種要緊時刻來那麼一磚頭？

已經距離方家集十餘里了，前面一座山坡，奔馳的黑影業已看得



十分清楚，是個女子！

是的，東方已泛白，寒霜舖地可見，沙成山惹非受傷，也許早已追上那人了。

突然，奔跑的女人停下來，但却並沒回頭。

沙成山喘着氣追到女子身邊，道：「妳是誰？」

那姑娘猛回頭，沙成山一怔，道：「秦姑娘，怎麼是妳……」

是的，這女子正是秦百年的女兒秦紅。

冷冷的，秦紅道：「沙成山，我爹出銀子叫你辦事，事情未辦好，你就和一個蠻女在搞七捻八，太令人失望了。」

沙成山楞然無言以對，半晌，他重重的道：「秦姑娘，妳也認識柳仙兒？」

秦紅冷冷的道：「冷若冰跟了我爹幾年，我曾見過這女子上我家門，直到她們露出狐狸尾巴而離開虎躍山莊。

「沙成山，你同這女子勾搭，不怕她坑你？眞是自掘墳墓！」

沙成山猛搖着頭，道：「我想起來了，柳仙兒給我喝的酒一定動過手脚，否則我也不會……」

冷笑，秦紅道：「沙成山，你該不會同柳仙兒認眞吧？」

沙成山一聲苦笑，道：「我同她認眞？哈……」

臉色仍然寒寒的，秦紅道：「那就好，逢場作戲，男人嘛，總是免不了的，沙成山，千萬不能玩眞。」

怔怔的，沙成山直視着秦紅，心中思忖，她怎麼如此對自己說話？我的行動她爲何如此關心？

緩緩的轉過身子，秦紅道：「我走了，希望你早早把我爹的東西找到，別忘了，虎躍山莊備下十萬兩白銀，等着你去拿了。」

笑笑，沙成山道：「秦姑娘好走，祇要我拿到東西，立刻快馬加鞭的送上虎躍山莊！」

回頭，秦紅神秘一笑，道：「有那麼一天，我會親自敬你三大杯，嘻！」

顯然一語雙關，沙成山難以猜透秦紅話中含義，怔了半晌，忽見秦紅又匆匆的走回來了。

沙成山立刻迎上去。

秦紅大方的按着沙成山左臂，道：「沙大俠，我倒忘了告訴你，暫時你別回方家集，因爲四更天的時候，有一夥人物打開平安客棧的門要殺你，他們個個凶殘，平安客棧被他們砸得一塌糊塗。」

冷冷的，沙成山道：「原來秦姑娘是爲了這件事才跟踪到柳仙兒的住處，我便老實對秦姑娘說，今夜我也是爲了不與那批人物碰面，才暫時去柳仙兒住的地方，祇是……祇是……」

一笑，秦紅臉頰赧然的道：「沙大俠，眞是對不住，不該一磚頭砸散一對……一對……」

秦紅低下頭沒說下去。

沙成山坦然一笑道：「一對野鴛鴦，對吧？」

秦紅露齒一笑，道：「難道不是嗎？」

她顯得俏皮的又道：「沙成山，潔身自愛，千萬別令我爹失望。」

她話聲落，立刻回身奔馳而去，再也沒有停留下來。

沙成山楞然不知所以，因爲秦紅的話令他不敢深思。

天空中飛來一隊雁，一大早雁兒結隊南飛，意味着天氣的轉變，是的，初冬就要降臨了。

沙成山繞道走回柳仙兒的住處——僅有三戶的小村子裏。

奇怪，這兒的人並不去問一聲，大人小孩沒有人對沙成山打招呼，甚至他們表現得好像沙成山的人並不存在模樣。

沙成山便想同這些人打個招呼，但見人家轉身而去，也就祇好一聲苦笑。

沙成山推開門走進屋子裏，柳仙兒伸出雙臂——白得不能再白的嫩臂，俏皮的打着哈欠，道：「追上那個搗蛋鬼了嗎？」

沙成山苦笑道：「追上了！」

柳仙兒又問：「你可是殺了那人？」

搖搖頭，沙成山道：「我感謝她……」

撐起上身，柳仙兒眨着美眸，道：「感謝？你甚麼意思？」

沙成山往床邊坐下來，道：「她沒叫我糟蹋了妳，難道不該謝謝她？」

柳仙兒不悅的道：「這個人你一定認識，沙成山，他是誰？」

沙成山毫不隱瞞的道：「秦百年的女兒，秦紅！」

咬咬牙，柳仙兒道：「這個鬼丫頭，我見過她幾次……」一陣沉思，柳仙兒道：「沙成山，秦紅這丫頭喜歡上你了。」

沙成山搖搖頭，道：「胡說八道，她怎會喜歡一個流浪漢，便秦百年也不會同意。」

柳仙兒咭的一聲笑，道：「既然不把希望寄託在將來，沙成山，那就把握現在吧！」

她話聲甫落，一手撩起棉被，她那大半個光溜溜的身子已露出來，像個石膏美人，祇是這個石膏美人會動，而且動起來還眞逗人。

沙成山就好像忽然觸了電一樣，吃驚的看着她：「經過了剛才的一番折騰，妳依然興趣濃厚？」

柳仙兒以動作代表行動，翻過

身子一陣扭動。

就在這時候灰暗的小屋子裏更黑暗了，因爲一張棉被連沙成山的頭也幪起來。

誰也不知道那張海浪般的被子裏發生些甚麼事?

* * *

沙成山離開小屋子的時候，他清楚的告訴柳仙兒——他要回平安客棧一趟，雖然柳仙兒攔住不要他走，但沙成山說得很清楚:「如果沙成山躲起來，沙成山便不是沙成山了。」

柳仙兒却急急的問:「今夜你還去嗎?」

點點頭，沙成山道:「如果沒有意外，我會去槐樹坡!」

柳仙兒重重的道:「意外?你會有甚麼意外?」

笑笑，沙成山道:「我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却無法支配上天的造化，刀是鋒利的，鹿死誰手多少還得賭一賭各人的造化。」

他沉重的又道:「柳仙兒，這就是我從不小覷任何一個敵人的原因。」

柳仙兒笑得十分勉强的道:「所以你能活到今日。」

沙成山苦笑一聲，回頭便走。

柳仙兒追上去問道:「你的傷……」

沙成山回頭一聲乾笑，道:「連妳也關心起我來了?柳仙兒，妳是眞心的嗎?」

柳仙兒咬咬唇，道:「如果你不幸被殺，我會拚死爲你報仇!」

寒寒的一笑，沙成山道:「就爲了一次綢繆燕好?」

柳仙兒毫不考慮的道:「難道你不加以珍惜?沙成山，你……」

一笑，沙成山道:「怕令妳失望了，柳仙兒，我們終還是有仇，妳能對於我殺死百毒門二公主而釋然?」

柳仙兒怔怔的道:「我不是聖人，我沒有忘記，但至少現在我們還是朋友，也是好朋友，對吧!」

沙成山笑呵呵的道:「所以我在這段日子裏也很放心的跟妳在一起。」

柳仙兒緩緩自懷中取出一個黃色小盒子，她托在手上對沙成山笑道:「沙成山，如果我不把你當成自己知心朋友，你早就被這東西毒死。」

沙成山一驚，柳仙兒忽然發出低沉的聲音，左手緩緩的把盒蓋掀開來。

沙成山的眼睛都直了，那是含着驚嚇的反應。

柳仙兒口中沉叫不斷，盒子裏面，一隻巴掌大小的毛蜘蛛，便隨着她的沉叫，快速的轉動着毛毛的身子。

沙成山第一次看到如此毒又大的蜘蛛，他頭皮發麻的沉聲道:「柳仙兒，收起來吧，毒物雖毒，也難敵我的『銀鍊彎月』，我不希望有一天這東西死在我手。」

柳仙兒嘆口氣，道:「沙成山，我也不希望有那麼一天，眞的，沙成山，如果你與我合作，就讓我們一起回苗疆吧!」

沙成山搖搖頭，道:「怕要令妳失望了，柳仙兒，妳歇着，晚上老地方我們再見面。」

於是，沙成山走了。

柳仙兒却在銼着一口貝齒。

* * *

沙成山繞過槐樹坡順着那條直的大道，邁着四方步走入方家集。

就在他剛剛走上平安客棧的台階上，年輕的伙計已喘着大氣迎上來，道:「我的老媽呀，你可回來了。」

沙成山重重的道:「怎麼，有事嗎?」

此刻，便平安客棧的掌櫃也走過來，道:「客官，昨晚你到甚麼地方了?」

拉過椅子坐下來，沙成山道:「甚麼話也得等我吃飽了再說。」

掌櫃的立刻命伙計送上酒菜，自己却拉過一張椅子坐在沙成山一邊，小聲道:「客官，你可知道昨夜四更天來了甚麼人?」

沙成山淡淡的道:「關我甚麼事?」

掌櫃的指着後面馬槽，道:「怎麼不關你的事?等你吃飽喝足，快到馬廄看看便知道了。」

沙成山吃着酒菜，笑笑道:「可是有人打我那匹馬的主意?」

一邊的伙計立刻道:「不是打你馬的主意，客官，我就細說給你聽吧，昨夜忽然來了二十四個騎馬的。

「其中有個大脚女人最是凶狠，她一脚踢開大門走進來，指名道姓的要找你。

「客官，那女人發覺你不在，還以爲把你嚇跑了，她就寫了一張紙條貼在你騎的那匹馬臉上，惡狠狠的對我們說——誰要撕掉她貼的紙條，必殺他個鷄犬不留，爺，吃飽喝足你快過去看看吧!」

沙成山冷冷的站起身來，道:「他們砸壞你們甚麼沒有?」

掌櫃的搖搖頭，道:「東西倒沒砸爛甚麼，吃的喝的弄走不少。」

笑笑，沙成山道:「全算在我的帳上。」

掌櫃忙搖手，道:「他們對你不懷善意，再說又不是你吃的。」

沙成山一笑，道:「死人是不會付帳的，且領我去馬廄瞧瞧。」



年輕的一個伙計走在前面，沙成山問:「這些人走多久了?」

沙成山的話甫落，年輕伙計右臂一抬，指天劃地的道:「那些人宛如一陣狂風雷雨，去似雨過天晴，聲勢嚇人，此生僅見。」

沙成山笑笑，道:「眞有那麼大的氣勢?」

年輕伙計口沫橫飛的道:「不信你問街坊的人，沒一個敢開門走出來瞧。」

二人到了馬廄外。

伙計已經指着沙成山的黃驃馬，道:「你看，馬頭上貼的一張字條，娘的皮，他們就能想出這種絕招。」

伙計一頓，走過去又道:「我看是激將法，爺，你最好別理會，騎上馬走人，走得越快越遠也愈是安全。」

沙成山沒有說話，他走上前去，先拍拍幾天沒見的心愛坐騎，然後伸手撕下馬臉上貼的字條，雙眉緊皺的唸道:「土地崗上候駕，不來是王八!」

沙成山一把揉碎字條。

一邊的伙計道:「爺，這已經是第二次了，這些人罵人是王八，算甚麼嘛!你……千萬別上這種當。」

沙成山笑笑，道:「人的名兒，樹的影兒，你願意把自己的名字註上王八二字嗎?」

伙計一楞，沙成山已翻身跨上黃驃馬，伸手輕輕搔搔馬背上的鬃毛，沙成山似又自言自語的道:「老伴，看來今日可要看你的了。」

沙成山騎馬奔馳出客棧外。

掌櫃的高聲道:「客官，你在我店裏尚寄放着二百兩銀子，你要是……要是……不回來……」

猛的調回馬頭，沙成山臉上那股子煞氣，金剛怒目的嚇了掌櫃一跳，幾曾見過沙成山這副模樣?

便兩個併肩站在台階上的伙計也不約而同一哆嗦。

沙成山一聲冷哼，道:「炒四樣最好的熱菜，把你店裏最好的酒抱出一罈，且等我回來痛飲。」

伙計期期艾艾的道:「要是……要是你……」

臉色寒寒的，沙成山道:「要是我回不來，是嗎?很好辦，所有的銀子全是你們的了，當然酒菜也由你們去享用吧!」

沙成山騎着馬走了。

他走得十分平靜，宛似一個心平氣和的人去野外溜馬似的。

方家集南面的土地崗相當荒涼，這裏除了半人高的野草之外，連棵大樹也沒有。

這裏相距方家集十一里，也有人叫這兒是「十里崗」。

崗頂上有一座土地廟，一座小得不能再小的土地廟，人可以坐在廟頂上雙脚還沾着地上。

遠遠的，沙成山便看到一羣騎馬的在土地崗上面。

這些人皆是黑色勁裝，頭紮黑巾，他們左手牛皮盾，右手大馬刀，模樣兒宛似山東響馬。

他們不是響馬，而是西陲來的二十四鐵騎。

憪憪的坐在黃驃馬上，冷冷直視着前面，野草已泛着枯黃，馬走過去發出「沙沙」響聲。

響聲也在沙成山的心中響着，令他感觸到無盡的哀傷。

山崗上面的人在移動，當然是因爲沙成山的來臨才令他們開始移動。

此刻，沙成山已經到了土包似的山崗上面，他沒有開口，雙眼幽邃裏直視着一個大脚女人。

那個一隻大脚丫子踩在土地廟頂上的大個子女人。

有個人往沙成山走來，這個人沙成山認識，正是「快刀」閻九子。

笑笑，沙成山仍然沒開口。

「快刀」閻九子沉聲道:「沙成山，我們又見面了。」

沙成山淡淡的道:「可惜都是在極端不愉快的氣氛下見的面。」

「快刀」閻九子摸摸自己的右臉頰，道:「一刀之賜，沒齒難忘，沙成山，對於一個破了相的人而言，失耳之恨，終生難忘。」

臉無表情，沙成山道:「對付我一人，閻二當家的，你有些小題大作了。」

猛的一聲尖叱，「鐵脚寡婦」孔二娘道:「沙成山，你很有膽識，單人獨騎的趕來了。」

沙成山嘴邊一咧，道:「不來成嗎?誰願意當王八?」

孔二娘提着馬刀走近沙成山，冷哼一聲，道:「聞得你也有嗜殺狂，這正合我孔二娘的胃口，沙成山，我是來滿足你胃口的。」

沙成山重重的道:「錯了，我否認自己有殺人狂，不過我很懂得用刀，用刀的藝術在於給敵人一個痛快。」

「孔二娘，妳又是如何用刀?」

桀桀一聲怪笑，孔二娘戟指沙成山，對身邊四週的黑衣大漢們梟叫道:「你們聽聽姓沙的這種口氣，他奶奶的，越來越有些喜歡他了。」

沙成山淡淡的道:「妳還沒說出妳如何操刀殺人，孔二娘!」

「鐵脚寡婦」孔二娘吃吃一聲笑，道:「那得看是在馬上?還是在地上，如是馬上，我們二十四位兄弟們人人有份，不論敵人多寡，必殺得此人臂斷頭落祇剩下一副骨架爲止。

「如是地上搏殺，我們便一陣

亂刀砍，直待此人變成肉醬一團，沙成山，你會馬上就知道的。」

「快刀」閻九子哈哈笑道：「沙成山，且莫有失你大鏢客的威風，那將貽笑大方，令許多人失望。」

沙成山淡然的一哂，道：「我永遠是個滿足別人的君子，閻二當家的，關於這一點，我絕不會令你失望！」

「快刀」閻九子嘿嘿笑道：「沙成山，一旦動上手，我先摘下你的雙耳，我要當面叫你看着我嚼碎你的雙耳當點心吃！」

沙成山有些病懨懨的道：「那味道一定特殊，閻二當家，以牙還牙你應該如此，不過，我在想……」

沙成山望向孔二娘！

「鐵脚寡婦」孔二娘沉聲道：「你的時間已不多，有屁就快放！」

沙成山沉聲道：「我以爲你們西陲二十四鐵騎不祇是爲了找我報那一刀去耳之仇而趕來方家集，你們必然還有別的陰謀！」

孔二娘重重的哼了一聲，道：「就算是吧，這已與你無關了！」

一笑，沙成山道：「敢情也想插手爭奪『武林老爺』秦百年遺失的兩件武林至寶？」

閻九子望了孔二娘一眼，冷沉的道：「這個王八蛋，一語中的，當家的，我們留他不得！」

笑笑，孔二娘道：「沙成山，你是如何猜到的？」

沙成山淡然的道：「十分簡單，要找我報仇太容易了，又何必千里迢迢的趕來方家集？而且……嘿……」

孔二娘一臉殺氣的道：「你還笑得出來？」

沙成山接着聲音一沉，又道：「你們找我爲名，奪寶是實，很巧，我正在此地，殺了我也除掉一個障礙，孔二娘，難道不是？」

仰天一聲刺耳尖笑，孔二娘道：「就是如此！」

深陷的雙目中有一抹悲哀的神色閃動，沙成山道：「西陲二十四鐵騎在武林中獨樹一幟。

「可惜惡名昭彰，失却人性，這原與我無關，但是既然找上我，沙成山也祇有接下你們的挑戰！」

「快刀」閻九子立刻對孔二娘道：「當家的，何必再多費唇舌，動手吧！」

孔二娘伸手一攔，道：「不，我們人多勢衆已佔盡優勢，如何交手，就由姓沙的選定了！」

她猛地提高聲音，道：「沙成山，你選擇個死亡之路吧，是馬戰？還是地上搏鬥？」

她一頓又冷沉的接道：「我希望你選擇地面搏鬥，因爲我的弟兄們可是馭馬能手，我不希望在三五回合之中就把你摞下馬，那多令人掃興！」

沙成山有氣無力的道：「這個妳不必顧慮，孔當家的，我素來的習慣是——殺人或被殺，求的都是乾淨俐落！」

孔二娘咧開嘴巴笑道：「眞可惜，如果你是我的人，那該有多好！祇可惜……」

「祇可惜我不是，是吧？」沙成山仍然坐在馬上，又道：「甚麼話也是多餘的，孔二娘，你們上馬吧！」

「好！」孔二娘尖聲大叫：「沙成山，我爲你的豪氣干雲而喝采，你是我所遇到的最可尊敬的敵人！」

她大吼一聲：「上馬！」

二十四把大馬刀宛如一片刀林，孔二娘指着土地崗又高聲道：「沙成山，我們就在這上下範圍內搏殺，希望你能有始有終，而不會落荒而逃！」

沙成山雙目中閃動着隱隱的血光，他的聲音却又十分平淡的道：「孔當家的，我們就這麼說定了！」

「哈！」二十四匹西陲來的怒馬，利時間形成一條線，飛一般的撲到山崗下面，就在山崗下面勒住馬。

「鐵脚寡婦」孔二娘一聲怪叫，道：「殺！」

沙成山仍然未動，但他却看着從山崗下面刀輪也似的往山崗上衝上來的黑衣大漢們的大馬刀盡在頭頂上盤旋不已，冷芒激射，狂焰四濺，馬蹄聲挾着利刄破空發出來的窒人「咻」聲，果然有着撼天動地的威勢！

眼看着孔二娘的西陲二十四鐵騎就要衝到沙成山面前了，第一騎的馬上面，「快刀」閻九子已狂吼着：「沙成山，納命來吧，我的兒！」

閻九子的刀勢眞快，連沙成山也看不清他的刀勢指向何方，而一個跟着一個衝來的黑衣騎士，個個狂吼如雷！

於是，沙成山由靜而動，猛古丁一聲怒喝：「走！」

他「走」字出口，人已離開雕鞍騰空而起四丈有奇，他座下黃驃馬便一聲長嘶貼着衝上來的二十四騎往山崗下面衝去！

如果以爲沙成山要逃走，那便大錯特錯了！

祇見「銀鍊彎月」便在他拔空而起的瞬間激射出無數寒芒。

「銀鍊彎月」竟然在他的身子下方佈成一片耀眼的寒刄，雷電交加也似的從二十四鐵騎頭上半丈之地越過去。

宛似沙成山駕馭着一片寒星般！



金鐵撞擊聲中，包含着由尊貴而變成卑賤的血雨，人肉的拋飛與哀號之聲，永遠是相映成趣的。

大馬刀有七把已拋落在草地上，五個黑衣大漢正雙手捂着脖子，而鮮血照樣的往外面流！

沙成山並未落在地上，他那反力道的空中一連十八次狂翻怒滾裏，忽的一下子又坐到他那匹奔馳向山崗半途的黃驃馬背上！

回頭望上山崗，沙成山未開口。

「快刀」閻九子捂着臉頰拍馬迎往臉色泛青的孔二娘，急急的道：「當家的，妳可會受傷？」

惡毒的回頭望向山坡，孔二娘怒道：「這個可惡的畜牲，我非殺了他不可！」

沙成山淡淡的道：「孔當家的，妳本來就是要殺我的！」

高聲怪叫，孔二娘道：「沙成山，我們仍有再戰之力，這一次你可要小心了！」

沙成山淡然的道：「我一直在小心着，孔當家的，妳出點子吧，沙成山總會令妳滿足的！」

孔二娘低聲問閻九子：「我們傷了幾人？」

閻九子沉重道：「七個，其中五人失去戰鬥力量了！」

孔二娘果然是女中丈夫，她立刻吩咐：「七個人到一邊裹傷，餘下的分成三路，包抄截殺，我不信他一個人能應付三方面的撲擊！」

閻九子低聲道：「當家的一邊指揮，我與兄弟們兵分三路！」

緩緩的，沙成山騎馬又上到山崗上，他仍然坐在馬背上，懨懨的低頭望向那座土地小廟。

祇見土地公一臉灰塵，却仍然一副笑呵呵的模樣，給人一種親切友善與關懷的感受，然而這些又不適合眼前的人，因爲另一回合的擊殺就要展開了！

不錯，每一邊五個大漢，他們撥馬三個方向，孔二娘已高聲怪叫道：「覷準了下手，可也要防着這小子的怪刀！」

那面，閻九子一聲暴喝，道：「兄弟們，殺！」

「殺！」眞是一呼百應，土地崗上面荒草披靡，勁風狂飆，三方面的騎士揮動着大馬刀直往沙成山衝殺過來！

沙成山仍然沒有動，他甚至還發出一聲無奈的怨嘆，臉上冷酷得有些嚇人，「二閻王」便是這模樣！

就在三方面的怒馬圍衝而來的刹那間，沙成山怒吼如雷的道：「寒江月刄！」

祇見在他面前，忽然間生出一座銀光閃閃的刀山，冷芒已把他嚴密的包含在其中！

於是，空氣中爆發出好一陣密集的金鐵撞擊聲，便在這撞擊不斷的刺耳聲裏，有幾匹壯馬已往地上翻滾起來！

十五把大馬刀有一半拋飛上了半空中，血雨便也隨着刀落而灑下來！

黃驃馬就在沙成山的兩邊大腿上各中一刀之下，前蹄猛然人立而起，後腿一蹬，便往山崗下衝去！

怒馬到了山崗下，沙成山方才勒住馬，他回頭上望，聲音鏗鏘的道：「孔二娘，可有興趣再玩下去？」

雙手叉腰，孔二娘怒罵道：「沙成山，你最好快找地方躲起來，我會找你的，那時候我必剝下你的皮，我說兒！」

沙成山笑笑，道：「如此，今天就到此爲止了？」

閻九子托着流血的右臂，大罵道：「你娘的，沙成山，我們的仇越結越大了，你等着挨宰吧，我的孫！」

沙成山輕搖着頭，一個失敗者難免會歇斯底里的大聲吼叫一番，江湖上不少單憑一張嘴皮子混日子的人！

沙成山緩緩的走了！

他的背傷又在撕裂着他，如今再加上腿傷，他要先找個地方把傷養好了，因爲各路人馬集中方家集，越見多了。

方家集人越多，方寬厚便不敢明目張膽的走出來，自己又何必再去找他？

沙成山看來是往方家集去的，便山崗上的孔二娘也以爲沙成山又回到方家集了！

於是，她凶狠的沉聲道：「二當家，快把人馬調整好，再遇上姓沙的，我們得動動腦筋了！」

閻九子忿怒的罵道：「這個王八蛋，竟然一出手就是那招令人難防的『寒江月刄』，這是我第二次見這小子使用！」

冷冷一笑，孔二娘道：「我有辦法收拾他，你等着瞧吧！」

遠處，沙成山繞過山坡，便立刻往二百里地遠的沙河馳去，他的腿上兩刀實在不輕，所幸黃驃馬極通靈性，帶着他一下子便到了山崗下面，便孔二娘也未看出沙成山已傷得難以行動了！

不錯，沙成山絕對不能夠再找上柳仙兒那裏去，雖然柳仙兒對他有了轉變，然而沙成山仍然不敢信賴她！沙成山離開方家集，這對於柳仙兒產生無與倫比的打擊，因爲她要利用沙成山對付方寬厚，更要利用沙成山對付「無憂門」。

如果沙成山走了，柳仙兒連方寬厚一人也難應付，何況方寬厚的兩個師弟也在方家集附近潛伏着！

（未完・十二）

## 上文提要：

徐元平阻止楊文堯踢死棺材裡走出來的半裸女子，險被楊文堯暗算，驚怒中失口說出「達摩三劍」，易天行急追問究竟……十一具密封的棺蓋大開，走出十一個手抱各種樂器的女子，徐元平左胯被針扎了一下……紫衣女等人出現，建議聽她的指令行事，她也對造此古墓之人的才智欽佩異常。面對生死存亡，易天行改變初衷，暫把個人恩怨拋開……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 玉釵盟

絕代雙嬌古墓殞 陰謀被揭下重手

徐元平道：「我要向易天行討回他的屍體，如若能夠出這古墓，我要修築喪廬，以存放他的屍體。」

上官婉倩道：「他本是隱跡於山林間的奇士，為了你而牽入江湖的恩怨之中，落得個慘死下場。」

徐元平黯然接道：「你為我服下奇毒，施恩重過那毒老前輩。」

上官婉倩道：「我心存私情，想和你常聚一起，但那毒老人却是一無所求，怎配和他相提並論。」

徐元平一時之間想不出她言中之意，緩緩伸出手去，把解藥遞了過去，說道：「蕭姑娘讓我送給你的解毒的藥物。」

上官婉倩道：「她可是想要我多受幾年活罪麼？」

徐元平道：「她也是這般的告訴在下，祇是我一時間想它不透。」

上官婉倩長長歎息一聲道：「不用去想它了，你該澄清雜念，一心一意為父母報仇，易天行不是平常之人，這一戰，實難預料到誰生誰死……」接過解藥，又道：「快些去吧，不要想到南海門那鬼丫頭，那會使你貪戀到人世間的美好，對敵間會減幾分慓悍銳氣。」

徐元平凜然說道：「多承指教。」一側身子，大步向 前走去。

原來他仔細思量了上官婉倩之言，果然覺得不錯，自和那紫衣少女相見之後，腦際之間，一直浮動着紫衣少女的音容美貌，那強烈的復仇之心已逐漸被那美麗的音容美貌所侵蝕，上官婉倩幾句話使他忽然警覺。

甬道中一片漆黑，聽不到一點聲息，似是進入這靈幃的人，都被一種神秘的力量所吞噬。

徐元平停下脚步，暗中運氣調息。這出奇的幽寂使人預感驚人的風暴即將來臨。在這等充滿神秘恐怖的環境之中，人類的觸覺和預感特別的靈敏。

這些時日之中，徐元平不但武功精進，而且已體悟到「達摩易筋經」中上乘的吐納心法，長長吸兩口氣，立時心靈空明，一塵不染，耳際間響起了此起彼落的呼吸之聲，似是所有人都在運氣調息。

徐元平又舉步向前行去，這時，他的脚步飄逸異常，舉重若輕，聲息全無，眼力也隨着增進了許多，祇見羣豪大都凝神而立，運氣調息，似是在等待着甚麼。

他穿越羣豪而過，眨眼間到了易天行的身側。

易天行左臂輕輕一伸攔住了徐元平，低聲說道：「徐世兄不可躁進。」

徐元平道：「為甚麼？」神色一片不服之氣。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這墓中之人，已經傳出了話，要咱們等待片刻。」

徐元平冷哼一聲，道：「你一向自視甚高，怎的此刻這般聽人的話？」

易天行道：「在下對這古墓主人心中極為敬服，深信他不會謊言相欺……」

說話之間，忽聽一個細微但却甚是清晰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在一盞熱茶工夫之內，生死門即將大開，美女迎賓，佳釀待客……」微微一頓之後，又道：「諸位來得這般迅快，倒出了老夫的意外，可見中原武林道上，果然不乏能人。老夫因一時錯估了諸位之能，以致準備不及，慢待嘉賓，尚請原諒。」

徐元平一皺眉頭，道：「你是甚麼人？」

易天行道：「聽他的口氣，自然是這古墓中的主人了。」

徐元平豪氣忽發，朗朗一笑，道：「咱們這樣多人，難道就眞聽他的擺佈麼？」

易天行道：「徐世兄這份豪氣，實叫在下佩服。咱們如能鬥倒這古墓主人，祇餘下你我之爭了，風雲際會，百年難逢。你如再把我鬥倒，當可輕而易舉的取得天下盟主之尊……」

祇聽幾聲冷笑、怒哼一齊傳了過來，接道：「祇怕未必見得。」

易天行淡淡一笑道：「諸位不肯信在下之言，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但在下心中想到了一件事情，不得不先行告訴諸位一聲，諸位之中，不知哪一個自信能抗拒馭劍的一擊，哪一位身具馭劍之能。」

要知馭劍之術不但在劍術中是一種最好的武功，就是在天下諸般奇門武功中，也是一種威力奇奧的絕學，名滿天下的武林高手，也甚少懷此絕技。

果然，羣豪中無人再接口答話。

易天行縱聲大笑道：「但眼下就有一人具此身手，這人麼，就是年不及弱冠的徐世兄了……」他微微一頓之後，又道：「在下還要宣告一件事情，我初和這位徐世兄見面之時，不是在下托大，看他的武功，難過我手底下百合之數，此後每次和他動手相搏，他的武功都有着超異常人的進步，不足半年的時光，他已可和在下分庭抗禮，一較短長了，這等大背武學常規的進步，實使人有着……」

突然一聲大震，打斷了易天行未完之言，兩盞垂蘇宮燈飄然而出。

一個蒼勁的聲音傳了出來，道：「老夫已大開生死門，迎接貴賓，入門之前，諸位必得先知老夫的兩大戒法，迎賓美女，個個嬌艷絕倫，但她們却是寸鐵未帶，絕不會暗算諸位，十丈花廊，要全憑定力渡過，諸位如自信不為美色所迷，儘管大步而入，萬一定力不堅，為那些美女容色所亂，儘管各擇所好，享一番閨房之樂，哈哈……哈哈……」一陣大笑過後，那聲音重又接着說道：「但諸位絕不能隨便出手傷害她們，一人違約，全體處死，老夫也不再和諸位相見了，立時便將開動機關，放出十萬毒蜂，三千條毒蛇，熄去室內燈光，讓諸位身受蜂螫、蛇咬的味道，諸位雖然個個身負絕學，但身處十丈甬道，又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也實難施展手脚，和蜂蛇抗拒，此為一戒，幸望諸位記守，免得一己誤衆。」

說至此處，聲音突然中斷。

易天行回顧了羣豪一眼，道：「蛇無頭不行，鳥無翅不飛，咱們也該找個帶隊之人，答他的話了，諸位可就咱們這般人中，推舉一位出來。」

宗濤宗濤取過身旁紅漆葫蘆，喝下一大口酒，說道：「老叫化的看法，你就是最好的帶隊之人了。」

易天行道：「祇怕兄弟難服衆望。」

徐元平冷哼一聲，道：「易天行，你別忘了，咱們還有血債未清……」

易天行笑道：「在這等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所在，你還怕我跑了不成。」

宗濤道：「橋歸橋，路歸路，除了易天行外，祇怕難再有適當之人了……」

祇聽那蒼勁的聲音重又傳了過來，道：「過了十丈花廊，諸位將又見到生平難遇的奇幻景色、奇物、珍寶，美不勝收。那些奇物珍寶雖是老夫準備好的禮物，但却祇能整收，不許零取，待老夫和諸位見面之後，諸位中或將有一人是那奇物珍寶的主人。如若有人擅取，諸位即將全體代他受過，老夫要採最殘酷手段對付諸位了……」

易天行氣聚丹田，高聲說道：「甚麼殘酷手段，不知可否先行一告，使我等提高戒心？」

但聞一陣悠長的笑聲傳了過來，道：「老夫將開動機關，把諸位困在一座堅牢的石室之中，放出迷神毒煙，使諸位神志受那毒煙所傷，自相殘殺而死。」

易天行道：「這方法的確夠毒夠辣，在下也相信你確有那迷神毒煙。兩大戒法，我們完全答應遵守，如有人擅自違犯，不用你出手懲罰，我們自會羣起而攻，自行處

決。」

那蒼勁的聲音重又傳了過來，道：「很好，咱們就此一言為定……」

聲音突然中斷，那停在壁間的巨大棺木前端，忽然自行裂開。

羣豪凝目向裏望去，祇見裏面燈火通明，人影閃動。

「神丐」宗濤一皺眉頭，道：「咱們可要從棺材中走過去麼?」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兄弟走在前面就是。」一矮身，大步向前走去。

羣豪隨在易天行的身後行去。

這巨大的棺材裏面，竟然是一條四五丈長的甬道，走完甬道，景物忽然一變。

祇見一座紅色的門樓之上，寫着三個斗大的金字：「生死門」。紅門裏面，是一座廣大的廳堂，燈火輝煌，美女羅列，狀極恭謹。

易天行抱着那長眉老人的屍體大步而入，高聲說道：「諸位姑娘，請讓去路，別讓血汚沾了你們的素手羅衣。」

那些垂首女子，分穿紅、黃、藍、白、黑，五色，距離間隔，亦似有着一定尺寸，五色繽紛中隱隱排成了一個「死」字。

突然間，一聲鑼鳴，所有的垂首女子忽的一齊抬起頭來，嫣然一笑。

羣豪目光一轉，果然發覺這些女孩子一個個容色絕世，櫻唇輕啟，笑容如花，眉目傳神的媚態橫生，果然是風情撩人。

易天行回顧了羣豪一眼，笑道：「諸位如若自知定力不足以渡完這十丈花廊，最好是閉上雙目而行，有道是眼不見，心不煩……」

說話之間，那排列的美女突然開始緩緩移動。

羣豪早受警告，心中已有了準備，眼看那排列的美女個個容色絕倫，趕忙運氣調息，盡量保持內心的平靜。

但見那緩緩移動的美女速度逐漸加快，交叉穿錯，身影亂閃。

易天行自恃功力深厚，不為美女容色所動，一面流目四顧，一面縱聲大笑，放步向前走去。

羣豪齊齊隨在易天行身後，向前奔去。

但見那疾轉不息的美女紛紛向兩側讓去，一面脫去身上衣服。

片刻之間，所有美女身上的衣服盡皆脫去，玉臂粉腿，佈成了撩人綺念的肉陣。

易天行重重的咳了一聲，高聲說道：「你們的主人已傳出了話，不許在下等傷害你們，但諸位亦不能攔擋我們的去路……」他縱聲大笑一陣，又道：「各位姑娘盡可裝模作樣，做出嬌媚的神態，也可使我們大飽一次眼福。」

說話之間，那羅列的美女已排成了一座陣圖，每人保持着一定的間隔距離。

祇聽一個嬌柔細細的聲音說道：「諸位請從我們之間穿行過去，在你們行進之中，她們將以美目巧笑傳情諸位，嬌軀秀色，任君選擇……」

易天行看去，那些排成陣圖的美女一個個俏目流轉，神情間，流露出一種異常渴望之色，那神情確有一種撩動人心的嬌媚，不禁心頭一動，回過頭去，說道：「這些美女，不但個個美艷，而且還似服了一種藥物，哪位如自知定力不足以尅制心中慾念，最好是閉上雙目，憑藉雙耳，跟隨着前人脚步而行。」說罷緩緩向前走去。

「神丐」宗濤哈哈一笑，道：「老叫化從未享過這等眼福，今日一見，縱死何憾。」

舉步隨在易天行身後而行。

丁玲突然加快脚步，走到徐元平身側，低聲說道：「這些女子雖然個個美艷，但和那南海紫衣少女相較，何啻大巫小巫，你祇要一心想着那紫衣丫頭的容貌，就不會被這些女人誘動心神了。」

徐元平生平之中，從未見過這等場面，心中驚奇交集，不自覺的多望了那些女人一眼……

直聽到丁玲相誡之言，才趕忙收斂心神，舉步向前行去。

初走一段，羣豪都尚未覺出甚麼，但走了一段之後，漸覺不對，祇覺一陣陣女人的幽香撲鼻沁心，心中逐漸把持不定。

粉光膚色，陣陣幽香，已足以令人意動神馳，心旌搖蕩，何況這些裸女又開始發出一陣銷魂蕩魄的笑聲。

剎那間羣豪耳畔俱是一陣陣輕輕的喘息，呢喃的囈語……彷彿是發自喉間，彷彿是出自丹田，又彷彿是發自鼻端。

羣豪縱然能閉起眼睛，屏住呼吸，但却萬萬無法閉起自己的耳朶。

於是本已閉起眼睛、屏住呼吸的人，聽到了一陣陣蕩人心魄的聲音，也忍不住將眼睛張開。

易天行回首一望，但見許多人臉色已變為赤紅，目中也有了異樣的神色，有的人額頭之上，甚至已沁出了粒粒汗珠，但都咬緊牙關，克制着心裏的慾念。

這其間平日行為放蕩之人，反而較為把持，祇因他們所見已多，經歷也多，而那些一生梗直，不近女色之人，驟然落入那溫柔陷阱，却反而五中如焚，不能忍受。

突聽一聲大喝，湯萬里一撩長



髯，閃電般抱起了一個裸女，向後狂奔而行，祇聽那女子放蕩的笑聲，隨着湯萬里的步履遠去。

易天行暗嘆一聲，喃喃道：「想不到這樣一條漢子，終也逃不過『色』字一關……」

語聲未了，祇聽身側有人接口道：「他雖然沒有逃過此關，但此刻却已由世上最痛苦之人，變為世上最快樂的人了。」

易天行雙眉一皺，轉目望去，祇見查玉雙拳緊握，全身顫抖，目光有如餓狼般盯在一個裸女身上。

易天行大喝一聲：「咄!」隨手一掌，拍在查玉後背。

查玉身子一震，呆了半晌，俯身道：「多謝前輩。」

他跟在易天行身後，大步向前走去。

裸女之陣雖不甚長，但其中途徑却是彎彎曲曲，羣豪步履沉重，走了許久，還未走出，祇覺自己生平所經的途徑，再無這般艱苦漫長。

但聽易天行大喝一聲，縱聲高歌起來，歌聲高昂，音節鏗鏘，有如金石擲地，震盪人心。

羣豪精神俱都一震，不約而同地挺起胸膛，和着易天行歌聲的節奏向前走去。

宗濤一脚踏出這溫柔魔陣，便當頭向易天行一揖，朗聲道：「老叫化一生未服過人，今日却要向你一禮，祇因老叫化一生閱人雖多，却未曾見過你這樣的人。」

易天行歌聲不絕，臉上却微微露出了笑容，片刻間羣豪俱已走出。

查子清仰天噓了口氣，道：「好險……」

易天行正色道：「『色』字一關，你我雖然僥倖渡過，但，『財』字一關，祇怕較『色』字尤險，常言道：人為財死，各位切莫忘懷了。」一面說話，一面當先走去。

轉過了一個彎，眼前突然一亮。

一行行長長的垂蘇宮燈，高高的吊在甬道頂上，光耀如晝。

甬道兩側突出的石板上，擺滿了玉石古玩，金銀珠寶。

愈向前走，擺設愈是名貴，大都是罕見的珍貴之物，每一件都足以打動人心。

易天行一面觀賞，一面讚歎，道：「當眞是收藏巨富，雖禁宮內苑，恐亦不足相抗。」

楊文堯道：「唉!這些古玩翠玉，明珠珍畫，大都是罕見之物，兄弟窮盡了數十年的心力，到處搜羅，但與此相比，何啻天壤之別，當眞是小巫見大巫了……」

楊文堯說至此處，忽然住口不言，大步向前衝去，超越過易天行，搶先進入了一座大廳。

廳中燭光輝煌，可鑒毫髮，三四丈方圓的大廳中，擺滿了各種罕見的古玩，珠光寶氣，美不勝收。

忽然間一聲驚叫，道：「啊!玉蟬金蝶!」

沉醉於那燦爛奪目寶光中的羣豪都被這一聲驚叫喚醒，齊齊抬頭看去。

祇見一座特製的木架之上，端放着名揚天下的雙寶，玉蟬通體如雪，晶瑩透明，兩隻綠豆般大小的眼睛却赤紅如火，栩栩如生。

金蝶較玉蟬大了甚多，連同雙翼，足足有一尺多長，不知用何物打造，霜翼薄如紙片，眉目觸鬚，清晰可見。

這時，已有一人大步衝了過去，背手站在那木架之下，雙目凝注在玉蟬、金蝶之上，臉上的神情變化不定，目光中流現出無比的渴望。

易天行仔細瞧去，那人正是神算楊文堯，想剛才那一聲驚叫，也必是此人所發。

目光環掃，祇見全場中人，除了「神丐」宗濤之外，大都被那件傳誦武林的奇寶所惑，目光中滿是渴求之情。

祇聽楊文堯長長歎息一聲，道：「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千古名言，一點不錯。能得此異寶，死而何憾!」說罷，伸手去取那木架上的玉蟬。

祇聽查子清大聲喝道：「住手!」

楊文堯回頭打量了查子清一眼，冷冷說道：「幹甚麼?」

易天行接口說道：「楊兄個人的生死，雖不足惜，但我等却不願奉陪……」微微一頓之後，又說道：「你可記得那古墓主人之言麼?」

楊文堯道：「這個……」

易天行不容他說下去，接道：「如若楊兄一定要取，祇怕在場之人，都容你不得。」

「神丐」宗濤哈哈一笑，道：「楊文堯，你回過頭來瞧瞧?」

楊文堯依言回過頭來，祇見無數度目光投注到自己身上，每人都已運集了功力，蓄勢待發，看樣子祇要自己一動那玉蟬、金蝶，無數的拳、掌立時將以排山倒海之勢撞擊過來。

面臨生與死的關頭，楊文堯反而鎮靜了下來，目光緩緩由羣豪的臉上掃過，說道：「諸位當眞相信這古墓中主人之言麼?他如存下了殺害咱們之心，就是一介不取，也是難以逃得過他的毒手。」

易天行道：「不論這古墓主人之言是眞是假，楊兄最好別生貪心，懷璧其罪，祇要一取這玉蟬、金蝶，在場之人包括兄弟，立時都

將生殺你之心。」他微微一頓之後，又道：「兄弟承蒙諸位抬愛，擁作暫時領隊之人，現下大體算來，幸未辱命，此時此地，兄弟這領隊之名，也該奉還諸位，告個終結了。」一側身，向石門之內衝去。

祇聽丁玲高聲叫道：「易天行，快退出來！」

易天行已衝入石門，聽得丁玲呼叫之聲，重又退了出來，微微一笑，道：「聰明的姑娘，又想出了甚麼花樣？」

丁玲冷冷說道：「大智若愚，大惡若賢，如以你在這古墓中的舉動看來，當眞是叫人難信你是一位身負萬惡的巨兇……」

易天行臉色微微一變，眉宇間突然泛現起一片殺機，沉聲對丁高說道：「丁兄如若再不管教你這個刁蠻的女兒，兄弟可要替你管教她了。」

丁玲格格一陣嬌笑，道：「你可是害怕了麼？我偏偏要說個明白，我不相信你會在此時此地殺了我……」

易天行突然抬手一指，點了過來，道：「不信你就試試！」

耳際間同時響起了兩聲大喝，兩股强厲的掌風同時湧到，一股擊向了易天行的前胸，一股攔阻他的傷人指力。

羣豪定神看去，兩個發出掌力之人，一個是徐元平，一個乃是「神丐」宗濤，徐元平救人，宗濤擊向易天行的前胸。

徐元平出手雖快，但易天行的動作何等迅快，內力何等强大，右手被徐元平掌力所阻，但指風仍然擊中丁玲的身軀，祇不過偏離要穴，指風減弱了一些。

祇見丁玲的身子搖晃了一陣，突然向後倒了下去。

丁高身子一側，大步衝過來，道：「玲兒，你傷得很重麼？」雙手疾扶，托住了丁玲向後倒下的身子。

丁玲輕輕咳了一聲，强忍着傷疼說道：「我傷得很重……」

查子清冷哼一聲，道：「想不到……」

丁玲右手急揮，道：「你們不要講話，聽我把話說淸楚，要不然我這一指，豈不白挨麼？」她急促喘息兩聲，接道：「這古墓主人很陰險，財色二關之後，安排這樣一條生死路，利用咱們在財色二關中結下恩怨，在這條生死路自相殘殺，這是人性的弱點，尤其武林中人，報復仇恨的心理尤强過平常之人，易天行却要利用他領渡財色二關中建立的信譽，借這條生死路，傷害他畏忌之人……」她微微一閉雙目，長長吁一口氣，接道：「但他不該說出來，由他那一句當眞帶點人性中諸般陷，盡皆計算在內，使我聯想到他的陰毒用心，智者千慮，有一失，易天行忽略了我丁玲也在此地……」忽然微微一笑，接道：「他如不被激怒出手，也許諸位還不會相信我丁玲之言了。」

易天行擋開了宗濤的掌力，冷然接道：「那古墓主人在這十三丈生死路上，是定然埋伏了甚多高手，咱們祇要已入這石門之內，明槍暗箭必將接踵而至，以在下的估算，那古墓主人要借這一段幽暗的走廊，傷殺咱們過半以上之人。」

丁玲掙扎着由丁高的懷中抬起頭來，說道：「你想混水摸魚，當先進入這幽暗的甬道中，隱身暗處，借機傷人，以你的功力，暗施算計，自然是十拿九穩了……」

話至此處，突然一陣急咳，痰湧咽喉，雙頰如火，似是有一股悶急之氣，湧塞難出。

丁高黯然說道：「孩子，你當眞傷得很重。」輕輕一掌，拍在丁玲後背「命門穴」上。

丁玲猛然咳嗽一聲，吐出一口混有鮮血的濃痰，急急的說道：「你想借這一段幽暗的行程之中，一舉把你心中憚忌之人完全殺死，然後再放手和那古墓主人一拚，僥倖度過這幽暗甬道之人，不知就裏，祇道你易天行當先爲他們開道，心中還對你感激甚深，你已樹立了良好的聲譽，大部份人都將很自然聽你之命，這辦法很好啊！可惜被我丁玲喝穿了。」

易天行鐵青着臉色，說道：「鬼丫頭，當眞是聰明得很……」突然縱聲大笑一陣，接道：「可惜你還有一點沒有想到，眼下情景，已經是進退兩難，向前走生死難測，向後退，死路一條，雖然明知這一段生死路上兇險重重，但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丁玲道：「你不要勉强裝出鎭靜，我已知道你內心中十分惶急。」

易天行緩緩揚起右手，冷冷說道：「你已是氣若游絲之人，我祇要輕輕給你一掌，立時可以把你震斃掌下。」

就在他舉起右手之時，徐元平和宗濤同時挺身而出，擋在丁玲的前面。

易天行目光一轉，笑道：「不用我這一掌，她也活不成了。」翻身一躍，直入石門之內。

丁玲突然一挺身子，站直了嬌軀，回頭對丁高說道：「爹爹，女兒就要走了，咱們父女一場，女兒未能爲爹爹披麻戴孝，反有勞爹爹爲女兒送終……」說話之間，人已跪了下去，接道：「我請爹爹受我一拜吧。」



在這等訣別的情景之下，冷酷的鬼王丁高亦不禁黯然垂淚，伸出雙手挽住了丁玲玉腕，說道：「孩子，你傷在何處？快些告訴爹爹，你爲了揭穿易天行的陰謀受傷，在場之人，都不會坐視你傷重而死，孩子，快告訴我傷在甚麼地方。」

丁玲凄凉一笑，道：「爹爹不用多費心啦，我知道自己的傷勢……」回目向徐元平望去，祇見徐元平也正瞪着一雙星目望着自己，滿是焦慮惶急之情。

祇聽那石門之內傳出來兩聲大喝，一股强厲的暗勁湧了出來。

「神丐」宗濤冷哼一聲，隨手拍出一掌，內力山湧，硬把那一股湧出石門的暗勁，給硬生生的擋了回去。

丁玲目光移轉，掃視了羣豪一眼，扶着丁高的手腕站了起來，痛苦的臉色上泛現出一抹微笑，舉手對徐元平招了一招，說道：「我已經快要死了，不知你肯不肯聽我兩句遺言？」

徐元平道：「姑娘有話，儘管請說，在下力所能及，無不全力以赴。」

丁玲點了點頭，上氣不接下氣的說道：「你要好好照顧我的鳳妹妹……她是個胸無城府，天眞純潔的孩子……」忽然一陣急咳，打斷了未完之言。

徐元平道：「姑娘但請放心，丁鳳姑娘已爲在下認作義妹，今生一世，我都把她當自己親生妹妹一般看待。」

丁玲異常艱苦的說道：「你一向重諾守信，言出如山，得你一句承諾之言，我死也瞑目……」忽然氣血上湧，塞阻咽喉，一口氣接續不上，仰身倒栽下去。

丁高橫伸一臂，抱住了丁玲嬌軀，急聲說道：「玲兒，玲兒……」

但見丁玲雙目緊閉，臉色白中泛青，人已氣絕逝去。

宗濤黯然一歎道：「鬼谷神女，舌巧心靈，身負詭詐之名，生具兒女心腸，奸詐的仁慈，陰險的善良！可惜天不假年，死得太可惜了。老叫化生平最是敬服此等之人，姑娘你慢行一步，受我老叫化一禮。」

這位名揚武林的風塵豪俠說完話後，竟然當眞的抱拳對丁玲屍體深施一禮。

徐元平想到了丁玲諸多相助之情，不禁泫然淚下，抱拳一個長揖，道：「姑娘對在下施恩良多，恨無一報竟成永訣，請受我一禮，聊表懷慕。」

羣豪想到了丁玲冒死揭露易天行陰謀的豪壯之氣，都不禁疚生內心，這陰謀又是關連羣豪的生死，一念動心，個個肅然作禮。

鬼王丁高突然縱聲大笑，道：「玲兒，你死後能得這些武林高人這般崇敬，强過爹爹千倍！榮寵於一身，埋骨何憾！」

金老二突然長長歎一口氣，道：「可惜那毒老人已然死去，如若還活在人世之上，憑他精博醫道，定可使丁姑娘起死回生。」

祇聽一個嬌脆的聲音傳了過來，道：「那倒未必，難道當今之世，就沒有强過他的人麼？」

羣豪回頭望去，祇見那臉垂黑紗的紫衣少女在南海門高手擁護之下，姍姍而來。

徐元平、金老二、宗濤心中俱都大喜，不約而同地暗暗忖道：是了，怎地忘了她了？

祇因他三人俱都深知紫衣少女之能，彷佛紫衣少女一來，便可挽救丁玲的性命。丁高心切愛女之死，別的聲音，他根本沒有聽到。

徐元平一步趕上前去，大喜道：「你來得眞好，你若不來，我眞要……」

紫衣少女突地頓下脚步，截口道：「我來了你很高興，是麼？」

徐元平道：「自然。」

紫衣少女緩緩道：「你是因爲見到我來而高興，還是祇因爲我來了可以救活了丁姑娘而高興呢？」

徐元平呆了一呆，不知該如何回答，祇聽紫衣少女輕輕哼了一聲，緩步走了過去，徐元平沉聲一嘆，却見梅娘已站在他身側，輕輕道：「這孩子天資之聰明，遇事之果斷，當今武林，無人能及。但是……唉，她終究是個女孩子！」

徐元平又自一呆，口中雖未說話，心中却不禁暗忖：我自然知道她是個女孩子，難道……

哪知他心念尚未轉完，梅娘又已接口道：「無論是多聰明的女孩子，祇要她是女子，就免不了有妒忌之心，尤其是對自己最喜歡的人，這是千古以來所有女子的通病，你知道麼？」

話才說完，她已擦身而過。徐元平木立當地，反覆地咀嚼這幾句話，心裏也不知是何滋味。

紫衣少女姍姍走到丁玲身旁，眼波四掃，見衆人臉上的悲哀沉重之色，心裏頓覺萬念縈廻，暗忖道：我若死了，不知有沒有人會這樣對我？又忖道：她這樣一個女孩子，爲甚麼會得到這些人的關心？祇因爲她肯犧牲自己，去救別人，而我呢……

要知越是大智大慧之人，心中的情感便越强烈，思緒也越繁複，這種人心裏所想的事，有許多難以得到別人的諒解，可是他們通常也都有絕大的克制之力，能克制自己的思緒和情感。

衆人目光俱都瞬也不瞬地望在

她身上。祇見她緩緩俯下身去，探了探丁玲的胸口，又把了把丁玲的脈息，再一翻丁玲的眼瞼，然後仰面凝思，閉口不語。

金老二、宗濤，俱是心性急烈之人，丁高更是關心愛女，三人忍不住地脫口問道：「她可還有救？」

紫衣少女垂下頭，輕輕嘆息了一聲，緩緩道：「她已經氣絕，八脈俱斷，縱是大羅金仙下凡，也救不了她。」

衆人身子一震，茫然立在當地。是因爲他們最後的一絲希望，也告斷絕。

紫衣少女接着又道：「但是，我雖然無力再挽救她的性命，却能夠保全她的屍身，我可以使她的屍身永不腐壞，讓你們能……」

話聲未了，那邊突地傳來一聲大喝。

衆人一齊轉首望去，祇見徐元平急步而來，滿臉俱是激動之色，停下脚步後，身子仍在不住發抖，金老二失色道：「平兒，你怎地了？」

徐元平目光有如利刃般望着紫衣少女身上，大聲道：「你……你……你爲甚麼不肯救她，你心腸爲甚麼這麼狠毒……」

紫衣少女嬌軀木立，宗濤道：「兄弟，你怎能這麼說話，丁姑娘氣脈已絕，回天乏術，這怎能怨天，怎能尤人呢？」

徐元平大喝一聲：「不是的！」一手指向紫衣少女接道：「祇因她心懷妒忌，妒忌丁姑娘，是以才不肯出手相救於她。」

紫衣少女纖纖的指尖也起了陣陣顫抖，道：「你……你以爲我是……是這樣的人麼？」

徐元平道：「是不是這樣的人，祇有你自己心裏知道，祇要你夜深夢迴時，能問心無愧，別的人自然無法奈何你。」

衆人面面相覷，心裏都不禁有些懷疑。那懷疑的心念，便都從目光流露出來。

梅娘厲聲道：「徐元平，你怎能隨意污瀆我的孩子。」但是她很明白紫衣少女驕傲而好强的生性，自己心裏也不能全無疑念，是以說話的聲音也變得有氣無力。

鬼王丁高突地長身而起，道：「姑娘，祇要你能救活我的孩子，無論要我做甚麼，我……我鬼王丁高寧可永遠聽命於你……」

紫衣少女嬌俏的身子不住顫抖，她臉上的輕紗也有如水紋般起伏着，說道：「你們都以爲我能救得她麼？」

衆人一言不發，實無異已默認了她的話。

紫衣少女目光一掃，突地仰天狂笑道：「我爲甚麼一定能救得活她？爲甚麼人人都不能做到的事，你們却一定要我做到，我若不能做到，你們便要說我心存妒忌，心腸狠毒。」

衆人俱都一愕，祇見紫衣少女狂笑不絕，身子却緩緩向地上倒了下去。

梅娘驚喚一聲，惶急地竄了過去，一把將她抱在懷裏，道：「哎！你……孩子你……哎……」她心情太過激動，已語不成聲。

紫衣少女眼簾半張半闔，道：「梅娘……我……我沒有……錯！」

梅娘緊緊抱住紫衣少女，眼中已有淚光閃動，道：「孩子，你沒有錯，總是我錯怪了你。」

紫衣少女淒然一笑，不再說話，良久良久仍無聲息，梅娘道：「孩子……救了別人，如今……如今有誰來救你……」放聲大哭起來。

金老二大驚道：「莫非……莫非她……」

梅娘悲泣道：「你們都害了她，她含冤不白，如今已咬碎口裏的淬毒珠，已是無救的了！」

徐元平大邁一步，衝到梅娘身邊，惶然的問道：「她當眞是死了麼？」

但見梅娘滿頭蕭蕭的白髮不住的顫抖，顯然她的內心正有着無比的痛苦、激動，淚湧如泉。

忽聽一聲暴喝道：「你這兇手……」「呼」的一陣杖風，猛向徐元平當頭劈下。

徐元平目光一轉，已然看清正是那紅衣缺腿大漢，掄動鐵拐擊來。

他黯然一笑，道：「好吧！我爲她償命就是。」一閉雙目，凝立不動。

就在這生死殊途的一刹那間，忽然橫裏伸過來一支竹杖，封架那紅衣缺腿大漢的鐵拐，說道：「不要傷了他！」

那紅衣缺腿大漢滿臉激忿，雙目盡赤，但回顧了那出杖人一眼後，却是不敢發作，氣得臉色鐵青，問道：「梅娘……你這是……是甚麼意思？」他氣急之下，連口齒也有些結巴起來。

梅娘緩緩抱起了紫衣少女，道：「姹姹已經死了，你殺了他，姹姹也是難以復生……」

紅衣缺腿大漢望望梅娘懷中的屍體，突覺一股怨恨之氣直衝上來，怒聲接道：「殺他亦可略慰師妹在天之靈，你這老氣……」

突聽王冠中大聲喝道：「住口，你發了瘋麼？」

那紅衣缺腿大漢黯然一歎，滾下來兩行淚水，道：「難道我們對師妹之死，就這樣不聞不問麼？」



王冠中神態亦甚激動，但他涵養較深，强行按制着心頭怒火，說道：「我想梅娘老前輩定有安排，你這般出言無狀……」

梅娘長長歎息一聲，接道：「不能怪他，姹姹之死，連老身也有着萬念俱灰的感覺，恨不得殺盡眼前之人，何況他了。」

王冠中淒然一笑，道：「劉師弟雖然衝動一些，但他說的不錯，師妹是受人污衊，受不住激諷，忿而自絕，這筆賬咱們豈能不討？」

梅娘道：「她死得固然含冤莫白，但促成她死亡之因，並非自今日始，這個仇不能自今日算起。」

那紅衣缺腿大漢縱聲大笑，道：「不錯，凡是牽入師妹之死的原因中人，一個不饒……」

「神丐」宗濤突然冷笑一聲，接口說道：「別說南海門還未必有能一舉盡敗中原武林高手，縱然是有此本領，也不能使她復生，哈哈，哈哈，南海門中人物，原來一個個都是酒囊飯袋。」

王冠中冷冷說道：「在下聞得『神丐』之名已久，你可敢和在下決一死戰。」

梅娘道：「不要慌……」雙目突然暴射出威稜的神光，環掃了四週羣豪一眼接道：「這個仗總是要打，不是我們南海門中人橫屍古墓，就是你們中原武林人物斷魂今朝……」

徐元平突然睜開雙目，望了紫衣少女和丁玲的屍體一眼，長長歎息一聲，接道：「兩位姑娘之死，論罪魁禍首，易天行首該償命……」

梅娘道：「不錯，第一個是他，第二個該是你了。」

徐元平淡淡一笑，道：「大丈夫愧疚而生，何如慷慨一死，如若你們覺得我應該爲死去蕭姑娘償命，在下決不推辭，但如你們殺我之後，再殺易天行，何如先讓我們兩個拚個死活出來，你們袖手旁觀，坐收漁利。」

梅娘道：「你和他有仇恨麼？」

徐元平道：「殺父凌母，不共戴天！」

梅娘突然轉過臉去，望着宗濤說道：「你說我們南海門下，一個個都是酒囊飯袋，不知指何而言？」

「神丐」宗濤冷然笑道：「你既知她口中早含着淬毒珠，爲甚麼不早些設法取去，直待她碎珠死去，却大放馬後炮，振振有詞。」

梅娘道：「防患未然，老身豈有不知之理。」

「神丐」宗濤道：「明知故犯，罪加一等，論禍首，該先殺你！」

梅娘望了擁在懷中的紫衣少女一眼，淒涼一笑，道：「任性的孩子，上天賜給你絕世的容色，驚世才華，但上天却吝嗇賜給你快樂和長壽，你在天堂般的環境裏，但却充滿着哀傷和煩惱，可憐的孩子，你如是笨一些，也不會有今日這等淒慘的結局了，孩子，我以風燭殘年之身，伴你遊歷中原，實指望，這壯麗的河山，遼闊的疆域，能解除你心中的憂苦煩惱，想不到却促使你早日棄別人世，孩子，你死得好苦啊……」她的聲音充滿沉痛，白髮搖顫，老淚滾滾，說到傷心之處，竟然放聲大哭起來。

南海門中人都不自禁的黯然淚下。

徐元平滿臉通紅，身軀顫動，顯然他心中也有着無比激動，一字一句說道：「宗老前輩說得不錯，你既然知道她口中早含有淬毒珠，爲甚麼不設法取它出來？」

但聽那石門之內厲喝之聲不絕於耳，且隱可聞得掌風傳來，似是那石門之內，正展開着激烈的搏鬥。

梅娘輕輕歎息一聲，道：「這就要怪上天賜給她太多的美麗了，她爲了保她的清白之身，特以常含淬毒珠，想不到，她竟然忍不下一時激諷，碎珠服毒。」

片刻之間，死去了兩個絕代紅顏，徐元平觸景傷情，總覺這兩人之死，都和自己有着極大的關係，內心惶惶不安，感慨叢生。

梅娘似是突然想起了甚麼重要之事，回過臉去，對王冠中低語數言。

但見王冠中不住的點頭，回身向外走了兩步，陡然回過身來，搖頭說道：「去路遙遠、險阻重隔，我縱能生離此地，也難重返墓中，要走咱們得一起行動。」

梅娘沉吟一陣，緩緩放下那紫衣少女的屍體，道：「你們好好護守她的屍體，老身去去就來。」轉過身子，急急奔去。

她行色慌匆，似是陡然間想起了甚麼重要之事。

丁高緩緩抱起女兒屍體，道：「孩子，這古墓之中，充滿着死亡，爹爹能否全身而退，甚難預料，你生前我沒有好好的愛護過你，如咱們父女能夠同死一處，我定當好好的照顧於你。」

徐元平突然對紫衣少女的屍體抱拳一個長揖，說道：「姑娘慢走一步，待在下報了父母之仇，再來給姑娘償命。」忽然轉身一躍，竄入那石門之中。

那紅衣缺腿大漢想出手攔阻之時，已是遲了一步。

宗濤哈哈一笑，道：「百里行程半九十，咱們既然越渡了重重難關，豈能被這段生死路嚇阻不成。」

（未完・五十七）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 武林情未了

**上文提要：**「天地雙煞」到七虎山莊撒野，正好冷月嬌帶着海棠與水仙追到，便帶走了二兄弟，原本囚着毒王李岐旺與余凝霜的山洞換成囚二兄弟……余凝霜哭瞎了眼，毒王被斷了一腿，另一腿的筋亦被挑斷了，因此由余凝霜用小車子推他走，齊家酒館的丁三發現了毒王，便把他們迎進館中，齊大妹子知道了二人的身份，算盤打得蠻響，熱情款待，並說出……



疲於奔命賣消息　思慮不周惹禍殃

齊大妹子道：「沒問題！」

她拉開了門，伸頭門外，道：「來人吶！」

伙計小朱走過來：「老板娘，怎麼樣？是不是上一碗羊肉湯！」

齊大妹子道：「快去，找街上的木匠舖，趕製一對拐杖送過來！」

她頓了一下，又道：「記住，杖頭包鐵，上端墊皮，可以當兵器用的。」

「行，老板娘，小朱立刻去辦！」

這伙計走得快，三脚兩步出了門，不見了！

齊大妹子的人都是講求效率的人，辦起事來不馬虎，因爲這兒別以爲只是個小酒館，其實是個大組合。

＊　＊　＊

余凝霜與李岐旺，二天過午就走了！

齊大妹子知道留不住，答應盡快的替余凝霜打聽她兒子的下落。

齊大妹子很想派個兄弟爲余凝霜服務，但被這位堅强的女人拒絕了。

毒王李岐旺不用再坐大車了，他拄着拐杖還可以走，另外，他以杖拉了余凝霜，這二人一路出了雲夢往北行，齊大妹子還送行，送行十幾里遠才回程！

齊大妹子匆匆的走回酒館，她再回到了她的閨房中，大床上她躺下來了。

「當家的，太好了！我想你已經知道了。」

地室甬道中有聲音，那是丘文山的聲音傳過來。

「大妹子呀，你糊塗蛋了不是？」

齊大妹子道：「我說當家的呀，你不是罵你老婆是猪，是笨蛋，我是個糊塗蛋，我他娘的被你罵了二十年，你說，我聽聽，我到底是甚麼蛋？」

丘文山道：「你是各樣蛋加起來呀！」

「甚麼樣的蛋？」

「混蛋！」

齊大妹子道：「我怎麼混蛋了！」

丘文山道：「大把銀子你不要了呀！」

「甚麼？又是忘了賺銀子！」

丘文山道：「你想想，當年七虎山莊的宰父長風，他爲甚麼花銀子叫咱們打聽毒王李岐旺的下落？」

齊大妹子道：「還不是叫毒王李岐旺助他殺了獨孤無名，因爲宰父長風自認風流，他覬覦天下第一美人嘛！」

丘文山道：「這不就對了？如



今余凝霜又出現在江湖上了，你若把這事送到七虎山莊，至少可得一千兩銀子！」

齊大妹子拍巴掌，道：「對呀，我眞混蛋呀！當家的，你是越來越聰明了，我是越來越混蛋了！」

她一挺而起，又道：「我去七虎山莊。」

「等等，猴急甚麼呀！」

「還有甚麼混蛋事呀！」

丘文山道：「還有個飛馬幫的申屠十方，難道你忘了，飛馬幫也花銀子找毒王李岐旺，同樣的，也是爲了對付那獨孤無名呀！」

「哈哈哈，當家的好記性！」

丘文山道：「江湖有流言，那兩句話你忘了？」

齊大妹子笑着道：「申屠風流冠江南，宰父倜儻天下知！」

丘文山道：「你可以依照這兩句話，去把他們的銀子弄上手，至於如何下手，就不用爲夫的交代了！」

「嘻……」齊大妹子笑了，而且是開懷的笑了。

「當家的，那毒王李岐旺也有了消息，咱們這是一舉四得呀，哈！」

怎麼說是一舉四得？

齊大妹子不但有了余凝霜的下落，也有了毒王李岐旺的下落，兩方面她都去，這加起來就是四得了。

一件事情得四個好處，一舉四得的人當然樂歪了！

齊大妹子就是彎腰笑着出了齊家酒館的。

＊　＊　＊

齊大妹子出了門，門口有她的坐騎，那是專門爲她備的馬，個頭小但脚程好，女人騎上快得不得了！

川馬的脚程都知道，川馬也最喜歡馱女人。

齊大妹子上了馬，立刻朝向北方馳，爲銀子不惜跑斷馬的四條腿，她不吃不喝不休息，一口氣一百七十里，遠處已是七虎山莊了。

自從石一刀與石二刀大鬧七虎山莊又傷了人，那宰父長風也不叫下面的人隨便走出七虎山莊，便是太白山口的孫二娘野店，也不許去了。

現在，齊大妹子騎了馬來到了七虎山莊。

齊大妹子剛把馬緩下來，忽聽一聲吼：「嗨，那不是雲夢開酒舖子的齊大妹子嗎？稀客呀！」

齊大妹子一看，也笑了。

「喲，原來是西門總管爺呀，怎麼許久不進城了！」

西門開走過來，伸手拉住馬韁繩，他看着齊大妹子吃吃笑，道：「賣酒賣到七虎山莊來了！」

齊大妹子一笑，道：「總管吶，我是送消息來的。」

「送甚麼消息？」

「當年你們花銀子，五百兩銀子打聽毒王李岐旺的下落呀，如今有了。」

西門開搖頭，道：「有了也太晚了，咱們不要了！」

齊大妹子道：「不要麼？」

「事過境遷了，早已不要了。」

「難道貴莊主他不再想那江湖第一大美人余凝霜了嗎？」

「哈……」西門開大笑。

齊大妹子道：「有甚麼好笑的？」

西門開道：「我可愛的齊大妹子呀，你也不多思想一下呀，當年那余凝霜是美人兒，她是江湖第一大美人，可是現在呀，現在快三十了吧，女人三十還美人嗎？你別叫人倒胃口了！」

齊大妹子道：「女人三十一枝花，從裏到外甜不辣，你聽過沒有？」

西門開道：「別管是不是一枝花，咱們的莊主有交代，少走出七虎山莊外！」

齊大妹子在馬上，道：「我是來見見貴莊主的，西門總管，你勞個駕，通報一聲如何？」

西門開道：「你已見過我了，也一樣！」

「不一樣，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向貴莊主報告！」

西門開道：「別惹事，你請吧！」

齊大妹子道：「我騎馬二百里呀，你只一句話就叫我再回頭？大總管，見面三分情，你這不是太絕情了？」

西門開吃吃笑了！

「齊大妹子呀，你這個女人太過精明厲害，你大老遠的騎馬連夜趕來，我就對你好有一比呀！」

齊大妹子道：「你把大妹子我比做甚麼呀！」

「你這是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甚麼好心吶！」

齊大妹子也哈哈笑了。

「大總管，看你把我齊大妹子比得不似人形了嘛！」

「差不多，我可要提醒你，你來，可以，千萬別談銀子二字，我會趕你走的！」

齊大妹子道：「行，不談就不談，你可以爲我齊大妹子帶路了吧？」

西門開手一讓，道：「請跟我來！」

齊大妹子一笑，道：「這還差不多，像個待客之道！」

七虎山莊有偏院，水榭對面是花廳，風景好地方大，僕婦五人在

剪花，西門開把齊大妹子帶到水榭這面花廳外，他對齊大妹子道：「你等一等，我進去通報！」

齊大妹子故意高聲道：「我不想久待，快點呀！」

她的話附近所有的人都聽到了，當然，花廳上打坐練功的宰父長風也聽到了！

花廳的落地大窗後，忽的閃出一個光臉大漢，這人正以手帕拭汗水！

這人也正是宰父長風，七虎山莊莊主是也！

「甚麼事？」

西門開忙上前：「莊主，是雲夢開酒館的老板娘齊大妹子來了！」

齊大妹子也上前，忙施禮，笑瞇瞇的道：「齊大妹子給宰父莊主施禮了！」

宰父長風早就聽過雲夢有個專門出賣消息的人，想不到這女人找上門來了。

「有甚麼事嗎？」

齊大妹子道：「提起這件事來，也是咱們收了貴莊的銀子，打聽毒王李岐旺的下落！」

宰父長風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齊大妹子道：「是的，我們也是告訴過的，毒王李岐旺人在君山風月宮！」

宰父長風道：「所以我們放棄了！」

「可是毒王又出現了！」

宰父長風道：「多年了，他還活着？」

「是呀，而且人也離開了君山風月宮！」

宰父長風忽的搖搖頭，道：「即使他離開了君山風月宮，我也不用找他了！唉！」

齊大妹子道：「還有一個人，她也出現了！」

「誰？」

「余凝霜，江湖第一美女余凝霜！」

宰父長風雙目一亮，道：「甚麼？那位江湖第一美人余凝霜，她又重現江湖了？」

「是呀！」

宰父長風把身子一偏，道：「你請進來吧！」

齊大妹子一笑，緩緩的走過一道石鋪小道，她走進了花廳上！

這座花廳夠派場，琉璃燈、玉面桌、錦墊椅、銀茶具，有個架子上放的是珍奇古玩，那牆上掛的字畫每一件都是出自名家之手！

齊大妹子見當門地上鋪了一張老虎皮，虎口衝着門口張得大，尖尖的兩顆牙齒怪嚇人的！

齊大妹子坐在玉桌邊，宰父長風命人把點心送上來，他微微一笑，道：「余凝霜老了吧？」

「不老！」

「快三十的人了吧！」

「她依然明艷照人，風華絕代！」

宰父長風道：「如果我不花銀子，你是不會對我說出余凝霜會在甚麼地方了！」

齊大妹子看看一邊的西門開，笑了！

「總管，我可沒提銀子吧！」

西門開道：「反正你是爲銀子而來！」

齊大妹子道：「宰父莊主，倜儻英雄，英雄美人，相得益彰，古人佳話也，老實說，在我齊大妹子眼中，除了當年那個短命的獨孤無名之外，武林之中也只有宰父莊主堪於匹配那天下第一美人了！」

她看看宰父長風那抽動的臉頰，又道：「我齊大妹子早就注意這件事了！」

宰父長風道：「你開價！」

眞乾脆，這表示他已挑起了當年的豪興，自認那一句「宰父倜儻天下知」的江湖流傳，表明了英雄人物的他，應該去把天下第一美人攏絡到他的身邊來，至少，他也應該去會一會這位馳名江湖的美女！

余凝霜是否眞的美，那得會上面才知道！

英雄人物是不會退縮的，宰父長風自認英雄。

齊大妹子一笑，「三千兩銀子！」

「滾！」西門開一邊忍不住的暴吼怒叱：「娘的，送個消息三千兩，這是上門來敲竹槓呀！」

齊大妹子道：「西門總管，這『滾』字如果出自宰父莊主之口，齊大妹子我扭頭就走，從此不把七虎山莊當成臥虎藏龍英雄之地，只不過眞英雄面子裏子全得顧，西門總管，銀子又算得了甚麼？江湖上一句話，君子爭名爭義，小人爭權爭利！」

宰父長風嘿嘿嘿嘿一笑：「拿三千兩銀子給她！」

西門長風一聽，幾乎氣結！

他重重的看了齊大妹子一眼，立刻轉身而去！

宰父長風道：「你可以說了吧？」

齊大妹子道：「當然，當然，銀子到手，齊大妹子一句不漏的向莊主報告！」

宰父長風淡淡的一笑，道：「她還好吧？」

齊大妹子道：「美人永遠是美人！」

「美人也有遲暮！」

「余美人卻青春常駐，動人依舊，便是我們女人見了也一樣的羨慕不已，直叫上天不公！」



「哈！」宰父長風愉快的笑道：「果眞如此，三千兩銀子值得！」

西門開已把三張大銀票取來交在齊大妹子手中，道：「你們這種方法賺銀子，太方便容易了！」

「不容易！」

「這三言兩語就把別人苦幹數年也不一定賺到的銀子賺到手，這還不叫容易呀！」

齊大妹子道：「消息出口容易，消息到手不易，大總管呀，那得上百人四處奔波，不論是刮風日曬，雨淋披月，爲了消息也得跑斷腿，那麼多的人要吃喝，拿這麼一點銀子又算甚麼！」

宰父長風道：「你可以說了！」

齊大妹子道：「伏牛山區有個老君嶺，余凝霜與毒王李岐旺直奔君山古洞去了！」

「消息可靠？」

「咱們是金字招牌！」

宰父長風道：「好，我已知道了，你可以儘早回去了！」

齊大妹子喜孜孜，扭腰擺臀走過水榭回頭看花廳，那宰父長風向她微微笑。

齊大妹子一聲叫：「再見了！」

忽的，宰父長風一聲吼叫：「等一等！」

齊大妹子站住了，那宰父長風拔身飛掠過來，他低沉着聲音道：「老板娘！」

「還有別的吩咐嗎？」

「爲我打聽一下，獨孤無名是生是死！」

齊大妹子道：「死了！」

「你肯定？」

「如果獨孤無名仍在，早出現了，如果被獨孤無名活着，我齊大妹子天大的膽子，也不敢把他的愛人往你這兒推介，我會惹殺身之禍呀！」

宰父長風笑了！

齊大妹子又道：「我齊大妹子講的是信義，做的是正當營生，如果我黑心，剛才我伸手，向莊主索一百兩銀子不多吧，有銀子我回你消息，這一百兩銀子莊主必出，可是這就失去厚道了，人都死了，拿死人的消息賺銀子呀，沒賺頭，也沒意思！」

宰父長風點點頭，道：「好，有你這句話，我打點之後便找上老君嶺！」

齊大妹子走了，走得愉快極了！

走得也心安理得，西門開就在莊口嘿嘿笑：「齊大妹子呀，你眞行！」

「不是我行，是因爲這是江湖。」

「怎麼說！」

齊大妹子道：「江湖就是這麼一回事，江湖有許多事情是不能按牌理出牌的，那多吃虧呀！」

她翻身上了馬背，又笑笑道：「江湖上就是你踢我一腿，我打你一拳，你坑不死人，小心人會把你坑死，而且死無葬身之地，對不對？哈……」

齊大妹子挾馬疾馳而去，笑聲仍然留在半空中……

西門開楞住了！

「他娘的老皮，這個女人眞厲害，我看她殺人不用刀，惹不起老子不進你的小酒舖！」

＊　＊　＊

襄樊以東百里處，有個地方叫興隆集，那是個大地方，地方大但人不多，這兒有十幾處馬場！

飛馬幫的堂口就在興隆集那家最大的馬場內，有一塊金字招牌高掛在木門的右上方，寫的是「飛馬棧房」！

飛馬棧就是飛馬幫，三江地面上最具規模的馬場！

飛馬幫幫主申屠十方就住在飛馬棧房的附近一座大宅子裏！

申屠十方一大家子人口三十七人之多，單只他的兄弟就有七個，他自己還養了兩個老婆。

他是當年在西北混過馬賊頭的人物申屠虎的兒子，申屠虎在大山中，騎馬墜落山谷而亡，申屠十方順理成章的接下了老爹的擔子！

申屠十方有頭腦，人馬按地域分配，各地增設馬場，不幹玩命馬賊生涯，這幾年還眞的幹出了名聲來了！

現在，齊大妹子來了！

齊大妹子不回雲夢，她轉而到了興隆集。

這可是大把銀子呀，不賺是傻蛋，是混蛋！

齊大妹子騎在馬上左右看，大街頭上有人高聲的呼叫起來了。

「喲，我的媽呀，大妹子找她的江郎來了！」

齊大妹子也看到這人了，那可不是快刀江上飛嗎？

齊大妹子不吃虧，她回了一句：「我不是你媽呀，你認錯人了！」

「哈！」江上飛不怒反而哈哈大笑起來了。

齊大妹子也笑了，她把手一指，道：「江護旗，我有十分重要的事情找來此地，你……」

江上飛道：「甚麼事情也擱一邊，先同江大哥找地方咱們樂一樂！」

「樂甚麼？怎麼樂？」

「噫，甚麼也沒有咱二人床上樂才妙呀！」

齊大妹子道：「行，且等我見過你們的申屠幫主之後再樂，而且包你盡興！」

「甚麼？你來找咱們當家的？」

「是呀，否則我大老遠來幹甚

麼？」

江上飛一聽之下，道：「好，你跟我來吧！」

忽見大總管甘天龍走來，姓甘的見是開酒舖子的女人找上門來，有些不太高興的道：「娘的，那不是會敲人銀子的來了！」

江上飛也笑道：「甘兄，你瞧我的雙手按在口袋上，早有防備了，哈哈哈！」

齊大妹子道：「別怕！別怕！你們口袋那點銀子呀，不夠瞧！」

江上飛對甘天龍道：「大妹子要找當家的！」

「幹甚麼？」

江上飛道：「你問她！」

齊大妹子笑笑，道：「現在不能說，見了申屠當家的我自然會說！」

甘天龍道：「八九不離十，跑來爲了賺幾個！」

「哈！」齊大妹子笑了。

於是，齊大妹子下了馬，把馬拴在大門下，江上飛一邊陪着她，好像打定主意要同齊大妹子上床了。

走進一座大院子裏，裏面的人在打造鐵蹄修理馬鞍，有個大個子光臉漢，看上去三十多歲，手上拎了一根三尺長的紅皮鞭子，見門外走進個女子，他雙目一亮！

甘天龍忙上前：「當家的，雲夢開酒舖子的齊大妹子要見你！」

那青年上下看看齊大妹子，道：「她就是你們常說的出賣消息的女人？」

江上飛走過去，道：「花五百兩銀子請她打探毒王李岐旺下落的就是此齊大妹子！」

青年人正是申屠十方，他淡淡的道：「事情已經過了這麼多年了！」

齊大妹子開口了！

「大妹子向申屠當家的施個禮了！」

「別客氣，有事你說吧！」

齊大妹子道：「申屠當家的，我今來是要舊帳翻新呀！」

「甚麼舊帳，如何翻新？」

「五百兩銀子買消息，咱們不會忘記的，如今已有了毒王李岐旺的眞實消息了！」

「哈……」申屠十方又笑：「你們眞的負責到家了，當年的陳年舊事，如今一錢不値了！」

「李岐旺的消息不値了，但另一人的消息，難道申屠當家的也不屑一聽？」

「誰？」

「余凝霜，武林第一美人余凝霜！」

「她……她出現了？」

「不錯！」

「難道風月宮把她放了？」

「不錯！」

申屠十方忽的黯然一笑，道：「美人遲暮，只怕青春褪色，年華已逝了！」

「錯了！」

申屠十方道：「難道她仍美若天仙？」

「有過之無不及！」

「她在哪兒？」

「哈……」齊大妹子笑了。

江上飛叫道：「又想要銀子！」

齊大妹子道：「若不爲銀子，我齊大妹子吃撐了，連夜爲申屠當家的把這麼重要的消息送來呀！」

她看看申屠十方的反應，又道：「就是衝着江湖上的傳言，說的是『申屠風流冠江南』，我齊大妹子以爲，申屠當家的若不坐擁武林第一美人余凝霜，那句武林佳話也就失去顏色而毫無意義了！」

忽聽申屠十方仰天哈哈大笑起來！

他笑，甘天龍與江上飛二人也笑了。

這就是得意，得意的大笑。

江上飛忽然向齊大妹子道：「余凝霜今在何處？」

齊大妹子道：「江護旗呀，你又不是頭一回同我做交易，規矩怎麼忘了？」

江上飛聽得一呆，這個女人眞厲害！

申屠十方道：「開價吧！」

齊大妹子道：「開得多了說我心腸狠，開得少了，又覺看不起你當家的，唉！你就給三千兩銀子吧！」

申屠十方雙眉一挑，欲言又止！

甘天龍大吼：「混蛋！漫天喊價呀！」

齊大妹子一笑：「不來就地還錢！」

江上飛道：「不怕給銀錠壓死你！」

齊大妹子道：「別爲我擔心，加你這個人也壓不死齊大妹子，哈……」

她一語雙關，江上飛還眞動了心。

申屠十方忽然對甘天龍道：「帳房去取三千兩銀子來，要百兩一張的銀票！」

齊大妹子直叫：「謝謝！謝謝！」

甘天龍心不甘，情不願，但還是往前面帳房走去了。

申屠十方道：「我問你，余美人長得怎麼樣？」

「美人嘛，全身上下無處不誘人，一舉一動，無不動人心，當然，一副柔情似水的溫言蜜語聲，一般人聽了骨頭也酥了！」

「哈……」



忽的，申屠十方不笑了！

「老板娘，如今你也許知道，當年我爲甚麼打聽毒王李岐旺的消息了吧？」

「知道，不外乎是爲了對付獨孤無名而已！」

申屠十方道：「不錯，正是爲了對付獨孤無名，憑他一個殺手，怎麼夠資格擁有天下第一大美人呀！」

他頓了一下，又冷然的道：「我申屠十方不服氣，在琢磨之下，想到了毒王李岐旺，嘿嘿……」

他雙目一厲又道：「多年沒有這獨孤無名的消息了，我問你，這傢伙如今怎麼了？」

「死了！」齊大妹子回答得十分乾脆。

申屠十方道：「有何證明？」

齊大妹子道：「若非已死，早就找上君山風月宮拚命了，何需至今未見人呐！」

申屠十方點點頭，道：「也是的！」

於是，甘天龍手上抓了一大把銀票走來了。

「當家的，三千兩銀子呀！」

「給她！」

甘天龍把銀票塞過去，嚄，人家齊大妹子早就準備好了，一隻小布袋張開來。

甘天龍也火了，至少在嘴巴上不饒齊大妹子……

「你撐開，我好塞進去！」他雙手抓票子不往袋中塞！

嚄，齊大妹子也不吃虧，人家就是反應快！

「你呀，是不是連人也進袋呀！」

江上飛道：「眞不吃虧呀！」

甘天龍把銀票猛一塞：「拿去買藥吃！」

「大總管，我只吃補藥呀，嘻……」

申屠十方道：「余凝霜在甚麼地方？」

「伏牛大山的老君嶺！」

「去了多久了？」

「約莫一個月內必到！」

申屠十方道：「好，銀子是你的了。」

齊大妹子拉馬走，江上飛却也跟上了！

齊大妹子回頭笑：「江護旗，別客氣，你省省力氣別送了！」

「送，一定要送！」

「你打算把你的齊大妹子送到甚麼地方呀！」

「當然是送到大妹子喜歡去的地方呀！」

「你知道甚麼地方我最喜歡？」

「女人嘛，當然是床上最喜歡！」

齊大妹子道：「然後你也上床！」

江上飛道：「齊大妹子呀，莫忘了你說的！」

「我說甚麼？」

「辦完正事再上床！」

「嘻……眞是好記性，我都忘記了。」

她頓了一下，又道：「行，我同你找地方上床，只不過我同男人上床是有條件的！」

「又要銀子呀！」

「不，那不成了妓女酒女了，我不是！」

江上飛道：「不要銀子呀，太好了，不要銀子那表示你也同樣愛上江某了，哈！」

齊大妹子道：「江護旗呀，我愛你你愛我，我二人一起才快活，我又不是猪，爲甚麼會放棄快活呀！」

她指指前面一條河，又道：「我愛的男人一定要勝過我，武功要不錯！」

「江某人稱快刀！」

齊大妹子道：「刀就不用表現了，江護旗，我這人是很講理的，你們是飛馬幫嘛，這麼辦，我二人過河在馬背上，單臂倒立到對岸，你若勝過我，一樣過了河，咱們就在對岸野林子裏苟合也可以，我們一旦抱一起，江護旗呀，我管叫你叫我親愛的！」

「哈！行，咱們這就騎馬過清水河！」

原來那條不深却很寬的河叫清水河。

江上飛當先策馬到河岸，他愉快的吃吃笑：「齊大妹子呀，你只要把姿勢擺出來，我就照樣的擺出來！」

齊大妹子一聲笑，她單臂按在馬鞍上，腰杆一挺，雙腿上甩，人已倒立在馬背上了。

齊大妹子的姿態美、腰骨軟！馬背上她一閃一閃的，另一手還握緊了馬韁繩，口中發出「得得吁」聲，催動了馬往對岸過去了。

江上飛看得吃一驚，這女人眞行，身材細，腰骨軟，白淨淨的端正臉，燈籠褲子是粉紅色，內中小褲是翠綠的，挽的秀髮一重一重的眞好看，如果在床上抱在懷，摟一夜，二天砍頭也認了。

江上飛不能丟人吧，他也單臂按在馬背上，頭朝下足朝上的倒立起來。

他也抖了馬韁繩催馬河中走，只不過那馬才走了三丈遠，江上飛已自馬背上往水中摔去。

江上飛還是有一套，他們飛馬幫的人對馬術都有一套，只見他身子摔一半，左足在馬鞍上一勾，人已坐在馬背上了！

前面，齊大妹子仍然一閃一閃

的往河對岸奔着。

江上飛可也急了，他來個馬術表演，側身睡在馬背上，笑哈哈的追去了。

二人到了河對岸，江上飛笑道：「你的姿勢眞好看！」

齊大妹子道：「你的不好看！」

「你立我躺，異曲同工，可以了。」

齊大妹子策馬緩緩行，前面就是座大樹林。

江上飛一路跟上來了。

齊大妹子騎馬到了林中小道，她已淡淡的道：「江護旗呀，我猜呀！」

「你猜甚麼？」

「我猜呀，你追上來不但想姦我的人，還打主意我口袋的銀子，是不是？」

「嘿……」江上飛吃吃笑，道：「眞叫聰明！」

齊大妹子道：「銀子你搶走，人你也姦了，然後就會在我身上下刀，太狠了吧？」

江上飛嘿然，道：「娘的，全被你猜中了，我的齊大妹子呀，你說了，狹道之內，怎麼辦？是你光棍的下馬入林呢，還是由我江某人加以侍候呀！」

齊大妹子道：「我的江護旗呀，那就看你的功夫了！」

「哈！」江上飛挾馬疾馳，猿臂一伸去挾馬上的齊大妹子，那架式就是老鷹抓小雞！

齊大妹子見江上飛伸臂摟來，一聲冷笑，她在馬背上疾翻一個觔斗，閃過了江上飛的摟抱，她又落在馬背上了，齊大妹子仍然是淡淡的催馬往前馳！

江上飛一摟落空，怒馬衝出十丈外，他才撥馬又回過來了：「嘍，大妹子呀，馬術不錯嘛！」

齊大妹子道：「江護旗，人要見好就收，我還不打算傷人，你可以回去了！」

江上飛忽的冷笑，道：「你逼老子動刀了！」

只見他反手拔出一把尖刀來，雙目盯着齊大妹子。

齊大妹子道：「喲，動上傢伙了呀，何必呀！」

江上飛道：「玩到見刀是翻了臉，大妹子，你應該明白事情的結果吧！」

齊大妹子道：「江護旗呀，你這件事找錯對象了，你想姦殺搶來全套呀，太狠了吧！」

江上飛道：「老子當年口外販馬，這種事常幹，今天不過是重溫舊夢，大妹子，你小心了！」

他忽然拍馬迎面衝過來，那把尖刀舉得高。

雙方就快碰上了，齊大妹子的右手猛一甩，一點寒光眞厲害，「蹭」的一聲扎中江上飛的握刀腕門，剎時鮮血流出來，那把尖尖的飛刀入肉半寸未被抖落下來。

江上飛的尖刀反而落了。

江上飛的馬就是未勒住，一路往河邊逃回去了。

齊大妹子並未追殺，她才不會亂殺人，但她却大聲的道：「歡迎去雲夢作客呀，江護旗！」

她的聲音大，但却十分的好聽，聽的人以爲她是在同老朋友打招呼，不像剛動過刀子拚過命似的！

那江上飛也不甘示弱，他回應着：「齊大妹子呀，你回去把酒熱上，咱們三幾天就到。」

齊大妹子遠去了，但齊大妹子却罵了一句相當低俗的粗話：「到你媽的皮，喝馬尿吧！」

別管齊大妹子心中冒火，她這一趟出遠門至少弄了六千兩銀子在口袋裏了。

那年頭一個人口袋中揣上個百二八十兩銀子已經算是了不起的了！

齊大妹子却揣了六千兩銀子，她還不高興得罵人？

＊　＊　＊

現在，該說一說齊大妹子爲甚麼每次同丘文山通話連絡都得躺在她的大床上！

其實那大床是個機關，齊大妹子只要躺上床，她的手在床頭推動，那大床就會陷下一尺深露出一道通風口，有通風口便可以往洞下傳話，而且既清楚也傳得遠。

齊大妹子如果不躺在床上，那個洞口便不會露出來了！

她現在又躺上去了。

那大床又往下沉一尺，外面有風壓進洞中，齊大妹子吃吃笑：「當家的，由於你的提示，我的及時，六千兩銀子咱們到手了，嘻！」

洞中傳來丘文山的聲音，道：「大妹子呀，你是怎麼去進行的呀，快說說，哥聽聽！」

齊大妹子道：「阿山哥，我辦事你知道，俐俐落落的三下五去二就成了，銀子也到手了！」

「你怎麼放了一串閒屁，事情是怎麼進行的！」

齊大妹子挨罵笑，她愉快的道：「我呀，我先找上七虎山莊，嘍，七虎山莊的宰父長風住的是好地方，風光明媚花兒香，而且是騾馬成羣人口多……」

「你這女人眞囉嗦，說一些不相干的幹甚麼！」

齊大妹子道：「好，說事情，我對宰父長風說，余凝霜重現江湖了，她依然長得美，美得不得了，引得宰父長風心又動了，他出銀三千兩！」



「然後呢？」

「我就說了呀，余凝霜同毒王李岐旺去了老君嶺了呀！」

丘文山遂又問：「找上了飛馬幫，你是怎麼去對那申屠十方說的？」

齊大妹子道：「我仍然這麼幾句話，說動了申屠十方，他也一樣的自認英雄，立刻付了我三千兩銀子！」

「你是個徹頭徹尾的猪，也是個不折不扣的糊塗蛋，你快挨刀子！」

一怔，齊大妹子道：「我怎麼又是猪了，當家的，這六千兩銀子不是假的吧？」

「銀子好拿命難保了，個笨蛋！」

齊大妹子道：「我怎麼笨了，你說說，我聽聽！」

地洞中丘文山道：「你爲甚麼要對他們二人吹牛，說那余凝霜美得同當年一樣賽天仙？如果他二人率人找上老君嶺，發覺那余凝霜瞎了眼，發覺余凝霜又白了頭，她不是天仙一般，他二人就會找上門，一口咬定那不是武林第一大美人，那時候他們雙方動傢伙，你肯定殺不過，你挨刀吧！」

齊大妹子一怔，道：「當家的，你得設法救救我，要不然我走人了！」

丘文山道：「告訴你多少回了，江湖上有許多銀子是十分燙手的，拿之容易，退回可就難了！」

齊大妹子道：「當家的，你怎麼也囉嗦起來了，快呀，快生個辦法呀！」

丘文山道：「這多年我也在這地洞之中悶得快發霉了，娘的，該是出去活動筋骨了！」

齊大妹子喜道：「當家的，莫非練成了？」

丘文山道：「一年前已練成了，我爲了再等，等一等那獨孤無名是否眞的完蛋了！」

齊大妹子道：「余凝霜重現江湖，未見那獨孤無名的人影子！」

「所以該是我出山重現江湖的時候了！」

「你的功夫練成，雙腿必已養好了吧！」

「哈……雖說已好，我還是以殘廢之人現世！」

隨着他的這句話，大床上面忽然發出「嗤嗤嗤」的聲音，齊大妹子身子一彈，彈起一丈高下，半空之中一個打挺，人已站在地上了。

「你想戳死我呀！」

只見大床之上棉被墊子有跳動，出現了七八個小洞，陰風咻咻中忽然轟的一聲響，大床紛飛，由地洞下方跳出一個五短身材的中年漢子來了。

這人不是別人，當年江湖上的包打聽便是此人！

包打聽自從得到消息他昧着良心，捷足先登，弄走一部武林秘笈「七斗陰風指」以後，被人圍兜得十分淒慘，他却咬緊牙關死不承認，直到被風月宮人打成殘廢。

丘文山便也藉此機會，養傷於地道之中不再出世！

他現在出世了，齊大妹子忙上前一個花花摟腰的擁抱！

丘文山忽然一聲吼：「閃開，你這髒女人！」

齊大妹子一聽，全身不自在……

丘文山道：「我眞的殘了嗎？你這個女人不老實，你私通焦風流，你勾搭丁三那小子，你給老子弄了一頂大大的綠帽子，你說，我要怎麼收拾你們三個人！」

齊大妹子落淚了。

「當家的，你怎不聽我把話說一說呀！」

「你還說甚麼？」

「當家的，當年爲了那七斗陰風指秘笈的事，那個已死幾年的師爺名老三，暗中通知風月宮的冷月嬌，那女子下狠心出重手法殘廢了你之後，咱們這兒前前後後左左右右，大小事全靠我一人在張羅，當年你的那幾十個兄弟不但未散，咱們還增加到九十七個人吶！」

她抹抹淚，又道：「我爲你把關賺銀子，你才能平安苦練功，爲妻的沒有功勞有苦勞，怎麼了？你練成了出來先殺妻呀！」

「你偷漢子，犯下七出大條之罪！」

「我是女人呀，你叫我守活寡呀！守上一年半載我能熬，守上七年怎麼得了？你不爲我想一想呀！」

丘文山道：「你怕死呀！」

齊大妹子道：「我是人才呀，你如果殺了我，你到甚麼地方才能找到我這麼精明能幹的老婆？」

丘文山嘆口氣，道：「你說對了！」

「我說的是實情嘛！」

「我現在警告你，打從今天起，收起你爲我製造的綠帽子，一旦被我再發覺，你們誰也別想活！」

齊大妹子道：「放心，他們那一個敢再溜進我的被窩裏，老娘一腿踢死他！」

丘文山忽然一聲喊，道：「快叫他們備快轎！」

齊大妹子道：「還需要備的甚麼轎，你的功夫練成了，怕誰呀！」

丘文山道：「不行，至少防着風月宮的人知道，我還沒把握致勝！」

齊大妹子拍拍床，道：「七斗陰風指把我二人蓋的被子戳了幾個洞，就已經驚世駭俗了！」

丘文山道：「聽我的，快找六個人把快轎抬出來！」

齊大妹子道：「快轎兩個人呀，爲甚麼要六個人？」

原來快轎就是軟轎，俗稱滑竿，上高山走平地二人抬上走得快！

丘文山道：「馬不停蹄的趕去老君嶺！」

齊大妹子道：「瞎子瘸子慢慢走，只怕需要二十天，你也就別發急，慢慢走也能追上！」

齊大妹子想了一下，又道：「當家的，我問你，你是不是想到了好主意呀！」

丘文山道：「我如果同你一樣笨蛋，當年的秘笈還能到手嗎？」

齊大妹子笑笑，道：「只你有主意，我就放心了，我叫他們去抬快轎！」

很快的有六名大漢奔到齊家酒館外，轎子抬進二門來，沒多久，六個大漢帶了吃的喝的鋪的蓋的上路了。

再看那軟轎，閃呀閃的躺着一個五短身材中年漢，那人就是丘文山。

一頂軟轎出了城，一路往北行，行走如飛。往北正是奔去老君嶺，當然，距離還有八百里吶！

* * *

越過了一道山崗，就是進入那個大山口了。

那個山口的正面大山就是太白山，太白山下有兩間小屋子是全新的，此刻正有白煙裊裊升起來，白煙與山峯上的白雲交滙，然後悄悄的飄去，却也飄不去人們那股子愁與無奈！

現在，兩個人那麼艱難的走來了。

這二人一個是瞎子，另一個是殘了腿的瘸子！

是的，毒王李岐旺與余凝霜走來了。

野店門口站着個大脚女人，這女人雙手叉腰看過來，口中直叫：「娘，客人上門了吔！」

隨之，就見一個灰髮女人走出門外，這是母女兩個人，可不正是孫二娘與她的大姑娘孫水秀二人！

孫二娘手搭眉心看過來，口中喃喃的：「妙，瘸子拉了個瞎女人，這是幹甚麼的呀，不知油水多不多？」

母女二人正說着，那邊已聽得女子聲：「是個野店嗎？李大叔，你該歇歇了！」

「余姑娘，咱們不但歇腿，今天不走了，住一晚再入山區，這以後的山路更難行了。」

「李大叔，咱們不能走大道？」

「不行，萬一遇上當年幾個惡霸，痲煩立刻上身！」

二人就快走到屋前了，忽見自大山溝中馳出三騎快馬，三人騎馬到了野店前，孫二娘與女兒反倒是侍候騎馬的三人了。

孫二娘笑哈哈的迎過去：「爺們從山中來，這一路上眞辛苦了！」

那位山羊鬍子錦袍老者，道：「不提辛苦，咱們要趕路，快弄一頓吃的送來，銀子不少給！」

孫二娘忙應道：「我女兒自己擀的麵條，下了鍋就好，另外再切上二斤滷肉，滷蛋每人三個吧！」

她指指一邊的酒罈，又道：「來斤二鍋頭？」

「不了，趕路要緊！」

這二人圍在一張桌子上，再看毒王李岐旺與余凝霜，呆呆的二人坐在屋子一角低着頭！

等到那三人把吃的端手上，孫二娘方才走過來：「二位，你們好像是父女吧，吃點甚麼？」

李岐旺道：「每人一碗盤子麵足夠了！」

他忽然聳動鼻子聞了又聞，道：「噫，老板娘，你們這兒有狠肉賣呀！」

「沒有！沒有！咱們賣的是羊肉。」

李岐旺哈哈笑道：「老夫一聞便知道，你們賣的是狠肉，不會有錯！」

原來這毒王李岐旺一生最愛吃狠肉，他曾在君山古洞中提煉人皮毒手套，但他唯一的要求便是每天吃狠肉……

爲了滿足毒王李岐旺的要求，那天地雙煞便只得侍候他，烤了狠肉往洞中送。

現在，毒王李岐旺這麼一說，孫家母女不快活，只因爲有客人，客人還正在吃肉。

「老人家，你又不吃，多的甚麼口呀！」

毒王李岐旺道：「如果是狠肉，給老夫來上二斤解解饞！」

孫水秀道：「沒有！」

忽見一個漢子端着碗走過來，「老人家，你嚐嚐，這是不是狠肉！」

毒王李岐旺接過挾來的肉，一下子拋入口中了，他咬又嚼還大叫：「好吃，好吃，是狠肉！」

那漢子衝着孫二娘母女一瞪眼，叱道：「娘的，你們掛羊頭賣狠肉呀！」

孫二娘道：「少聽這老傢伙胡說八道，咱們那兒會有狠肉呀，羊皮還在門口曬吶！」

只見山羊鬍子老者回過頭來看向毒王李岐旺，他看得是心驚膽顫，一跳而起，口中低呼：「毒……王……」



毒王李岐旺哈哈一笑，道：「那不是三江大義門門主鐵掌寶刀震三江貝長庚貝賢弟嗎？」

是的，三人正是三江大義門的人物，除了那鐵掌寶刀震三江的貝長庚之外，另外二人「千手掌」和艮與「鐵彈子」申方一二人！

一聽貝長庚說那老人是毒王，孫二娘母女也嚇一跳，不由得上前三步，又退兩步。

就聽貝長庚對和艮與申方一二人，道：「過來，咱們向李老爺子見個禮！」

毒王李岐旺一笑，道：「不敢誤了你們大事情，貝門主，以後再登門拜望！」

貝長庚急忙揮手，道：「甚麼事也不急了，李老，有一陣子聽說你被人囚在君山……」

「有！」

「唉，風月宮太霸了！」

「她們有霸的本錢！」

貝長庚道：「說的也是，江湖至今無人敢惹她們的人，她們便也更爲囂張……」

毒王李岐旺道：「老夫已是再世爲人了，不想多說往事，貝門主，你三位請便吧……」

貝長庚道：「若非距離遠，非邀李老到我三江大義門住上幾天不可！」

他眞的不敢招惹毒王李岐旺，只因李岐旺有殺人於無形的本領，他在毒的功夫上天下第一！

貝長庚忽的看向余凝霜，他低聲的問道：「李老，她的眼睛……」

「瞎了！」

「她可是你的……甚麼人吶……」

李岐旺一聽，臉皮一緊，道：「她是我的女兒！」

貝長庚心中冷笑，毒王李岐旺從未成家，他那裏會有甚麼個女兒的，八成有問題……

毒王李岐旺却看看貝長庚三人，道：「三位如果吃過飯，你們可以上路了。」

「是，是。」貝長庚道：「我們先走一步，不打擾你老了，再見！」

毒王李岐旺點點頭，道：「好走！」

「噹」的一聲，一塊銀子拋在桌上，貝長庚對孫二娘母女道：「連帶一起算帳了！」

毒王李岐旺無反應，他淡淡的看看三人上馬而去，臉上一片冷漠之色！

那貝長庚當先拍馬馳出一里外，他才大大的喘了一口氣，對和艮與申方一二人，道：「好險吶！」

和艮道：「一個殘了的老頭子！」

貝長庚道：「別人殘是眞的殘，毒王李岐旺殘他不在乎，當年三江武林會，只一聽毒王李岐旺來了，誰不懼怕七分呀，要知道老兒打個噴嚏也一樣毒死人……」

三人拍馬疾馳而去，沒有再多說甚麼了。

* * *

孫二娘把肉一盤一盤的切成片放了五味送上來，她客氣得不得了！

「老爺子，你可眞的有本事，只聞到味道就知我孫二娘賣的是狠肉！」

孫水秀也一樣的奉承，道：「老爺爺，你如果眞愛吃狠肉，走的時候我們送你幾斤帶身邊。」

「哈！」毒王李岐旺笑歪了。

毒王李岐旺有些得意的挾了一塊狠肉送到余凝霜的唇邊，道：「余姑娘，你嚐嚐，這狠肉做得多麼香呀！」

余凝霜張口咬，她也點頭，可是孫二娘母女不一樣，兩個人彼此怔了一下！

剛才毒王李岐旺還對三江大義門門主說，這女子是他的女兒，怎麼一下子變成姓余的了！

孫二娘再細想，江湖上甚麼人敢與毒王李岐旺在一起呀？

猛古丁孫二娘楞住了，這毒王李岐旺被關在君山古洞中，那位天下第一大美人也被囚君山，那麼這女子又姓余……

孫二娘極目看這瞎女子，越看越覺她長得美，可也越看越吃驚！

於是，孫二娘大膽唬人了！

孫二娘對毒王李岐旺道：「老爺子呀，我看這位眼睛不方便的女士，她很像一個人！」

毒王李岐旺道：「像誰？」

「像個八九歲的娃兒，那個娃兒叫石一郎！」

「一郎！」余凝霜忽的尖聲叫：「我兒獨孤一郎……」

孫二娘一聽之下，更肯定這女人就是那多年來曾揚名江湖的中州一劍獨孤無名的妻子余凝霜了。

記得當年那一夜，石大山帶着石一郎在此過了一夜，那一夜過得眞是火辣辣的說是愉快也帶血腥，先是由那娃兒出刀驚走了七虎山莊的人，然後再同那石一刀愉快了大半夜！

其實也就在那一夜，從石一刀的口中石一郎得知自己的身世，原來自己是獨孤無名的兒子，且更明白自己的處境有多危險！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小唐等人從帳房先生口中探聽到消息，便到戈壁藥舖去找天竺毒梟，讓他們誤會是黑吃黑，得手後回到天山藥舖，遇到談天儀正帶人出發，雙方交手……回來之後，交出兩大包海洛英，龍潛追問辛南星下落……唐雲樓等四大高手夜探「天上人間」，欲搜出毒品，來一次犁庭掃穴，不料龍潛中計被炸傷……顏君山說出遇到「十不全老人」……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 神劍

大義滅親燕子飛　是非分明告秘密

江豪道：「作過虧心事的人能是世上最好的人嗎？」

顏君山道：「我當時的確也說過這句話，老人說，一個人在一生中祇作過一件虧心事，那極可能是最好的人了，好像沒有人畢生一件虧心事也未作過。」

蕭笠道：「由此看來，那老人一生中必然作過很多次虧心事了。」

「不，他說，他祇比我多一次，但他却以爲他罪有應得。他的重傷殘，正是兩次虧心事的代價，也可以說是報應。」

江豪道：「是甚麼虧心事呀？」

「他沒說！」顏君山道：「但可以猜到，兩件虧心事，和他身上嚴重傷殘的原因，他說我很老實，所以放我一馬。」

江豪道：「要是不大老實，那不是暗示就不會放過你了？」

「好像有這個意思。」

江豪道：「各位，有沒有猜出此人是誰？」

大家都搖頭，蕭笠道：「你們年輕人知不知道？」

李天佐道：「晚輩以前聽長輩說過，『十不全老人』大致就是這個樣子，像唐前輩說的一樣，身上有十種殘廢。」

班達道：「各位有未聽出這老人的口氣，似乎非友是敵。」

顏君山道：「在下也這麼想過，似乎不是我們『一瓢山莊』獨家的仇人。」

江豪道：「小顏，你眞會說話，這麼一來，大家都要爲你扛着。」

呂介人道：「要是老人和顏莊主有仇，又怎會放他一馬？」

江豪大聲道：「各位願不願意坦白一下，一生中有未作過虧心事，或者作了多少件？」

衆人都未出聲，江豪道：「我提出這個問題，自應由我先說出來。我一生中作了兩件虧心事，第一件是某次在徐州酒樓上吃飯，結帳時發現身上分文皆無，銀票全失落了，而那酒樓上却又有四五個武林同道。一時無計，抓了三隻蒼蠅，和七八隻臭虫(吸人血的虫子)放在飯菜中。」

一陣哄堂之下，莫傳芳好沒有面子。

龍天香道：「還有一件呢？」

江豪道：「另外一次是一位地方上的首富的獨子生病，貼出告示，能治癒者，願出家產一半，於是我就去了。」

龍潛道：「江豪，你好大的膽子。」

江豪道：「我是走一步算一步，能治則治，不能治當然也不能草菅人命是不是？」



莫傳芳道：「家師雖非名醫，却也深通歧黃。」

江豪道：「小子，你先別爲師父吹牛，那天晚上，我爲那年輕人把過脈，覺得他的脈象很怪異，却又說不出是甚麼病，深夜睡不着，十分焦急，就潛入那年輕人的寢室，發現了一件事。」

江豪連喝了兩杯酒，而且又挾了幾筷子菜，顏君山道：「小江，你在吊大家的胃口吧？」

江豪這才慢條斯理地道：「你們猜猜看，那小子在幹甚麼？」

龍天香道：「小江，你眞壞！」

江豪道：「誰都可以叫小江，祇有妳不成。」

「爲甚麼？」

「我是甚麼年紀？妳是甚麼歲數？我已年逾知命，妳不過四十郎當歲，也郎當不了多少。」

「好好！」蕭笠道：「快說吧！」

江豪道：「原來那小子和他爹的身邊丫鬟有一腿，因而我靈機一動，以『夾淫傷寒』下藥，居然大有起色。」

蕭笙道：「你是說地方上的名醫連『夾淫傷寒』也診斷不出來？」

江豪道：「處方後必須敢下藥才行，能治好那小子的病，固然是名利雙收，但萬一診斷錯誤而治死了人，這紕漏可就大了。」

龍天香道：「那大戶家產的一半大約有多少？」

江豪道：「估計一百萬兩之譜。」

班達道：「你應該是一位財主了，爲甚麼一年四季老是穿這襲灰不灰、藍不藍又白不白的大衫？」

江豪嘆口氣道：「你們以爲我眞有資格接受人家一半的家產？老實說，我下了藥之後，已有逃走的打算。」

又是一陣哄堂大笑，顏君山道：「你可眞有出息。」

江豪道：「正是因爲如此，我祇拿了他們五千兩銀子，說是財貨乃身外之物，對方千恩萬謝之下，問我的大名。」

龍天香道：「你應該起個響亮的名字——江半仙！」

「對對！我當時就是這麼說的。」江豪道：「我相信『江半仙』之名在當地已是無人不知，變成萬家生佛了吧！祇不過在下再也沒有在那地方露過面。」

衆人一陣大笑之後，唐雲樓道：「儘管江兄當時有點蒙混的念頭，大概是阮囊羞澀了吧，但仍不失爲一個大好人，沒有接受那一半家產，很了不起。」

的確，順理成章地一半家產可拿，他祇拿了五千兩，也能算是有所不爲了吧！

江豪道：「第二位是誰願意說說他自己的虧心事？」

就在這時，忽見章瑛跌跌撞撞地來到大廳門外，喘着道：「姑姑，姑丈，不好了，有人闖了進來，殺了人哩！」

衆人一驚而起，在這羣英畢集的潛龍堡中，甚麼人膽大包天居然敢闖進來殺人？

龍潛大聲道：「甚麼人？」

「姑丈，此人蒙面，用長而窄的刀，未及三招，已殺了姑姑身邊的『三鳳』。現在由龍不忘大叔率內總管房玉書，外總管匡天聲等人及三十六天罡在和他們搏殺。」

韋寒香道：「來了幾個？」

章瑛道：「似乎祇有兩個。」

唐雲樓道：「留下兩位照料龍兄，我們去看看！」和嚴如霜、蕭笠、顏君山、呂介人等加上年輕好手，往後面奔掠。

潛龍堡佔地太大了，僅次於「人間天上」，雖然人手不下數百，却仍有鞭長莫及的缺點。

現場上數十人在厮殺，一看便知，那兩個入侵者是扶桑人，他們用的刀，特殊的鞋子(脚趾分成兩部份)，以及握刀的方式等等，都與衆不同。

這工夫內、外總管已是身中數傷，三十六天罡也死了五人之多，傷的在十人以上。

唐、嚴二人交一眼色，唐雲樓大喝一聲「住手」，這一聲「輪迴三界喝」震得功力淺的人掩耳不迭。

打鬥立刻停止，唐雲樓道：「你們是扶桑人？」

「不錯！」

「你們是『三島七把刀』中人？」

「正是！」

「既是來找我們夫婦的，何必傷這些無辜？」

二人之一道：「沒有甚麼無辜不無辜，龍天香昔年出手助你們，潛龍堡也不能置身事外。況且，我們兄弟看過你們中原幾個大門派的地盤，潛龍堡有王氣，最適合開山立櫃，叫龍潛讓出此堡，一切好商量。」

龍天香冷峻地道：「就憑你們這兩個倭寇，也敢口出狂言嗎？無知狂妄的海賊，看劍！」人已射出。

唐、嚴二人一驚，要攔已是不及，而對方祇有二人，唐氏夫婦又不能全上，嚴如霜上了，唐雲樓就不能再上。

龍天香人未上劍已在手，她在唐、嚴二人的成全下，目前的功力已不在龍潛之下了。

龍天香祇以爲「三島七把刀」昔年已殘其二，即使餘下五人齊來，也不會造成多大的氣候。重要的是，她已非昔日的龍天香了。

那知以她最凌厲的一劍攻向

其中一人，這人長刀一掄一翻，也不知正反翻了幾次，龍天香祇感覺四面八方都是刀影，立刻就改變了想法，這已不是昔年的「三島七把刀」了。

「嗆」地一聲，刀劍接實，龍天香的虎口奇痛，差點脫手，而對方的長刀已到了她的左頸處不到半尺處。

要不是嚴如霜的一式「乾坤指」把對方的長刀遙遙一指而震偏，龍天香也許已經倒下了。

另一個一出手，嚴如霜祇好接下，此刻唐雲樓往前一滑道：「天香，快退！」

龍天香再也不敢逞能，急退之下，唐雲樓已撤劍迎上。

扶桑人的刀法，在於一個「快」字，刀窄產生的阻力也小，刀路詭異。而且每在緊要關頭會發出吆喝，頗有先聲奪人之勢。

「嗆嗆嗆」濺起一溜火星，這扶桑人的攻勢全被瓦解。他們這些年來藝業突飛猛晉，以爲此來必能一舉而洗雪前仇。

他們至少以爲，唐、嚴等人的進境不會有他們快，原因是他們秉併了扶桑三大流派如「柳生流」、「神陰流」及「北辰一刀流」的刀法和「空手道」。

他們的空手道是由「琉球手」而來的，而「琉球手」又是由中國傳去的，所以「空手道」不是他們的國粹。

嚴如霜接下另一個，並未亮兵刃，「乾坤指」的霸道勁兒，充份發揮出來。

這是一門遇強更強的絕技，對方不由心驚，至少以爲他們進步神速，對方也非停滯不前。

當然，唐、嚴二人也暗暗心驚，這些倭人的技藝又進入另一境界，非同小可。

就在這時，扶桑人同時大吼一聲，狠攻三刀，在騰躍出人牆時，「啾啾啾」各射出五七枚星鏢，再一晃就不見了。

這當然就是他們的所謂「忍術」了。

若非此術，他們也不可能潛入潛龍堡殺人行兇。

蕭笠和顏君山剛才親眼見過這「三島七把刀」中人的刀法，十分心驚，也見識過唐、嚴二人的絕技，也祇有他們二人能壓制二倭人的氣燄。

龍天香固然大意輕敵，莽撞了些，三兩招內狼狽不堪，也可見她的技藝進步不多。

她以爲昔年能解唐氏夫婦之圍，是她的大功勞，她忽略了當時嚴已懷孕在身，而且以二對七已拚了千招以上。

在那情況下，就像天秤一樣，隨便在那一邊加上一點份量，都會有決定性的作用。

今天她終於知道自己的底子了，也印証了唐、嚴二人的盛名不虛。

返回大廳，蕭笠對龍潛說了剛才的一切，龍潛道：「這左道旁門的『忍術』十分討厭，今後他們不是可以來去自如了嗎？」

唐雲樓道：「『忍術』的確很霸道，但也不是不能預防，可以養一些訓練有素的名犬。」

「人都不成，養狗有用嗎？」江豪道：「狗眼也未必比人眼管用。」

「對，狗眼的確不比人眼更靈些，但牠們的嗅覺及聽覺却比人類高明千百倍。」唐雲樓道：「倭人的體味特殊，狗嗅便知倭人『忍術』固可隱住身形，但也會發出衣袂聲，而且隱形是暫時的，持久則會嚴重消耗體力。」

呂介人道：「唐大俠一定知道『忍術』的奧秘了？」

「慚愧！在下也是一知半解。」唐雲樓道：「『忍術』和中國之遁術相若，却又不完全相同。隱形則雷同，我國之靈術，種類繁多，常見的有：扶乩、鍊筆、打筒、鱉術、關肚仙、柳人預報術、送尸術、圓光術、水仙術、遁術、役鬼術、放口術及紙人祟術等等。」

江豪道：「『關肚仙』是甚麼名堂？」

唐雲樓道：「『關肚仙』又名『討亡』或『關亡』，婦女能之，俗稱靈姑，據說鬼在生前欠人錢財，死後即入人腹，這人就能藉鬼之力量，爲別人診查疾病。災厄之事，自然會收到酬謝，待還淸宿債，鬼即離開人腹自去，但鬼初入腹時，其人必患大病，每食物必嘔吐，俟鬼居妥之後，由口出入，遊行不再礙滯，病不藥可癒。」

蕭笠道：「還是請唐大俠談談遁術吧！」

唐雲樓道：「各位爲何捨近求遠？班達大師在此，這異術請教他不是更好？」

班達搖手道：「異術和宗教扯不上關係的，還是請唐大俠說下去吧！」

唐雲樓道：「異術固和宗教不大有關連，但有少數的却又不無關連，如道家所謂，仙人能藉金、木、水、火、土而遁身隱形。」

這工夫嚴如霜道：「龍堡主，死傷者料理了沒有？」

龍潛道：「不必躭心，龍不忘自會處理的，唐兄請說下去，這對本堡今後之防護有很大的益處。」

唐雲樓道：「五雜俎云：漢時，解奴辜、張貂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這就是後世遁形之始祖，如左慈、于吉、孟欽、羅公遠



及張果之流，都擅此術。後人稱之爲神仙，其實單就遁術而言，不能譽之爲神仙，五遁中以土遁最便捷，因無處無土也。據說練此術須居於無人空山之中，獨坐結念，加以符咒，役使鬼神。須煉遁神四十九日。淸初人冷謙，字啟敬。引人入太倉府庫盜錢，事發被逮，求飲，即跳入杯中不見。此即水遁。」

江豪道：「唐大俠，說了半天，如何遁法？還是不懂。」

唐雲樓微笑道：「江兄要學？」

「當然，當然！」

「法不傳六耳，我現在就告訴你……」他的嘴唇噏動了一會，江豪驚愕地道：「眞有用？」

唐雲樓道：「不妨試試看……」

* * *

燕雨絲帶着辛南星到天山去見她的師姐了因師太，了因聽說她發生的事，二話不說，就把她逐出門外。

了因很堅決，要她回去，設法和丈夫和好，反正二人都犯過錯！較易和解，不論燕雨絲如何求她，總是不爲所動。

燕雨絲出見辛南星，大致說了一切。辛南星道：「雨絲，我們要隱遁起來，也不一定要跑這麼遠，中原有很多可以隱居之處。」

「你是不是想念你師父及師兄弟了？」

「不能說沒有。」

「南星，以我和他們比，孰輕孰重？」

「雨絲，一樣重！」

「南星，如你想離開我，就對我明說。」

「雨絲，我很矛盾。」

「是不是又想回龍潛堡，又捨不得我？」

辛南星點點頭，道：「我一直沒法抉擇。」

「南星，你回去吧！」

「我回去？妳呢？」

「你就不必管了！」

「妳不回去我也不回去。」

「你叫我返回『人間天上』？」

「雨絲，我總以爲，妳也會思念妳的子女！」

「是的，人是情感動物，自己的骨肉又怎能不想？但是，我也不忘長子燕子翔某次在擺渡上說的話。」

「很難聽嗎？」

「再難聽我也不責怪他，因爲我這個母親的確……」

辛南星捂她的嘴，道：「雨絲，是我害了妳，使妳有家歸不得！」

「不是，是石綿綿。」

「雨絲，妳後悔了嗎？」

「不，南星，我沒有後悔，倒是你這位老好人，受我之累，身敗名裂！」

「雨絲，這話使我汗顏……」

「哪句話使你汗顏？」

「老好人。」

「你本就是個老好人嘛！」

「雨絲，當本堡中人知道此事之後，沒有一個不說我膽大包天。『老好人』三字我如何當得？」

燕雨絲道：「你師父沒有處罰你？」

「沒有。雨絲，有件事我一直放在心底沒有告訴你！」

「現在還不能說嗎？」

「當然，現在可以說了，譚起鳳去過龍潛堡。」

「這不是甚麼大秘密呀！」

「是的，但他是專程去找我的……」

「找你？」燕雨絲一驚，道：「怎麼樣？」

「當時我當然不知是他，因他冒充『竹林漁隱』紀葆如……」他說了那次自死神指縫中溜出的往事。

燕雨絲許久沒有說一句話。辛南星道：「雨絲，妳在想甚麼？」

「甚麼也沒有想。」

「那是不可能的，人類的腦子，任何一瞬都在想，即使你在抑制自己不想，豈不也有『不想』二字嗎？」

「南星，你知道爲甚麼他沒有殺你？」

「事後家師說，是我應對的話救了我自己。」

「對，正因爲你不認識對手，說話也就不會保留，你說出了內心的話，是眞心愛我而非一時衝動……」

「大概是的，看來譚起鳳這個人還不失爲有格調的人！」

「南星，你要回中原去，你走吧！」

「雨絲，我希望妳和我一道回去。」

「我永遠也不會再返回『人間天上』了！」

「妳可以不返回『人間天上』，中原地方很大，隨便找個山明水秀之處，都可以過神仙般的生活，要見我們的親人也不難！」

燕雨絲最後還是答應他，二人又雙雙返回中原，他們在邙山中隱居下來。

* * *

又是個月圓之夜，石綿綿自棧道處來到鬥牛坪。立刻就被譚起鳳抱了起來。

「綿綿，這樣我們都很苦……」

「不這樣又能如何？」石綿綿對譚起鳳已漸漸有了情感。一直到不久前，她對唐耕心還不死心。而以制住譚起鳳送他作禮物爲條件，小唐居然不接受。

譚起鳳感激他，石綿綿佩服他。

自那次以後，石綿綿已死了心，因而對譚的向心力逐漸堅定。

過去她總以為是譚起鳳佔了她便宜。

譚起鳳道：「如果妳願意跟我過隱居生活，我願意放棄『人間天上』！」

「眞的？」

「妳不信？」

「我眞的有點不信，大丈夫能一日無權，『人間天上』為武林最大幫會，你會放棄？」

「只要妳點頭，與你隱居長相廝守，我就馬上放棄，絕不戀棧，因為有了妳，我已心滿意足了！」

石綿綿想了一會，道：「起鳳，我好好攷慮一下……」

「妳要攷慮好，這是我的終生幸福，也是妳終生的幸福。」

「我一定會仔細想好！」

「綿綿，妳爹和金羅漢似乎並不同意我們的事。」

「我爹同不同意，那是可以的，金羅漢他算甚麼？」

「如果暫時妳不點頭，我要去見五個人。」

「甚麼人？」

「五個扶桑高手！」

「要收為已用？」

「『三島七把刀』是唐雲樓夫婦昔年仇人，七去其二，剩下五人，又來到中國，藝業大進，非同小可！」

「你要利用他們除去對頭？」

「這不是個廢物利用的好機會嗎？」

「『三島七把刀』也未必容易利用吧？」

「扶桑人很勢利，以財貨誘之，就肯為你賣命！」

「萬一控制不了呢？」

「有我在，還不至於失控制的！」

「也好！利用扶桑人能建多大的功勞？」

「以他們五人之力，要是二、三人聯手，像班達喇嘛、蕭笠、江豪乃至于龍潛等人，都可以在百招內敗之。」

「我也可以去看看嗎？」

「當然……」

譚、石二人找上「三島七把刀」，他們非但技藝練得更精更純，連中國話也很流利了。

五人之首就是他們的老大，原來「三島七把刀」是兄弟手足。也正因為手足連心，昔年被唐氏夫婦殺了二人，才會誓復此仇。

老大中村艮弓道：「你是甚麼人？」

譚起鳳道：「在下可以說是中國人之中最有資格重酬禮聘五位的幫會負責人！」

中村艮弓道：「莫非是『人間天上』的負責人？」

譚起鳳笑笑。他人品出衆，風度儒雅，看來不像個練武之人。中村等不免心存輕視。

扶桑人很自負，尤其瞧不起中國人。但一旦折服了他們，則很少叛變的。

「你是，『人間天上』的幫主，我兄弟很仰慕，不知尊駕來此有何貴幹？」

譚起鳳道：「請賢昆仲入伙，共襄盛舉。」

中村艮弓道：「幫主貴姓？」

「譚起鳳！」

「可否請譚幫主亮一手？」

「入伙後要看本座的技藝，有的是時間！」

「我兄弟要先看過之後才能攷慮！」

石綿綿道：「本姑娘願意獻醜……」石綿綿走出來，中村兄弟瞇着眼看她，不是色迷迷，而是不信她能接下中村兄弟任何一人。

譚起鳳道：「放心，本座不會派出一個庸手為五位祭刀！」

中村艮弓手一揮，伸出四個指頭，石綿綿還以為是四個齊上。原來是要老四出手。

這五兄弟之中，以老四稍弱，以老大中村艮弓最强。

譚起鳳在途中對石綿綿談過扶桑刀法之事，以快見長，如對方施展「忍術」，大多利用聽風辨位反擊。

石綿綿撤劍在手，老四抱刀游走。

中村艮弓一看石綿綿的移步動作及穩沉之態，就知道不是弱手。

老四吼聲中連攻九刀，最初石綿綿連連退了三大步，但九刀一完，她的劍勢如長江大河，又把對方逼退了五大步。

老四這時突然人影全無，石綿綿有點心慌，譚起鳳又不便出手，但她畢竟是頂尖高手，藝成後見過大場面，她立刻聚精滙神，聽對方的衣袂聲。

「忍術」只能隱形，並非沒有了，所以只要有動作就有衣袂聲，較近的還可以聽到呼吸聲。

石綿綿以聽覺來引導攻擊的方向，不見人影，却傳來了「嗆嗆」刀劍交擊之聲，而且又是攻多守少。

「好！請姑娘停手吧！」中村艮弓終於服了，這麼年輕人，居然有此身手，能在二十招左右使老四守多攻少，頭兒的功力就不問可知了。

有所謂：能給光棍打大傘，不為飯桶當軍師，他們只為能者效命，庸手高薪禮聘，他們也不侍候。



＊　＊　＊

唐氏夫婦和江豪，加上顏君山，到「人間天上」去找毒品，必須找到這東西，才能一鼓而下之。造成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人在早上出發，第二天一更天到達「人間天上」附近。

只不過十分巧合，「三島七把刀」五兄弟却來了潛龍堡。

武林精英泰半在潛龍堡，夷平此堡，武林即可一統於「人間天下」之下。

燕子飛對唐有深厚的友誼，暗暗的跟來，先入堡通風報信，今夜值勤負責督導三十六天罡巡邏的是冷雪舫和夏乾，督促領導七十二地煞的是莫傳芳和鄭昭。

此刻唐耕心和顏學古在下棋。

顏學古道：「辛南星這個人是不是太離譜了？」

唐耕心道：「中年人的情慾一旦發動，是十分可怕的！」

「他又和燕雨絲在一起？」

「十之八九。認眞地說，罪魁禍首是石綿綿。」

「是不是也可以說罪魁禍首是譚起鳳？他不勾引她，或者威脅她，她會那麼賤？」

「不然！」唐耕心道：「以譚起鳳的身份以及他的自負，絕不會威脅她，甚至用强！」

「石綿綿在你這邊失意，才會忿而走上偏鋒的！」

唐耕心道：「也不盡然，貪圖他的絕世武功，才是她的眞正意圖吧！」

就在這時，且聽到很熟的口音道：「你們這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我要見唐大哥……」

唐耕心站起道：「這是燕子飛的口音哪，是怎麼回事？」迎向門口，莫傳芳挾着燕子飛，鄭昭跟在後面走來。

莫傳芳道：「這小子混進來，賊頭賊腦地到處亂竄，八成是敵方的先頭奸細。」

唐耕心道：「莫兄，燕子飛這人小弟對他知之甚稔，只怕不會，我來問問他！」他解了燕子飛的穴道。

「唐大哥，我這是好心賺了個驢肝肺。我偷偷來此報信，可是我怎麼說這位莫少俠就是不信。」

莫傳芳冷笑道：「被擒之下，你當然要為自己編一套脫罪的詞兒了！」

燕子飛道：「唐大哥，寃枉呀！我偷聽到我爹和中村艮弓兄弟密議，要來此奇襲，我就暗暗跟來，却先進入貴堡報信。想不到是大閨女生孩子——費力不討好！」

莫傳芳道：「『三島七把刀』的人呢？」

「他們也快進來了！」

「怎知你不是打前鋒，先來探路，一旦被擒就說是前來報信的！」

「我要是那樣，就叫我下輩子托生成個大王八！」

唐耕心道：「子飛，你是說『三島七把刀』已在堡外了？」

「是的，他們預定三更正入侵。」

唐耕心道：「莫兄，鄭小弟，快報告幾位長輩！」

莫傳芳漠然道：「這就怪了！自己人的話不聽，却信外人的話……」

這工夫遠處忽然傳來殺喊及慘呼聲，燕子飛道：「八成已經進來了！快去應付吧！」

莫、鄭二人掉頭而去，唐、顏及燕子飛匆匆趕到現場，慘烈的場面怵目驚心，內總管房玉書的人頭飛出，外總管匡天聲的腰被一斬兩截。

幾乎很少有人能作到這一幕，此刻中村艮弓接下龍不忘，其餘四兄弟由一千年輕人接下。

這些年輕人有唐耕心、莫傳芳、冷雪舫、龍三、顏學古、鄭昭、夏乾及章瑛等。而這八人之中，章瑛最差。

幾乎沒有接下中村兄弟老五三招，章瑛連頭帶左肩已被卸了下來。

唐耕心正要接下老二中村毅，忽見龍不忘的髮髻被中村艮弓掃了出去，頭髮祇剩下短短的一片，而且凌厲的另一刀又斜劈而下。

唐耕心知道，龍不忘在潛龍堡的地位，對龍潛是多麼重要？內外總管死了不會造成太大的震撼，如果龍不忘被重創，潛龍堡的形象就會有嚴重的傷害。

唐耕心以「龍形一式」一瀉而至，適時化解了中村艮弓這一刀，祇不過龍不忘的腋下衣衫仍被挑破。

中村艮弓似乎很吃驚，上次見識過石綿綿的身手，大為驚異，他們「三島七把刀」在唐、石這年紀，自無這等身手，而且差了一大截。

此刻龍不忘驚魂甫定，顏學古已接下了老二中村毅。

顏學古用的是左手刀法，凌厲的偏鋒，壓抑了中村毅快逾閃電的刀浪，但十招後，中村毅已大致穩定下來，顏學古已落下風。

這工夫鄭昭撲上，和顏學古雙戰老二中村毅。

龍三獨接老三中村堅，也是以銳利無比的偏鋒應付，中村兄弟的驕狂之心，已經收斂不少。

此刻龍不忘接下了老四中村靜，雖說此人是「三島七把刀」之中

較弱的一個，却也相差無幾。

莫傳芳和冷雪舫雙戰老五中村義。

這會兒班達喇嘛和蕭笠已趕到現場，二人環視一匝，場中各組的實力已瞭然於懷，小唐力戰中村艮弓，最凶險也最激烈。

當然，非但班達喇嘛和蕭笠深深折服，連中村艮弓也深責自己兄弟小看中國武林，甚至他們此番到中國來，本指望報了仇之後在中國武林稱霸的。

現在，他已和這個年輕人力戰了六十多招，居然看不出顯著的高下。

再看看顏學古和鄭昭雙戰老二中村毅，龍三接下老三中村堅，龍不忘接下老四中村靜，莫、冷兩年輕人接下老五中村義，雖然每一組中村兄弟都略佔上風，却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尤其是小唐獨接老大中村艮弓，任何一刀一劍都潛伏了無限的殺機，刀刀劍劍都不離要害。

另外是龍三，也是獨戰老三中村堅，但却落了下風，這工夫夏乾加入合擊。

最難過的是龍不忘，號稱是潛龍堡第二號人物，此刻眼見小唐接下老大中村艮弓已近百招，勝敗未分，他自己獨接老四中村靜已退了五步。

他祇感覺對方的刀芒寒焰老是在他的脖子上刀口處來來去去，刀路太快太詭，使他變招不夠靈活，這時楚勝上來助陣。

要楚勝接手，龍不忘不由暗暗一嘆，但楚勝雖不弱，以他的底子來對付「三島七把刀」中人物，差距太大了些。未出十五招，腰臂上被划了一刀。

這工夫班達道：「不忘，你下來，我來接他幾招。」

也許是「三島七把刀」知道今夜不可能有更大的斬獲，老大大喝兩聲，立刻全部撤退，這是暗號。

五人在牆上射出一蓬星鏢，然後身影消失了。

這邊的人並沒有追，却不能不檢討防務，對方兩次來此，都有傷亡，長此下去自然不成，所以一干老一輩的把巡邏及卡哨的人手分派妥當後，齊集大廳中研討得失。

蕭笠道：「『三島七把刀』的確不容忽視，祇不過，唐賢姪却接了他百招左右而無敗象，看來……」

龍潛道：「不能因爲唐賢姪能接他百招不敗就認定他沒有甚麼了不起，事實上不是龍某說句洩氣話，咱們老輩的，又有幾人比耕心高明？」

唐耕心連忙站起躬身道：「龍老伯，您的話眞使晚輩汗顏，晚輩之所以能接他近百招不敗，主要是玩命……」

班達喇嘛道：「你這話就不對了！沒有深厚的底子，和多次大場面的經驗，以及敏捷、靈巧的機變能成嗎？」

蕭笠道：「聽說有人前來通風報信，才使傷亡減到最輕程度？」

唐耕心站起身道：「是的前輩，就是這位燕子飛燕小弟……」

諸老打量燕子飛，不由暗暗稱奇，男人長得如此俊美的眞是少見。甚至女孩這麼美的也不多見。

蕭笠道：「燕小哥是『人間天上』的人？」

「是的，前輩。」

「你是譚起鳳的甚麼人？」

「他是家父。」

「你爲甚麼要來報信？」

「原因有二，第一，本幫邪魔外道，爲害武林；其次，晚輩和唐大哥早已建交，且爲結拜兄弟……」結拜是謊言。

莫傳芳道：「師父，弟子却以爲世上大義滅親的人太少了！弟子相信，這小賊不過是潛入堡中刺探而被發現擒住，只好編一套理由騙人！」

唐耕心道：「莫兄，這種情況當然也不是沒有可能，但以在下和燕小弟的交情，則不大可能！」

莫傳芳冷冷地道：「在目前，似乎很難證明他是不是眞的來通風報信或者來刺探虛實？」

燕子飛道：「也許還有辦法。」

莫傳芳道：「甚麼辦法？」

燕子飛道：「剛才在下被莫大俠和鄭少俠擒住了是不是？」

「難道這也是假的？」

「那不過是在下怕『三島七把刀』等不及已進入此堡，兩位又狠打不休，在下說的一切兩位又不信，所以祇好故意被擒，期能見到唐大哥……」

「呸！無恥的謊言！」莫傳芳道：「這麼說，若非你故意放水，我們二人也奈何不了你？」

燕子飛攤手笑笑，未作正面答覆。唐耕心以爲這小子應付這局面也算是面面俱到，十分得體了。

在這些長輩面前，切忌浮躁狂妄，謙虛爲上。

「好好！」龍天香道：「這很簡單，燕少俠說是故意被擒，莫少俠以爲他是臨時胡編的理由，現在就讓你們再打六七十招，點到爲止，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蕭笠道：「這辦法可行！」蕭笠爲人頗正，但袒護門下，也不免有點私心，他也以爲燕子飛即使和小唐有交情，也不至於出賣自己的父母。

班達和龍潛兄妹則另有想法，固然唐、燕可能已結拜兄弟，但另有原因使這小子胳膊向外彎，那就



是譚起鳳夫婦的操守都有了瑕疵，使下一代臉上無光而表現激烈。

衆叛親離，往往都是主事者傷德敗行所致。

燕子飛看看小唐，小唐向他微微點頭，道：「希望雙方都能點到爲止。」

鄭昭是龍潛的末徒，技藝平平，爲人却很謙虛平實，和莫傳芳不大一樣，莫少年氣盛，自負自大，很久以前，他爲了阻止龍不忘把連蓮帶回堡中，和龍不忘動手，小勝龍不忘半招。

自那時起，他就以爲自己是一流高手了，甚至連唐耕心也未放在眼裏。

其實那一次龍不忘是讓他，原因有三：第一，莫傳芳是龍潛師兄之徒，都不是外人；其次，龍不忘固然對龍潛忠心耿耿，但對龍三却不太欣賞。龍不忘很喜歡連蓮，連蓮也以父執之輩待之，龍不忘爲了連蓮的終生幸福，也希望她不要嫁給龍三。此其三。

這份苦心莫傳芳又怎麼會知道？

現在燕子飛已開了門戶，鄭昭先攻上，莫傳芳後攻，却十分凌厲，不像點到爲止的架勢。

一干長輩不由微微皺眉，因爲燕子飛祇守不攻，却顯得游刃有餘。

正因爲有些長輩在一邊觀戰，莫傳芳就希望二三十招內就•倒對方，這想法太一廂情願了。

莫傳芳越是有此患得患失的心情，就越是沒有正常的表現。鄭昭也希望不要爲師門丟人，全力施爲，但是，二十招過去了，燕子飛還差不多。

三十招過去，仍然一樣，過了七十五招之後，幾乎還是一樣，祇不過燕子飛仍是祇守不攻。

「住手！」龍潛道：「人家乃是客氣，並非沒有攻擊的能力。試問，百招之內，你們能贏人家嗎？」

莫、鄭二人十分尷尬，的確，他們低估了燕子飛。

這也不能怪他們，若以半年前的燕子飛來應付這場面，祇怕五十招內就會失招，最近譚起鳳鑑於倚靠毒品的亢奮作用不可靠，而且不少的左右手重傷致殘，如霍金、歸鄉以及火谷老人等，他就不保留地把絕招傳給子女。

加上妻子的外遇，更使他不再保留太多的絕學，連「十二天使」、「十二地使」及「十二使者」這類人物也都獲得了較多的武功。

龍潛道：「師兄以爲如何？」

蕭笠道：「看來燕少俠是來通風報信的！」

龍潛道：「燕少俠，你該知道，『人間天上』大多服用『海洛英』，以便亢奮體能。」

「是的，前輩！」

「上次交接毒品，被我們截獲，『人間天上』還有存貨嗎？」

「還有，聽說不多了！」

「毒品由何人保管？」

「以前是火谷老人，現在好像是家父保管。」

「你知不知道藏在何處？」

「不瞞前輩，如我知道，早就告訴唐大哥了！」

諸老不由互視一眼，龍潛道：「令尊和令堂有未服食『海洛英』？」

燕子飛道：「沒有。」

諸老不由微愕，本來他們以爲譚起鳳服毒品，才會有那麼高的身手，這倒是出乎意料的事。

班達道：「我們希望消滅『人間天上』邪幫，你燕少俠有何看法？」

「祇要不傷及家父母及兄弟手足，晚輩並不反對，因爲他們的行爲太不像話！」

蕭笠道：「少俠試舉一例如何？」

燕子飛道：「例如，崆峒派長老太乙道人，落入『人間天上』之手，被火谷老人活活解剖了，這就太不人道！」

蕭笠連連點頭，道：「說的也是……」

燕子飛續道：「『人間天上』冒充武當派前往崆峒派屠山，又冒充崆峒派到武當去大開殺戒。又如收買丐幫長老何士魁行刺重傷未癒的幫主司徒勤等等，不勝枚舉。」

諸老連連點頭，龍潛道：「難得你年紀輕輕地，居然能把是非、黑白分得如此清楚。」

龍天香道：「小友知不知道本堡大弟子辛南星他目前在何……」

那知燕子飛泫然道：「事無不可對人言，況且某件事已經發生了！不說人家也知道，看在唐大哥份上，晚輩願意回答這問題。家兄說，辛南星和家母在一起……」

衆人默然，龍天香本想再問，他們在何處？一看這場面上的氣氛，也不好再問了。

這麼坦白的人，而且坦白的是這種事，這個人就不會有甚麼問題了。所以諸老叫一干年輕人和燕子飛見禮。

莫、鄭二人也向燕子飛道歉。

燕子飛被留此作客，背後衆少問他有關「三島七把刀」的事，知不知道他們的「忍術」秘密？

燕子飛搖搖頭，他說火谷老人有個計劃，如果譚起鳳點了頭，他願意解剖中村兄弟一二人，研究他們的「忍術」。

夏乾道：「燕小弟，令尊會點

頭嗎？」

燕子飛道：「家父目前利用他們，一旦他們失去了利用價值，也不無可能的！」

唐耕心道：「小弟，如果目前派人到『人間天上』去刺探，有無危險？」

「有！」

「甚麼危險？」

「『火神』魯純近來又研究出更霸道的火器，專門對付高手的，唐大哥，有人要去『人間天上』嗎？」

「小弟，你這話可當眞？」

「大哥，小弟騙過你嗎？」

「小弟，你要陪我回去一趟，有人已去了『人間天上』。」

「誰？」

「家父母和顏、江二位長輩……」

「大哥，快走！他們是何時去的？」

「昨天！」

「祇怕晚了一步。」

「你是說『火神』魯純的火器很霸道？」

「這祇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另外還有一個原因。」

「是甚麼原因？」

「大哥，來不及說了！我們快走！」

「祇有我們二人去夠了嗎？」

「多去一兩位前輩也差不多少！」

「小弟，我眞不懂！」

「大哥，你不必懂，反正小弟在你身邊，拚了這條爛命也不會讓你吃虧的。」

龍潛道：「燕小弟，你不說清楚，我能讓唐耕心跟你走嗎？」

燕子飛道：「龍前輩，那兒還有個很厲害的人物！」

「誰？」

「晚輩也摸不清！」

「是不是身體有很多殘障？」

「好像是的，非但厲害，還有詭計！」

「有個厲害人物在，祇要唐耕心去能行嗎？」

燕子飛道：「龍前輩，我所以不希望幾位前輩也去，主要是怕這邊唱空城計。萬一貴堡被趁虛而入，這白道武林最後一個據點也失去了，那就糟了。」

龍、蕭等也以爲言之成理，道：「耕心，你以爲可以獨自去嗎？我以爲派兩三個年輕人陪你去。」

「不，龍老伯，我信得過燕子飛，各位前輩，晚輩這就走了。」

夏乾道：「也不對連蓮說一聲嗎？」

唐耕心道：「來不及向她道別，夏兄，就偏勞你轉達一聲吧！」拜別長輩出堡而去。

龍天香在鐘樓上遙遙望去，眼見二人出堡疾馳而去。

* * *

唐、嚴、顏、江四人遭遇甚麼危險了呢？他們進入「人間天上」之後，兩人一撥，分兩路去偵察毒品的下落。

由此可見，他們這等高人也十分愼重。

是這樣分配的，唐、江二人一道。

嚴、顏二人一撥。江豪在四人中較弱，所以把他放在唐雲樓身邊，顏君山比江高些，和嚴如霜一起。

兩撥人自二更進入「人間天上」，直到三更過半，並沒有任何發現。

唐、江二人進入鬥牛坪，正好譚起鳳不在，二人搜過山洞，並沒發現毒品。

正好這工夫、嚴、顏二人也來了，大家再在洞中仔細尋找，唐雲樓道：「哪一位在洞中戒備？」

江豪道：「我來吧！」

這山洞很大，經過人工的整理，眞正是洞天福地。

就在這時，洞口壁頂上突然落下一塊巨大的石門，「轟」地一聲，等於閉上了洞口。

這一手眞是嚇着了四大高手，這洞門的大石板，厚在四尺以上，乃是極硬的大麻石製成，就算這些高人都有一身絕世武功，要擊碎此門却難辦到。

顏君山道：「這是個陷阱！」

嚴如霜道：「由於洞口無門，上面壁上也看不出有石板嵌在縫中的痕跡……」

顏君山道：「唐兄，目前就靠你的『混元功』了。」

唐雲樓道：「祇怕不成！」

嚴如霜道：「顏兄先試試如何？」

顏君山道：「顏某更是蚍蜉撼樹了。」但他還是要試，在這三人之中，以他最弱，笨鳥先飛，打旗兒的先走。

他運足了九成功力，施出了他的「天靈掌」。「蓬」地一聲，厚重的石門重達數萬斤，僅僅石壁上落下少量的石屑。

顏君山長嘆一聲道：「眞正是蚍蜉撼樹了。」

嚴如霜道：「我也是白費力氣，祇不過事到如今，也不能不獻醜。」

她也是以九成功力施出了她的看家本領——「乾坤指」！

（未完・廿八）